

1. 回 顾

米高梅影片公司造就了明星们的个性，给他们起新名字，并把他们的背景材料大加润色，如果有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尽如人意，这个世界上最大影片公司的宣传部门干脆就动笔改写。

米高梅公司的男主角无论身材实际有多高，对外部说身高 6 英尺。克拉克·盖博的身材比起全体美国人理想的男性偶像的标准高度还要高出 1 英寸。当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他那宽阔的肩膀、硕大的脑袋和粗壮的手脚把门框塞得满满当当。从各个方面来看，盖博都可算是个巨人。

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第一次见到盖博时，就担心这个大个子家伙跟人打架准会闹出人命。30 年代中期，导演比尔·韦尔曼在拍摄影片《野性的呼唤》期间，对盖博妨碍该片的制作很生气，曾当着演职员的面把这位大明星训斥一顿。韦尔曼说，“可是他认了，其实他一拳就能把我打倒在地。可有一件事对我有利，他的脸就是他的饭碗。他承受不起即使与象我这样的小个子扭打在一起。”

盖博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又很温顺。他扮演过很多硬汉角色，相形之下，他本人处理生活的方式却显得单纯朴实。这一点常常令好莱坞大伤脑筋。据说盖博从来不读书——包括《飘》——但是格蕾斯·凯利说盖博很喜欢读诗给她听。格蕾斯当时正在追求盖博——很明显，如果他喜欢诗歌，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大有进展。

盖博喜欢到偏远的地方去打猎和钓鱼，以避免好莱坞虎视眈眈的监视目光。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说，“克拉克优先考虑的是户外运动，然后是赌博、喝酒、工作和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使旅途宿营更为舒适，他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睡袋。这样不舒服的安排没有一个姑娘觉得惬意。可克拉克对打猎和钓鱼却相当认真。”

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是在 1930 年见到盖博的。那时他即将与米高梅公司签定第一张合同。他们过从甚密，一直持续了 10 年，然而她只有对最要好的朋友才承认这一段罗曼史，盖博过世后很久，还有人飞短流长，传说圣约翰斯曾经给克拉克·盖博生过一个孩子。

圣约翰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影剧作家，赫斯特报系的记者。她熟悉好莱坞和华盛顿特区的每一个人，对他们都以名相称。我记得她是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衣着随便，不施脂粉。她的头发老是蓬蓬松松的，并且习惯于用手捋那一束几乎遮住双眼的头发。她是一个才智出众的女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曾多次帮助盖博度过困境，而当她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在她的身边。

盖博是男人心目中的男人。他过于骄傲，不肯向他的同性好友倾诉心曲，暴露自己的短处和内心的恐惧。他满怀忧伤地转向女人，向她们坦诚相告他对自己那些演得极糟糕的银幕角色也很厌烦，有时还谈到他与路易斯·B·梅耶之间的争执。

盖博有一种恋母情结，早在他青年时代就有所表现。他比较愿意与年龄较大的女人为伴，听从她们的忠告、慰藉，从而产生安全感。然而他又不大尊重女人。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在与我的一次单独谈话中曾暗示过这一点，此后又经琼·克劳馥加以证实。“克拉克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这样解释说。“他是昨天那种老式的大男子主义的翻版。”

斯特瑞克林把盖博和罗伯·泰勒拿来相比，他说，“鲍勃和他的父母关系很密切。他上过大学，和他约会的都是好姑娘。克拉克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他没有参加过中学的舞会和大学的联谊会，他相与的那些女人简直没有一个够得上作为‘五月皇后’大赛的候选人。”

是米高梅影片公司和盖博的第二任妻子，一位休斯顿的社交名媛，把生活中一些较为美好的东西介绍给了盖博，如高档的服装，包括用较长的衬衫袖口遮掩他那一双大手，一付合适的假牙，收集昂贵的枪支以及大型汽车等。

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向我解释说，米高梅公司想要把盖博和罗伯·泰勒在银幕下也和银幕上出现一样经过包装再露面，他说，“我们派来一位摄影师给他们拍摄宣传片。他不得不在小河中趟着齐腰深的水进行工作。但是克拉克和鲍勃天生酷爱打猎和钓鱼，没有一丝做作，还没等片子拍完，他们就急不可待地离开奔向野外去了。”

路易斯·B·梅耶把米高梅公司花名册上的明星视为自己家庭中的成员，想让每个人都视他为父。“如果你有问题，”他总是说，“就来找我。我的门总是开着的，”这话对泰勒管用，但盖博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梅耶这个人。这种感觉双方都有。“如果不是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盖博说。“我就会去开卡车了。”斯特瑞克林负责使米高梅公司的演员的名字见于闲话专栏和影迷杂志，如果有些演员行为不检点，他还要负责把他们的名字从报端除掉。

盖博把他在好莱坞的星运归结于他福星高照，而与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相遇，毫无疑问是他接连不断的好运气之一。但是这位未来的好莱坞影帝在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离家出走之时，可不象将来能成为大明星候选人的模样。起初，盖博并没有直奔加利福尼亚。刚到的时候他讨厌这个地方。此后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改变了他的初衷，并向他所料想的未来提出了挑战。

克拉克·盖博于1901年2月1日上午5时30分生于俄亥俄州的加的斯，体重将近11英磅。医生的接生费为10美元。

米高梅公司宣称盖博出生证上的全名为威廉·克拉克·盖博，这位演员从影生涯伊始便去掉了“威廉”这个名字。当然，米高梅公司素来喜欢为所有与公司签约的演员改名换姓，并把这算做自己的功劳。例如：艾娃·嘉德纳出生时就叫艾娃·嘉德纳，米高梅公司编造出一个假名，并宣称出生证上的名字是他们起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影片公司确实创造出不少与他们所发现的新星相般配的名字。

鲁塞尔·勒苏尔变成了琼·克劳馥，哈琳·卡尔本蒂尔成为大名鼎鼎的珍·哈露，希迪·拉玛这个名字可比她原来所叫的海威格·凯斯勒更为迷人。斯潘勒·阿林顿·布鲁就是现在的罗伯·泰勒。弗雷德里克·奥斯特里兹乃是跳舞极佳的弗雷德·阿斯泰尔，而小乔·尤尔则成了米凯·罗尼。

克拉克和他父亲威廉的爱称都是“比尔”，这加深了人们错误地猜测威廉·克拉克·盖博是儿子的名字。盖博的出生证解决了有关名字的争议，可是出生证又确实包含着严重的错误：把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作为他的出生地，第二个错是把他的性别误写为“女性”。

盖博这个姓是从戈贝尔这个名字派生出来的，其中原因米高梅公司

绝口不谈。克拉克的祖辈从德国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遇到了德国同乡，在当地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佬”。盖博家族的多数人是农民。但是在本世纪交替之时，俄亥俄州的哈里逊县发现了石油。威廉弃农西迁，有了自己的打井机，成为一名顽强而固执，并且嗜酒如命的钻井工人。说来威尔（盖博父亲名字的爱称）未必适合作少女艾德琳·哈什曼（盖博的母亲）的未来丈夫。他是一名新教教徒，而她则信仰天主教，他是粗野好斗的工人，而她却酷爱绘画，具有艺术家的气质。

埃迪（盖博母亲名字的爱称）和威尔结婚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不得而知，但当时他们俩都是二十八九岁。他们在靠近油田的加的斯安了家，威尔每星期要干六天活。他们住在查理斯顿大街一幢两层白色楼房的顶层。埃迪每天与楼下的邻居里斯夫妇为伴，他们帮她做她感到十分吃力的家务活。埃迪的私人医生约翰·坎伯尔曾劝她不要生孩子，但出于对信仰的忠诚和对丈夫的深爱，埃迪还是怀了孕，虽然她本人对于生儿育女的前景十分发怵，而威尔却怎么也不能意识到他妻子身体状况的严重性。在他酒醒的时候，他倒有可能给埃迪一定的安慰，但他不是那种擅长表露感情和爱的人后来埃迪生出一个健壮的男孩，发育正常，体重近11磅，看来还重些。威尔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的自豪之情。埃迪给她的儿子起名克拉克，是她的一位祖母的家族的姓。

从怀孕到生产如此之大的婴孩，将埃迪所有的气力消耗殆尽。她最后的日子是在床上度过的，怀中紧抱着克拉克。不知道埃迪是否征得了威尔的同意、在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就请了一名天主教神父给他施了洗礼。可能她当时已预感到这是她拯救儿子灵魂的最后机会了。洗礼后不久，埃迪的健康每况愈下。威尔把她送回老家哈德威尔，1901年11月15日埃迪在父母家中病逝，年仅31岁。记录在案的死因为癫痫，显然她的病是在克拉克出生后发作的。

威尔没有时间来悼念妻子和为“小孩子”操心，孩子被留在埃迪父母的农场里由他们照看。威尔要回去找油——再找一个新的妻子。他需要一个女人给他和儿子再建立一个家。

哈什曼老两口用尽一切力量全心全意地照顾克拉克。虽然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才10个月，好象他本能地就感受到了失母的痛苦。他有一种空虚、失落感。这是当初母亲把他抱在怀里轻摇的时候并不存在的。他缩成一团，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去了。埃迪的兄弟汤姆和妻子把克拉克带回家照看了一段时间，这对夫妇膝下无子，在短短的八个月里，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家庭。

与此同时，威尔住在附近的俄亥俄州的霍普德尔。在那里他遇到了女裁缝詹妮·邓洛普。她相貌一般，三十来岁，但她那活泼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这位钻井工人。1903年4月他们结了婚。当威尔回来接儿子的时候，汤姆·哈什曼和他的妻子特别难过。他们恳求允许继续留养克拉克。但威尔声称他正在霍普德尔建造一所新房子，他的儿子应该住在那里。克拉克被父亲接走无疑地在心灵上受到创伤，他几乎不认识威尔，因为他父亲并不常来看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据克拉克所言，他曾穿梭般地从这个家被送到那个家，从来不知道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詹妮对她这位年幼继子可以说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她自己没有子女，便把“小克拉克”视如己出，象亲生母亲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詹妮就是克拉克的生母，这体现出她真诚的奉献。那时，威尔在西奥油田干活，周末回家。他的油井虽然还没有喷油，他的生活却还不错。对于“这个小孩子”，威尔坚持让他加入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让他长大以后当农民或钻井工人，他批评詹妮溺爱克拉克，把他打扮得象个“扭里扭气的男孩子”。反过来，当威尔用下流话粗鲁地逗弄儿子时，詹妮却听之任之。对于克拉克她也有她的打算。首先，她想让他成为一名绅士。在她亲自教导下，克拉克在学校的乐队中吹法国号，在合唱队里唱歌，并参加体育活动。

13岁的时候，克拉克高达6英尺，身材瘦长，十分腼腆。他上学期间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可是他经常漫不经心，只要能及格就满足了。老师们记得盖博是一个很平常的男孩，偶尔还逃一次学。他参加教会组织的野餐，而在学校举办舞会时，他和其他男孩则在场外闲逛。（盖博从来就不喜欢跳舞，除了慢四步。）

每年詹妮都要为克拉克举办一个欢乐而丰盛的生日聚会。克拉克和他的朋友们都热切盼望着这一一年一度的活动。但是谁也不象詹妮那样兴高采烈。她确信镇上没有谁家举办生日会或接受生日礼物能够和她家相比。克拉克是霍普德尔镇上最早拥有自行车的男孩之一。

回顾往事，人们颇为奇怪为什么克拉克成年后每当谈起自己的童年时那样苦涩难言。他称继母为“詹妮·邓洛普”，给人的印象好象她是他父亲的情妇。无疑的是，他父亲威尔的所做所为加深了他对童年不愉快的回忆。威尔经常取笑克拉克在学校演戏时的演技，还笑话他打架时偏爱动口而不使用拳头自卫。据霍华德·斯特瑞克林说，盖博更满足于以他的魅力取悦于人，而不靠那双有粗大关节的手。“克拉克告诉我他不跟人打架。我认为，凭他那样膀大腰圆，打倒别人是易如反掌的事。”

威尔动不动就打架，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象人们所认为的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自己保卫自己。但是威尔不能理解为什么克拉克很怕伤害别人，还怕流血，甚至更糟。按照威尔对于男子汉的概念，真正的男人不读书，也不画画，并且应当把女人看作是附属品。男人应该用自己的双手，而不必动脑筋，应该勇猛好斗。

克拉克更倾向于摹仿詹妮的良好举止，学习她尊敬他人的优点。她鼓励他参加学校里戏剧和音乐剧的演出，督促他读一些好书，努力学习，自己干一番事业。克拉克很可能一方面十分欣赏他父亲能够体面地挣钱养家糊口，尽管威尔的手指总是被油田的污垢弄得脏乎乎的；而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自己能找到一项较为高级的职业。克拉克一定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金钱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从13岁开始，他在夏天就打零工挣钱。

克拉克十几岁的时候长得并不十分好看，大多数女孩子对他并不感兴趣。他耳朵太大，牙齿又太小。但他还是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一个满不错的运动员。他确实有过一个女朋友：塞尔玛·刘易斯，是他一位好朋友的妹妹。

克拉克将近16岁的时候，威尔卖掉了房子和打井机，在俄亥俄州的拉文纳附近买下一个农场。撰写盖博传记的作者们对于威尔这样做的原

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为哈里逊县的油田快要干涸了；还有人认为是詹妮向威尔挑明她对有象他这样一位平时不顾家的丈夫已经感到十分厌倦。而威尔只是说，“钻井设备和房子可以卖个好价钱，我就决定把它们卖掉。”

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克拉克的生活方式，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仅有的几个朋友，给他精神上带来创伤。詹妮也分外担忧。克拉克曾严肃地表示过想要当一名医生，詹妮明白，要是在农场，克拉克就不得不与他父亲分担所有的农活，那就再没有学习的时间了。

多少年以后，盖博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新生活：“在农场干活意味着一年中的每一天都要在清晨4点起床，不论春夏秋冬。而“俄亥俄州的冬天十分寒冷。我喂猪和其它牲畜，上午犁地，一直干得浑身肌肉生疼。夏天在烈日下用叉子叉干草，最后汗水和干草全都沾成硬块儿了，在农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我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他还怀念霍普德尔的生活——参加中学的话剧演出，打棒球时击球不好便迅速跑到第二垒，以及在篮球队里打球。“一切都不同了，”他说。“在校车里我比其他孩子高出半头。我讨厌做家庭作业，害怕回到那个农场去。16岁的时候，我拿定主意要回霍普德尔工作一段时间。给矿工们运水，一天五块钱。这样挣钱不久我就能买得起一辆T型号的小汽车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安迪·米因斯说他打算去阿克伦，那里橡胶厂的工作报酬还不错。因此我就和他一起走了。”

盖博清楚地记得在他与父亲威尔激烈争吵时，詹妮总是站在他的一边的。威尔明确地表示他不支持儿子做这种愚蠢的冒险。“我尊敬我父亲，并想得到他的祝福，”盖博说，“是詹妮说服了他才放我平安地上路。要是没有她，我可能还在俄亥俄州叉干草呢。她告诉我要力戒骄傲，如果事情不顺利，赶紧回家。”

詹妮对继子离开学校不胜遗憾，克拉克也有同感，但他说自己别无选择，他为了安慰詹妮（可能也是为了安慰自己）便告诉她如果去阿克伦，他就有机会找到工作，上完中学，然后再上大学。而如果他留在农场，就绝无机会完成学业了。詹妮同意他的看法。失掉“小克拉克”使詹妮心碎，但她发誓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一定全力相助，詹妮这样做是受一种坚定的宗教信仰所驱使，因为农场的艰苦劳动正在损害她的健康。

克拉克在阿克伦租了一间房，在米勒橡胶公司找到一份计时员的工作，周薪25美元。詹妮给他寄去一盒盒家里做的可口美食，当克拉克向她报告一切进展顺利时，詹妮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克拉克此行顺利与否姑且不论。他到了阿克伦感到怵目惊心；他发现这个小城有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这里的人与他所熟悉的农民和小镇上的朋友迥然不同。这种惊慌感他从未对詹妮吐露过半点。

在阿克伦，克拉克发现了演戏。他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我的家乡没有剧院。我非常喜欢西部片，但我脑子里从来没想到将来要当一名电影明星。舞台使我兴奋激动。当时交易大街的音乐厅正在上演一出名叫《天堂之鸟》的戏，是关于南海岛屿的故事。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如此令人兴奋的事情——当然，人们要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不足为怪了。”

医学、金钱和汽车——所有的梦想和雄心壮志统统被抛在了脑后。盖博后来声称，他在这家音乐厅干过负责招呼演员上台的工作，只挣小费。而在音乐厅工作的其他人员却都记得克拉克当时只是经常在那里闲呆着而已。盖博描述他最初与剧院打交道的经历：“给演员提示上台，甚至还管往演出服上缝纽扣。我住在剧院，去基督教男青年会洗淋浴。”最后他得到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只有几个字的台词：“晚上好，先生。”

在音乐厅，克拉克·盖博爱上了戏剧表演，并决定要做一名演员，尽管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名誉与金钱。那次走上舞台时欣喜若狂的心情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但是父亲的一封电报打断了克拉克事业的新发展。詹妮得了重病。他回到农场，在詹妮弥留之际，他一直守在她的身旁。后来他说，“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

友。”

威尔需要在农场有个帮手，他设想儿子会永久留在家中。但是既然詹妮已然与世长辞，家里再没有什么值得克拉克留恋的了，他返回阿克伦，希望剧团能再次让他登台。同时他还给剧团跑腿，靠一点点可怜的小费度日。他住在剧场里，随便抓几口别人剩下的食物来充饥。

威尔决定卖掉农场回去打井。他在赴俄克拉荷马州的途中到阿克伦去看了克拉克。尽管克拉克表示他对石油不感兴趣，父子俩仍然尽力和睦相处了几天。他们友好地分了手，互相答应要保持联系。尔后，突然间克拉克发现又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剧团离开了小镇，没有请他同行。新的一帮演员根本看不上他。

1920年9月，克拉克出于无奈回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靠近俄克拉荷马州比戈哈特的油田当学徒，一天挣12美元。他劈木柴给锅炉填火，操纵一台手提凿岩机，还要打扫炼油厂里的蒸馏器。夏天他睡在一顶炎热的帐篷里，寒冷的冬季则住在简陋的小木屋中。他之所以坚持下来只因为一件事，就是想得到外祖父哈什曼遗赠给他的300美元，这笔钱预定在他21岁生日那天支付。

1922年2月1日，克拉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法院获得了他外祖父的遗赠。威尔盼望他返回俄克拉荷马州，但克拉克去了堪萨斯城，那里正在组建一个新的演出剧团。他听说他在阿克伦音乐厅的几个朋友可能在堪萨斯城。

“我大吃一惊，”威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告诉那头倔驴，如果他这次离开我，就永远也别回来了。我跟他一刀两断。”克拉克想当演员，威尔称他为“扭里扭气的男孩子”。

詹妮死后，年轻的克拉克就不欠谁的感情债了。对他的父亲，他觉得没有什么应尽的家庭义务。威廉（克拉克父亲）曾理解过他吗？曾经试图理解他吗？他父亲除了自己以外，可曾体谅过任何其他人？克拉克也许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此对其他人都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在阿克伦，他的朋友安迪·米因斯失去工作后就跑回家去了。可是詹妮却在火炉旁忙碌终生，为了确保她的“小克拉克”不挨饿受冻。除了食物之外，她还偷偷地给克拉克寄钱，生怕被威尔发现。只有克拉克知道她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他对父亲才产生了永远不能淡忘的嫌恶。威廉一点也不尊重克拉克，甚至当儿子的名字出现在影剧院广告牌上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坚持到底地认为：“男演员都是带点扭里扭气的男人。”

在性格成长时期，克拉克没有男性的英雄偶像，只有埃迪和詹妮这样的女性偶像。他没有和同龄的女性有过密切关系。在俄克拉荷马州，妓女从镇上来油田“伺候”男人们。这些女人象钻井工人一样肮脏，虽然年纪很轻，但疲惫不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克拉克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男子汉，当着父亲的面，他几乎不能把这些黑夜里的丑妇赶走。对于素有洁癖的克拉克来说，这可能是一段可怕的经历。盖博说他更喜欢金发女郎，因为肤色浅黑的女人看上去显得不干净。然而，他的前两任妻子都是深色头发，还有很多女朋友也是这样。有一个不足为信的传闻说，克拉克有一次在俄克拉荷马州看中了一名满头金发的妓女，后来发现她实际上皮肤浅黑，觉得大倒胃口。

当威尔作为“克拉克·盖博的父亲”而闻名之际，他对克拉克在俄克拉荷马州逗留那段时期的说法与他儿子所说的截然不同，可能他的话要比克拉克所说的更加可信。威尔曾答应给克拉克找一份演戏的工作，但他的话并未兑现，只让儿子回油田干活。尽管克拉克后来也承认那段艰苦的岁月锻炼了他的筋骨，使他保持了健美的体型，但他从不让步，说自己是心甘情愿和父亲一道在俄克拉荷马干活的。最后父子俩再一次分道扬镳。两个人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克拉克现在管自己叫比利·盖博。可能他觉得克拉克这个名字过于正式，也可能是钻井工人认为他真正的名字是威廉，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在堪萨斯城，克拉克没有找到演戏的朋友。他所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参加一个巡回演出的帐篷剧团。最初他还以为雇他上台表演，但团长看上他身体强壮有力，是搭帐篷的理想人选。“我也做一点别的事，每星期挣10美元，”他说。“我在乐队里吹法国号，装扮成小丑在街角给剧团招揽观众，偶尔也有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不管如何，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工作。”

盖博曾提到他与帐篷剧团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演员有过一段恋情，她说她只有一只眼睛。也许他在开玩笑，后来他补充说，帐篷剧团抵达蒙大拿州比尤特时，正赶上大雪封门，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此事如果属实，正是盖博对大龄女人情有独钟和他具有充分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的本领的又一例证。

毫无疑问，克拉克在短时间内变得成熟了。当帐篷剧团演出结束后，他跳上一列运货火车奔赴俄勒冈州的本德，“在那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轨道边的一家木材公司，”盖博讲到，“所以我就进去取暖，他们正在招工，我留下来干了三个月。我光着手干活，因为买不起手套。我用醋和猪油把双手擦得耐冻了。这以后就再也不需要手套了。”

克拉克积攒了一些钱以后，就奔向最近的城市波特兰。“我估计在那里可能找到一家剧院，”他说。他在梅尔·弗兰克百货商店找到了一份卖领带的工作。他和店中同事厄尔·莱瑞摩尔关系友好，厄尔是当地一家名叫《红灯演员》剧团的演员兼导演。厄尔邀请克拉克去后台参观，并观察一下这个剧团。后来厄尔决定加入阿斯托里亚附近的一家演出固定剧目的剧团，盖博也辞掉了百货商店的工作，尾随而去——“去碰碰运气，”他回忆说。

2. 好运与爱情

1922年7月23日，在阿斯托利亚的舞台上，克拉克在一出名为《女人统治之时》的戏中扮演一个名叫伊利沙的黑人厨师。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为了演个角色用木炭把脸涂得漆黑。在《恶棍对她纠缠不休》一剧中，他装扮成一个婴孩，坐在一个巨大而有围栏的婴儿床里。观众一看到这里就会哄堂大笑，但克拉克并不介意。他喜欢那些演员、布景、化妆以及服装等。看到观众鱼贯入座，他不由得心跳加快了许多。克拉克确实已献身于戏剧表演，正是这种献身精神促使他穿上婴儿服装，坐在婴儿车中任人推来推去。他从未感到过自卑，从不怨天尤人，也从没有垂头丧气。他认为无论干什么事都比用双手干活，如劈木柴、采油、或在农场犁地，要强得多。

或许他坠入情网与这种乐观情绪有一定的关系。

弗兰兹·多弗勒芳龄22岁，身高5.2英尺，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温柔如梦一般朦胧的眼睛。她放弃教书的职业后成为一名演员，弗兰兹朝气蓬勃，聪明伶俐，对于戏剧表演严肃认真。她过去没什么心思与男孩子约会，直到有一次她在轮换演出固定节目的阿斯托利亚剧团的一次试演中与克拉克相遇，“最初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弗兰兹后来讲，“他身材高大，可看上去不太健康，面黄肌瘦。还笨手笨脚的，讲话高腔大嗓。可是他衣冠楚楚，那身衣服是从他工作的地方打折扣买来的。”

在试演会上，克拉克正和另外一个也来试演的女孩子眉来眼去地调情。在叫到弗兰兹名字的时候，克拉克拿着自己的苏打水请她喝一口。弗兰兹还记得当时她气不打一处来，克拉克这样做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最后，她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她准备离开剧场时，克拉克提出要送她回家。

“不用了，谢谢。”她一口回绝了他，继续走她的路。克拉克在她身后不远处跟着她走。她觉得这个人攻势太猛。“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想要干什么。再说，我也没兴趣知道这些，”但是克拉克毫不放松，一路上不停地讲好话恭维她，他告诉她这是一见钟情：“我简直情不自禁了，”他说。走到弗兰兹家门口的时候，克拉克已经使她相信，没有她，他就没法活下去。克拉克对于弗兰兹或这个演出剧团可没有轻易丧失信心。他没有什么角色可演，但每晚举行的预演他场场必到。“我发现他这个人不容忽视，”弗兰兹说。“他相貌并不出众，也不太成熟，很孤独寂寞，而且营养不良，他只认识厄尔一个人，而厄尔又整天和女朋友泡在一起。”

几天之内，克拉克已经通告全团的人说他有多么爱弗兰兹，随便哪个男人和她讲话，他都露出忌妒的神色。他记住自己的台词，有关弗兰兹的台词他更为熟悉。“简直不可能不喜欢他，”弗兰兹说。“但我也为他惋惜。”

阿斯托利亚剧团的导演雷克斯·朱维尔全面否定了克拉克。“他没有什么表演才能，绝对没有。他倒是十分努力，我力图在他的念白和表演中有所发现，但据我所见，毫无希望可言。他只能轻松自如地上台和台下。”

克拉克不能使朱维尔冒险启用他，可是他慢慢地征服了弗兰兹的芳

心。弗兰兹已经习惯于有他相伴左右，同时她也在想，一个到处漂泊的流浪汉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呢？她逐渐理解了克拉克所经历的挫折与焦虑不安的心情，钦佩他身处逆境仍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开始对他的前途表示关注。克拉克想要象她一样经常登台演出，这一共同目标使他们的关系日趋亲密。但是不是为时已晚了呢？阿斯托利亚剧团，包括弗兰兹在内，准备起程去外地作巡回演出。克拉克要求弗兰兹别走，说他勺0有一份卖领带的固定工作，他们可以去找另一个剧团一起演出。弗兰兹无意放弃剧团的这次巡回演出，但她又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克拉克了，她与厄尔·莱瑞摩尔一道去恳求导演雷克斯·朱维尔。克拉克能否临时替补其他演员？毕竟他熟悉所有角色，还可以帮助抬布景和行李箱等。朱维尔对这个提议表示同意，只要克拉克愿意白干，不付任何报酬。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阿斯托利亚剧团登上了一艘明轮船，溯哥伦比亚河逆流而上。在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环境里，弗兰兹和克拉克两人更加亲密无间，他们互相倾诉自己生活的经历和内心深处的秘密。克拉克带着感伤向她吐露他的孤独寂寞。他说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从没有被人爱过，关心过，一直受到冷落。他说，“这就是我和你在一起感到如此幸福的原因。”爱情消除了障碍与痛苦，填补了他生活中的空虚。

盖博和女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习惯于先引起她们的注意，进而获得她们的同情。在这次旅途中，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并强行取得了弗兰兹的初吻。“我很吃惊，”她说。“但我倒喜欢他这样感情冲动。简直太妙了，我们能彼此分享快乐，他是我的第一个情人，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我们一直在彼此寻找着对方。”

弗兰兹比克拉克大两岁。她的父亲是一位俄勒冈州锡尔弗顿的富裕农场主，不太情愿地同意了女儿弃教从艺。弗兰兹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十分勤奋努力。结婚并不是她的目标，直到克拉克出现，她依然不想为任何男人放弃演戏的事业。

克拉克不如弗兰兹那样具有演戏的天赋，也不象她那样条理分明，他本人对此倒似乎并不在意。弗兰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能耐心等待时机，并在等待中证实自己的能力。她的计划之一是要和一个她倾心相爱的男人创建共同的事业。她心里明白自己这个目标难于实现，甚至不大可能实现。她一直很少和男孩子约会或参加晚会。但是在乘船沿哥伦比亚河而上的那些美丽的夜晚，她找到了自己真正要找的意中人。当然，她应该等待，直到他掌握了表演技能，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并且过上体面的生活。每晚当她在舞台上展露风姿之时，她那位伟岸的骑士罗密欧却站在舞台的侧翼作壁上观。每当他意志消沉，怏怏不乐之时，她就鼓励他。剧团里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克拉克完全依靠弗兰兹。大家一致认为他俩人相恋这件事很有趣，他人高马大，而她却那样的娇小玲珑。

克拉克决定不让弗兰兹知道他与继母詹妮间的那种温柔亲近的关系。恰恰相反，他对她说他的继母从来也没爱过他。从来没有人爱过他。同弗兰兹在船上的时候，对她隐瞒真相获取同情于他有利。克拉克知道这一招用于每个女人都能奏效，唯独他第三任妻子卡萝尔·伦巴德例外。伦巴德根本不相信他那一套有关悲惨童年的往事。

克拉克跟弗兰兹说，她真幸运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并在一个美丽的农场长大成人。他要她告诉他有关她家的一切事情，她家中成员彼此之间如何相处。克拉克到底要探听什么？弗兰兹觉得奇怪。无疑是要她邀请他去她家作客，这意味着他能享受到：一张温暖的床、新鲜的食物、午后小睡片刻的吊床，以及有机会和富有的农场主，而不是威尔·盖博那样的酒鬼，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克拉克·盖博在很多方面都与电影《野餐》中的男主角霍尔·卡特极其相似：一个要求免费搭顺风车的人，背景可疑，可是充满男性魅力，他裸露着胸脯，满嘴甜言蜜语。

弗兰兹着重回忆了克拉克突出的性格特色。“我最喜欢他有本事让人看上去永远朴实无华。他总是服装整洁，我从来没见过他邋邋遢遢过。”他与别的姑娘调情吗？不，弗兰兹说。她对他绝对满意。直到现在还一如既往。

当剧团里的一位演员辞职的时候，盖博的好运总算到来了。雷克斯·朱维尔回忆说，“第一个晚上演出，他就摔倒在地，后来努力站了起来。他在舞台上摇摇晃晃，磕磕绊绊，说话结结巴巴。真是一场灾难。我简直拿他没办法。”

环境迫使朱维尔暂时关闭了阿斯托利亚剧团。他告诉大家，“我计划重新组团，如果你在这个地区，我会通知你。”弗兰兹二话没说就留在了阿斯托利亚。克拉克也留了下来，相信朱维尔会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每周挣不到10美元，”他仍记得，“有时还会更糟。唯一得到保证的就是有地方睡觉。但这是一个挑战。当你第一次发现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总会感到惊慌失措。但过不多久，就不当回事了，光想知道这一次如何度过难关。”

克拉克、弗兰兹和其他团员住在俄勒冈州海滨一间借来的小屋里，每晚轮流在沙滩上睡觉。日子过得很愉快——微风徐徐吹来，充满浪漫气息，而又自由自在。演员们在海滩上生起篝火，一边唱着歌儿，一边谈论着彼此的梦想。克拉克向弗兰兹求婚，她没有拒绝。他们决定和朱维尔一起巡回演出，积攒下钱，两人一道从事演艺工作。

1922年9月，克拉克、弗兰兹和其他阿斯托利亚团员搭乘一艘运送牛奶的船开始了又一次行程。居住条件糟透了，可是克拉克每天晚上都参加演出。他那高嗓门和拙手笨脚的模样被认为是天生演喜剧的材料。观众看戏时忍俊不禁，可并没有笑在点子上。尽管如此，克拉克仍旧心满意足。演出后在船板上他与弗兰兹偎依着在星光下一起朗诵台词。只有年轻和爱情才能够经得起以木头地板为床——并尝受到下雨天露宿室外的滋味。

朱维尔又一次关闭了他的剧团之后，弗兰兹和克拉克一同来到她父母的农场，位于波特兰附近的威拉米特山谷。克拉克靠采啤酒花挣钱，闲暇时便陪着多弗勒老夫妇俩，尽力讨好他们。在采啤酒花季节即将结束时，克拉克在一家木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每天挣三美元，住在一间供膳宿的房子里。每个周末他都回农场和弗兰兹欢聚。按照他的想法，弗兰兹的家就是他的家。

多弗勒老两口开始盘问女儿与这个流浪汉之间的关系。弗兰兹暗示要结婚，他们听了就试图加以阻拦。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家当演员还说得过去，又要嫁给一个男演员那可是自找麻烦。虽然他们喜欢克拉克，

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做女婿。

弗兰兹宣布，打算去波特兰和她弟弟同住，她不作任何解释，也没预先打招呼。对这一突然决定可能多弗勒老夫妇不无责任。克拉克听了惊得楞住了，简直无所适从。弗兰兹为什么事先没有和他商量？有一天他俩刚快乐地相聚在一起，接下来弗兰兹就说，“我想住得离剧场近一点。”克拉克被迫留下来挣钱。多弗勒夫妇对克拉克来农场表示欢迎，在他感到孤独寂寞的圣诞节期间尽量使他高兴起来。一个月后，克拉克辞去了木材公司的工作，直奔波特兰去找弗兰兹，这时发现她已去了西雅图。过后他才弄清楚，原来一场暴风雪耽搁了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解释说她在一部好戏中得到一个角色。

克拉克暂时抛开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找了一份电话话务员的工作，打算挣够钱尽快地和弗兰兹结婚，这期间他们的信件往来频繁。弗兰兹在信中充满鼓励之词。“你有如此美好的歌喉，”她写道，“为什么不修声乐课呢？”

克拉克考虑了这一建议，也许她说得不错。如果能让她高兴，他愿意成为一名歌手。1923年6月，弗兰兹听了盖博的演唱会。“他唱得不赖，”她回忆说，“在返回西雅图之前，我答应在年底和他结婚，”

克拉克再次乐观起来，期望在圣诞节举行婚礼。他在电话公司里卖力地工作，并用给别人修理汽车的额外收入支付他上音乐课的费用。多弗勒夫妇也改变了对这位未来女婿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努力工作，为人正派的年轻人，而且有固定收入。克拉克和他们一起度周末。他永远也忘不了他每次敲响他们家那扇纱门的时候，受到多么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虽然弗兰兹对克拉克的首次演唱表示赞许，但私下里她更多地夸奖他的是：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能力。弗兰兹很清楚克拉克的才能，且不论多少，是在表演方面。总而言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百老汇的舞台。

克拉克每天给弗兰兹写信，说他想她想得多么厉害。信中每个字都表达了对她的无限依恋。他好象着迷似地只想取悦于她并和她结婚。他多么希望她的雄心壮志和才能最后都能附着在自己身上。

克拉克对弗兰兹如此热情眷恋，他并不在乎她所以挑中他做丈夫只不过因为他也想以舞台为职业。弗兰兹无意和任何平庸的男人在波特兰安家，对金钱也不感兴趣。她一心只想仿效隆特和芳丹妮那样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地一起献身演艺事业。

在克拉克的歌唱会首演之际，弗兰兹实际上是为了参加姐姐的婚礼而回来的。也许克拉克有意安排使她二者兼顾。果真如此的话，他这方面做出的牺牲可太多了。弗兰兹又对克拉克的业余修车工作表示担心，觉得他花了太多功夫干体力活，没有足够的时间钻研表演技巧。她写信向他介绍一位不久前移居到波特兰的女戏剧指导，这个女人曾经在百老汇登台演出过。她敦促克拉克前去接受这位女戏剧指导的培训。并在信中加了一句鼓励他的话：“我12月回家时也要加入。”

克拉克还没有攒够结婚用的钱。夏天已经要过去了。要积攒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了。由于弗兰兹如此热衷于那位新来的戏剧指导，克拉克不得不继续再学习，虽然他仍想做一名演员，但是

也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亮相实在糟糕透顶。雷克斯·朱维尔在西雅图又组织了另一个剧团，克拉克被人忽略了。弗兰兹受到雇用，而克拉克连一个小角色，甚至跑龙套的角色都没有得到。克拉克难受的倒不是希望落了空，他深感远离弗兰兹的孤独寂寞之苦。他继续想着结婚并积极地做着准备。他明白要想结婚需要的是钱，而不是表演课。另外，他讨厌学习，讨厌试演，还讨厌表演时听到舞台两侧传来的窃笑声。他怎么给那一位在百老汇登台演出过的女戏剧指导读台词呢？她很可能会放声大笑，其声音之大足以便远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父亲威尔都能听得到。

但是，克拉克愿意为弗兰兹做任何事情……

3. 约瑟芬

约瑟芬·迪伦 1888 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1908 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先后在纽约和巴黎完成学业，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和家人团聚。她父亲是一位法官，母亲则忙于照看六个孩子和管理他们那所有十八个房间的大住宅，闲时还埋头艺术创作。约瑟芬唯一的哥哥是一名律师，迪伦家的姐妹们学习歌剧、绘画以及乐曲创作。

约瑟芬选择戏剧做为职业。虽然她确实在百老汇登过台，但总觉得自己不具备舞台人物应有的性格特色。她更愿教授那些一心一意想当演员的人如何在观众面前扮演角色。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她与爱德华·艾沃瑞特·霍顿合演了一出戏后，认定这个城市是开办一所戏剧学校的绝好去处。说办就办，她个人的戏剧学校立刻就办成开学了。

克拉克报名参加约瑟芬戏剧学校的晚班课。据约瑟芬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一位年轻女郎伴他前来，不耐烦地坐在角落里看杂志。约瑟芬觉得，很明显这个女郎感兴趣的只是克拉克这个人，而不是表演，约瑟芬曾谈到她没有再见到过这个女孩子——但她不能完全肯定，因为“克拉克身边有着那么多女孩子”。克拉克在这个年龄虽然还没有被人认为相貌特别出众和有诱惑力，但他那与生俱来的超凡魅力似乎已经显露出来了。

要成为一名沿街叫卖的小贩或精力充沛的游艺团艺员需要经过特殊的培养。克拉克能吸引一大群人来看帐篷表演，就表明他有诱惑女人的魔力，尽管在演出时他形体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约瑟芬记得克拉克当时很年轻，忧郁，面无表情——但是她觉得他深沉，思虑周到。虽然他看上去神色疲倦，营养不足，脸上却浮着动人的微笑和殷切的渴望。约瑟芬认为这二者是戏剧表演的必要因素。“强烈愿望常常会弥补天份的不足，”她说，“我敢说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引起了他的注意。”

约瑟芬声称她从一开始就拿定主意要倾全力把克拉克培养成一名演员，尽管有人会怀疑她的动机是出自迎接工作中的挑战，还是个人被克拉克魅力所吸引。约瑟芬是一个博学多才而又善于处世的女人，但她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女人的吸引力。对此，老于世故的她泰然处之，她着重强调的是自己那敏锐的洞察力。

第一期课程结束后，克拉克走到约瑟芬的身旁。他有什么话要和她私下里说吗？由于天色已晚，约瑟芬告诉他第二天再来。

那天晚上约瑟芬烦躁不安。她入睡的时候无法把克拉克的影子驱出脑海。早晨又拿不准他什么时候能来工作间。尽管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他多大年纪，从哪里来，在什么地方工作，她发现自己不时向窗外张望，有意无意地寻找这个年轻人。

假如约瑟芬所期待的是一声羞怯的叫门声，而当克拉克大步闯入工作间时一定使她大为惊讶，克拉克只作了简短而热情的问候，随后就滔滔不绝地倾述他那一连串美好的梦想和雄心壮志。约瑟芬静坐聆听。

“昨晚的表演太妙了，”他打开了话匣子，“我要演戏，我必须演戏，但不是象以往那种演法，如果有人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的。我的目标是好莱坞。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我说这些，可这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在舞台上表演很有趣，但如果你稍一疏忽，

唉……就把事情搞糟了，你明白吗？在好莱坞，如果我出了岔子，可以重拍，予以改正。我喜欢西部片……最喜欢汤姆·米克斯，我能够适应，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一定行。如果我掌握了技巧……那就是说如果你肯教我，我愿意学。我还要知道所有的表演诀窍。我觉得我能够胜任。怎样才能打入电影界？我应该怎样做？从哪里开始呢？”

约瑟芬观察着克拉克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倾听他讲完了最后一句话。他讲得如此之快，使她无法插嘴。她明白他心中有话必须倾吐出来——要暴露他深埋在心底的一切。他一定要把他的雄心壮志告诉她。她感到这相当于一次摊牌，她要么接受他，要么离开他，“他决心已定，”她回忆说，“我在他眼睛里看见了，从声音中又听到了那种无穷无尽的力量。无论有我无我，他都打算去做他要做的事。他恳请我的指导以助他一臂之力。”

约瑟芬不怎么看重好莱坞。她知道成千上万满腔热情的有志之士投奔好莱坞之后，大多数人都一败涂地，落得身无分文地悄然离去。她告诉克拉克好莱坞是个别人的美梦和天堂，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恶梦罢了。虽然如此，她并没有试图说服克拉克改变进军好莱坞的宏伟志向。相反，她要他准备做出牺牲。要在电影界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没有保障。

“我首先该做什么？”他问。

“学习，”她回答。“然后是关键的一环——实践。”

“还有什么？”

“更多的实践。”

克拉克告诉约瑟芬，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对他感兴趣。别人当面假装关心，而在背后又嘲笑他。在演戏时观众应该哭的时候，他却使他们捧腹大笑，应该把道具收拾好，他却把它们撞倒，此外他还抢其他演员的戏，他还承认有一次他确实台上脸朝下摔了一跤。

“那是紧张的原故，”约瑟芬解释说，“可能你太急于求成了。表演的真谛在于要恰到好处地自我控制，这和时间同步，实践与时间同步……”

此时此地克拉克就准备开始学，他要朗读，背诵以及谈论自己。约瑟芬把他送出了房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眼睛大声说，“你是个好看的姑娘，”约瑟芬吃了一惊，她知道自己一点儿也不漂亮，她不记得曾有其他男人对她说过如此这般的话。克拉克的溢美之词深深打动了这位36岁老处女的心，她很快就意识到令她怦然心动的并不是这句恭维话，而是说话的那个人。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约瑟芬难以忘怀她那位热情的新学生。其他的学生有的演得更好，但突然之间他们对她来说都无足轻重了。是的，她自己承认这个趾高气扬、面有菜色、门牙有道缝儿的年轻人是个了不起的演员。她已经在他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观众至今还未认可的东西。她想、对于他身上那些令同台演员感到不满的地方，她会给他一一加以纠正。

几个星期过去，克拉克成了约瑟芬唯一的终日萦绕于怀，摆脱不了的魔障。据她后来说，她所教的表演课，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或许是克拉克后来的赫赫名声使约瑟芬夸大了早期自己在他身上所下的功夫。这位在各个方面都很精明的女人看来似乎不可能会让一个莽撞的毛头小伙

子打乱了自己的教学事业。

约瑟芬后来回忆说，当时克拉克结交了很多女朋友，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当时克拉克全天都在电话公司上班，每个晚上还要上表演课学习。然而约瑟芬一直坚持说她所宠爱的这个学生吸引了不少不同年龄的女人。克拉克曾经以威廉·C·盖博的名字去波特兰妇女俱乐部举行过诗歌朗诵会，受到群众欢迎。但是约瑟芬坚持认为让观众着迷的是克拉克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诗歌朗诵。“其中有些女士来我的工作间找他，”她说。

克拉克在写给弗兰兹·多弗勒的许多信中都热情洋溢地谈到了约瑟芬·迪伦如何对他充满信心，使他自己也重新坚定了要成为演员的强烈信念。后来克拉克写道，他想去乡下度假，因为迪伦小姐认为他需要新鲜空气、锻炼和对健康有益的饮食。这时弗兰兹才起了疑心，觉得事情十分蹊跷。弗兰兹知道克拉克经常入不敷出，她猜想准是约瑟芬支付他此行的一切花费。后来克拉克写给弗兰兹的信也从一天几封减少到一个星期一至二封，有时甚至更少。虽然弗兰兹从未婚夫的来信中并没有看到他有任何要改变结婚计划的暗示，但她却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这一点。她知道克拉克从来没有遇到过象约瑟芬·迪伦这样的女人——一名百老汇的女演员、一位艺术家。克拉克在给弗兰兹的信中谈及他很想知道约瑟芬怎么会脱离舞台，把时间奉献给学生，帮助他们去感受那种满怀信心面对观众的神奇力量。她怎么能背弃百老汇，牺牲一切全力投入到一所波特兰的戏剧学校的教学中去呢？克拉克对约瑟芬的仰慕之情跃然纸上。

约瑟芬·迪伦留着深色的短发，前额很低，宽宽的鼻子上一对超大的鼻孔，还有两片薄薄的嘴唇。她那双目光锐利的细细的眼睛充满了同情。她是方脸盘，五官端正，使人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很冷酷的样子。她身材纤巧，举止娴雅。一些看过约瑟芬舞台演出的人形容她是一个早熟的成熟形象，象是谁的母亲。据说她性格愉快，安详，能够以其聪明才智谈论或阐述任何话题。可是约瑟芬不是那种值得再看第二眼的女人。

约瑟芬的渊博知识大大吸引了克拉克，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戏剧表演事业，这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克拉克在剧团里搭帐篷，在货车上吹口哨表演，象新生的小马驹那样磕磕绊绊地穿过舞台，在经历了五年这样的生活后，能够紧挨着约瑟芬坐在同一张琴凳上，寻找他发声中的音域，克拉克真感到十分自豪。当她不断地弹着琴键的时候，他说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艺术技巧，她微笑着回答：例行常规而已。

约瑟芬告诉他声乐练习对于见习演员来说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但这种练习比任何什么都重要。她让克拉克忘掉过去所学的一切。她将重新教他如何走路，讲话和换气。

约瑟芬形容她最初遇到的克拉克具有一付“非常漂亮的体型”，他的嘴唇紧闭，是那种要决一死战的角色——他那种类型的男人一向孤军作战，寡言少语。约瑟芬起初看到他肤色发黄，满嘴坏牙而又骨瘦如柴，感到十分担忧，对他的健康非常关心。有一次她注意到他在讲话和换气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就坚持让他辞掉电话公司的工作，照她的安排去一家农场干活，以便恢复健康。后来她在波特兰饭店给他谋到一份唱歌的工作，周六的晚上，当地的名流都去那家饭店进餐。

约瑟芬扮演了克拉克母亲的角色。凡有女人给克拉克打来电话，她都记下留言，看着他和那些阔绰的女士一起坐着豪华汽车离去，她也不为所动，从不过问他去什么地方或和谁在一起。只是日复一日十分耐心地为克拉克准备表演课教材。虽然是她在短短几个月内转变了克拉克的生活，但她充分体谅他年纪很轻，要时间和姑娘们在一起，而姑娘们就喜欢作浪漫的无目的的长途驾车旅行，欢笑嬉闹，唱歌跳舞，以及在月光下拥抱接吻。约瑟芬不想让克拉克在男女关系上失意而对她不理不睬。如果她放心不下克拉克的其他女友，她也从来不这样说，象克拉克这样精力旺盛和难以遏制的人绝不会和她认真讨论这个属于个人的天性方面的问题。

约瑟芬表示出来的个人兴趣是克拉克功课准备得是否充分。他阅读了她给他的书吗？读了——他们还详细地讨论过。他定期去上唱歌课吧？没错——音乐教师说他总是准时必到。他在做换气练习吗？是的——她能看出效果不错。

临近圣诞节，弗兰兹给克拉克写信说她将在波特兰上演的一出剧中担任角色，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按计划结婚了。如果过去弗兰兹对未婚夫当演员的前途尚有几多怀疑的话，那么当她看到约瑟芬·迪伦在克拉克身上创造出的结果以后，一切疑虑都化为乌有了。克拉克的转变正是她以前抱有希望而又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他的眼睛发亮，以前苍白发黄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棕铜色，那6英尺1英寸高的体型变得丰满壮实，引人注目。“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他大声说。

克拉克给弗兰兹讲述了这位长相并不漂亮但创造了奇迹的女神，她不但使他身心恢复了健康，而且为他的事业奠定了基础。约瑟芬鼓励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唱歌去谋生，而他以前并不知道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天份。他再也不害怕什么了，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了信心。“但是，”他说，“我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学。”

克拉克以一种皈依宗教般的热情向弗兰兹炫耀他的教材、书籍和剧本，他帮助弗兰兹正确地换气，走路时膝盖要稍微弯曲一点。但是他绝口不提他们的婚事。最后她不得不直接了当地说：“妈妈要开始筹划咱们的婚礼啦。”

“我看咱们还是等等再说吧，”他说。

“可是几个月前你是那么迫不及待。”

“此一时彼一时吗。”

“我不明白。”

“我下定决心再学几年。”

“几年？”她不由得呼吸急促地问。

“至少几年。”

“但咱们原计划要一起干的呀！”

“情况发生了变化，”克拉克说，“咱们以前觉得事情很容易，挺有趣，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咱们俩志同道合，”弗兰兹坚持说，“咱们可以互相帮助呀。”

“我不再爱你了，”克拉克说道，“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迪伦小姐一道工作。”

弗兰兹惊呆了，顿时心如刀绞。克拉克居然说出这等绝情的话来，

她听了好不难过。他是不是已经爱上了约瑟芬·迪伦？每念及此，弗兰兹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突然之间他们两个形同路人了。他脸上那种孩子气已经消失殆尽，再也不是那只围着她打转，摇尾乞怜的小狗了。

1923年圣诞节之际，弗兰兹郁郁寡欢，食不甘味，难以成眠。除夕之夜，克拉克给她打来电话说，“那天晚上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并不是我的本意，”他道歉说，“我能见见你吗？”

他们的会面勉强而不自然，拥抱也缺乏热情。克拉克坚持说他真的没有停止过爱她，可是弗兰兹始终感到不快。他觉得对不起她吗？是不是他为了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呢？弗兰兹心乱如麻，脱口说出还是解除婚约为好的话。克拉克当即表示同意，还加了一句，“有个医生曾经说过我应该永远不要结婚。”弗兰兹感到茫然不解。

“为什么？”她问。

“最好别谈这个话题了，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弗兰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继续不时地与克拉克约会。他毕竟非常喜欢她的父母，很愿意去拜访他们的农场。

与此同时，弗兰兹急切地想会一会那位超凡入圣的迪伦小姐。克拉克不无得意地邀请弗兰兹去观看戏剧学校举行的一次彩排。谁也拿不准约瑟芬是否了解弗兰兹不同于克拉克的其他女友，但凭她敏锐的观察力，可能不会没有注意到克拉克的行为举止有异。约瑟芬负责照顾她的被保护人。演出开始了，据弗兰兹所见，克拉克在舞台上很技巧地（也是粗野无礼地）突出自己，大抢其他演员的戏，后来他说，这是这门行业的诀窍，谈不上什么粗鲁或有损职业道德。

“我也有在那个晚上被别人抢了戏的感觉，”弗兰兹回忆说，“给我的印象是我再也不是克拉克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不再被人需要了。”

克拉克仍然忌妒那些对弗兰兹有意的男士，如果她表现出对谁有兴趣，他就做出弗兰兹已经名花有主，归他所属的样子，有人竞争，他就仍然爱她。当她激动起来准备和他亲热的时候，他又觉得多事，心里很不耐烦。看来他想要弗兰兹是有他自己的条件的——那就是如果他需要她或当他需要她的时候。

克拉克让弗兰兹明白是她在几个月前做出的抉择：是她在他万分渴望与她结婚的时候把他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了波特兰。轮到她问他是否移情别恋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我认为我绝不会结婚。”

尽管弗兰兹是受到伤害的一方，对这次二人的决裂她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毕竟是她独自一人跑到西雅图，而后又把约瑟芬·迪伦介绍给他的。她毕生都吞咽着这粒由于自己一念之差而造成的苦果。后来弗兰兹矢志不嫁，克拉克·盖博是她唯一而仅有的爱人。如果他那几年离她远远的，或许她早就有机会重新获得幸福了。

至于约瑟芬，她成了詹妮的替身——代替克拉克生母的另一位母亲形象。詹妮总说她这位继子应该得到最好的一切，约瑟芬也是如此。这两个女人都热切地给他以指导、忠告，并为他服务。

就这样，约瑟芬表明她是第一个步入克拉克生活中的女人。她以借用某些布景为借口，要求克拉克陪同前往弗兰兹演出的剧场。在那里，约瑟芬故意冷落怠慢她的情敌。弗兰兹十分尴尬。但这次会晤向她证实

了这位戏剧教师对克拉克是多么地情深义重。

约瑟芬把弗兰兹——尤其是克拉克对弗兰兹父母农场的经常拜访——看做是一种威胁。克拉克经常说起多弗勒夫妇多么热情好客，给人以温暖。这是一个关系亲密异常的家庭，永远也不会分离。虽然从孩提时代起克拉克就讨厌于农活，现在却感到那永远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农场远离城市的喧嚣，清爽洁净，使人感到轻松悠闲，从而恢复精力。约瑟芬十分明白只要克拉克继续期盼着去拜访多弗勒夫妇，他们的女儿弗兰兹就有机会逐渐地、慢慢地再次赢得他的心。

约瑟芬决定关闭她在波特兰开办的学校。“我集中全力在克拉克身上，”她后来承认，“其他学生逐渐地都退了学，我没有再招收新生。”她估计，在好莱坞有十多万注册在案的演员，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开办新的戏剧学校呢？

她向克拉克讲出一套新的策略：“到你应该脱身离开这里的时候了，应该去取得一些可贵的舞台经验，结识一些演艺圈里的人。我安顿好了之后就送你去。同时，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在夏天到波特兰的一家上演轮换剧目的小剧团去工作。”

弗兰兹也是这个剧团的成员，但约瑟芬对自己这样安排心中有数，这是对克拉克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也是约瑟芬必须把握住的一次机会。她要证明克拉克不再爱慕那些时聚时散的女朋友了。此时，弗兰兹也后悔当初取消了与克拉克的婚约，希望在约瑟芬搬走这段时间内与他重温旧梦，可是克拉克不仅与她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其他女人约会。他也不再去看多弗勒农场了。

弗兰兹体会到这是对她的惩罚，满以为克拉克一旦得到满足，就会重新回到她身边来，几个星期过后，克拉克倒是回来了，仅仅为了通知她一声：“我要去好莱坞了。”

弗兰兹再一次悲痛欲绝。“我把他的情书都扔进了壁炉，”她回忆道。“很长时间我每夜都哭湿了枕头。”

4. 好莱坞

1924年8月约瑟芬给克拉克50美元作为他从波特兰到洛杉矶的旅行费用。克拉克精神饱满、热情高涨地到达了目的地，好象一个观看马戏表演的孩子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好莱坞的每个地方都令他无比兴奋激动，甚至住在约瑟芬安排他留宿的肮脏小旅馆里也是如此。

在克拉克抵达洛杉矶的那天晚上，约瑟芬和他的一家小餐馆里用晚餐，他们从此时开始谈起，饭后回到克拉克的小房间又继续谈到深夜。这是一次令人开心的重聚。约瑟芬在开办戏校之前为派拉蒙影片公司阅读剧本，并用打字机打出来。克拉克抵达之时，她那每月20美元租金的平房正在粉刷，“完工后我再带你去参观，”她哄着他说。

克拉克说他要去找一份汽车修理技师的工作。“你知道我多喜欢修理汽车。”他咧着嘴笑道。

“只能是暂时的，”她说，“首先要认真学习和实践，你没有时间干别的工作，”

但是克拉克对电影不再感兴趣了，他已经克服了在舞台上怯场的毛

病，逐渐认识到电影制作没有什么价值。

当时在好莱坞，丑闻层出不穷，似乎在经常提醒人们电影业只是诱发贪婪和邪恶，而不看重什么天赋才能。

1920年，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著名女演员奥丽芙·托马斯服用过量的二氯化汞颗粒自杀身亡。奥丽芙与玛丽·壁克福的弟弟杰克结婚，死时芳龄仅22岁。为什么这位风华绝代的《齐格飞女郎》片集的皇后，塞尔泽尼克影片制作公司中的明星，又是“美国大众情人”玛丽·壁克福的弟妹要自寻短见呢？显然是因为杰克已将梅毒传染给她。有人说奥丽芙服药过量纯系偶然事故，这是一种有意掩盖真相的说法。当时谣言频传，坚持认为奥丽芙是服用可卡因和海洛因成瘾而走向绝路的。

1921年喜剧之王鲁斯柯伊，绰号“胖子”的阿布斯被指控在旧金山的一次野餐会上强奸并杀害了小女明星弗吉尼亚·莱普。阿布斯被传讯了三次，好莱坞也受到审讯，各种证词揭露出不少非法酿酒、过度饮酒、恣意纵酒、重婚和服用麻醉品等内幕。阿布斯最终被判无罪，但他的事业却因此毁于一旦。

在胖子阿布斯坐在审判室中为他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传播媒介竞相跟踪报导好莱坞的形形色色丑闻。1922年2月1日克拉克生日那一天，导演威廉·德斯蒙特·泰勒在自己的居室内被枪杀致死。警察在泰勒遗物中发现了一件绣着姓名缩写字母的女内衣。经查属于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清纯型美人玛丽·米尔斯·敏特所有，还有几封由麦克·桑内特影片公司的女明星，也是麦克的情妇梅布尔·诺蒙德小姐所写的亲笔信。这两位女演员最后都被迫离职。杀害泰勒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男演员华莱士·里德备受观众喜爱，被誉为“全美标准男子”。1922年他住进了一家私人疗养院——据说是疲劳过度。但可怜的沃利（华莱士的爱称）多少年来一直靠注射吗啡保持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运行。好莱坞把他当成机器滥加使用——让他疲于奔命地拍了一部影片又拍另一部影片，没有片刻休息。沃利前不久幸福地结了婚，他相貌英俊，态度谦和，却不幸由于服用吗啡死于软垫病室。

沃利·里德在32岁的英年就死于非命。他体魄健壮，是每个姑娘都愿意带回家介绍给母亲看的小伙子，也是谁都期望在教会举办的野餐会上与之相遇的年轻人。这样一个人却成为摄影机的牺牲品。他们把镜头对准了他，每周七天连续不断地拍摄，致使影片公司制作出大量赢利极丰，仅除他之外，每个人都收益不少的影片。而他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却作为一名服用麻醉品的瘾君子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20年代充斥着好莱坞的丑闻，并不是盖博选择舞台的原因。他认为一名演员的最高成就是在百老汇演出的戏剧中担任角色。1924年，仅以巴里摩尔夫妇、威廉·博依德、艾琳·邓恩、巴塞尔，拉斯博恩、沃尔特·赫斯顿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为例，他们虽然在百老汇舞台演出，却还要投靠好莱坞。其中大多数人逃不脱金钱的诱惑。从此再也没有返回舞台。

1924年是克拉克·盖博到达好莱坞的那一年，也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享有最高声誉的制片公司——米高梅——成立的那一年。米高梅的标志是驰名世界的正在怒吼的雄狮被“Arts Gratia Artis”的字样

环绕着——意为“为艺术而艺术”。

约瑟芬每天为她那紧张繁忙的日程表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派拉蒙上班，然后匆匆赶回家做晚餐，接着给克拉克辅导。到此时为止，他已经赢得了她的心，但她不容自己和他过分亲近。她说，他们是工作伙伴，而不是情人。她承认爱上了他，但不承认发生过肉体关系。约瑟芬一贯认为和克拉克上床睡觉的代价将使她失去他对她的尊敬。她的目标，她说，是通过他的成功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约瑟芬·迪伦与克拉克·盖博之间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又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后来很熟悉克拉克的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即克拉克并没有委身于约瑟芬以报答她的栽培之恩。如果一个女人近在咫尺，他们说，那克拉克就有充分理由要关灯了。“这个女人跟那个女人毫无区别，”这不仅是克拉克扮演过的人物所持的理论，也是克拉克本人所抱的见解。

约瑟芬形容他们共处的那段时光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练习换气，走路，静坐，站立，微笑，跳舞，爬楼梯，下台阶，还有上台时怎么进场，下台时怎么退场。横隔膜换气练习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她教他如何培养优美的社交风度，如何使用上流社会的语言——以及如何任何环境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寡言。克拉克天生喜欢服饰整洁，他挑选了一衣柜的服装。“他懂得如何穿着打扮，”弗兰兹·多弗勒回忆说，“他总穿着法国式袖口的衣服来掩盖他的大手。当他只有一身西服时，总是保持干干净净，烫得平平整整。”

1924年11月，约瑟芬用60美元给克拉克买了一辆旧汽车。“是去找找剧院老板的时候了”她说，“我也去打听一下。”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提到过电影，约瑟芬要克拉克学习在舞台上表演，体会一下如何面对活生生的观众。但是他们的努力劳而无功。为此克拉克损失了不到一个月的汽车修理技师的薪水，再次感受到被拒之门外的痛苦。

约瑟芬手头也很拮据，但她不象克拉克那样灰心丧气。“我考虑给你在影片公司找一份临时演员工作，”她说，“我本不想这样做，但是咱们需要钱，说不定你会遇到某个与戏剧团体有关系的人。”

数以千计的人在影片公司大门外等待着捞到一个扮演小角色的机会，这一情景使克拉克永志不忘。有几次他排到队首，但不是说为时已晚，就是嫌他个子太高。有些日子，他付不起汽油费的时候，约瑟芬就留在家和他一起试演，读莎士比亚的剧本，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基础知识。工作、教学、打扫卫生、洗烫衣服、做饭以及准备再次筹办戏剧学校等一系列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约瑟芬自始至终毫无怨言，对这位被她称为“具有漂亮体型”的年轻人从没丧失过信心。

但克拉克却感到气馁而郁郁不乐。由于约瑟芬掌管着他们仅有的一点钱，克拉克觉得自己象是一个被困的、靠妓女为生的男人、一个意志消沉专门追逐女性的男人，或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伏在母亲怀里庆幸生还。

说来奇怪，克拉克拿定主意只有与约瑟芬结婚才是他重获自由的唯一出路。“我一直在考虑，”他突然对约瑟芬说，“要是我不去旅馆住，咱们就会省点钱，对不对？”

“是啊，”她说，“但是我的平房里没有你住的地方，另外，这样看起来也不太好。”

“那咱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

“因为你并没有爱上我呀。”

“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做了决定。

约瑟芬听了这些话不由得惊慌失色，一时说不出话来。克拉克这个提议虽然毫无浪漫色彩，但至少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别的情况，这就是说克拉克不想与弗兰兹·多弗勒重叙旧情，也不想独自一人去闯天下。他想要娶她：约瑟芬·迪伦，一个老处女，教师，比他年长 13 岁。

“也许可以，”她字斟句酌地说。

“你愿意了？”他失声叫喊着。

她点点头。

他拥抱着她说，“你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女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咱们是名义上的夫妻，仅此而已，”约瑟芬总是坚持这样说。

1924 年 12 月 18 日，约瑟芬·迪伦与克拉克·盖博在一位名叫梅多斯的牧师主持下结了婚。克拉克自报年龄为 24 岁，实际上他只有 23 岁。约瑟芬报的年龄为 34 岁，而她当时已经 36 岁了。据新娘说，他们没有度蜜月，也谈不上什么新婚之夜。

但是如果新娘的平房里只有一间卧室，那么新郎睡在什么地方呢？

婚后，克拉克一如既往，还象婚前一样对约瑟芬忠贞不二。虽然他从未征求过约瑟芬的意见，但是使他感到沮丧的是每天早晨他不得不驾车去电影制片厂找活干，还得排队等候，——如果他能找到队尾的话——只不过为了得到一个日薪仅为三美元的跑龙套角色。每天他黎明即起，诚心诚意地到各个制片公司外面转来转去，后来才知道有数以百计的演员每夜都在公司的大门附近打地铺睡觉，约瑟芬不愿意让他这样疲于奔命。“咱们晚上要花在你的功课上，”她坚持说，“早晨起来精神饱满很重要。”

在几个星期的等待，站队和期望之后，克拉克逐渐明白他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电影圈内的事情他看到的越多，就越增加对电影圈的厌恶。他对约瑟芬说她对好莱坞的看法是对的。“沉闷、单调而又令人感到屈辱，”克拉克咆哮如雷地喊着，“我亲眼目睹了实际情况。都是那些该死的家伙得到工作。他们就是这一带你认识的人，真让我恶心！好莱坞不再让我感兴趣了。”

“你一定要把它抛开，”约瑟芬笑着说，“我早就知道这样。”

“你说的对，你一直是对的。还是百老汇舞台至关重要。现在我弄清楚了自己到底想得到什么，在那么长的队里站着我倒不怕麻烦，因为那只是为了钱。如果你不在乎，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

不错，约瑟芬对自己说，是这样。没有爱他的时候，我日子过得很宽裕。现在他成了我的生命，我的整个世界，我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的原因。他使我开怀大笑，使我年轻、使我的心在清晨起床时欢歌一曲，在夜晚睡觉时翩然起舞。要是他知道这种奇妙的感觉，要是他知道他走进我的工作间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快乐，那该有多好啊。但是他一定不知道。我可能会把他吓跑，虽然我发现他需要我，而且很长一段

时间都会需要我。

约瑟芬小心谨慎地结交朋友。她使克拉克经常接触的都是些奋斗不息的艺术家、画家和作曲家；都是具有天赋才能和文化素养的文人雅士。上层社会的名流有时也光临盖博夫妇在简陋居室举办的晚会。这时，被财富所吸引的克拉克用目光扫视全场，专门寻找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的倩影。大概一小时内，他便会与贵夫人中的一位偎着面颊翩翩起舞了。在这些女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很腼腆、诚恳，会阿谀奉承而又固执己见的人，当约瑟芬第一次看见克拉克俯在一位夫人戴有钻石坠饰的耳旁窃窃私语的时候，这一打击沉重得几乎使她支持不住。如果说对金钱的渴求是他们结婚的唯一原因的话，她知道一个稍微年轻和富有的女人会轻而易举地把克拉克从她身边夺走。约瑟芬最大的恐惧就是失去克拉克。在这座城市里，豪华住宅林立，家财万贯的电影明星乘坐着闪闪发光的罗尔·罗依斯等名牌轿车招摇过市，约瑟芬不知道克拉克处在这样繁华的世界里究竟能坚持多久。

约瑟芬和克拉克的关系在他们宣誓结婚以后迅速恶化，他们狭窄的居住条件使克拉克毫无个人活动余地和自由可言。而他所谓的“那一纸婚书”犹如系着一节短皮带扎得很紧的项圈，把他牢牢缚住。

有些克拉克后来的朋友说，他与约瑟芬结合是为了把他的勃勃野心再推进一步，他们断言克拉克一定会在床上予以回报，帐已付清。后来盖博一直拒绝谈论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但是一位关系密切的熟人说，“我认为1925年的克拉克·盖博与后来和米高梅影片公司签约的盖博没有什么不同。跳上床干完那事，然后翻过身来呼呼大睡，在他看来不算回事。我看到过那些和他鬼混的女人，相形之下约瑟芬看起来倒象是‘美国小姐’了。她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他是那种欠帐必还钱的家伙。据我看来，约瑟芬坚持自己的说法不过是维护克拉克的声誉。”

盖博的坚韧不拔精神终于有所收获，他得到影片《白人》中一个小角色，每天挣15美元。人们怀疑约瑟芬是否见到过这些钱。一天晚上克拉克带回家一套旧的高尔夫球棒。约瑟芬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看到克拉克常常在高尔夫球场上消磨时光，她肯定会十分不高兴，可是她对此不置一词。这是他们之间的交易。他多次有家不回，她也默不作声。她注意到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眼睛转来转去，唯一能使他留在家中的办法就是毫不容情地训练他的表演技巧。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同样的台词，作同样的动作和练习，克拉克经常被弄得满腔怒火。他听着她的批评指点之后就砰的一声夺门而出，冲到外面黑夜中去。

几年后，克拉克和约瑟芬两人又彼此抱怨对方过于迷恋戏剧表演。“我不知道除了表演他还想什么？”约瑟芬有一次说道，“他从不和我谈论别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他脑子里打的什么主意。”盖博也嘟囔着说：“我一回到家，她就开始教课。我走路姿势不对啦，换气不够深啦，或是我一进屋来就全盘皆错。我的声音又太高啦！除了教、教、教，她什么都不干。”

克拉克在《白人》剧组工作10天，挣了150美元。他把这笔钱全都留给自己，并且解释说，“我愿意口袋里有些钱。”约瑟芬后来说，在他们为期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克拉克只送过她两件礼物：一双鞋和一个闹钟。“他要担保我准时走路到制片厂上班。”她解释说。

克拉克在影片《被禁的天堂》中充当临时演员挣了五美元。该片由波拉·尼格利、罗德·拉·罗克和阿道夫·门若等人演出。在《风流寡妇》一片中，他在拥挤的舞台上与大明星约翰·吉尔伯特和梅伊·默里同台跳舞。谁想到在 10 年之内克拉克竟夺走了吉尔伯特的桂冠，而在 1925 年克拉克在此片中只挣了 7.5 美元，吉尔伯特的片酬则是数千美元。克拉克作为临时演员，在拥有巨大演员阵容和精心制作的影片《风流寡妇》中觉得茫然若失。作为人群里的一员使这位大个子男子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很厌烦被人推来挤去，”他告诉约瑟芬，“拍摄那些大场面使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西海岸演员剧团正在让简·考尔试演《罗密欧与朱丽叶》，耐心点，亲爱的。”

“谁是简·考尔？”他问道。

“她是戏剧界最有才华和受人尊敬的女演员。真不相信你连她都不知道。”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对，西海岸演员剧团要巡回演出三个月。”

“真了不起！”克拉克咧开嘴笑着说，暗地里盘算着能离开约瑟芬一段时间该多好，约瑟芬又告诫他不要对这一试演寄予太大希望。

克拉克信心十足地觉得自己会争取到一些东西。到此时为止，他听够了约瑟芬的说教，她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叫他腻烦。他不喜欢拍电影——要一连等上好几个小时，这期间领衔男主角和导演经常争执不休，而领衔女主角却在不住地抱怨自己的服装和化妆不够称心如意。

尽管克拉克对约瑟芬这个人已经不胜其烦，可是他从不厌烦听她讲述那些有关纽约舞台生活的故事，有关与大艺术家同台演出时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以及在听到观众因赞赏演技精湛而迸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喝彩声时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在西海岸演员剧团举行《罗密欧与朱丽叶》试演的那天，克拉克是最早到达剧场的演员之一。扮演少女朱丽叶的简·考尔当时已 41 岁，她具有天赋才华，青春的脸蛋以及苗条优美的体型来扮演这一角色，她目不转睛地观看试演，指着克拉克喊道：

“我要他了，”克拉克向前迈了一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那羞怯的真心诚意压倒了他的勃勃野心。他终于要登上专业舞台了。其它的事情都无关紧要。克拉克·盖博将扮演一个手执长矛的角色，每星期 30 美元。

在彩排期间，克拉克是考尔小姐恭顺的仆人，跟在身后替她收拾东西，给她倒水喝，在她烦恼的时候对她恭维奉承，在她疲倦的时候为她按摩双肩。他那般勤备至的骑士风度给考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私下里她主动地就他在舞台上如何更有力地握紧长矛这一点提出了专业性的意见。这些建议都是在她的更衣室里进餐时进行的，克拉克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他后来说，考尔把他提拔为“全体临时演员的领班”。

手持长矛不需要太多的练习，但是要巴结一位领衔女主角却要花很大功夫。克拉克一定要很快学会，因为不到一个星期后，考尔要他随团一起前往温哥华、西雅图和波特兰等地演出。她把他的薪水提高到每周 40 美元。

约瑟芬喜不自胜，她的学生兼丈夫要去巡回演出莎士比亚的名剧了。克拉克向西北而行，踌躇满志，处处感到自己完完全全象是一名英雄，而在不久前，他还在忍受饥饿、压抑和被人抛弃之苦。在他身边的是蜚声剧坛的简·考尔，他相信她一定是他过去的未婚妻弗兰兹所崇拜的偶像。克拉克再次施展他神奇的魅力，而没有显示他的才能，如果他有些才能的话，并且向预定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

西海岸演员剧团的演出人兼导演丽莲，阿尔伯逊·麦克鲁恩让克拉克在《光荣的代价》中扮演一个小角色，这是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劳伦斯·斯多林斯合写的一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戏。开排后不久，一名领衔男主角因故离开，克拉克被选中来顶替他。在洛杉矶进行的彩排期间，约瑟芬决心再次插手此事。每天她和克拉克一起去剧院，对他进行指导，她的做法使克拉克神经紧张得要发狂。她的介入打乱了整个剧组的时间安排。麦克鲁恩因此作出决定，一个导演已经足够，禁止约瑟芬参与排戏。这还不是克拉克最后一次被妻子的蛮横干扰弄得尴尬不堪。

一部叫做《催眠曲》的戏把克拉克带到旧金山。他连忙跑去找弗兰兹。当时她正在离演出地点不远的创作间担任舞蹈指导。弗兰兹一直关注着他的舞台事业，但是两人再次面对面地重逢仍使她惶惑不安。虽然在旧金山期间，克拉克尽一切努力与她会面，但是对于他们的这次重聚他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弗兰兹也试图做到从容镇定，然而在她这方面却极其困难。如果克拉克直接了当地告诉弗兰兹他结了婚，或许她会淡然处之，但显然他头脑里根本没考虑到这点，即使在弗兰兹说，“迪伦小姐极大地改进了你的演技”的时候，他也不动声色。

盖博再次返回旧金山演出别的戏，而且总要去见弗兰兹。她后来说他当时已变得十分自信，但并不自负。他的魅力与日俱增，平添了不少风采，唠叨饶舌已有所约束，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背台词也日趋完美。她记得他个人还有一些特殊的变化，但当他在舞台上演出时，人们还没有看到。

弗兰兹最终又充满了希望想与克拉克重修旧好，她祈祷上苍，但愿克拉克明显表露的尽量和解的愿望是出自真心实意。他的吻长久而热烈，但并没有进一步的亲热。他仍然忌妒弗兰兹生活中的其他男人，仍然表现出一种占有欲和敏感的态度。克拉克漫不经心地谈起他与约瑟芬的结合只不过是图一时之便，而他们两人已不再生活在一起。难怪弗兰兹听了觉得痛心而又极其困窘。克拉克以前为什么不告诉她这些事情？她要求知道，是不是他害怕两人再次相逢会又失去她呢？还是他在时间上经过仔细地安排才说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弗兰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克拉克了。

在与西海岸演员剧团巡回演出途中，克拉克从未给家中的约瑟芬寄过钱。他的信满篇都是舞台幕后的闲话，还有就是报道他谢幕的次数。约瑟芬知道克拉克什么时候要回家，因为他的脏衣服总是先他而到，附条上写着：“威尔（克拉克成名前所用名字的爱称）需要干净的衬衫。我到家的時候請准备好。”

在等待克拉克回家的同时，约瑟芬感到往日的恐惧感不断向她袭来。她始终抱着希望，象他们曾经一致同意的那样。她和克拉克缔结一

次真正的婚姻。她想尽其所能把自己打扮得颇有吸引力以迎接克拉克的归来，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她没有钱买新衣服。因此她转而集中全力洗烫克拉克那些昂贵的丝绸衬衫和内衣裤，并给他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克拉克通常总是情绪很好，可是晚餐刚一用完约瑟芬就开始对他的舞台形象加以评论。她说他表演蹩脚，动作笨拙，还没有掌握如何降低声调，在他去纽约前他们必须非常勤奋地工作。听到这些话，克拉克总是抓起干净的衣服马上一走了之。一段时间内，克拉克来信内容有了变化，从谈论演戏改为略带嘲讽地叙述其他女人如何欣赏他的表演而不挑他的毛病。他向约瑟芬提出已经到了应该把他作为一个男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来对待的时候了。能不能偶尔也给予一定的鼓励呢？怎么看他取得的成绩呢？

约瑟芬认为克拉克毫无成就可言。那些领衔女主角给他印象极深，他陶醉在人们的一片赞美声中，而那些人对表演一窍不通。她要知道的是他是否仍坚持发音和换气练习，他是否知道怎么上场，怎么走台步？有没有读她给他的书？他有没有花时间来进入角色？通过表演他是否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克拉克·盖博，“因为，”她写道，“你似乎很欣赏演你自己、那不是表演。也不是观众花钱看戏想要看到的。不要听了几个想当演员的轻浮女人的恭维就昏了头，我为你作为一个演员的前途感到担忧。”约瑟芬没有利用克拉克短暂的探亲时间给他想从老师那里应得到的鼓励。克拉克尽量避免和约瑟芬在一起，约瑟芬不动声色地坚持认为克拉克的演技毫无改进，他们在他们难得的短暂会面时间也排满了他的课程。克拉克警告约瑟芬如果再不让他舒心，那些等在舞台边的女人会让他高兴起来的。如果她能对他的成就，尽管她认为微不足道，持赞成态度并引为自豪的话，她可能会更经常地见到他。可是，在她眼中从前门进来的是一名演员而不是丈夫。如果在约瑟芬方面有几分怜悯和同情，可能她与盖博的这桩婚事会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局面。

尽管如此，约瑟芬仍然加快了步伐，开展了一场旨在改进克拉克形象的作战计划。她要克拉克认识到他的牙齿是个不利条件。“应该把那些门牙修补一下，”她说。

“是吗？”他皱着眉头说。“唉，我付不起这笔钱。”

“我也付不起，”她回答。“咱们可以和牙医达成协议，以后还他。”约瑟芬独自一人挑起了这一财政重担。在克拉克永远地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很久，这笔帐仍然没有还清。

在演戏的空隙，克拉克继续寻找在影片中做临时演员的工作。他已经在电影界交了几个朋友，其中包括20年代末期米高梅影片公司最走红的男主角比利·海因斯。这个人相貌堂堂，是一名谨慎小心的同性恋者。他们两人到底在何时何地相遇无从得知。但是克拉克急于找工作，显然不顾一切地满足了海因斯所癖好的行为以换取明星效应的影响。

1925年，克拉克在海因斯主演的影片《标兵》中做临时演员。之后，海因斯在约瑟夫·P·肯尼迪所办的优先影片公司所拍摄的新片《塑料时代》中给他找到一份工作。这部片子由克莱拉·鲍主演。

与海因斯共同拍过影片的琼·克劳馥后来成为海因斯的密友，她对克拉克与海因斯那段短暂的友谊付诸一笑。她说，“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你不认识人，就别指望了。在黑暗的角落里有一大堆那类事情进行着

呢。”

1926年，克拉克最后一次在联展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北极星》中充当临时演员，他不再非要比利·海因斯来帮忙不可了。

5. 百老汇

在那些贫困的年月里，克拉克接二连三地发生婚外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促使他自己的事业进一步发展。他利用年龄较大的女人，还利用了一个男人，这些人也利用了他求得自身的满足。弗兰兹是克拉克所玩游戏中的无辜受害者，因为她不了解其中的情由。约瑟芬为他断送了自己大有可为的前程，这比起克拉克提供给她的任何东西都有价值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认可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且因为克拉克从来不作任何承诺，他之所以取得成功，更多的是由于他那令人倾倒的魅力。

1926年，克拉克又一次在西海岸演员剧团排演新戏《X夫人》，他在剧中饰演一个小角色。该剧领衔女主角是影剧双栖的女演员波琳·弗雷德里克。这个女人44岁，大名鼎鼎，家财豪富，已经离过三次婚。波琳在台上台下都可算做是一个女强人。正象简·考尔在仔细观察克拉克表演之后告诉他她喜欢他的表演那样，波琳也明显地对克拉克表示首肯。波琳深色头发，体态丰满，精力充沛，是个多才多艺不可抗拒的女人。在她身后已甩掉了一大串伤心的情人。有个年轻人在被她抛弃时留下一封哀叹自己单相思的绝命书后自杀身亡。波琳在多起离婚事件中都充当了“第三者”，她并不否认自己对性爱的巨大胃口。她服饰华丽，充满情趣，富于戏剧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克拉克与这样一位雍容华贵的女演员发生了风流艳事，使他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升级了。

波琳在她的事业辉煌之际，尽管受到不利的宣传，可是观众仍然崇拜她。她演戏的剧场总是座无虚席。在她遇见克拉克的时候，她已经拍了约40部影片。她能用眼睛和手势来表达感情，评论家对这种独特能力交口称赞，她是最早能有效地利用肩膀表演的女演员之一——一个肩膀向上，另一个向下，或者是一个扭到后面，另一个伸向前面。对灯光与摄影机镜头的角度她懂得比专业技术人员还多。她以文雅温柔的内行姿态与剧组的演职员打交道。那些对她十分了解的人议论说波琳青春常驻，决不会变老。“波琳从一个青春阶段又走向另一个青春阶段”就是对她的评价。

在《X夫人》首演之夜，波琳谢幕达三十余次之多。剧组里没有人作过精确的计算，因为他们都在欢呼雀跃——只有克拉克仔细地观察着这位迷人的女明星怎样鞠躬致谢，她每次鞠躬的姿势都有所不同。克拉克对观众的掌声充耳不闻，一心只注意她如何接受这一殊荣。波琳会以一百多种方式向观众答谢——每种方式都比前一次更加迷人。

正当约瑟芬为了开办自己的戏剧学校而不停地奋斗，还要把电影脚本用打字机打出来以偿付丈夫的修牙费用时，波琳坚持要克拉克把他的牙彻底修补，费用由她支付——这是一种表示感谢的小小姿态，为了克拉克每晚到她那位于落日林荫大道的豪华住宅中陪伴她。

盖博后来把波琳描绘成一个“表现得好像永远不会与别的男人上床的女人”。他诉苦说当时他常犯胃病，就是“因为波琳坚持让我吃很多

牡蛎，以便度过那些使人精疲力竭的夜晚。”有了这样火爆的恋情，克拉克鼓起勇气搬出了约瑟芬简陋的平房，带着一口修补过的闪光发亮的牙齿，时兴的衣服以及波琳所赠的金制礼物搬进了自己的寓所。如果克拉克对电影有所偏爱的话，要说服这位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帮助他多拍一些影片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克拉克的最终目标是百老汇舞台。

《X夫人》演完之后，波琳出国演出，准备去征服欧洲，而克拉克继续留在西海岸演员剧团中。这对情人各奔东西，双方都没有太多的痛苦。克拉克又在利奥内尔·巴里摩尔主演的《毒蚊》一戏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在剧院里，巴里摩尔身后总是跟着这位青年演员，使他自己虽然觉得有趣，也不免有几分得意。“巴里摩尔是我的偶像”，盖博后来说，“我想给他留下好印象。但是首演的那天晚上，我绊在什么东西上，帽子掉到井里。更糟糕的是我还打算把帽子捞出来！巴里摩尔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敢说他一定要解雇我。但是他冷静下来之后，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帮助我克服了很多难点。”

克拉克此时此刻在舞台上的失态实在糟糕得不能再糟了。和利奥内尔·巴里摩尔同台演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不料自己却在台上绊倒，当时那种恐惧感使他轻易不能忘怀。

“我觉得你演电影会更好些，”巴里摩尔说。

克拉克感谢他的忠告，但仍然留在西海岸演员剧团，在《芝加哥》这部戏中参加演出。该剧的女主角是南希·卡罗，她刚刚与派拉蒙影片公司签定了一项周薪5000美元的合同。克拉克在这出戏中饰演杰克，一位多嘴多舌的新闻记者。在这次演出中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的表演方式，他将他本人，也就是克拉克·盖博这个人溶入剧中人物形象之中：头上歪戴着帽子，外衣领子竖起来，自命不凡地露齿而笑，迈着伐木工人特有的步伐。这也是克拉克第一次有机会运用约瑟芬教给他的舞台表演技巧。即使不处于舞台的中心，他仍然力图吸引观众的注意。他站在台上自鸣得意地笑着，眼睛里露出邪恶的神情。《芝加哥》一剧演出后反映甚佳，有的报纸在评论文章中特别提到克拉克。他很喜欢杰克这个角色，当然因为他在扮演自己。“扮演记者不用站得笔直，不用象个舞男那样走路，说起话来也不用象个贵族那样装腔作势。”

盖博后来在九部电影中扮演过新闻记者。但在1927年米高梅公司让他去试镜头时他表现出毫无兴趣。不幸的是，虽然他在《芝加哥》剧中演出效果很好，但此后却再也没有获得更多的上台机会。他的爱情生活也暂时停顿下来了，突然之间，那些动情的夜晚，那些愉快的旅行，以及那激动人心的掌声都消逝得无影无踪。克拉克失望，惶惑不解，加上身无分文，他又求助于约瑟芬了。

“也许我还是应该去试那该死的镜头，”他嘟囔着说。

“别去。”

“那我到底该干些什么呢？”

“给我时间。咱们会想出办法来的，”她说，语调里带有几分温柔。

现在克拉克又需要她了，对克拉克的错误约瑟芬很难责怪于他。她认定克拉克需要找一个好的演出固定节目的剧团以便得到专门的训练。如果他现在屈就去演电影的话，她明白，那他就永远别想在百老汇出头露面了。过去这种事情她见得多了。

“在波特兰使咱们走到一起的那个梦想你还想实现它吗？”她问。

“非常想。”他答道。

几周之内约瑟芬代表他接受了一份在休斯敦剧团的工作。“金·路易演员剧团每周上演一部不同的戏，”约瑟芬满怀热情地说。

“台词我可记不了那么快，”他争辩说，“永远也办不到。”

约瑟芬说服克拉克去休斯敦，剧团已经答应让他演主要角色。“经验非常宝贵，是无价的，”她说，“钱当然也是好的。”

“多少钱？”

“那有什么关系呢？过去两年里你只挣了2000美元。”

盖博对此无可辩驳，但他对去得克萨斯州是不高兴的。

约瑟芬又一次没有想办法抓注自己的丈夫，这回是他自愿回到她的床上来的。她知道波琳·弗雷德里克和他那些别的情妇，但她并没有责怪克拉克。“女人们老是追他，”她后来说。

克拉克勉为其难地来到得克萨斯州。在一个月之内他就得到了扮演尤金·奥尼尔剧作《安娜·克里斯蒂》中的男主角麦特·伯克这一角色，每周挣200美元。他打电话通知约瑟芬这个好消息，约瑟芬迅速赶到休斯敦，再次试图插手此事，她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干扰了彩排的进行。克拉克极为气忿，导演也发了火，叫约瑟芬回家。约瑟芬在得克萨斯的停留时间很长，有机会看到青少年戏迷成群结队地在舞台的侧门旁等候克拉克。每天都有崇拜者的礼物送到他的化妆间。年轻的姑娘们恳求得到他的亲笔签名。妇女团体的负责人更是别出心裁，给他送去雕版印刷的请柬邀他光临休斯敦上流社会举办的晚会。克拉克受此抬举，深感荣幸，在跳舞时任凭那些有钱寡妇丰满的身躯在他身上蹭来蹭去，他总是报以驯服的一笑。在26岁的英年，富有传奇色彩的克拉克·盖博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材，超群脱俗。他菜黄的肤色已然退尽，满口歪牙经过校正变得整整齐齐，一双大手被用结实的金链扣连在衣服上的法国式护腕遮盖住一部分。他的耳朵仍然支楞着，但两耳之间的那张笑脸分外漂亮，令人瞩目。脸上那一对酒窝更加显眼，嘴唇的曲线完美地带有几分险恶地紧闭着。

在得克萨斯，约瑟芬回洛杉矶之前，他们两个人摊了牌。克拉克告诉约瑟芬她在休斯敦期间以盖博夫人的身份到处招摇实在令人恼火。他说他们的婚姻已毫无意义了。他不再要她任何辅导。他们的伙伴关系已然完结。

“我同意离婚，”她说，“咱们有过协议，我要有始有终。在你登上百老汇舞台之前，我不会抛开你的。只能如此。”

克拉克不愿意约瑟芬毁掉自己在休斯敦的社交生活，便动员她回家。约瑟芬怀疑他与别的女人有瓜葛，深怪自己不该坚持让他来得克萨斯。不止于此，还有进一步的冲突在后面。“克拉克不知道我回绝了华莱士·里德的遗孀，女演员多萝西·德文波特对他的邀请，”约瑟芬后来说，“我告诉她克拉克已另有他就，其实当时他并没有。这件事克拉克永远也不会原谅我。”

人们不清楚克拉克是否真地对妻子的撒谎怒不可遏，还是顺水推舟地利用这件事作为离婚的最方便的借口。他责怪不责怪约瑟芬把他送上通往纽约之路已没什么要紧，重要的是约瑟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把克拉

克推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正如弗兰兹·多弗勒对于克拉克与约瑟芬的相遇负有责任一样，约瑟芬把她害怕失去克拉克这一最大的恐惧变成现实，她自己也难辞其咎。

克拉克·盖博的经历包括了一系列绯闻艳遇，不可否认弗兰兹和约瑟芬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克拉克的遗嘱中提到她们当中的一位，另外一位在他好莱坞从影生涯即将被丑闻毁于一旦之际赶来伸出援救之手。弗兰兹终生未嫁，约瑟芬在她的余生中一直希望被人称作“盖博夫人”。这两个女人都比盖博长寿。两个人都原谅了他。

克拉克要忘掉过去。他在休斯敦的成功是对他以自我为中心思想的推动力。他喜欢被人承认的滋味。他扩展自己的社会联系，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与此同时，约瑟芬正在纽约为他寻找门路。1928年盖博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得到百老汇的认可，休斯敦对他的推荐信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出人阿瑟·霍普金斯正在为《不由自主》选派演员，这是一出由索菲·特莱德维尔所写的描述城市生活残忍无情的新戏。克拉克给女主角吉达·乔汉试读台词，而吉达想要一位有名气的演员出任男主角。她后来说：“毕竟我是撕毁了环球公司的合同来排这出戏的、我不想无名小辈身上冒险。”是霍普金斯这位讲话柔声细语，但有说服力的男人使她改变了主意。

盖博在谈及他的纽约之行时说：“我一生中等待的时机就是能把脚踏上所有演员都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休斯敦的演出给了我信心。其余的就是口袋里有了些钱，还有不少高档衣服。”

约瑟芬在纽约等候盖博，她坚持要出席为期四周的排练。克拉克挡了驾，请她不要再涉足他的生活。“他和霍普金斯签了合同，”约瑟芬回忆说，“给自己找了一个好代理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和我已经断绝了关系。我说我打算回加州，还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只有当一名好演员算了。”

在克拉克在百老汇首演之前，约瑟芬就离开了纽约，只剩下克拉克独自一人闯荡江湖了。“我们在纽黑文举行了一次试演，”他仍记得，“我心里发慌……紧张得不得了。嘴里嘟囔着台词，结果错误百出，没有把这个角色的真实面貌演出来。我下的功夫太大了。第二天我要求霍普金斯换人，而他是个随和的家伙，让我别紧张，放松自己。”

1928年9月7日，《不由自主》在纽约普莱茅斯剧场首演。“我心惊肉跳，”盖博后来说，“但是亲爱的老霍普金斯叫我忘掉屋子里坐满了人，就照彩排时那样演。霍普金斯最后说，他将坐在后排，那是他经常坐的地方。我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克拉克满怀信心地走上舞台，他的表演极为精彩。“关于纽约的评论家我听了太多，也看了很多，”他回忆说，“也听说他们能够如何捧演员使其出名，又如何贬演员使其前途无望。我确实想见见他们——你懂不懂我真吓得要死，但是我的心情也同样是非常急迫的。我倒想看看他们究竟拿我怎么开刀。”

《电讯晨报》说，“盖博年轻，充满活力，具有蛮横的男子汉气概。”

《纽约时报》报道说，“盖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冒险家，他扮演了

一个漫不经心的，极富幽默感的情人，没有一丝造作。”

《纽约客》杂志把他称作“出色的情人，”

吉达·乔汉改变了不情愿与他合作的初衷。她对克拉克说他这个角色演得非常好，并从此以后对他全力支持。“我一点也不为他所吸引，”她后来说。“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喜欢他，他坚持步行送我回家，只送到门口。我不让他再越雷池一步。他请我去吃晚饭，被我回绝了。他在舞台上冲击波，对我可没有。”

“在《不由自主》一剧上演期间，盖博在帷幕落下后过着放荡的生活。”一位选派演员的人回忆说，“克拉克总是和女人一道外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睡觉，因为他从来不睡在自己的床上。”

到此时为止，盖博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对付女人的方式，寻欢作乐，不用费力去东寻西找就能登堂入室，置身于锦绣丛中。女人不用邀请和哄骗就主动送上门来。

“我们注意到在《不由自主》剧组中有几位来自休斯敦的演员，”丽娅·兰海姆后来解释说，“我弟弟也是一个演员，和他们相识，他建议散戏后大家去后台，我们去了，克拉克和我们一起吃的晚饭。”

他们见面的时候，克拉克·盖博年仅27岁，而丽娅·兰海姆时年已44岁。

约瑟芬发誓说克拉克和丽娅是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社交晚会上第一次相遇的，后来丽娅移居纽约就是为了和克拉克厮守在一起。其它报道说由于丽娅在休斯敦的影响力才使克拉克有可能在金·路易演员剧团担任主要角色，获得每周200美元的薪金。丽娅的女儿扎娜说，“我是克拉克·盖博在休斯敦的大戏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母亲在纽约才介绍我们相识。”这也是丽娅的说法。

《不由自主》这出戏于1929年1月演毕。克拉克打起精神倾注全力与高贵阔绰的兰海姆夫人打得火热，此时兰海姆夫人正与其第三任丈夫办着离婚手续。在她位于派克大道第八十一街华丽的寓所里，克拉克春风得意地参加了那些正式的晚餐会和亲朋密友间的鸡尾酒会。当纽约被冰雪严寒所封闭，但在乡村的小路可以通行的时候，克拉克和丽娅就取道去她在长岛的别墅。在那里克拉克身穿漂亮的吸烟服，打着宽领带，在大理石壁炉旁与丽娅偎依在一起。

社会总是怜悯自己的同类。离婚可能令人心烦意乱，但对大亨阔佬来说乃是家常便饭。当时休斯敦上流社会的人都在窃窃私语，丽娅和克拉克两个人都急于甩掉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太厚颜无耻了。

“你说盖博这家伙是不是图丽娅的钱？”

“那又怎么样？她可是发疯似地爱上他了。”

“谁不知道这个。他找不到工作，却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金头手杖。”

“丽娅供得起他。他非常漂亮，对不对？”

“漂亮得叫人都喘不过气来了……除了他的金牙。你知道他把金牙都染成白色的了。”

“你觉得他那撮小胡子怎么样？他留小胡子为的是显得年纪大点。”

“太帅气了，亲爱的，太帅气了。”

丽娅·兰海姆将她茶褐色的头发梳成时髦的波浪式短发。她有象牙

般的皮肤和温柔的黑眼睛。身高 5 英尺 2 英寸，模样有些地方与弗兰兹相似。但弗兰兹绝对买不起丽娅那些漂亮衣服和与之相配套的帽子、手套和鞋，还有花呢或纯羊毛套装，一枚祖传的别针把一块丝巾系在合适的地方。丽娅总是打扮得尽善尽美，使她看上去仪态万方，秣纤适度，却又朴素淡雅；如果她的服饰不那么保守的话，可能会更富于吸引力。她的照片就不能恰到好处地反映她的形象。无论问谁，都说她神情沉着安详，举止优雅，漂亮大方，而且打扮入时，堪称是一位体面的女主人和慈爱的母亲。

丽娅于 1884 年 1 月 17 日在肯塔基出生，名叫玛丽娅·弗兰克林。她在伊利诺斯州的马科姆长大，17 岁时嫁给威廉·普兰提斯。结婚四年并生了一个儿子后与普兰提斯离异，随着一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迁往休斯敦。在百万富翁承包商阿尔弗雷德·托马斯·路卡斯向她求婚以前，她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单身生活。路卡斯年长她 22 岁。他们的婚姻是很理想的。丽娅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住在宫殿般宏伟壮丽的房子里，丽娅成为休斯敦上层社会中的著名美人。在经历了 10 年美满婚姻生活之后，路卡斯不幸弃世，他的财富留给了丽娅。1925 年，丽娅和丹吉尔·兰海姆结婚，两年后分手。

虽然丽娅在休斯敦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上流社会人物中是活跃而又受人仰慕的对象，但她首先是一位管家、母亲和妻子。但丽娅并不是一个过艰苦生活或降低水平以适应需要的那种人，她取得的路卡斯夫人的身份地位已经深深地在她心里扎了根。

丽娅读书趣味高雅，请熟艺术，围绕着她的人是一群社会精英。克拉克需要适应她文雅体面的生活，她也热切地向他展示个中情趣。尽管克拉克每次吃完她那精致的美餐后，还感到饥饿难耐，他仍然迫使自己尽量适应之，那是一份水煮鲈鱼或鱼片，经常配以小块圆土豆和极小的绿豌豆送上餐桌，而对后者克拉克简直难以下咽。他一口能吞下一块小蛋糕，还希望能有一大块油煎苹果馅饼方可饱餐一顿。从丽娅优雅的寓所到自助餐厅，他恐怕还要走很长一段路呢，可是……

克拉克又一文不名了。

他在百老汇的首次演出也是他事业的终点吗？他过着奢侈的生活，什么也不缺，只是心系舞台，克拉克对丽娅以诚相待。他应该放弃表演吗？他已经 27 岁了，而且前途渺茫。是不是他被淘汰了呢？

为了让他心情舒畅，丽娅说话做事都愿为他尽力。“你是个好演员，”她说，“但目前你应该知道耐心等待会得到报偿，而当前还有比你事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什么事情？他想知道。

约瑟芬，她提醒他。花 100 美元他就能办好墨西哥式的快速离婚。

克拉克和丽娅吻别后搭乘二十世纪有限公司的交通车驶往洛杉矶。约瑟芬当然已经知道有关丽娅·兰海姆的一切。她肯定克拉克在休斯敦已经和她混在一起。然而他从来没有实言相告。“在得克萨斯，他遇见了意中人，就让我靠边站，”约瑟芬描述说。她认为克拉克想要和丽娅结婚与五年前想和她结婚没什么两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两个女人身上都有他所需要和想要的东西：约瑟芬具有可以造就他成为一名演员的丰富知识；而丽娅拥有大量金钱可以向他提供渴望已久的奢侈生活。

“ 克拉克拿来一张墨西哥式的离婚证书要我签字， ” 约瑟芬讲述说， “ 我拒绝牵扯进这类事情。我知道他要娶的下一个女人如果相信墨西哥式的结婚和离婚的话，势必在法律上陷于混乱之中。因此我于 1929 年 3 月以被遗弃为由申请离婚。我本可以附加所有其它的理由，但我要保护克拉克。我什么都不要——不要应给予妻子的财产，不要赡养费。但在离婚判决生效前还要等一年时间。 ”

克拉克回到纽约，丽娅鼓励他去剧院找工作，两个月后他在乔治·M·柯汉的《赌博》这出戏中担任主要角色，这出戏在费城上演，克拉克第一个晚上的演出很糟糕。大幕刚一拉下来他就被解雇了，柯汉自己替代克拉克演主角。以后又有一部名为《霍克岛》的戏，该剧只演出了四周，但是《纽约先锋论坛报》说，“盖博是剧组中最胜任角色的演员。”

一个仍记得克拉克参演《霍克岛》的百老汇演出人说，“我不知道是出于害怕还是下了决心，在日场演出的日子里，他总是在放服装和化妆的地方转来转去，想在下班前把一些需用的东西安放整齐。他在我的记忆中留有鲜明的印象，因为他用白色颜料涂在金牙上，有时颜料变成一条一条的。”

在演出《百页窗》另一次惨败后，克拉克又失业了。“至少我还在纽约，”他回忆说，“能去剧院观摩其他演员表演并学习他们的演技。我记得《不光彩的夫人》中的凯瑟琳·科内尔。

《女族长》中的康斯坦丝·科利尔，和弗兰茜·莱瑞摩尔的《让我们快乐起来》。

没有丽娅，克拉克负担不了这段间歇期间的开销。他的经济困难始于《不由自主》封场之后。然而当他和丽娅漫步在第五大道街头，进出商店，尽情地大量购物，累得筋疲力尽后又在集市中心停下来吃午饭，谁看到这情景都不会相信他身上负债累累。

克拉克当时并不知道他在《爱情、荣誉与背叛》一戏中的演出是他在百老汇舞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这出戏由爱丽丝·布莱迪、乔治·布兰特和格兰达·法莱尔领衔主演。1930年3月12日开始演出，八周后闭幕。

4月，克拉克与约瑟芬的离婚最后生效。以后不久，他和丽娅结了婚，但具体在何时何地举行的仪式一直是个谜，因为最初他们并不承认已结为夫妻。他们之所以遮遮掩掩，可能是由于克拉克与约瑟芬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所共知的紧张关系，约瑟芬会向传播媒介宣布丈夫在休斯敦与人通奸，如果她选择这样做的话。可能这也正是丽娅所面临的问题，她当时正与前夫丹吉尔·兰海姆处于法律上的困境之中。克拉克他俩还希望能尽量避免引起带有侮辱性的非议，如关于两人年龄的差距为17岁以及丽娅与克拉克同居并供养着他。

几年后，克拉克承认在1930年与丽娅结了婚，但对外公布婚礼是在1931年举行的。当米高梅影片公司发现克拉克与丽娅在纽约缔结的婚姻在加利福尼亚州无效时，克拉克夫妇急忙举行了第二次婚礼以正视听。这次就被认作盖博与第二任妻子的正式结婚。

克拉克最终与米高梅影片公司签了拍片合同，没有公布任何关于他在纽约的住处与生活情况，仅提及他在百老汇受到的赞扬，这是异乎寻

常的。因为米高梅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贯大肆宣传公司主要演员的生活，并且乐此不疲，而且不管是真是假，还要对他们不得志时期在什么地方、怎么受苦等情况大加渲染。克拉克·盖博早先在纽约度过的两年被谨慎地一笔带过，制片厂着重强调了他的舞台表演经历，却没有那些旨在引起同情心的描绘，如住在不供热水的公寓里以及睡在公园长凳上等等。

不论结婚与否，克拉克在纽约都是一个无忧无虑靠女人生活的男人。而且到此时为止，他还没有离去的意思。同丽娅生活在一起非常惬意，在失业期间不用为钱发愁，丽娅的乐观情绪和对他的不断夸赞在他看来尤为重要，如同得到母亲的爱和关怀。即使如此，克拉克还是继续去百老汇寻找机会。

后来，西海岸演员剧团的丽莲·阿尔伯逊·麦克鲁恩从加州给克拉克打来电话，“我们认为你非常适合《最后的距离》剧中杀手米尔斯这个角色，”她说，“斯宾塞·屈赛正在百老汇演这个角色，希望你去看看，如果你有兴趣到洛杉矶来演这出戏的话，就告诉我。”

克拉克看了戏，对屈赛深感敬畏——以致他决定不接受这一邀请，“我怎么能比得上他那样的人呢？”他问麦克鲁恩。

她笑了起来。“在这儿你不用演得那么出色。”

“让我好好想想再给你回电话，”他说。

克拉克和丽娅商量，丽娅要他接受，“等孩子们放假后我去那里和你相聚。”

“恐怕不需要了。我肯定这出该死的戏在放假前就演完了，”他愁眉苦脸地说。

克拉克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决定去好莱坞。丽莲·麦克鲁恩和丽娅两个人花了很大功夫才说服他改变了主意。“我讨厌加州，”他坚持说，“唯一使我去那儿的理由是得知我在纽约的代理人要加倍地努力才能给我找到一出好戏来演。”他极不情愿地去了西部。

克拉克只有四周的时间排演《最后的距离》。这是一部强有力的剧作，描写死囚牢房的生活和一次挺而走险的越狱行动。盖博扮演一个心狠手辣、恶毒无比的杀手；当他的一双大手紧紧抓住牢房的栏杆，充满邪恶的深陷的双眼似乎在大声叫嚷要自由与复仇的时候，观众不由得顿生畏惧之心。《最后的距离》于1930年6月7日在洛杉矶的贝拉斯科剧场开始演出；它是克拉克·盖博到此时为止获得的最巨大的成功。

《洛杉矶时报》说，“盖博朴实自然的表演打动了在场观众每个人的心，他双目炯炯，流露出凶狠好杀、诅咒报复的神色，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后来，这出戏去旧金山演出。在那里，西海岸演员剧团的演出人丽莲的丈夫路易斯·麦克鲁恩带着六周演出的票房收入溜之大吉，剩下的钱只够支付整个剧组返回洛杉矶的路费了。克拉克对这一丑恶行径付诸一笑。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沿途搭顺风车回去。他是，而且永远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孩子。

那些精明强干的，为影片公司物色新演员的人们追在克拉克的后面要他拍电影，克拉克告诉他们，“我在纽约有一连串的戏等着演，我就要回去了。”他也不想和代理人打交道，直到他遇到制片人海尔·沃利

斯的妹妹敏娜·沃利斯。不同于其他代理人的是，敏娜从不向盖博的头脑里灌输什么宏伟计划，也从不提什么试镜头，而且她很坦率地向他提出他缺乏表演经验的不利条件。克拉克喜欢她这种崭新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考虑到当时制片厂除付报酬外另有附加费，他知道如果不给敏娜一次机会他可就是一个傻瓜了。

敏娜把克拉克带到帕茨影片公司，在那里影星威廉·博伊德正在拍摄影片《彩色沙漠》。敏娜代他进行了所有的交涉。当选派演员的导演说盖博很适合扮演一个角色时，又加了一句，“我敢说你会骑马，”克拉克张开了嘴还没来得及回答，敏娜就抢先开口说，“他当然会！”协议达成了；每周付克拉克 750 美元薪金。克拉克脸色苍白地走着，敏娜挽住他的胳膊，在他晕倒之前把他带出了制片厂。“我不会骑什么该死的马，”他口干舌燥地说。

“那又怎么样？”她随随便便地说，“你可以学吗。”

克拉克去格里菲斯·帕克骑术学校同指导员阿特·威尔逊（谈有关他的情况。课程开始了。“我觉得那个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克拉克回忆说，“因为我提起以前曾在农场住过，但是这跟我骑马无关。他拉着一匹小马和我来到一个小山的山顶上说，‘骑上它到山底下我们来的地方和我汇合。’我紧紧地伏在马背上，而那匹小马除了跑不会别的。我总算完成了他的要求。每天我都去上课，两个星期结束时我已经骑得相当不错了。”

敏娜不仅是克拉克的代理人而且是他的好朋友。在他去亚利桑那州拍摄《彩色沙漠》之前，敏娜和她母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请他吃晚餐。

克拉克仍在忍受着骑马课带来的伤痛，在沙漠里拍摄 B 级西部片也没有使他激动。“整个过程一团糟，”他后来详细描述道，“我应该炸掉的那口矿井出了问题，在我们正冲进去的时候，它爆炸了。一个人当场被炸死，其他几个受了伤。我让落下来的石头砸了，但没受伤。这个片子真沉闷，令人沮丧。”

克拉克回到好莱坞，敏娜告诉他帕茨公司这边濒临破产。

“我们不能为了一纸合同而依靠他们了，”她说，“但是别着急，我正在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协商让你试镜头演《小凯撒》。我们将使用《最后的距离》中的一个场面。”

“《小凯撒》？”

“是一部警匪片。”

“那正合我的胃口，”他说，咧开嘴笑了。

但是华纳公司的老板杰克·华纳看了一眼盖博试镜头的样片就仰天大笑起来。“我怎么能要长着那样耳朵的家伙呢？”

克拉克直到几年后才知道华纳兄弟拒用他的原因。在杰克·华纳又看了一部盖博主演的较好的影片时，他大叫道，“这就是那个长着大耳朵的家伙！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一定是叫人把耳朵给整治过了。”

克拉克为他在帕茨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的运气不佳而闷闷不乐。他想搭乘下趟火车回纽约，但是丽娅已为她的两个孩子在洛 66 杉矶过冬安排妥当。17 岁的詹娜和 11 岁的阿尔弗雷德都喜欢克拉克，因为他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继父。在他无事可做的时候，带他们去野餐，

看球赛或驾车兜风。

克拉克天生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不愿意花时间去招待别人，特别是孩子，他精力充沛，想挣钱发大财，还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花园晚会上与丽娅和她那些满脸皱纹的女朋友们呆在一起。他喜欢和敏娜一起谈论有关电影行业中的事情。

在盖博离开的两年里，好莱坞发生了很大变化。默片已被有声电影取代，对于主要的大影片公司来说，有声片是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有利可图。1927年，默片占主导地位，电影观众总共在票房花费了6000万美元；而在1929年，虽然股票行情在10月份下跌，但票房收入却翻了一番。

在有声电影日趋完美之时，很多默片明星的演艺生涯已被摧毁殆尽。

约翰·吉尔伯特在他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他的辉煌之夜》（1929年）中有气无力地说出一句“我爱你”时，使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尽管他的声音实际上并不象传说中的那么难听。一些老资格的人宣称是路易斯·B·梅耶在影片的音轨上做了手脚，以此来毁掉吉尔伯特，因为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场拳脚相加的斗殴。不论实际原因如何，这位20年代片酬最高的银幕情人吉尔伯特从此消声匿迹，在最著名的银幕情人之中，没能顺利向有声电影过渡的只有雷蒙·诺瓦罗，他说话的声音与他的个性不相符合。

急需演员的制片公司派出独具慧眼的人去全国各地物色相貌超群的男人，再经过调教和培训以供银幕之需。

克拉克有充足的理由着急。虽然经过约瑟芬严格的训练，他的嗓音仍然很高。尽管克拉克极不喜欢好莱坞，敏娜并没让时间悄悄溜走。“除了你，我在这里没交上一个朋友，”他告诉她，

“我在拍《彩色沙漠》时没有人注意我——好象我是外来户，不属于这个地方。可是在剧院里就不一样，人们都很友好。我们相互了解，彼此喜欢对方。难道事情就应该这样吗？他妈的！我真害怕回到这儿来，事情正象我想的那样，其实这不关我的事儿，真让人讨厌！”

只要能拥有克拉克，丽娅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感到心满意足，她愿意帮他顺利度过这一低谷。她在爱情和经济上给予他大力支持。她离开了纽约和休斯敦的密友来和他厮守在一起。在洛杉矶，丽娅·弗兰克林·普兰提斯·路卡斯·兰海姆，盖博只不过是另一个妻子和母亲。她的社会关系在这座电影之都显得无足轻重。她已年近50岁，而且想要扎下根来，她忘掉了自己的问题，整个心思都集中在丈夫身上。如果没有丽娅和敏娜，克拉克承认他必定失败无疑。“我的生活使我想起在骑术学校骑那匹小马时的情景，”他说，“沿着山坡一直向下跑，直至回到原处我起步的地方。”

克拉克还不能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格劳丽娅·斯旺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盖博被考虑作为1929年她拍摄的影片《侵犯者》的主角人选。“盖博试镜头的效果非常好，”她写道，“但他不是在家里也穿夜礼服，系白领带的人，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绅士。而盖博先生看上去更象一名卡车司机，讲起话来象个私家侦探。”

米高梅公司副总裁欧文·泰尔伯格对克拉克的印象却全然不同。他

们是在一次晚餐会上由敏娜介绍相识的。泰尔伯格认为克拉克绝对适合扮演《捷径》中的一个小角色，这部片子是由康斯坦丝·班内特和罗伯特·蒙哥马利联合主演，克拉克饰演安妮塔·佩琪的丈夫，一名洗衣工。故事围绕着盖博所饰人物的嫂子（班内特饰）进行，她是一个靠诈骗钱财为生的女人，同时追求着两个有钱的男人，都落了空，最终自己沦为妓女。

影片《捷径》发行之前，为了解观众的反应，曾经在格伦代尔的亚历山大剧院举行过不公布片名的新片预映会。由观众回答问题的调查表将帮助米高梅公司在此片正式上映前进行修改。泰尔伯格出席了预映式，亲眼目睹了观众对克拉克·盖博的热烈反应。“我觉得我们又有了一个自己的新星，”泰尔伯格对一位同事说。

1930年12月4日，克拉克与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一张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650美元。丽娅用双臂拥抱着他欣喜欲狂，“我知道总会有这一天的！敏娜和我从没有放弃过希望。”

在镜头拍摄空隙，克拉克再次修补了牙齿。丽娅对他赞不绝口，她为丈夫事业上新的成功引起的兴奋激动也许更甚于克拉克本人，此时克拉克还不能确信电影就是他所需要的事业，然而也没有时间为之烦恼。毫无疑问，克拉克已经踏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影片公司。在好莱坞，米高梅影片公司就如同纽约的高级珠宝店“蒂凡妮”一样，事事要按等级处理，钱数多少倒不在话下。

克拉克·盖博与路易斯·B·梅耶之间从一开始就有摩擦，因为是不受梅耶器重的欧文。泰尔伯格发现了这位未来的好莱坞影帝。后来，梅耶甚至造成是他把克拉克·盖博带到米高梅公司来的印象。泰尔伯格是一位温文尔雅、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对此并不在意，而克拉克反倒对梅耶夺人之功而感到忿忿不平。

关于盖博初到米高梅公司的情况，宣传部门负责人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回忆说，“我第一眼看到克拉克时真吓了一跳。他人高马大，我害怕他力气太大，坦率地说——会把人打伤。但是他从没有这样做过。”

克拉克在第一次与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握手时就喜欢上了他。他们很快成了朋友。对克拉克这位30岁的演员来说，这是个良好的起点。他从在木材场时候起就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工作。说也奇怪，克拉克在他的电影生涯中这么快就结交了如此亲密的朋友，特别是象斯特瑞克林这样的朋友。霍华德曾经与鲁道夫·范伦铁诺、约翰·巴里摩尔、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和瑞玛·希拉等在一起工作过。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善于管理这些性格变化莫测的大明星。他理解他们每个人所特有的忧虑、怪癖、愿望、习惯和局限性。他经常陪同他们去度蜜月，如果某个米高梅的演员出了麻烦，他经常在深夜某个时候被电话叫到事故、打架斗殴、自杀或谋杀的现场。总而言之，霍华德·斯特瑞克林要确保米高梅这个大家庭不与丑闻相牵连。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他负责保持安宁。盖博后来说，“如果不是为了霍华德，我是不会坚持下来的，”斯特瑞克林总是为明星辩护，他是米高梅领地中少数几个能与老板路易斯·B·梅耶相抗衡的人物之一。

斯特瑞克林与梅那二人联手合作也没能挽救一个坠落的明星，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以比利·海因斯为例，梅耶命令他停止夸耀他

的同性恋行为，彻底与他的情人吉米·雪尔兹一刀两断，海因斯对此置若罔闻。当闲话栏目出现了一条轻率地认定比利有罪的新闻时，斯特瑞克林为此加班加点地工作，广泛宣传海因斯与女演员波拉·尼格利的爱情和他们的结婚计划。影迷杂志还登载了他们那特大号婚床的照片。但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的一次突然搜查中海因斯被当场抓获，斯特瑞克林想救他也无计可施了。梅耶解雇了海因斯。他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在影视圈内的朋友如琼·克劳馥，克劳黛·考尔伯和杰克·华纳等人的帮助下，比利·海因斯在好莱坞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室内装饰师。

6. “为艺术而艺术”

米高梅是一家影片公司，它拥有的“明星比天空中的繁星还多”。路易斯·B·梅那以前是个旧货商，欧文·泰尔伯格比梅那年轻14岁，时时为慢性心脏病所苦。这两个人联手形成了使米高梅这头雄狮怒吼起来的推动力。

公司幕后由措辞发音、化妆、发型设计、戏剧技巧、服装样式、布景设计、音乐和舞蹈等方面的高级专家组成。这些人帮助创造了米高梅明星的个人形象，演员们被加工、包装、修饰，受到纵容、指导、保护，派到东又派到西，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法，以及何时去做。

在每张公司的合同里都有一条有关道德的条款，米高梅公司有权暂停或解雇在公共场合中表现不佳的合同演员。当然这一条款并不轻易付诸实施。如果某位明星的票房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有一两次行为失检完全可以免于追究。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米高梅公司“能够出面证明”比利·海因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那次突然袭击中被当场抓获纯属诬陷的话，海因斯也许会绝处逢生，但当时的比利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已大减，米高梅公司对他这个人就弃之如敝屣了。

这项道德条文可以有多种解释，它取决于“藐视、嘲弄、侮辱或冒犯”这几个词的多种不同的含义。大多数合同演员都唯命是从，少数例外的人受到制裁，由斯特瑞克林手下的人严加管束，时不时地还要受到家长梅那口头敲打一番。

米高梅公司的明星们在夜总会上要等到鸡尾酒杯和烈性酒杯从餐桌上撤尽之后才能让人拍照。公司给女演员们配备英俊小生陪同，男演员们则与可爱的小女明星一起出双人对。影片公司安排演员们的约会，给他们提供服装和轿车，他们的电话和邮件受到严格的检查，所有的照片、采访和影迷杂志上的文章必须得到公司宣传部门的首肯。

明星们由影片公司塑造或重新塑造而成，克拉克·盖博也不例外。在《捷径》一片中，克拉克在银幕上看来要比他实际上年轻得多——几乎可以说很漂亮。而欧文·泰尔伯格对盖博在银幕上的相貌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在乎他的相貌是否适合他所演的硬汉角色——因为克拉克·盖博还没有被铸造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具有与众不同个性的人物。每周六天，克拉克·盖博于清晨6点钟去公司报到，摆姿势拍照片，去体育馆锻炼，学习打枪、使用钓鱼竿，改进骑马姿势等。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后来评论说，“我们给他示范，但克拉克天生有本领，他喜爱钓鱼和打猎，讨厌摆姿势照相和被人采访。克拉克想学，他想成为一个明星，他要取得成功。因此他很合作，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这家伙很有魅力，他真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了，欧文·泰尔伯格也觉出来了。”

克拉克很关心他那两只突出的耳朵，很想知道如何在适当的角度去面对镜头才能使其不惹人注目。他也自我感觉到他的一双不怎么样的大手，在他舞台生涯早期与他合作过的摄影师们说，克拉克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遮掩他身体上的缺陷。如果说约瑟芬教会他如何走台步和讲话，丽娅教会他怎样做一名绅士的话，那么，是米高梅这个梦幻工厂把这些零碎加以拼凑组合，塑造出这样一个轰动性的人物来。克拉克的过去和现

在都被美化得很有光彩，但影片公司无法美化丽娅，她几乎难以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克拉克·盖博夫人。当然，凡提及丽娅的时候，她的社会地位是一个资本，但却极少见到她与克拉克一起合影，因为遗憾的是丽娅看上去象他的母亲。影迷杂志说她只比他大“一点”，在被追问到底相差多少岁的时候，只承认大10岁，而不说实际上她比他大了17岁。

在一切活动中，米高梅公司更喜欢自己的男明星单身未婚，这样便于使数以百万计的女观众认为还有机会可以得到他，或者至少能使她们踊跃前往售票处购票，幻想美梦成真。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丽娅被称为盖博的“赞助人”，与约瑟芬被叫做他的“老师”相差无几，从来不强调或者根本不提他们的婚姻关系。

不知是往事使克拉克难以忘怀——也许可能是克拉克要想追溯往事，这时他听说弗兰兹·多弗勒移居到洛杉矶。他查到了她的住址，给她挂了电话，两个人经常一起在她的寓所里共进晚餐。弗兰兹并不掩饰她对克拉克的爱情，克拉克也利用了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你是在城里唯一的朋友，”他叹息着说。弗兰兹丝毫不知有关丽娅的事情，她问克拉克与约瑟芬的婚姻为何破裂。“她为我做了很多事，”他承认这一点，“但她老是在说教，而且太盛气凌人了。她永远正确。我想我和任何女人都长不了。”

克拉克给弗兰兹留下他还没有被好莱坞接受的印象。“我是个孤独的人，”他说着低下了头。弗兰兹问起和他在《捷径》中配戏的美丽的康斯坦丝·班内特，“她不知道我还活着，”他不无抱怨地说。

弗兰兹又被克拉克的魔网罩在里边了，他们经常会晤；不久他又抛下她不露面了，非常突然就好象他回了旧金山一样，后来弗兰兹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丽娅的文章，再一次芳心欲碎。确切地说，克拉克并没有说谎，只不过略过了事实而已。

克拉克在影片《捷径》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米高梅公司认为时机已到，应该安排他与影坛闻名的女演员演对手戏了，“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可吓坏了，”琼·克劳馥回忆说，“因为他是舞台演员，使他占了优势。他们受到的训练远比公司戏剧学校的训练高级得多。我认为他不用怎么费劲就会使我露怯，说不定他正在背后笑话我呢。”

结果倒是克拉克给吓得惊惶失措了，“我的上帝，”他对斯特瑞克林叹息着说，“她可是一个真正的大明星，她知道有关电影的一切。我觉得自己象个笨蛋，也可能看上去象个大笨蛋。希望她别当面笑话我。”其实还有更多事情值得他关心。克劳馥嫁给了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她的公婆是玛丽·壁克福和老道格拉斯·范朋克。丽娅会为了得到这样富贵人家的请帖而不惜牺牲一切的。范朋克的寓所，壁克法尔大厦，是好莱坞的白金汉宫，如果能作为一名“观众”得以和“美国情人”玛丽·壁克福和她那喜爱浮华铺张的丈夫相聚一堂，那真是无上荣幸。在琼·克劳馥更衣室门上的星星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作为这个高贵家庭的一员，能够经常出席壁克法尔大厦举办的，上层社会专有的丰盛精致的晚宴。克劳馥这个人很有胆识，对任何事都能应付裕如，她想扮演什么角色就为之奋斗——她想要哪个男人也一定要弄到手方才罢休。

琼·克劳馥迫切盼望接受采访，她想每个月在电影杂志上能有一篇关于她的报道文章，这对她忠实的影迷来说，将是一次绝大的赏心悦目

的乐事。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完全依赖米高梅宣传部门的演员之一。她能巧妙地谈论她的往事，做到令人由衷信服。在她作为舞蹈演员的生涯中，使她看到了某些她觉得应该敬而远之的东西。克劳馥承认在开始时她在好莱坞也受到冷落，现在她也开始以冷落态度对待别人。“我仍在学习如何区分被利用和真的需要，”她评论说，是的，她对男人了解了许多，她还要怎样才能学会自己判断一个她可以信赖的男人——一个能全心全意地使她满意的男人呢？

克劳馥是个富有诗意，擅长演伤感角色的演员，一个易动情的浪漫女子，还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她身上体现了一名好莱坞女明星理应具备的一切，即使她的敌人也为之折服。

正当琼·克劳馥沉醉在与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天作之合的婚姻之际，在影片《跳吧，傻瓜们，跳吧》的拍摄现场她遇到了克拉克·盖博。琼扮演的人物是一个富家女，在大萧条时期变得一贫如洗，又与一个骗子（盖博饰）陷入爱的漩涡，“在一场戏中他抓住我，威胁着要杀死我哥哥，”琼后来说，“那时我觉得情绪那样激动，膝盖都弯曲了。他抓住我的肩膀，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一松手，我一定会跌倒在地。’他具有野兽般的魄力，比世界上任何男人都强烈。他妈的，哪个女人都清楚这一点。”

1931年盖博演了12部影片，其中三部与琼·克劳馥搭档。“我们立刻就互相吸引住了，”她回忆说，“立刻！我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而他身上有我想要的。就算是化学反应吧，叫它一见钟情或肉体吸引都行。这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在银幕上我们之间火热的情感也爆发出火花。我们是在假戏真做。每次他妈的接吻和拥抱都意味深长。天哪，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大胆地尽情欢乐。”

琼·克劳馥1905年3月23日生于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原名鲁塞尔·费·勒苏尔。她的继父拥有当地的歌剧厅，在那里她学会了舞蹈。她不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只知道当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弃家出走，她的母亲继而又把他的继父赶走了。“我绝不原谅我母亲，”琼叙述说，“她又一次结了婚，她的丈夫不要我，把我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听起来满不错，其实那里简直是地狱。我必须打扫所有的房间，做饭，照看比我年幼的孩子。如果哪一样做得不对，就要被扫帚把打一顿。”

16岁的时候鲁塞尔离开学校去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在店里包装商品，等到她攒够了钱便去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1924年在纽约她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在《天真的眼睛》一剧中露面。米高梅公司派出去物色演员的人在歌舞队中发现了她，让她试一下镜头，这样她来到了好莱坞。拍完第四部影片后，一家影迷杂志在一次“为明星重新命名”的竞赛中选中了她，从此鲁塞尔·勒苏尔变成了琼·克劳馥。

1928年琼偶然看到了一个名为《我们跳舞的女儿》的电影剧本。她把它偷到手后便去找制片人亨特·斯乔姆伯格，要求演女主角，得到同意。“这是克莱拉·鲍所演的角色，”她后来说，“一个举止轻浮的少女，表面任性，她摇晃着被风吹动的马尾辫疯狂地大跳其舞——这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

克劳馥在好莱坞体重减轻了20磅，以致突出了她的颧骨和运动员般的双肩，她成为第一个在银幕上带垫肩的女演员。她的胸部结实而丰满，

腰身纤细，还有两条著名的“令人想入非非”的玉腿。她有一双大而蓝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古典式的鼻子，再加上其他特点，无一不搭配得恰到好处。

克劳馥 21 岁时遇到了富有魅力和才华的小道格拉斯·范朋克，他介绍她读好书，去剧场看戏，培养优美的举止风度。他们于 1929 年 6 月 3 日私奔去了纽约，很快就成为好莱坞最理想的一对佳偶。两年以后她说，“道格不愿意让我工作，这不奇怪吗？一个男人为了某些品德娶了一个女人，过后又想改变它们。”

道格拉斯参加社交活动，克劳馥埋头工作。1931 年小范朋克的收入为 72790 美元，克劳馥挣了 145750 美元。她为小范朋克缺乏热情而感到失望，还有，当她要是在制片厂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的时候，那些有头衔的阔佬们懒洋洋地斜倚在他们夫妇的游泳池旁的躺椅上，使她看了好不耐烦。“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她不断地诉苦说。

在拍摄《跳吧，傻瓜们，跳吧》期间，克拉克·盖博与琼·克劳馥之间如火的热情受到了拍摄现场的限制。她付出了她的全部，而他也象一个男人应该作到的那样作出了反应。然而他并没有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冒犯这个大明星。另外米高梅公司把他的时间安排得如此繁忙，使他简直无暇与女人调情。琼的香水味还没有从他身上消失，珍·哈露的香水味在拍《秘密的六》一片时又飘进了他的鼻孔。盖博在这部片子中扮演一个前去调查帮派屠杀的记者。即使他对哈露有意，也会因为他又匆匆地去与理查德·巴塞梅斯、费·雷和雷吉斯·图米赶拍《手指所向》而忘得一干二净。克拉克在该片中塑造了一个犯罪头子。表演了一次赛马。《电影日报》说，“盖博在《手指所向》中，凭借他美妙的声音和极具吸引力的个性再一次得分。”

克拉克难得有时间与丽娅在一起吃顿安静的晚餐，每当此时他又要练习一部新片的台词了。“我又要与克劳馥合演一部片子，”他告诉丽娅，“片名叫《带笑的罪人》。约翰尼·麦克·布朗演一个救世军首领，他救了一个在卡巴莱餐馆跳舞的企图自杀的女郎——琼演这个角色。他们拍完这个该死的影片，又让我顶替布朗的角色再重拍。”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丽娅问道。

“不知道。我猜上头不喜欢布朗。”

“那为什么要你演呢，亲爱的？”

“琼要求我演。”

“这太奇怪了。她可是赫赫有名，而你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我猜是要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那样，”丽娅微笑着说，“或许我们应该请克劳馥小姐和她丈夫来吃顿晚餐，以表示我们的谢意。”

克拉克大声喊道，“我不这样认为。”

“但是，亲爱的，你不想会会那家人吗？”

“那家人？”他咕嘟着，全神贯注地看剧本。

“玛丽·壁克福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壁克法尔大厦对稍有地位的人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可不吸引我，亲爱的。”

《带笑的罪人》原名叫做《全面投降》。在不具名预演的时候，观

众对此片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因此欧文·泰尔伯格决定换掉主角约翰尼·麦克·布朗。克劳馥要求改用盖博·克拉克很快就穿上了一身救世军军服，在这部重新命名、重新拍摄的影片中搭救了克劳馥。关于此片的评论有好有坏说法不一，但克劳馥的影迷一贯忠诚，蜂拥前来观看此片。她演唱感伤的歌曲“我能做什么？——我爱那个人！”在银幕上是唱给男演员尼尔·汉密尔顿听的，实际上意在克拉克。

当琼得知盖博将与她再次合作的时候，很早就到了制片厂。

“克拉克来了，”她说，“当他一走进摄影棚，我就能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他从哪扇门进来的，但我知道他在那里。我好象落入了陷阱，我曾经警告过年轻的姑娘——千万不要对男主角发生爱情。天哪，我倒自食其言了，可那滋味才真叫甜哪。”

在拍摄《带笑的罪人》的过程中，克劳馥让克拉克明白了自己的心愿。他们漫长的恋爱由此开始，没有受到干涉和猜疑。她的丈夫道格正忙于应酬那些有权势的朋友，而丽娅对丈夫工作很晚才回家也能理解。

克劳馥和一位作者说，她和盖博是被他们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曾是不幸的孩子，不得不四处乞食和交朋友。我们都是从小卒被好莱坞造就成出人头地的人，都和想要改变我们的人结了婚。我们其实是自找苦吃，我们认输了，但我们还得忍受一切，虽然我们吓得屁滚尿流。他知道我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很宽慰，尽管我是个明星，而他不是。天哪，我们谈得多么投机，有时竟不由得哭了出来。我们能把我们的成就保持多久呢？公众会看透我们吗？”

“克拉克是我在好莱坞第一个可以坦率直言的人。他从不——我的意思是绝不——（公开地）谈论我。他过世很久我才公开讲出这段美妙的恋情。一开始他告诉我他的宗旨是不与已婚的女人纠缠。我是例外。后来我们俩都有了罗曼史，好了又吹了，结婚又离婚，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天长地久，胜过一切。”

盖博更加充满自信地拍摄下一部影片《自由的灵魂》，在影片中他不得不向瑙玛·希拉，欧文·泰尔伯格的妻子求爱。盖博又扮演一个怙恶不悛的骗子，而希拉是一个宠坏了的富家女，她偏爱粗暴的性行为，从盖博身上得到了满足。片中有些地方希拉取笑盖博的不良举止和奇装异服。在卧室外她用拳头猛打他，说他不能称她的心，他明白这点，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话题，他便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这时她喁喁地细语着，但他把她扔到了沙发上，让她就在那儿听他说她是一个多么讨厌的小妞。希拉站起身来表示抗议，又被推倒在沙发上——“你就该呆在这个地方，”盖博告诉她说。

观众喜欢看这部影片。片中有一个可怜的家伙，想挣几个不干净的钱（在大萧条时期谁还在乎这个呢？）。还有一个有钱的女人，她每天更换裘皮大衣的次数同换长统丝袜一样多。她想享受美好时光，而他满足了她。这绝对公平，她毁掉了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因此他就有权任意摆布她。盖博把倾斜了的男女关系的天平重新平衡过来，长期以来这天平都偏重于可敬的热心的情郎追求年轻的未婚处女。在《自由的灵魂》中，盖博开始塑造一个“未经雕琢的璞玉”的形象——一个虽然下流粗俗，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人。如果他不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他要么用靴子踢她的屁股，要么把她扛在肩上带到山洞里，她就永远也不能

离开那里，而且永远也不想离开了。

盖博让男人欢呼喝彩，使女人神魂颠倒。米高梅公司将他的周薪提高到 850 美元。他还不是一个明星，但他是全国人们谈论最多的电影演员。数以千计的信件寄到米高梅公司，谈的都是有关“那个打了璩玛·希拉一记耳光的家伙。”人们被热情所驱使的时候往往夸大其词，在《自由的灵魂》中盖博并没有打希拉，但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击，成为一段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盖博与希拉在《自由的灵魂》中的爱情场面如此恩爱缠绵，以致谣言四起。风传他们两人在摄影棚外也热烈相恋。泰尔伯格不喜欢这种有关他妻子的流言蜚语，但从宣传角度来考虑，倒也值得。他从来没见过璩玛对其他男主角象对盖博一样反应如此强烈。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是，盖博曾对导演克拉伦斯·布朗说，希拉在拍片期间不穿内衣裤，是不是她想告诉他什么呢？他很纳闷。“如果她能象随着摄影机镜头的转动那样表现，她一定是干那种事的好手。”众所周知，泰尔伯格的心脏状况意味着璩玛的性生活受到了限制，无疑地她在盖博的怀抱中感到惘然若失。一些批评家反应强烈，他们大力歌颂一个全新的、充满激情的璩玛·希拉。说真格的，人们现在之所以记得《自由的灵魂》这部影片，还不是主要因为它奠定了盖博在好莱坞的明星地位。

奥斯卡评奖的时间到了，《自由的灵魂》获得最佳影片奖提名，璩玛·希拉获最佳女主角提名。结果两者都落了选，独有利奥内尔·巴里摩尔因为塑造了璩玛父亲的形象而捧去了一尊奥斯卡金像。巴里摩尔在法庭为李思廉·霍华德辩护的一场戏中的表演十分精彩，李思廉在他女儿的生活中是一个正派可靠的好人，他杀死了坏小子盖博。

盖博刚刚挂好他的救世军军服，接着又脱下了那歹徒的油渍斑斑的司机号衣，就仓促地进入了影片《夜班护士》的拍摄工作。与他配戏的琼·白兰度仍记得“他第一次露面时，芭芭拉·斯丹韦克和我不得不坐下来。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部情节剧中盖博玩弄阴谋使两个孩子慢慢饿死，并偷走了他们应继承的遗产。一位护士（斯丹韦克饰）被雇来照顾孩子们有钱的醉鬼母亲，她看穿了这一诡计，勇敢地与盖博对抗，盖博对着她的下颚猛击一拳。这一次他确实打了女主角。混乱的局面最终得以平息，盖博演的角色又一次受到应得的惩罚。

《夜班护士》提前放映，评论家们斥之为耸人听闻的情节，而且“主题大煞风景”。但是米高梅公司并不考虑群众的鉴赏力；他们只想让盖博在尽可能多的影片中亮相，使他的面孔经常出现在观众眼前，从而树立他的形象。欧文·泰尔伯格说，“盖博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的男人，而每个男人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敏娜·沃利斯察言观色之后采取了行动。盖博的薪水提高并没有使她满意。她提醒欧文·泰尔伯格有关她委托人的信件雪片般地涌进米高梅公司，而公司方面对盖博除了口头表扬之外，别无其他表示。泰尔伯格拒绝了沃利斯为盖博增加薪金的要求。那好，她说，还有其他制片公司想要盖博，那样的话，他和沃利斯只不过要等待合同剩下的最后五个月罢了。路易斯·B·梅耶听了暴跳如雷，但他明白盖博有潜在的票房吸引力，泰尔伯格极其勉强地同意盖博这个演员有着那种难以形容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什么东西”。“好吧，”泰尔伯格告诉沃利斯，“我

们每星期再给他加 500 美元，这笔钱作为信托金。”这是一种策略确保盖博不与其他制片公司签订合同。

“成交了，”敏娜说，她估计丽娅可以支付一切帐单，承认米高梅公司虽然态度强硬，却还算公平。

克拉克下一个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赌徒，在《嗜赌的血》一片中和玛吉·伊文斯合演。《时代》杂志描绘此片充斥着“马匹和废话”。确实如此，但使银幕熠熠生辉的还有某些颇有意义的东西：克拉克·盖博主演。没有“与”或“和”谁合演等字样。从现在起，即使盖博的影片不过是普通产品，在演员排名表上他总是高踞第一位。

持怀疑态度的人说，盖博没有劲敌，他的竞争对手已经退休或者去世，或被麦克风淘汰殆尽了。如果范伦铁诺还健在，如果吉尔伯特的声音还能取悦观众，他们之中谁能与这位相貌粗犷，笑起来带有酒窝的家伙相抗衡呢？女人们都盼望着给他点烟，开门欢迎他人内呢。

30 年代早期的大部分电影中，都是男人追逐女子。而盖博所拍的影片却独辟溪径，虽然他所扮演的男人都心狠手辣，观众却都希望在影片结尾时他能将姑娘弄到手。如果他没做到，米高梅公司不得不在影片中让他一命归天才算完事。

我们今天难以理解在电视和录相流行前那个时代里电影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大多数人每周至少去看一次“电影”，影迷杂志刚上架就销售一空，电影明星领导全国服装和装饰的新潮流。盖博在这个为电影而疯狂的世界里茁壮成长，这正是适于产生一种新类型明星的最佳时机。附带再说一下约瑟芬，事实证明，她走错了一步棋，就全盘皆输了。盖博在拍片时从来没因嗓门高出过什么差错，“除非我发懒的时候，”他承认说。

丽娅忙于寻找一所适于电影明星居住的房子，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向她解释了制片厂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说在克拉克的明星地位被确立以前，公众最好不必知道有关他个人生活的情况。神秘感是吸引力的一部分。一旦克拉克的名字从广告牌上发出光彩，并能长期持久不衰，致使观众要求更多看他的影片时，斯特瑞克林保证丽娅与盖博可以有几次公开露面的机会。在这期间她一定要理解而且要有耐心。

在斯特瑞克林和他的部下有机会实施他们的计划之前，米高梅公司发现克拉克·盖博与丽娅·兰海姆的婚姻并非合法的结合。为了掩盖这一丑闻，丽娅和克拉克迅速于 1931 年 6 月 19 日秘密地依民法仪式重新结婚。在这对“新婚夫妇”离开法庭的时候，受到了记者们的围攻，问了一大堆偏于认定他们在法律上犯罪的问题。克拉克是不是在休斯敦遇见他的新娘？还是在纽约？他们为什么要再结一次婚？他们是不是在离婚的同时决定再试一次？丽娅是不是休斯敦和纽约上层社会所熟知的兰海姆夫人？他们为什么私下里结婚？他们去不去度蜜月？多长时间？去什么地方？

丽娅彻底崩溃了。她恳请记者们不要印发任何有关婚礼的消息。她说她有三个孩子。“你的孩子们怎么样？”记者问道。面对这一提问，丽娅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她呜咽地说着她的恳求，米高梅公司的高级职员把她扶进一辆等候着的汽车。克拉克毫无表情、泰然自若地跟在后面。丽娅为自己的失态感到屈辱。头一次与报界打交道，真是可怕。

他们会说盖博夫人不够沉着，缺乏自信心，此外还会说些什么呢？这位端庄稳重、沉静安详的社会名媛发生了什么事？她那上流社会的身份、从容镇定的举止都到哪里去了？“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她伤心地哭着，说道。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告诉她不要接受任何采访。“要坚强而友好，都怪我吧。”他笑了一笑。

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决定在新闻发布中将简要地提及丽娅，但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而且观众盼望看到的盖博夫妇在“家中”的照片，影迷杂志上一张也不予发表。斯特瑞克林认为，如果公司贬低了丽娅，盖博的影迷们可能就忘记了她的存在。这样米高梅公司可是正中下怀。不必与丽娅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给了克拉克求之不得的自由。

斯特瑞克林精心策划了大力宣传盖博的运动——提供给记者一定的信息达到足够把他们甩掉的地步，但又有所欠缺，让他们稍嫌不足。当有消息透露葛丽泰·嘉宝想要克拉克·盖博在她的下一部片子《苏珊·莱诺克斯——她的兴衰史》中与她配戏的时候，新闻界开始深挖盖博的过去，想从中发现他是怎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工作。他们无需走多远去查找，就了如指掌了。约瑟芬·迪伦·盖博在六个月以前还是个无名之辈，突然之间被来访者包围，经常有人砰砰地敲响她那寒酸住宅的前门。开始时她对这些人很合作，后来她体会到这些新闻记者特别想知道的不仅仅限于她的表演技巧如何对好莱坞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产生了奇效，他们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当他们问到有关她和克拉克·盖博婚姻生活中亲昵的细节时，约瑟芬不由得惊惶不安了。那些不断回响在耳边，日夜萦系于怀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前夫拥有百万家财，而你的生活如此清苦？为什么他拥有一切，你却一无所有？”

约瑟芬娓娓动听地道出了许多往事，关于她如何把那个瘦骨伶仃的大孩子送到农场去恢复健康，如何一小时一小时地背诵莎翁诗句，如何做换气练习，以及她如何下定决心帮助他取得成功，她试图以此引起报界人士的兴趣。但是记者们打起了呵欠。他们问的是，“在波特兰你们住在一起吗？在洛杉矶呢？他是个了不起的情人吗？你现在还爱他吗？你不觉得被利用了吗？被欺骗了吗？被遗忘了吗？被遗弃了吗？”

新闻界为约瑟芬把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摆到桌面上来。她曾试图把感情深埋在心底不连累克拉克，这在目前已不可能，她已成了整个世界众目睽睽之下的大傻瓜。

在克拉克与丽娅·兰海姆“合法”的结婚仪式举行后两个月，梅那收到了一封约瑟芬·迪伦·盖博的来信，她礼貌而不失尊严地讲述了她打算出售她与盖博生活的有关材料。因为克拉克从来没有想办法来偿还她在他身上花费的钱财，因为她目前经济拮据，她别无选择。她在信中暗示，她手中那些材料对盖博的描述也许不能尽如人意，也可能危及他的事业。再者传播媒介使她不再可能过正常生活，她打算继续办她的戏剧学校，但外界的纷纷扬扬的宣传毁了她。

米高梅公司马不停蹄地解决这一事端。如果说丽娅是一个垂头丧气的克拉克·盖博夫人的形象，那么约瑟芬则有过之无不及。梅那长期以来对于诸如此类的恐吓和要求已经司空见惯，虽然这一局面令人颇为头痛，但还不算严重，他扮演了一个在两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盖博觉得他的前妻与米高梅公司联系大大丢了他的脸，断然拒绝和约瑟芬进

行任何谈判。

甚至斯特瑞克林也不能使盖博冷静下来。最后这位明星总算认识到只有解决此事，才能避开外界不利的宣传。盖博在钱财方面是很手紧的，他提出每月给约瑟芬 200 美元，条件是她不向报界披露有关他的事情。约瑟芬签署了这个协议，此时盖博心中有气，他怎么永远也摆脱不了她呢？她怎么老利用他的名字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永远也没个完呢？

这段时期盖博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仅仅几个月就拍完九部影片，有时要两部影片同时拍，与此同时，丽娅和约瑟芬带给他的麻烦更增添了他的忧虑不安。后来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自己将与葛丽泰·嘉宝在《苏珊·莱诺克斯——她的兴衰史》中演对手戏。敏娜·沃利斯设想克拉克要知道是嘉宝要求他出演这一角色时一定会大为激动，而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则认为，盖博理所当然地会把拍《苏珊·莱诺克斯》看做是他毕生难得的一次良机。然而盖博却板着气得铁青的脸。

他的反应无疑是虚荣、愤怒和恐惧三者交织在一起。他的虚荣心受挫是因为凡有嘉宝演出的影片，一律被看做是嘉宝的影片。他气愤难平是因为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而他心生畏惧则是因为嘉宝是世界上的头号明星。嘉宝的天生丽质、高超演技和全心投入拍片是无与伦比的。在片子开拍前盖博就担心害怕，因此在整个影片中他的样子几乎都不是他自己了：他的声音一度尖锐刺耳，很不自然，他的动作蹩脚而僵硬。

影片的情节是一个狠心的父亲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农场主，女儿被迫出逃。嘉宝饰演这个女儿，她遇上了盖博并且爱上了他，当父亲追踪而来时，她再次脱身而逃。影片结尾时她与盖博重新相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综艺》杂志评论道，“与伟大的嘉宝配戏，无疑地标志着盖博走红时期已进入巅峰。”

在银幕外，盖博与嘉宝之间并没有迸发出爱的火花，虽然他们在银幕上拥抱接吻的镜头是该片中最逼真的几场戏。事实上，嘉宝自始至终主宰着银幕。盖博后来说，和嘉宝一起工作使他感到心中不愉快，嘉宝在拍片正忙的时候走出去六次，因为她不喜欢这个脚本。但他说，“每个男演员都应该和她一起工作。她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她每天准 6 点回家。这是写在她合同里的条件。”盖博不能忘怀嘉宝的特权地位，一直到他也能够在自己的合同中加入了类似的条款。是的，嘉宝行使的权利，的确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31 年夏季，丽娅和克拉克搬进了在贝弗利山圣伊西德罗租下的房子。他们的隔壁邻居是弗雷德里克·马奇和他的妻子佛罗伦斯·艾尔德里奇。有名的壁克法尔大厦位于拐角处。丽娅十分高兴，她总算又可以在家招待客人了，而克拉克在经过了每周六天冗长时间的工作之后，在家里还要穿戴整齐地陪客人闲话家常，觉得很不耐烦。他叫苦连天他说与瑙玛·希拉和欧文·泰尔伯格一起进餐，同每天在制片厂和他俩见面没什么两样。壁克法尔大厦内闷热不堪，范朋克父亲又是个惹人厌烦的人物。另外，克拉克认为坐在一把要散架的椅子上，又摔倒在地板上，这事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小范朋克是个积习很深、喜欢恶作剧寻开心的人。还有，拿起一把吃沙拉用的叉子去叉蔬菜，结果发现叉子是橡胶做的，克拉克对这种玩笑也不怎么欣赏。然后就是玩一种名叫“餐桌旁坐热板凳”的游戏，有一次坐在克拉克身旁的一位举止娴雅的女士坐上了

热板凳。

“你觉得怎么样？”小范明克笑逐颜开地问道，看到那位女士在被别人捉弄一番以后只是淡淡一笑，别无其他反应。

“啊，是啊，”她回答说，“我想那就是你坐在一位电影明星旁边的感觉吧。”

玛丽·壁克福温柔地责备说，“噢，道格拉斯，你又干这种事了。”

无论在戈德温夫妇或塞尔泽尼克夫妇的家中度过的夜晚，或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圣西米昂城堡中欢度的周末，都使盖博觉得索然寡味。但是至少赫斯特的情妇，女演员玛丽安·戴维斯也邀请了琼和小道格拉斯参加她的晚会，克劳馥和盖博对在任何场合下彼此相会都感到满意。克劳馥向她亲爱的朋友比利·海因斯坦白了她与盖博热恋的细节，海因斯也把他在1925年与年轻的盖博的短暂相会告诉了她。他还搬出盖博很久以前与波琳·弗雷德里克的韵事来和她打趣。

“她老得可以做他母亲啦！”克劳馥呼吸急促地说。

“他妻子也是啊！”海因斯说罢一笑。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克拉克和波琳的事？”

“噢，上帝呀，琼，他每天晚上演完戏就去她的寓所，这是谁都知道的。”

“有人说我长得象波琳。”

“你在床上也那么令人兴奋吗？”

“我最棒了！”

“我听说过。”

“还有，但愿我到了她那把年纪的时候也象她那样漂亮，而且仍然能够把年轻的男人吸引到我床上来。”

“我也希望如此，”比利微笑着说。

7. 与琼·克劳馥之恋

尽管米高梅公司不准盖博独自约见报界人士，他却和赫斯特报系记者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逐渐建立了友谊，阿德拉同时兼任米高梅公司的电影脚本作家。影片《自由的灵魂》实际上就出自她的手笔。这位聪敏老练的女士于1930年与盖博相遇，当时他正在为拍摄《彩色的沙漠》练习骑马。圣约翰斯为盖博的谦卑所感动，并为他英俊的男子气概而倾倒。而他也认识到她是一个值得永远信赖的朋友和忠实的支持者。

约瑟芬·迪伦企图将盖博的天赋才能据为己功，这时圣约翰斯便发表文章否定迪伦的表白，并把克拉克的这位前妻说成是“一位老太太教师”。她们之间的长期不和一直持续下去，约瑟芬拒绝与圣约翰斯会面，而圣约翰斯则尽全力维护克拉克。如同其他每个熟识克拉克的女人所经历的那样，有关圣约翰斯与这位大明星关系的谣占不胫而走。盖博逝世15年以后，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圣约翰斯还被问到是否与克拉克相爱过。“爱戴和恋爱二者是有区别的，”她回答。那么有关她在30年代生下过他的孩子的谣言呢？圣约翰斯笑了。“哪个女人又能否认克拉克·盖博是她孩子的父亲呢？”

琼·克劳馥告诉我圣约翰斯在拍摄《自由的灵魂》期间为克拉克进

行过辅导。“如果没有她，”克劳馥坚持说，“他就成不了那样的演员。他对他衷心感激，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阿德拉的男人比我的还多呢。她过去经常为克拉克和我打掩护。她就是这类朋友。”

然而，盖博确实与圣约翰斯有过不正当的性关系，据传，圣约翰斯曾说克拉克的做爱对她不起什么刺激作用，除非她一直睁着眼睛：“向上看着克拉克·盖博的脸，看他与我做爱的样子才会使我兴奋冲动。”

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是一位受人尊敬、人缘极好而又有才华的记者。她说起米高梅公司、泰勒、透纳和克劳馥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个没完，是个很有吸引力的谈话对象。她在谈话中穿插着有关好莱坞的有趣传说，还流露出她对几个大明星如《碧血黄沙》中的范伦铁诺（鲁迪）、《缘定三生》中的罗伯·泰勒、以及《自由的灵魂》中的克拉克·盖博等人的由衷仰慕之情。

“他们都是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唯独盖博不然。他是那么一个大个子家伙，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给人的印象的确深刻。在银幕上的表演经常有倾向性。我觉得如果他试图去演完全不同于克拉克·盖博的任何其他人，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路易斯·B·梅那把他这种表演方式称为“具有个性”。克拉克在影片中的对白是按照他在银幕下的表达方式写成的。例如，他管谁都叫‘宝贝儿’，我们就把这写进了脚本里他的对话中。还有‘听着’和‘噢，是吗？’。克拉克需要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因为他老和梅耶发生冲突，而又不能依靠泰尔伯格。”

据可靠人士说，盖博与圣约翰斯之间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事，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是朋友和情人。象盖博的两位妻子一样，圣约翰斯也是相貌平常、身材娇小，至少比他年长10岁。

尽管在1931年盖博就知道自己即将成名，但他并没有喜形于色。据丽娅回忆，在家中克拉克经常沉默不语、神情忧郁、脾气暴躁、喜怒无常。除非有时他对于钱财表现出较为关心之外，她根本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他说，“如果我在银行有两万美元存款，心里就舒坦多了。”丽娅供养了盖博三年，也不打算节省花钱。可是她无意用自己的钱给盖博在银行建立户头。

盖博对于他自己拍片能持续多长时间心中没底。当领衔男主角挂头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观众变化无常，今天他们排队去看有某个明星演出的电影，明天可能根本没人来。“我整整工作了三个月没休息一天，”盖博有一次说，“如果这就是成功的话，那么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呢？”

答案是：在与琼·克劳馥合拍《魔障》期间，她扮演一个穷女工，而他演一位有影响的律师、政客，她爱上了他。在摄影棚里，即使摄影机已然停转，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柔情蜜意要比在影片中更加炽热，更加富于浪漫情调。该片拍摄了数周之后，有关盖博-克劳馥之恋的传闻在好莱坞广为流传。他俩在她的更衣室里一起吃午饭，在摄影棚里手拉着手，带着渴望的目光相互凝视，并以火热的激情表演片中的爱情场面，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克劳馥说她每天清晨驱车前往制片厂的时候，一路上都哭个不停，回家时也是以泪洗面。她为她的前程担忧，为她的婚姻担忧，也为她和

盖博的爱情担忧。“我不再喜欢晚会与小型聚会了。”她坦白他说，“有时候我真想驾车整夜急驰不停。”有时她沿着海边开车求得一时的解脱。偶尔她与盖博在海滨幽会。尽管盖博也有自己的忧愁，但仍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地聆听她的诉说。

丽娅注意到丈夫的突然变化。过去他拍片一部紧接一部，毫无间歇，这种紧张的步调使克拉克每天清晨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制片厂上班，而晚上一到家就赶紧研究剧本。然而在拍摄《魔障》的时候，他好象变了一个人。

克劳馥说她与盖博曾经议论过男婚女嫁问题。“我开玩笑地提出建议，但是克拉克相当认真。他觉得我们两人应该立刻着手办理各自的离婚手续。”

《魔障》公映之后，盖博与克劳馥在银幕上的风流韵事使观众十分着迷，纷纷嚷着要看到他俩更多的片子。路易斯·B·梅耶非常高兴地招待他们，但是对于一个已婚的前伐木工与一个嫁给了大明星范朋克的、过去举止轻浮的野女郎，二人在银幕下居然真的男欢女爱地谈起情来，梅耶不打算予以宽恕。

丽娅早已听惯有关丈夫的闲言碎语，但是这次与克劳馥相恋的传言却如此强烈，使她时刻不能忘怀。某些线索显示情况极为不妙。丽娅闭紧嘴巴一声不响，但却睁大眼睛静观事态发展，丽娅不愿直接与克拉克谈判。他不是矢口否认就是沉默不语。丽娅十分清楚，与丈夫当面对质反而对琼·克劳馥有利。更重要的是丽娅并不想把丈夫赶走。她知道好莱坞是无数婚外恋的滋生地，但经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拍电影有时就意味着与自己配戏的明星双双坠入爱河。好莱坞的格言是“不要和你影片中的女主角结婚，至少等到你再拍一部影片之后”。

丽娅决定带孩子回纽约一段时间，她聪明地要求米高梅公司为她作为出安排。这样一来，她就堂堂正正地以“克拉克·盖博夫人”的名义去旅行了。虽然在过去丽娅也受到照顾，这次作为一位电影明星的妻子所引起的注意却是前所未有的。在东去的列车上，丽娅给人们签名留念并随时接受采访。她告诉记者她在好莱坞的生活真是棒极了，这次要去纽约办事儿。要知道克拉克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电影，实在太忙了。她非常想念他，但她想看看百老汇上演的新戏。因为克拉克自从弃剧从影以来，一直对百老汇剧场动态深感兴趣。

一路上，丽娅的行为完全弥补了她与克拉克结婚后在法院那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她很合作，脸上带着微笑，显得很愉快，态度也和蔼可亲。在她抵达芝加哥时，全国上下都原原本本地知道克拉克·盖博夫人为何许人了。丈夫的显赫名声使她享尽风光，她在餐馆、百货公司、售票处和旅馆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可是把丈夫独自留给了琼·克劳馥，丽娅总感到放心不下，但谁也不可能从她那娴雅的举止中看出什么端倪来。

盖博把妻子此行看作是一个分手的好机会，他日夜与琼·克劳馥幽会。范朋克的社交生活也非常活跃。牵扯到这件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体面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L·B·梅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进行干预。他把盖博召到了他的办公室。

梅耶坐在他那摆在嵌入墙中的平台上的巨大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

盖博握手，盖博不得不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抬起头来看着他的老板。

“你在《魔障》中演得不错，”梅耶说，“你觉得怎么样？”

盖博耸了耸肩。

“那是一个严肃认真的角色……那是我曾经提到过的……”

“你是不是想说对我不合适呢？”

“根本不是，我感到又高兴又吃惊。”

“就这些吗？”

梅耶示意克拉克坐着别动。“我还没说完呢。”沉默了片刻以后，这位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小个子男人宣布了他对盖博在银幕外表现的担忧。“罗埃拉：帕逊已准备在她的专栏里公布这一新闻。她要抢先发表独家新闻。但我们不能坐视而让文章发表出来，对不对？”

“如果你是指我的离婚……好吧，总有一天会公开的。”

“是吗？”梅耶用刺耳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不是呢？”盖博恼怒地说。

“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第一任妻子要把她的事情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努力把事情平息下去的吗？我怎么亲自出马才让她闭上嘴巴的吗？”

“我为这件事付了钱的。”

“如果你觉得一个月 200 美元就能解决问题的话，我的朋友，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杀了人还没偿命呢。约瑟芬要是个精明的女人，就会找个律师，让你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现在她早就住到体面的富人区去了。幸运的是，我还能劝说这位女士。不过我觉得现任的盖博夫人可没有那么无知和愚蠢。”

“那是我个人的事。”

“只要你为米高梅工作，也就是我的事。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不愿意和一个我不爱的女人在一起生活。”

“为什么不呢？”梅耶问道。

“原因显而易见，不是吗？”

“不妨说出来，让我明白明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爱上一个人。”

“那位幸运的女士是谁？”

“琼·克劳馥。”

“她可算不上什么淑女！”

盖博紧握双拳，怒目而视。

“我比你更了解她，克拉克，她的拿手好戏只有一件事儿。其他那些跟你睡过觉的女人怎么样？”

“琼妮和我相爱了，我们打算结婚。”

“我现在向你们祝贺，因为《魔障》一拍完，我就将你和琼妮解雇。”

克拉克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莱坞的任何其它影片公司都不会接受你们二人去工作。我能造就演员，也能毁掉他们。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别让我拿你当试验品。”

“我不懂你……”

“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了解你父亲吗？”

“不了解，现在还不了解。”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孩子，现在米高梅公司就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不遵守规矩，就滚蛋。”

“有人相爱怎么办？”

“在影城里不存在这样的人，”梅耶宣布，“别浪费时间讨论有什么例外，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中的一个。你喜欢女人，可哪个女人也不能让你在一张床上呆很久，包括琼。你现在的妻子在好莱坞比任何人都更胜一筹。她很善解人意，好好考虑一下吧。”

“不用考虑，”盖博大声说，“我的婚姻已经吹了。”

“你应该接通那该死的电话，请求你那亲爱的妻子回来。你挺想她的。”

“她不会买账的。”

“她想听的就是这个，”梅耶说，“她的心会从那边收回来。”

“然后怎么办？”盖博问。

“你带她在公开场合露面，然后摆好姿势拍照，脸上带着可爱的微笑。”

“然后呢？”盖博又重复问道。

“这样每个人都会相信你和琼的绯闻其实不值一提，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你无需跟琼说什么，让我来说。她和我有共同语盖博跟在纽约的丽娅通了电话；她立刻打点行装回家。没等他见琼一面，梅耶已经把琼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表扬了她在《魔障》中的出色表演。她轻声说，“L·B·，太甜蜜了！克拉克和我配合得很好。”

“请说得恰当些。”

“接下来该是什么啦？”

“这就取决于你了。”梅耶微笑着。

“你要给我剧本让我接戏吗？”她急切地问道。

“我有剧本，但是不需要你同意。是《大饭店》。”

“真他妈的太好了！和嘉宝与巴里摩尔一起演吗？”

“如果你不再与盖博鬼混的话。”

“噢，那……”

“你怎么能坐在那里如此地无动于衷呢……好象他带怀出去吃冰激淋苏打水似的。”

“L·B·，冷静点！克拉克和我真心相爱，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爱情并不是阴暗和肮脏的勾当。它是非常真实而美丽的——”

“你在和我讲话，琼。你想要一份和他睡过觉的姑娘的名单吗？”

“如果他娶了我，就不会再有这种事，”她说。

梅耶用一个手指指着她。“你要么放弃他，要么你就被解雇，琼，放弃他吧，要不然电影界都会排斥你，你的那位男士也在所难免。”

琼·克劳馥痛苦地啜泣着。梅耶看到时机已到，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坐到她的身旁。“你是米高梅塑造出来的第一部杰作，”他柔声说，“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神圣的尝试。你是一个梦中的情人，一名女演员，一位夫人。”

“我心里乱极了，”她抽泣着说，“简直心乱如麻。”

“接受我的忠告吧，”梅耶说着用自己的手绢轻拭着她的面颊。“我警告过你要注意范朋克一家，我要把你从那个家伙手中拯救出来。妈的，琼，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我宁可自己毁掉你，也不愿意看到你被丑闻击垮。”

克劳馥呜咽地哭泣。梅耶把《大饭店》的剧本递给她。“读一下这个，你会觉得好过些，”他说。克劳馥读了几页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尖声叫道，“我的角色是个他妈的婊子！”

梅耶假装吃惊的样子。“我倒倾向于认为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速记员。”

“谁去勒索那些生病的老头呢？”

“你为什么不去和你的‘女朋友’比利·海因斯商量一下？”

琼抓起剧本和手提包，眼睛瞪着梅耶，“你打过败仗吗？”

“感谢上帝，还从来没有过。要是我失败了，谁也别想赢了。”

琼和克拉克都受到了震动，但没有被击垮。梅耶非常非常认真，没有造成半点差错。丽娅和道格已经起了疑心，好莱坞的专栏作家削尖了铅笔严阵以待，但是这对情人还能找到私下里幽会的途径。

克劳馥后来说，“梅耶永远也不会相信，克拉克和我互相鼓劲，继续往来，对于失败和过错我俩不过一笑置之罢了。随后的几个月，我们的日子相当艰难。非常不愉快。事事不顺心。”

拍完《大饭店》之后，梅耶把克劳馥送到圣卡塔利娜岛去为联艺公司拍摄影片《雨》。克劳馥不喜欢自己扮演的名叫沙迪·汤普逊的角色，过后她曾说过希望该片报废。《雨》片未受观众欢迎，克劳馥回到好莱坞深居简出躲了起来。与此同时，道格为了一些娱乐活动急匆匆地赶往墨西哥。

盖博1934年拍摄的最后影片是《俯冲轰炸机》，他丝毫也不喜欢这部片子，该片讲述两个海军飞行员的故事（盖博和华莱士·比雷饰），不是一部吸引女人的影片，比雷挂头牌，得到评论家的称赞和嘉许，而盖博却无人理睬。

克拉克神经紧张，情绪低落，觉得前途暗淡无光。他每天喝杜松子酒，与敏娜·沃利斯长谈，从中寻求慰藉。“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告诉她。“我太累了，演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这跟在农场干活没什么区别——天刚亮就起来，天黑回家，但是获利的是米高梅公司，而不是我。”

丽娅回到了加州，正好及时看到她丈夫经历的这场危机。克拉克瘦了几乎20磅。他紧张不安，精神沮丧，濒于崩溃边缘。

“你认为怎么办好，我就怎么去做。”丽娅说，但是没容盖博仔细考虑，米高梅公司就安排他和玛丽安·戴维斯合拍影片《马戏团的鸚鵡》。梅耶亲自与盖博谈了这次分派的任务。“咱们拍这个片子是为了给我亲爱的朋友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帮个忙。”

“谁愿意给他的情人帮忙，”克拉克沉着脸说。

“这方面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盖博含糊他说，翻看着剧本，“我不想演一个该死的神父。”

“赫斯特会给你奖金的，他是个慷慨大方的人。”

“我不演这个角色。”

“那个该死的教长怎么样？”梅耶发火了。

克拉克做了一个鬼脸。“这个故事糟糕透了……漂亮的空中女飞人爱上了一个牧师，牧师因与马戏团演员结婚而被解职，马戏团演员去向主教求情，主教又向教长求助使其复职，真是讨厌透顶。”

梅耶将盖博的看法告诉了赫斯特，赫斯特便与作者商量。他们尽量想使克拉克满意。克拉克此时已离开了拍摄现场躲到棕榈泉去了。敏娜·沃利斯从中斡旋。她告诉梅那使盖博感到着急的不仅仅是影片，“他还想要更多的钱。”

梅耶大发雷霆，“你告诉他明天早晨到摄影棚来，不然就暂时停职，也不发薪水，别想再在这里或好莱坞任何一家制片厂里干了！”

沃利斯给盖博挂了电话。“L·B·可是说话算数，”她说，“你最好回家来吧，”

回答是“我就是不回来。”

要是没有玛丽安·戴维斯出面调解，盖博肯定会被暂时停职。玛丽安以她那远近闻名的结结巴巴的声音向赫斯特喊道，“我觉得十十分痛痛痛痛心。请你管管管一管这件事。”

赫斯特说服梅耶给盖博提薪，1932年1月22日盖博与米高梅公司签定了一张为期2年周薪2000美元的合同。这主要应归功于玛丽安·戴维斯，她感到“非非非常高高高兴让克拉克（克拉克的爱称）又回来了。”正如所料，《马戏团的鸚鵡》放映之后糟糕透顶。梅耶本人却非常满意，因为他需要有权势的赫斯特报系的鼎力支持。

戴维斯已35岁，由于她与赫斯特的特殊关系，人们认为她这个禁区一般男主角都不敢问津。但这位爱逗趣的前齐格飞金发女郎偶尔也适当地顽皮一下。她住在圣莫尼卡，而赫斯特更愿意住在位于洛杉矶北面几百公里、建在柯斯塔·恩坎塔达，人称“迷人之山”山顶上的巨大的圣西米昂城堡中。

赫斯特的资产在鼎盛时期高达3亿美元左右。他比戴维斯年长34岁；他们之间那美好的恋情持续了30多年。他崇拜她，她也真心实意地爱着他，但是戴维斯发觉同盖博这样的男人调情是难以抗拒的。当时极少传播有关她的闲话，除了1924年她在赫斯特那艘长达280英尺的游艇《奥内达》号上露面的那一次。那是一次不祥的周末游弋。参加出游的还有制片人兼导演托马斯·因斯，那个周末因斯在船上突然丧命，原因不明。（因斯的尸体在解剖之前就被匆忙火化）。赫斯特控制的报纸把因斯的猝死说成是“急性消化不良症”所致，但至少有一名目击者宣称，因斯是头部中弹而死于非命的。是不是赫斯特发现了玛丽安·戴维斯和因斯苟且私通而施加的报复，还是无辜的因斯被误认为是查理·卓别林？因为赫斯特一直怀疑卓别林与他的情妇有染。

另一位客人罗埃拉·帕逊设法离开了游艇，没有受到报界的注意。事后她绝口否认自己曾登上过那艘船。事故发生后不久，赫斯特的报纸与她签订了一项终身合同。

因斯的妻子声称丈夫去世的时候她一直守在他床边，如果这样，那么赫斯特为什么又为她建立了一笔为数可观的信托基金呢？

很多好莱坞的内部人士都持这样一种看法，赫斯特枪杀了托马斯·因

斯，或许这一枪足以吓退那些妄想染指戴维斯的其他男演员；而克拉克·盖博可不是这样的男演员。在拍摄《马戏团的鸚鵡》工作之余，他经常接受戴维斯的邀请去她的海滨住所共进晚餐，两个人挽着手臂沿着滨海大道漫步，走到威尼斯游乐园去乘坐滑行铁道车尽情游览。

戴维斯饮酒过度，她发现盖博是个忠实的志趣相投的好伙伴，而盖博能与一位真诚友好而又姿色可人的女士共同欢饮，也从中得到慰藉。她到底何时授与了他在棕榈树大街的一份宝贵的财产，并无记载。在戴维斯或赫斯特受到牵连的时候，金钱往往能够买到沉默。他们的名字从未上过报纸，如果有谁敢冒犯玛丽安。戴维斯，对她说三道四，就是蔑视一位比美国总统更有权力的男人。

盖博与戴维斯共进的舒适晚餐肯定充满了浪漫气氛。他十分欣赏她那绝妙的幽默感和无忧无虑的心情。在好莱坞，象戴维斯这样的女人绝无仅有，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总爱出自己的洋相。盖博从不让她忘记有一次她告诉放映室里所有的人说他长得象拳击手杰克·丹普希，“当时你和泰尔伯格坐在一起，”盖博回忆说，“你说我不能演上流社会的男人，记得吗？”

“记得。”戴维斯脸上泛起了红晕。“欧文说你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最引起轰动的人物。”

“我听见他说了。”盖博笑着说，“但他从来没有当面对我说过这话，不然我又要向他要求加薪了。”

“你认为一个男演员应该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记者问克拉克·盖博。

“就是和我结婚的这种女人——我的妻子。我是一个明星，丽姬是我的妻子。我不能也不会与一个女演员结婚，在我家里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专业人员就足够了，我也不想娶那比我年龄小很多的年轻而逗人爱的小妞。年轻的姑娘什么也不懂。她会嫉妒、疑心、怨天尤人。”

这是《当代银幕》杂志一篇采访文章的部分内容，由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执笔撰写。盖博和丽姬在一家高级夜总会里一起被拍了照。他穿着夜礼服，翻领上别着一支桅子花。丽姬身着一件胸口开得很低的缎子长袍，胸口开岔处系着一束花，一条白色裘皮披在肩上。她一只手放在大腿上，俨然一位信心十足的夫人。

那篇文章接着说，盖博认为他妻子是一个聪颖、明智，能够权衡利弊的女人。她不相信有关自己丈夫“越轨与某女明星有什么桃色事件”的谣言。但是就在刊登这篇文章同一页的左上角发表了一幅盖博与琼·克劳馥拥抱的照片，把这一点给否定了。在照片下印着这样的几句话：“盖博夫人从来没有造访过摄影棚去查看一下克拉克的拥抱有多紧，就象与琼·克劳馥拥抱得这样。盖博夫人安居幕后，还以为自己在丈夫私生活中占据首位，一切安然无恙呢。”

在好莱坞，力图证实自己婚后生活多么幸福美满的丈夫并非只有盖博一人。另一篇文章标题为《婚后爱情生活的四条原则》，被认为是小道格拉斯·范朋克所写，在30年代曾经轰动一时。

“我认为已婚的人们不应该总是念念不忘自己已经结婚这一事实，”范朋克这样写道。“他们应该姘居，打个比喻说……我的意思是说在结婚之后还应该保持婚前已有的关系——同时继续向你的妻子献殷

勤。为什么总认为妻子是理所当然地该怎么样呢？”

幸福婚姻的四条原则是什么呢？

“对你自己要老老实实的。保持友谊关系。永远不要伤害你所爱的人。不要把任何事情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馥和盖博仍然设法幽会，但现在已经避而不谈离婚的事了。她后来说，他们二人在婚姻与事业上不能称心如意以致感情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两个人都被好莱坞这张网罩住了，克劳馥把好莱坞社会形容为“毫无温暖可言”。她伏在盖博的肩头泪如雨下，他偎着她给她以安慰。也许他们能找到——如果，那就是说小用闹得满城风雨就可以长久厮守的办法。

然而并没有什么办法。

“琼，亲爱的，为什么你一直让我痛心？”梅耶问道，眼睛里闪着泪花。

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克拉克和我现在仅仅是朋友。”

“那就交新朋友吧。”

克劳馥明白梅耶的眼泪是假的；她也哭了起来。“拍完《雨》以来，我同过去简直是两个人了。”

“你需要去度一个美好的长时间的假期。”

“好的……”

“和道格拉斯去度第二次蜜月。”

“谁？”“你丈夫。”

“去哪儿？”

“纽约和欧洲。这是米高梅公司的奖励。已经订好了明天去东部的火车座位，快回家去收拾行李吧。”

“我要先去和克拉克告别。”

“他正在和珍·哈露一起讨论剧本。”

“哈露？”

“发生这一切我也很难过，”梅耶说着抹去一滴眼泪。“本来约翰·吉尔伯特要与哈露合演《红尘》，但是他太好酒贪杯了，因此我让盖博顶替他。”

“你这个婊子养的！”

“哈露还是个新娘子呢，琼。刚刚和欧文的朋友保罗·伯恩结的婚。”

“可是他那样的一个男人怎么能阻止那个骚货当众抚弄自己的乳房呢！”

“等着看我为你和道格拉斯是怎样安排的吧。”梅耶满面笑容他说。

“你的影迷会使你感到自己身价百倍。让我来处理这一切。还没等他们跪在你的脚下，你和道格已经在世界上最好的旅馆套房里呷着上等香槟，品尝鱼子酱了。”

范朋克夫妇的第二次蜜月，实际上是一系列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有如此众多的影迷，却极少有时间单独相处。梅耶可能安排克拉克·盖博与珍·哈露陷入情网，但他力图挽救琼·克劳馥婚姻的计划却枉费了心机。

8. 超级明星

珍·哈露在米高梅公司以被人爱称为“宝贝儿”而闻名。她于1911年生于堪萨斯城，就读于私立学校，她16岁那年与芝加哥一个富家子弟私订终身，但他们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哈露和身为基督教科学派教徒的母亲和继父马里诺·拜罗一起移居到洛杉矶，在制片厂找到了一份临时演员的工作。

1930年，霍华德·休斯拍摄了一部投资300万美元的影片《地狱里的天使》，冒险启用了哈露。她扮演一个英国姑娘，在片中大卖风情，令人吃惊地勾引了皇家飞行部队的全体人员。这部影片获得了成功，休斯与哈露签订了周薪为250美元的合同。之后，哈露数次被借到其它影片公司拍片。过了两年，米高梅公司以6万美元将她从休斯手中买了过来。

哈露讨厌穿内衣内裤，但还受得了紧身短裤。“我从来不戴胸罩，”她告诉报界记者们说。她总爱用冰块磨擦她的胸部和乳头，以使其突出。通常她只在面对摄影机镜头之前才这样做，为了让附近所有的男士看了都觉得好看。珍·哈露在走路，谈话和穿着打扮各方面都是一个充满性感的漂亮女子，但在公开场合很少看到她与男人在一起。“男人们所关心的，”她说，“就是把手伸到我的裙子底下。”

1932年哈露的事业正处于巅峰时期。她所选择的丈夫使米高梅公司大为吃惊，但她拿定主意要嫁给年长她20岁的米高梅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保罗·伯恩。此人身材矮小，头顶已秃，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是全厂闻名的忏悔神父，他是个文雅的男人，作为欧文·泰尔伯格的助手，大家都认为他前途似锦。

他邀请珍吃午饭，开始向她求爱，但没有动她一根毫毛。然后请吃晚餐，在他那辆高级轿车的后座上也没有什么动手动脚的过分举动。他请她去看歌剧，哈露对此印象颇佳，直到伯恩邀请她去他的寓所时，哈露才犯起嘀咕来。她做了最坏的打算，而他却只是弹奏古典音乐，谈论读过的好书，也没有坚持与她道晚安告别。“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不仅对我的身体感兴趣的男人，”她在接受了伯恩求婚之后说。伯恩迫切需要这位性感女神。他的神智已濒临危险关头。在新婚之夜才发现新郎原来性无能，他的生殖器只有小男孩的那样大小，居然还盼望能产生奇迹。如果珍·哈露都不能使他兴奋起来的话，谁还能行呢？

欧文·舒曼在他1964年出版的名为《哈露》的传记中写道，伯恩在婚姻生活中不能克尽为夫之道，他经常酗酒，还用一根手杖打哈露的后背。为避免家丑外扬，他们决定继续维持现状，在米高梅公司认为适当的时机再办理离婚。

是伯恩本人推荐盖博出演《红尘》一片，但很快他就后悔莫及了。哈露在拍一个在水桶中洗澡的镜头时拒绝穿游泳衣，伯恩知道后一怒之下离开了制片厂。伯恩素知盖博一向以和女人胡搞而闻名，现在珍居然在这个声名狼藉的浪子面前赤身露体卖弄风情，他怎能不恼。

如果说琼·克劳馥与克拉克·盖博在银幕上柔情似水，那么盖博和哈露在银幕外的感情则更为火爆。他们不断地接吻、拥抱，咯咯地笑个不停，在角落里还经常情话绵绵。导演维克多·弗莱明说他们象两个孩

子在玩医生看病的游戏，按摩和检查对方的身体。盖博看到珍就象一个小姑娘那样非常珍惜自己的身体，又乐于与别人分享它的美丽。她喜欢挑逗她可以信赖的男人，毫无疑问，她相信克拉克会谨慎小心。盖博知道与哈露相好可能要比和克劳馥相恋危险得多。

哈露和盖博有没有恣意寻欢？很有可能。《红尘》拍摄场地的全体人员都一致欢迎这一艳遇的发生。和他们配戏的另一位女演员玛丽·埃斯特回忆说，“他们好象一直撕扭在一起。不是他紧抱着她，就是珍紧紧地吊在克拉克身上。他们又拖又拉，嬉笑打闹……总是互相抚摸对方。”

哈露的一位密友说，这位女演员对性爱并没有特殊的兴趣：

“她16岁就结了婚，她说新婚之夜简直‘脏乱不堪’。珍实际上是个处女，因为她不到处招蜂引蝶。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要养活她的母亲和继父。有谣言说她曾受到过继父的性骚扰。珍崇拜盖博，而且也需要他。他是一个魔鬼，对她没有什么恶意的魔鬼……没有恶意在某种程度上是说他从不伤害珍。我认为他们俩人分享这种亲昵关系倒是一种医治创伤的办法。”

1932年劳动节那个周末，保罗·伯恩据说用一支0.38口径的手枪击中了自已的头部便呜呼哀哉了。他家的花匠发现了他的尸体，便打电话告诉了米高梅公司。珍·哈露在伯恩死去的那个晚上曾和他吵了一架后去母亲家过的夜。

有很多有关伯恩之死的文章，但大多数都是讹传。L·B·梅耶尽力保护珍·哈露，他对这种混乱状态应负部分责任。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关键性的证据。伯恩那份简短的所谓自杀留言可能不是在他死去的那个晚上写的。在留言中伯恩为他所犯下的“可怕的错误”表示歉意，还提到死前一天晚上的事说“那不过是一场喜剧”。留言没有标明日期，实际上是梅耶在一份日记中发现的，他用它作为伯恩写给哈露的诀别辞。

伯恩的弟弟就伯恩的性无能问题与梅耶发生了冲突，他宣布保罗·伯恩有过一位同居的妻子多萝西·米利特，她可以证明保罗在性方面并无缺欠。但在保罗·伯恩自杀身亡几天之后，米利特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萨克来门托河的河面上。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保罗写给她的信。

在一片混乱之中，警方通知梅耶他们将指控珍·哈露犯有谋杀罪。绝望之余，梅耶命令伯恩的医生出示警方有关伯恩生殖性能发育不健全的材料。由于这一“证据”，还有验尸官在报告中证明子弹射伤处和火药痕迹清楚表明纯属自杀，珍·哈露才免遭逮捕。伯恩的重婚丑闻风传好莱坞，但梅耶却为哈露作为一名无辜受害者再次复出而感到莫大的欣慰。显然是伯恩向妻子寻衅闹事，将她赶出家门，因为他知道多萝西·米利特很快就要来摊牌。

最近又有一说，精神错乱的米利特向伯恩开了枪。邻居们记得那天晚上有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坐着高级轿车来到伯恩的住宅，还看到她和伯恩一起坐在游泳池旁。在她离去的时候，轿车以最快的速度尖声驶进黑夜之中。

伯恩死去的那天，盖博和马里诺·拜罗一起外出钓鱼，直到晚上才获悉这一噩耗。在举行的葬礼仪式上盖博才见到哈露。那场葬礼简直如

同一场恶梦。为了要悼念者们表示对死者最后的敬意，打开的棺木被放到了一种可以旋转和翘起的电动装置上，伯恩的尸体好象坐了起来似地最后看一看他的朋友们，这一情景使到场的人感到毛骨悚然。

那天夜里盖博酒杯不离手，喝得酩酊大醉。

哈露返回了《红尘》拍摄现场，并得到了盖博的抚慰。他使她重新绽开了笑容，帮助她度过每一天。多萝西·米利特自杀身亡的消息传来，他陪伴在她身边。

盖博的倾心关怀使哈露得以完成了《红尘》的拍摄，该片讲述一个妓女（哈露饰）和盖博一起流落在印度支那的一个橡胶农场的故事。一位工程师（金·雷蒙德饰）和他的妻子（玛丽·埃斯特饰）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恋情。盖博又与埃斯特狂热地相恋，最终改邪归正，哈露和他一起留在丛林中。（如果这个情节听起来耳熟，可见1953年重拍的也是盖博主演的名为《莫干勃》的影片）。

《红尘》是1932年好莱坞赚钱最多的几部影片之一。观众非常喜欢看一丝不挂的哈露在一个装雨水的木桶中洗澡并对盖博说，“给我擦擦后背。”当《时代》杂志批评该片厚颜无耻地伤风败俗的时候，在票房前排起的队伍变得更长了。《红尘》被说成是大胆暴露两性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红尘》轻易获胜，米高梅公司成为1932年好莱坞唯一的一家没有赔钱的制片厂。实际上，他们那年的利润是800万美元。）

与此同时，盖博不再继续承担每月支付给约瑟芬的费用，因为她违反了协议，接受了采访。约瑟芬为了报复，谁愿意听她讲她就讲起来。她谨慎地遣词用句，可是意在言中。她坚持认为没有她的指导盖博不会成为一个大明星。有一段时间，约瑟芬在新闻报导中所占的篇幅要多于她的前任丈夫。约瑟芬在一家影迷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致盖博的“公开信”，信中评论了他的表演技巧，对如何改进他的声音提出了忠告，同时还建议他“在银幕上不要曲意迎合那些姑娘们。”

米高梅公司不允许盖博直接回击，但他们认为如果他简短地会见新闻界可能会有助于此事的解决。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告诉大家不得提出有关个人天性问题的时候，记者们都感到大夫所望。

是什么造就了一个明星呢？他们想知道。

“不是长相，”盖博开始说，“也不是经验。更不是能力，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有些明星根本不会表演，简直一钱不值。是公众造就了明星，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这方面你他妈的什么都解释不清。”

“当你来到好莱坞时，你就发现自己处于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之中。如果一切顺利，就会成为一个大明星。如果你是个赌徒，那就搬到好莱坞去吧！你不是想成为一个电影明星吗？可能你喜欢这儿，也可能你不喜欢这儿。你可能一点也不愉快。”

是什么使他从那些失败者当中脱颖而出呢？

“如果我他妈的知道就好了，”他耸耸肩说。

他为什么回避新闻界呢？

“我工作才能挣钱，不是光想想就行了。”

他有多么喜欢他的新居呢？

“比我以前住过的地方不知要强多少倍。”他回答说。

这是盖博很长很长时间以来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梅耶要求他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与记者交谈。盖博厉声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由于最近提高了薪金，并且不再被迫支付约瑟芬的开销，盖博感到为确保安全他可以最后把那两万美元积攒下来。可是丽娅仍然热衷于宴请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用钱挥霍无度。丽娅觉察到是米高梅公司而不是克拉克要她回家——好莱坞的每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她力图证实她的婚姻真实可靠。她想要重新装饰住宅，买一套新的时髦的衣柜，雇用仆人，并计划举办豪华的晚宴。首先，克拉克·盖博夫人要象一个明星的妻子那样生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琼·克劳馥已经从欧洲返回，并拿定主意与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离婚。她自行决定，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交往来，其中包括在丈夫陪同下与盖博夫妇共进晚餐。出人意料的是琼和丽娅相处很好，而且经常一起进餐，琼在公开场合介绍丽娅一定称她为“克拉克·盖博夫人。”

此时此刻，盖博到处沾花惹草，相与女人之多连他自己部数不清。然而他远远躲开那些快嘴的姑娘。一个极其性感的女演员主动提出要与他过夜遭到盖博的拒绝。有人问他什么理由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她多嘴多舌。我知道我在床上不是最棒的，‘她会胡说一通闹得满城风雨。’”

盖博的下一部片子《奇怪的插曲》是根据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改编而成。璩玛·希拉扮演一个嫁给了一个阳痿丈夫的女人，后来她与家庭医生（盖博饰）相爱而怀孕，还让丈夫认为孩子是他的。尽管璩玛·希拉希望与盖博一起逃走，她的丈夫突然发病，这对受阻的情人只好留下来照料病人。

《奇怪的插曲》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好评。盖博觉得他的角色过于严肃，在整个影片中都没有露出一丝微笑，他向L·B·梅耶谈了他的感受。梅耶说，“妈的，在这部影片中你让璩玛怀了孕，而不是把她打倒在椅子上。人们一定会喜欢的！”

为了演出《奇怪的插曲》，盖博第一次留起了小胡子，这撮胡子后来成为他那男子汉形象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盖博在1932年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她没有自己的男人》。为了拍摄此片，米高梅公司把他借给了派拉蒙影片公司。盖博象米高梅公司大多数演员一样，不愿意象一件商品似的被借给另一家制片公司，但玛丽安·戴维斯正在拍影片《奔向好莱坞》想要平·克劳斯贝配戏，而平·克劳斯贝当时正在履行与派拉蒙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作为交换，派拉蒙就要了盖博，在这部盖博拍的影片《她没有自己的男人》中的女主角是卡萝尔·伦巴德，当时她已嫁给了演员威廉·鲍威尔。

《她没有自己的男人》是一部轻松影片，讲述一位小有名气的赌徒（盖博饰）因打赌与一个小镇姑娘（伦巴德饰）结了婚。她发现了真情，就离他而去。在他改过自新后，她又接受了他。这部影片之所以赚钱，是因为在那凄凉的大萧条的日子里，人们格外喜欢看这种轻喜剧。

至于盖博和伦巴德，他们在一起工作得很好，盖博喜欢这位和他配戏的女演员经常恶作剧捉弄人。伦巴德精力旺盛，雄心勃勃，很难搞到手，而盖博当时也没有追求她。她送给他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火腿作为离别的纪念礼物，当伦巴德展示礼物的时候，盖博对摄影师咧开嘴开朗地笑了。事后伦巴德对她在派拉蒙公司的好友们说，“我是唯一没有受到

他诱惑的女主角。”

路易斯·B·梅耶向他的“大家庭”祝贺完节日快乐后即刻离去，这时候米高梅公司的圣诞晚会达到了高潮。作家安妮塔·鲁斯称之为“饮酒狂欢”，又说“这种狂欢增强了士气，打破了等级差别，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中精神愉快。”

乐师、电工、明星、秘书和行政人员喝着走私的酒，相互拥抱、跳舞，并在放映室观看专门给男人看的影片。这次圣诞欢宴的烟酒使大家头脑模糊、视力朦胧，到处都听见“发生什么事了？”和“我在什么地方？”的问话。有些人想要忘掉一切，而其他的人根本什么都记不得了。（多少年来不让盖博参加这种一年一度的庆典，怕的是制片厂的女职员工人们可能会把他撕成碎片。）

1932年的圣诞晚会上，欧文·泰尔伯格比以往更为开心，结果导致了心脏病发作，几乎送了命。米高梅公司的签约者们很快醒悟过来，担心没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的泰尔伯格来息事宁人，将来在梅耶手下的日子一定不好过。象盖博这样的大明星是泰尔伯格发现并推荐的，处在梅耶权力统治下日子将尤其艰难。

瑙玛·希拉对所有到丈夫病房来探视的人都挡了驾。她站在门前，两臂伸开，瞪眼看着被激怒了的L·B·梅耶。梅耶离开医院，暗下决心要换掉泰尔伯格，如果他胆敢重返米高梅公司的话。

梅耶的女婿大卫·O·塞尔泽尼克20年代曾在米高梅公司工作过，当时梅耶发誓永远不让他回制片厂，但在泰尔伯格恢复健康期间，塞尔泽尼克被召回负责一个独立的制片单位。盖博没有处理好与塞尔泽尼克的关系，反过来塞尔泽尼克也不能理解象盖博这样的人物。这个情况在盖博被选派与海伦·海斯演对手戏拍《白衣姐妹》的时候便暴露无遗了。这是一对被战争分离的情人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影片中海斯误信盖博已死的消息，便去修道院宣誓为修女。不久盖博归来企图把她劫持出修道院，但很快发现为时已晚，当他在修道院向她告别的时候，身中一弹在她的怀抱中死去。

《白衣姐妹》得到评论家们的好评，却没有赢得观众的喜爱。克拉克向丽娅叫屈说与圣洁的女人在一起他拍不出好片子来。

“L·B·也陷入了困境之中，亲爱的，”丽娅提出她的见解。

“还是我被逼得退人困境的呢，”克拉克反驳道。

“大卫·O·塞尔泽尼克似乎人还不错。顺便问一下，‘O’表示什么？”

“什么也不表示，亲爱的。他把它放在中间好使他的名字押韵，就象梅耶用他妈的‘B’一样，根据我的理解，‘B’是‘杂种’的头一个字母。”

“嘘。小声点，亲爱的。”

“咱们搬进这所房子就为了躲开我的影迷。而现在我还不能说话，又怕保镖和佣人听见了。”

“今年将是好极了的一年，”丽娅突然大声说道，“胡佛总统说禁酒令将被解除，还有……”

“还有什么？”

“你父亲将来这儿和我们住在一起！”

如果说威尔·盖博出现在布兰特伍德这所漂亮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子的那一天，克拉克酒喝得太多的话，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还要喝得更多。米高梅公司宣传部门宣称盖博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他的父亲，这话无疑是不真实的。是身体不佳又一文不名的威尔首先与他们进行联系的，丽娅利用了这一点。她的本意可能是好的，而且她也需要一个盟友。还有什么样的盟友能比公爹更好呢？

丽娅负责照料威尔，从而弥补了克拉克的漫不经心。为了使他过得舒适，丽娅把房子的一部分进行了整修，帮他挑选了一些好衣服，确保他做了一次全面彻底的身体检查。克拉克别无选择只有给父亲提供一个附有各种便利条件的家：厨师，女仆，男管家，闪光发亮的轿车，以及他作为一个明星弃而不用的高贵衣服。

在工作方面，L·B·梅耶决定让盖博主演《抓住你的男人》，这是和珍·哈露合作的另一部影片。盖博扮演一个有罪的艺术家的角色，而哈露演一个荡妇。他意外地杀死了她的男友，却让她代为受过。但当盖博发现哈露正怀着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试图与她结婚，后来被捕入狱。结尾的时候，母亲和儿子在监狱的大门口等待盖博出狱。

《伦敦电影周刊》写道，“哈露和盖博的工作就是演自己，他们演得不错……我们在银幕上逐渐了解到他们这一对粗野得可爱，铁石心肠，而且鲁莽无比……”

哈露和盖博一度曾经那么逍遥自在，如今在《抓住你的男人》的拍摄现场上再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不再有咯咯地说笑和亲热的搂抱，两个人都对好莱坞怨声载道：哈露不断诉苦，说她的母亲和继父花起钱来如流水，比她挣钱的速度还快。盖博借酒浇愁。“我想脱离这个行当了，”他说。

“我也想，”哈露叹口气。

“你知道咱们简直连攒一块钱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

“攒钱？”她笑了起来。“我还欠着债呢！”

“别让他们抓住你，宝贝儿。”

“看谁在说话呢。”

“一个容易受骗的人，”他说，看着珍掐她自己的乳头。“一个大傻瓜。”

琼·克劳馥非常不喜欢哈露。她们不应邀参加同一个晚会，也没有共同的朋友。克劳馥认为无论在盖博还是米高梅公司方面，哈露都是她的一大威胁。“那个失魂落魄的荡妇，长着变白了的金色头发和母牛般松垮的乳房，他上了她的床，”克劳馥说，“她是一个没人理的骚货。”近来报纸上对哈露的赞扬超过了对克劳馥的评价，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她们两人中一个是喜剧演员，另一个是戏剧演员倒无关紧要；可是如果只有一个米高梅公司，就只能有一个米高梅影后，则另当别论了。（嘉宝不与她们竞争，她独树一帜。）

盖博对克劳馥所讲的一切有关珍·哈露的看法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听她的调遣。克劳馥忙于给丽娅购买女主人的礼物之时，盖博也正沉溺在与珍·哈露纵情狂欢之中。

众所周知，盖博在他的化妆间里存放着走私的杜松子酒。他依靠大量饮这种酒拍完影片《夜间飞行》。这是大卫·O·塞尔泽尼克策划，由

利奥内尔和约翰·巴里摩尔、海伦·海斯、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一部影片，梅娜·罗在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评论家们抱怨说该片明星虽然苔革一堂，可是大多无所事事：在片中盖博始终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直到机毁人亡，而他的妻子海伦·海斯还坐在家中等他归来。

《夜间飞行》是一部毫无特色的影片，明星效应也不能挽救它的命运。盖博从此不再信任塞尔泽尼克的判断力了。“如此浪费资金、时间和才能，”他抱怨说。

盖博读了他的下一个剧本《舞娘》之后感到很不称心：他的角色微不足道，而且极不重要。塞尔泽尼克和梅耶两个脑袋并在一起怎么能打出这样一发哑弹呢？虽然与琼·克劳馥共同主演算是一个有利因素，但盖博认为弗兰克特·托恩的角色远比自己的角色高出一筹。他还抱怨把他排在克劳馥之后名列第二。“那怎么样？”她说。“我还得和一个名叫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小家伙跳舞，他刚开始拍电影。我还得帮助他，更不用提那个新歌手纳尔逊·埃迪了。为什么我总得照顾孩子们呢？”

在《舞娘》一片中，克拉克扮演一位舞台导演，克劳馥是一名舞蹈演员，托恩演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试图引诱琼离开盖博。这部影片活泼生动，为米高梅公司赚了不少钱。而弗雷德·阿斯泰尔演的角色不过是作为明星演员的陪衬，他不愿再为米高梅公司工作了。“我死的时候，”他说，“就把我埋在一部克劳馥-盖博合拍的影片中好了！”（1940年，阿斯泰尔重返米高梅公司成为一个明星。）

琼·克劳馥宣布她离婚之后，便向盖博提醒他们的结婚计划。“我已经履行了我这方面成交的条件，”她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挪一挪屁股呢？”

“丽娅会毁了我的，”他大声说。

“她可是腰缠万贯啊！”

“你的离婚要等一年才能生效。还有，我不想伤害孩子们。”

“她的孩子？”

“我慢慢喜欢上他们了。”

她嫣然一笑。“你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呢，”

“琼妮，我知道丽娅要让我付出一切代价的。现在我父亲得我养活。现在可不是闹离婚的最好时机。”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只好再等待了……”克劳馥叹息道。

1933年6月，据传盖博因切除阑尾住进了医院。他在制片厂缺席两个月期间拔掉了他的坏牙。在等着牙龈愈合后安装假牙的时候，盖博参加了共济会。以后就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某个姑娘家中有人是共济会员的话，盖博就决不和她上床睡觉。他的几个密友发誓说这是真话。

1933年9月盖博返回工作，立即要求梅耶给他较好的片子演。“你是不是太讨厌欧文，连一般常识都不顾了？”盖博吼叫着。“我觉得你在排斥他安排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对泰尔伯格真那么忠诚，”梅耶生气地反驳道，“你也许愿意在他的影片中工作。”

“那一定会比我铲的屎要强得多呢。”

现在梅耶非得惩罚盖博不可了。他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L·B·给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头头哈里·柯恩打电话，“我欠你一份情，”梅耶

说，“你觉得让盖博来演《夜间公共汽车》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同意罗伯特·蒙哥马利，”柯恩说，嘴里嚼着雪茄。

“他跟城里其他演员那样拒演这个片子。盖博一直是个不听话的家伙，我要让他知道谁是老板。”

《夜间公共汽车》是后来更名为《一夜风流》的，由弗兰克·卡普拉执导，此人曾与泰尔伯格共事多年。但在泰尔伯格心脏病发作之后，梅耶叫卡普拉带着剧本回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老板柯恩并不为“什么公共汽车之类的东西”所动，但当片名更改之后他作了让步。

选派盖博作为报社记者这个主角只不过是这场战斗的一半。卡普拉还需要一个优秀女演员来扮演那个逃跑的人小鬼大的女继承人。梅娜·罗和玛格丽特·沙利文断然拒演这个角色。米瑞姆·霍普金斯说，“不！就算我永远不演其他角色，我也不干。”康斯坦丝·班内特让哥伦比亚公司暗中试探一下舆论的反应。

卡普拉考虑取消这个排片计划，但柯恩宣称，“我们不能那样做，梅耶想要盖博体验一下在穷人居住区拍片是什么滋味。我必须拍那个什么公共汽车之类的东西。”

卡普拉决定把女继承人这个角色加以修改，为此。作家罗伯特·里斯金把脚本改写得较为温和，在女主角身上去掉一些暴戾之气，增加了一些对人的同情之后，卡普拉请克劳黛·考尔伯来演这个角色。考尔伯此刻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去太阳河谷度假，“不，不，不，”她说，后来又加了一句，“可是，如果你多给我一倍的薪金，并在四周内拍完，那就行。”

卡普拉转动脑筋迅速盘算起来。这部片子的预算仅有 325000 美元，考尔伯要拿去 50000 美元。“一言为定，”他说，尽量不让他的声音哽噎。

考尔伯说当时她接受这一角色纯粹是为了钱，但还别有原因。“我从没遇到过和盖博一起拍片，”她后来承认说，“但我象国内所有其他女人一样，认为他简直了不起。每天都能与他一起工作，同时还能挣到钱，这个机会难得，我欣然接受了。”

盖博没有把考尔伯或哥伦比亚公司的其他任何人放在心上。他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向丽娅说，“我要离开！我要辞职！”

“那合同怎么办呢？”她问。

“让他们去控告我吧。”

如果这样能让你高兴，就这么办吧。也许你应该先拍这部电影，尽你一切所能，然后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对你今后的工作作出决定。”

盖博喝了几口烈性酒后向门口走去。“我和导演有个约会，”他说，“在城里边。”

“什么地方？”

“高威尔和落日大道的交叉处，”他在盛怒之下把门在身后嘭地一声关上了。

“啊，太可怕了，”丽娅叹息着。

弗兰克·卡普拉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到盖博爬上那吱吱作响的楼梯，恐惧地注视着这个明星东倒西歪地走进屋来。“他喝醉了！”卡普拉回忆说，“酩酊大醉。他含糊不清他说着话，过一会就大声打一个嗝。他

说‘有什么消息吗？船长，除了我以外？’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盖博就破口大骂起来，‘那个婊子养的梅耶！我总是想去看看西伯利亚，但是他妈的，我从来没想到它是这种味道！’他又打了一个嗝。”

卡普拉主动提出通读故事情节。“你愿意我读给你听吗？”

“伙计，”盖博含糊不清他说，“你干什么我才不管呢。”

在盖博离开之际，卡普拉认为他不会再见到这位演员了。“但是他把剧本夹在胳膊底下，象一个喝醉了的水手那样嘴里唱着‘我的姑娘沙莉’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卡普拉说，“我对柯恩说盖博也许不来报到上班，那就意味着他的电影事业已告结束。没想到后来克拉克又露面了，情绪已经冷静下来。他干得很开心，我们也一样。”

卡普拉克克服了一切不利因素，把工作缓缓向前推进。他用的这两个人很可能会失败——一个嗜酒成性的男主角和一个矜持拘谨的女主角，后者甚至拒绝在影片中那场后来十分著名的搭顺风车的戏中露出大腿。卡普拉用一个女模特儿代替考尔伯拍摄轿车停下来的镜头，考尔伯在旁观看拍这场戏时又改变了主意：“我的腿可比她的好看多了！”她说。在拍片期间有很多即兴穿插和最后一分钟的改动，拍完后成为一部空前轻松、活泼愉快的影片。

《一夜风流》拍摄了四个星期。考尔伯最后去了太阳河谷，她告诉她的朋友说，“我刚拍完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影片。”此片于1934年2月23日在无线电城的音乐厅首次上演，没有大吹大擂；一周以后，这部电影投放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引起一场轰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认为盖博处于他的鼎盛时期。《伦敦电影周刊》敦促人们说，“你自己去看看导演卡普拉和他的演员们是如何把根本毫无可取的东西变魔术般地变得妙趣横生。”

自此以后，盖博开始接近卡普拉的代理人，伯格—埃伦伯格，制片业中最大也是最好的代理人，并决定与他们签约。敏娜·沃利斯不想挡他的路，尽管她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后来她说，她之所以让盖博去是因为她崇拜他，但伯格—埃伦伯格坚持说沃利斯这一“放手”盖博使他们付出了25000美元的代价，对此敏娜矢口否认。盖博继续来看沃利斯，据朋友们说，她是他“亲爱的情侣”之一。

盖博所交往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守口如瓶。盖博已经证实所有墨守传统的人中，自己是一个少有的例外。如果说他在银幕上是无可匹敌的话，在个人的生活中他也是无与伦比的。米高梅公司维护他的一切不亚于对美国总统一的维护，只有约翰·肯尼迪总统除外。肯尼迪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出色本领宛如国庆日的烟火那样爆发出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使大家都感到极其厌烦，或许是数量太多而不是质量上缺乏冲击波。这两个男人都有感人的超凡魅力——一种难以表达的而又令人不能轻易忘怀的吸引力。盖博与肯尼迪不同的是，他不是狂妄自负的人。他从不闯了祸就逃之夭夭。他同时忠实于所有的女人，并愿意回来再接再厉。盖博还是一个热心的情人，他把自己所有的风流韵事都看得很重要。

对克拉克来说，女人随时唾手可得，因此说他并没有利用她们倒还算公正。尽管敏娜·沃利斯是他的代理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仍然作为一个女人。她明白克拉克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代理人掌管他的事业。完

全可以肯定，如果拿她与约瑟芬相比较可能冒犯了她，但她们两人都为克拉克作出了个人的牺牲，而谁也没有分享到他谢幕时得到的殊荣。

如果在 1932 年把盖博的生活经历概略地写在黑板上，并把沿途帮助过他的人名附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他手拿板擦为了自己个人和职业上的满足，可以随心所欲地擦来擦去。盖博满怀厌恶之心，说不定会把这个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9. 超级神马

盖博重返米高梅公司，还以为对他的“考验期”已过，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梅耶挑选他和梅娜·罗主演《穿白衣的男人》。他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实习医生。“不，”几年之后梅娜·罗说道，“我们不是情人。他不是我这个类型的人，虽然我觉得他特有吸引力。我听说他在制片厂里总是野心勃勃，热衷于到处追逐女人。”

梅娜·罗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于 1933 年第一次遇见盖博。在参加一次上流社会舞会后，敏娜·沃利斯主动提出送她回家，同行的还有盖博夫妇。沃利斯下车后，盖博便从轿车的后座上向梅娜·罗身上偎依过来，当时丽娅就坐在那里。“他送我到门口，我正在开门，”梅娜·罗写道，“克拉克便低下头，咬了我一口。在我脖子上留下一个红印，好几天都没退。”梅娜·罗把盖博从前廊推进了小树篱中。他笑了一下，招招手回到了汽车上。

在拍摄《穿白衣的男人》期间，盖博对梅娜·罗很冷淡，片中她扮演他的未婚妻，一个女继承人，对于盖博医生献身医学的精神极为不满。盖博在一个实习护士（伊丽莎白·阿伦饰）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慰。实习护士怀上他的孩子后不幸流产死去。在临终的床上，阿伦请求梅娜·罗原谅他们这一段恋情。

除拍摄镜头外，盖博不和梅娜·罗说话。“他和伊丽莎白·阿伦之间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当真起来，”罗回忆说，“他在惩罚我。那个德国佬受不了女人回答个‘不’字。”

《穿白衣的男人》是一部好影片，盖博赢得了评论家们的赞扬。《电影先驱报》说盖博的演技卓越非凡。《每日电影》评论说，“一个崭新的克拉克·盖博在崛起。大家注意到他以一种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出现。”

为了推销影片《穿白衣的男人》，米高梅公司派盖博作第一次公开露面的巡回旅行，这是一次永远难忘的经历。是的，他已经拍摄了 22 部电影，还不算额外增加的工作。是的，他就是那个家伙，把瑙玛·希拉治得服服贴贴，一拳击中了芭芭拉·斯丹韦克的下颚。是的，他就是那个家伙，以火热的激情亲吻着珍·哈露，使得整个银幕好象部燃烧起来似的。但是克拉克·盖博却从未公开面对面地与他的观众见过面。他曾经忍饥挨饿，穷困潦倒，结婚，离婚，再结婚；他曾经向好莱坞最美丽的女人求爱，并与其中的许多人上床睡过觉；他有一个状似糖罐的脑袋，一个比自己年长 17 岁的妻子和三个继子。是的，电影观众知道有关克拉克·盖博的一切，但他们从来没见过他本人。

据记载，在纽约城每个大明星都是这样被介绍给美国公众的。经过

制片厂精心安排，宣传部门大肆渲染，明星们被人们成群结队地围观，被亲吻，被揪住和触摸，被撕下钮扣或链扣以及破扯掉袖于、鞋子或大片头发。要是没有这些遭遇，谁都想象不出这些明星在与同事们一起被关在制片厂围墙之内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心里形成的恐惧和对现实的看法。突然之间，通往外界的大门敞开了，一亿双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一亿双手伸出来触摸着人们崇拜的偶像，公众心目中的神。

这一切令盖博感到手足无措。被梅那放逐之后，他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心绪以适应公众对他的崇拜。这种对比太令人吃惊了——它的真正含意简直使他难以理解。丽娅陪同她的丈夫来到纽约，但她在大多数场合中消声匿迹了，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很少被提及。盖博从没有一人独处的机会，他几乎没有时间思考——在脑海中透视自己是谁，是何等样人。首次公开露面，新闻发布会，晚餐舞会、鸡尾酒会、丽娅的社交宴会和米高梅公司的盛大招待会等象走马灯似地接踵而至，盖博没有片刻安宁。在他沿着第五大街行走，在百货商店中购物和在餐馆中用餐的时候，都受到人群的围观和欢呼。他去剧场看戏，那里的观众都看他而不看舞台上的表演。他所到之处，人们都盯着他看，向他要求签名，有些兴奋得晕倒在地，群众掌声不息，欢呼不止。他一直面带微笑，直到两个酒窝都酸痛起来，直到笑得满嘴假牙摇动作响，象他的膝盖那样都感到麻木了。

女人，女人，到处都是女人，都是和他相好过的女人！

这证明了盖博深受群众欢迎，使丽娅希望这样也许会提高他的自我价值，使他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情况的变化，从而减少他的饮酒过量。然而，这种价值的不均衡更增强了他对梅那的憎恨，使他沉溺于杯中物和女人，终日开心作乐。丽娅对他经常不见踪影倒也能够容忍，因为他总还要回来，他需要她的理解和忠告。她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在他受到伤害和丧失勇气的时候会聆听他的诉说，从来不拆他的台。他素来爱注意别的女人，她从不让自己为此而懊恼。有时她走进他们在纽约旅馆的房间时，不止一次地碰上克拉克在亲吻或爱抚别的姑娘；丽娅假作视而不见。她最大的担心是盖博与克劳馥那种认真的恋情。丽娅已经 50 出头，她倒不存幻想自己有能力与那些可爱的年轻女人争个高低，那些女人只不过和她的丈夫厮混一小时左右罢了。但是她也明白只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女人就能永远地把她丈夫从自己身边夺走。她比谁都更了解克拉克，并且还能看出一些苗头，丽娅把他看作是一个 33 岁的大孩子，在公开场合的海洋里弄湿了双脚，就象他那些忠实的影迷睡在瓦尔多夫大饭店的楼梯井里，有时跳进他的豪华汽车，还在他旅馆房间窗下很远的人行道上为他大唱赞歌。他们把他抽剩的烟蒂看得比金子还值钱。

盖博返回加州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和评价《一夜风流》——那是一部无聊影片，讲述一个有钱的小女孩为了要求搭顺风车而掀起裙子露出大腿。一个没穿背心的报社记者大声咀嚼着生胡萝卜和浸泡过的油炸面饼，背着小女孩乘车旅行。他们在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中留宿，便发生了那种老一套的行为。用一条毯子挂在晒衣服绳上来把两张单人床隔开，女孩把内衣扔在这座“墙”

克拉克说他没有穿汗背心这一重要情节很容易解释清楚：

“我付不起两个房间的租金，因此那个小姑娘不得不和我合住一个

房间。她很固执，所以我开始脱衣服。脱掉一件汗背心很费劲，因此我就把这一情节省略了。策划中这一场景是，我半裸着上身的样子吓得那个小家伙逃到毯子那边她自己的床上去了。”

那个时期在美国，男人背心的销售量几乎一落千丈。显然，盖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那就是不穿汗背心乃是一个男人的阳刚气概必不可少的标志。

泰尔伯格回到了米高梅公司，紧张局势达到了高峰。盖博以不引人注意的形象出现，他接受了在《曼哈顿情节剧》一片中扮演暴徒布来齐·加来格这一角色，这是他与梅娜·罗演对手戏的另一部影片。米凯·罗尼从这部影片开始了他与米高梅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卡萝尔·伦巴德的丈夫威廉·鲍威尔也参加了演出；他不久还将与梅娜·罗合作演出《瘦男人》一片，这是受人欢迎的尼克和诺拉·查理斯的神秘喜剧系列中的第一部。

在《曼哈顿情节剧》中，盖博和鲍威尔扮演一对童年时的好友，后因处在法律的对立面上而分手。梅娜·罗夹在两个男人中间，难以抉择，后来盖博因谋杀罪被处决，她得到了解脱。

梅娜·罗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克拉克为那个强悍男子汉的形象而不胜其苦，以致爱情场面的戏难于拍摄。他轻易不敢拍表现感情波动的戏，怕这样会削弱他的男子汉形象。和他一起的时候，我总要表演得稍为粗俗一些。”

《好莱坞通讯》说，“盖博又回到他演得最好的那类角色上来了，一个干好事的暴徒。他获得很大成功。”

1934年春天，琼·克劳馥正考虑与弗兰克特·托恩结婚，这时，她发现要和克拉克·盖博联袂演出影片《束缚》他们彼此间的吸引力并没有减弱。“我们抓住了每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克劳馥仍然记得，“我们拍《束缚》一片时，那正是我们当时的处境——被电影公司所束缚，公司占有我们的躯体和灵魂。怪不得我们的个人生活全都给毁了，”

盖博告诉克劳馥说他已经拿定主意离开丽娅。“她把我父亲带到这儿来想使我们的家庭和睦融洽，”他抱怨说，“但是如果让父亲在我自己的家里叫我‘扭里扭气的男人’，那我就真该死了，因此我给他和他的新婚妻子买了一所房子。”

“丽娅告诉我，她女儿在休斯顿就要结婚了，”克劳馥说，“她可能会在那儿呆一段时间，”

“是啊，那就是我采取行动的时机了，但是，”他说着点燃了一根香烟，避免直视克劳馥的眼睛，“我永远也不再结婚了。永远，”

“我也不肯定我会再婚，”克劳馥叹息道，“梅耶把我们的婚姻给毁了，但你是我所爱的人。”

“是啊，宝贝儿，你是我唯一的女人，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

“那你为什么打电话跟玛丽·壁克福约会？”

“我没有邀她外出啊！”

“不错！你想要在佣人放假的那天在她家，那个壁克法尔大厦和她相会。”

“我不想强加于人……”

克劳馥笑嘻嘻他说道，“那卡萝尔·伦巴德呢？”

“她可没有什么佣人。”

“你一听说她要和比尔·鲍威尔离婚，你就……”

“女人们在那种时候需要安慰。”

“卡罗尔告诉你你要打消念头，对吗？”

他沉下了脸。“谁告诉你的？”

“她告诉比利·海因斯，然后——”

“然后比利告诉了你。”

克劳馥扑嗤一声笑了出来。“我只想听你亲口说这两个漂亮女人实际上都拒绝了你。”

“她们改变主意的时候，我还许不感兴趣了呢，”

几年之后，玛丽·壁克福说她不同意盖博是因为当时她与老道格拉斯·范朋克迫在眉睫的离婚案搞得她身败名裂。“克拉克想呆在家里，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壁克福说，“我没有随他的意，事后又后悔了。我一定是心神恍惚了。”

盖博对琼·克劳馥的爱情矢志不渝。30年来，他们一直是心灵相通的情侣，他们向对方寻求安慰、忠告和性生活。从来不需要装腔作势——他们彼此了解对方，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听起来活象是一个女招待和一个卡车司机在讲话。

当然，在银幕上，他们之间火热的恋情还在燃烧。在影片《束缚》中，克劳馥是一个阔老头的情妇。老头在妻子发现真相后，便把她送上了一艘游艇等待事情平息下来。她遇到盖博后随即爱上了他。老头离婚之后，她只得与盖博分手。克劳馥嫁给那个老头完全是出于感恩，当老头明白了她与盖博真心相爱的时候就成全了他们。

《纽约时报》说，“只要克劳馥小姐和盖博在一部影片中出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定会象黑夜必将来临那样，最终决不会令人失望的。”

盖博在1934年上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名为《原谅一切》，这是一部和琼·克劳馥、罗伯特·蒙哥马利和罗莎琳·罗塞尔共同演出的喜剧。情节既简单又无聊。蒙哥马利在教堂结婚时抛弃了克劳馥。她转向盖博，不久蒙哥马利回来，盖博又失去了她。正在筹划另一次婚礼之际，克劳馥却和盖博一起私奔了。电影观众和评论家们都很喜欢看盖博在整部影片中的小丑形象和他所讲的俏皮话。

米高梅公司利用克拉克在喜剧中取得的成功，又让他仓促上阵去拍影片《办公时间之外》。此片于1935年发行，盖博扮演一名为解决一桩谋杀案而与上层社会发生冲突的报社记者。女演员是康斯坦丝·班内特。她作为助手帮他寻线索，找噱头引人发笑。评论家们喜欢这个片子。不需说，在大萧条时期，这样的轻喜剧风靡一时。

尽管对盖博个人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但他却成为1934年最受欢迎的十大影星之一——他排名第二；威尔·罗杰斯名列榜首。琼·克劳馥位居第六，瑙玛·希拉第十。

约翰·吉尔伯特在《好莱坞通讯》上刊登一则广告声明米高梅公司既不安排他工作，又不解除与他签订的合同，葛丽泰·嘉宝，这位他一度几乎与之结婚的女人，要求他与她合拍《克里斯蒂娜女皇》。然而，尽管他演技多么精湛，但公众却永远不再接受吉尔伯特了。他成为一个毫无希望的酒鬼，于1936年去世。好莱坞很多人都相信梅耶故意毁掉了

约翰·吉尔伯特，这颗大明星的陨落不仅是一场悲剧，而且令别人也胆战心惊。盖博可能也不寒而栗。但是他无法知道公众的力量比路易斯·B·梅耶的力量更力强大，他们成群结队地去看他的电影，正是运用他们力量的表现。

由于盖博演出《一夜风流》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米高梅公司采纳了他的意见，把他的薪金提升为每周 3000 美元。盖博对此评论道，“这纯粹是运气。”

尽管好事都降临到他的头上，盖博还是牢骚满腹他说起他每月要付给他父亲 500 美元生活费的事。“每次我多挣点钱，”他报怨说，“准会出点事来分成。”

丽娅不再试图弄清丈夫为什么情绪不佳了，他很长时间难得露出一笑，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晚上，盖博回到家中笑得合不拢嘴。“过完节日，”他说，“我要去华盛顿州的贝克山拍《野性的呼唤》。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杰克·伦敦！”他这么高兴，丽娅也就跟着高兴起来，结果证明那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她猜想一定是因为能带着枪去华盛顿州打猎才使盖博兴奋激动，或许仅仅是由于能够离开梅那而满心欢喜。

盖博在外景地的时候，丽娅听到关于他与女主角洛丽泰·扬热恋的传闻，闲话专栏作家们没有指出两个明星的身份，只暗示说在华盛顿州这一对情侣轻怜蜜爱，其热烈程度足以融化当地的冰雪。

盖博返回好莱坞，正赶上 1935 年 2 月 27 日于比尔特摩饭店举办的学院奖（即奥斯卡奖）颁奖晚宴。他在最后一分钟宣布，“我不去了。谁愿意坐在那儿面带微笑等着看别人获奖？”

他情绪不好，丽娅几乎不敢恳求他去参加，但她还是设法说服克拉克戴上了白领带，穿上了燕尾服。他抱怨整个晚上都衣冠整齐地坐在那里，并说他痛恨为那些想要毁掉他的人去充门面。

盖博也清楚好莱坞认为他的婚姻理所当然地已经了结，他和丽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一起出去过了，他也没有参加过她的晚餐会，这些晚餐会比过去的规模要小得多，也不象过去那样经常举行了。尽管从外在迹象看已没有什么婚姻生活，但盖博知道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们。他度过漫漫长夜的唯一办法就是纵情饮酒浇愁，一醉方休。

和盖博角逐最佳男主角的对手是《塞里尼的风流韵事》一片中的弗兰克·摩根和《瘦男人》一片中的威廉·鲍威尔。

克劳黛·考尔伯被提名为最佳女主角，与《一夜恩爱》中的格丽丝·摩尔和《温波尔大街的发夹》中的瑙玛·希拉相角逐。考尔伯十分肯定她不会获奖，因此她不参加颁奖仪式，于当天晚上乘火车去了纽约。

最佳影片提名：《一夜风流》，《调情散步》，《罗兹舍尔德一家》，《生活的摹仿》，《温波尔大街的发夹》，《一夜恩爱》，《自由万岁！》，《白人游行队伍》，《冒失的离婚者》，《海军来了》，《克莉奥佩特拉》和《瘦男人》。

设在比尔特摩饭店的晚宴定于 8 点钟开始。甜食和咖啡已经送上餐桌。这时，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高级职员们冲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找到了考尔伯，非常及时地把最佳女主角奖授给她。考尔伯穿着一身哗叽旅行套服，感到十分尴尬。她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紧握着那尊金像，

被急速送回等候着的火车中去。

《一夜风流》赢得最佳影片奖，弗兰克·卡普拉获得最佳导演奖，罗伯特·里斯金为最佳编剧。当主持人欧温·s，科布宣读最佳男主角获得者时，有一千人的群众为盖博鼓掌欢呼。

《一夜风流》大获全胜。他成功了。盖博在眼花缭乱之中表达了感谢，就离开了领奖台，自己咕味着，“我还要戴同样尺寸的帽子，同样尺寸的帽子……”

看来盖博似乎已经击败了这一系统，米高梅公司和米高梅公司有权威的独裁者路易斯·B·梅耶。梅耶也在鼓掌，好象他对此事当仁不让的样子。的确，他功不可没。泰尔伯格也不由得哭了出来。克劳馥心中暗自琢磨。丽娅用戴着手套的手鼓着掌，知道她的婚姻从此完结了。哥伦比亚公司的老板哈里·柯恩对梅耶冲口骂了一句“x你妈！”盖博浑身直冒冷汗。为了拍这部影片，他公然蔑视所有的表演规则，终日酒杯不离手，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还没有来得及对克劳黛·考尔伯进行非礼。可是这一切使他赢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如果他接受奥斯卡奖时已喝得烂醉如泥的话，那么要是等到比尔特摩饭店的餐厅打烊的时候，他不知要醉成什么样子呢。

10年之后，他把这尊金像送给了一个小男孩。“拥有这尊金像没什么意义，”他说，“而赢得它就大不一样了。”

盖博非常迫切地愿意在华盛顿州拍《野性的呼唤》。他很高兴能离开梅耶和丽娅，然而情况还不止于此。在他近60年的生活中发生的这段插曲一直神秘莫测。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可是能做见证的人却不肯多言。显然是盖博和年仅刀岁的女演员洛丽泰·扬搅到了一起。这可能是一段柔情脉脉的爱情故事，也可能不是。但是洛丽泰·扬在盖博生活中是一个难以忘怀的角色。

洛丽泰·扬原名格里琴·扬，于1913年1月6日生于盐湖城。她的父母离了婚。她便与母亲，两个姐姐波丽·安、伊丽莎白·珍以及一个弟弟杰滇一起移居洛杉矶。波丽·安和伊丽莎白·珍都成为颇受欢迎的电影临时演员；1927年，导演默文·莱罗伊打电话给扬家寻找波丽·安，正赶上她不在家，格里琴抓住了这个机会，代替了姐姐的位置，莱罗伊把她的名字改为洛丽泰，在15岁那年，她就在朗·切尼的影片《笑啊，小丑，笑啊》中担任女主角。

17岁时，洛丽泰和年长她9岁的男演员格兰特·魏泽兹私订终身，第二年在经过一场广为宣传的法庭大战之后，二人离异。

扬在她演艺生涯的前六年里共在40多部影片中露面。她的演技离人们要求的还相距甚远。《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博斯利·克劳瑟曾这样说起洛丽泰·扬，“这位女演员从来就不具备的东西，现在依然没有得到。”使她登上明垦宝座的是她那高高的颧骨，一双灰色纯真的大眼睛，和处女般的清纯气质。她的身材没有曲线，但是扬对穿着打扮很有鉴赏力。她知道如何用她那不可抗拒的清纯气质来突出自己身上的一切积极因素，排除消极的不良因素。

格兰特·魏泽兹称她为“钢蝴蝶”，她以“好莱坞美丽的出租马车”而远近驰名。但是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她在镜头前学习表演，成为一个容貌美丽，风度出众，举止高雅的偶像。她不费吹灰之力地走过了

从无声电影过渡到有声电影的这段历程。

1933年，洛丽泰·扬和斯宾塞·屈赛在联合拍摄影片《一个男人的城堡》的过程中坠入爱河，两个人的名字在所有报纸的闲话栏中被连在一起。当时屈赛还没有达到扬的明星地位，但几个星期之内，报刊上大量发表了他与扬一起在夜总会剧院中露面的照片，人们才认识了屈赛。

《一个男人的城堡》的演职员们可能认为他们早已看到了这一切，可是扬和屈赛在拍摄现场所搞的风流韵事，看了实在叫人脸红。屈赛从家中搬出，住进了一家旅馆。他的妻子以两人水火不能相容为由宣布夫妻分离，但是也声称她希望他们的问题能够自行解决。

每当屈赛喝醉了酒，大多数时候脾气暴躁，不拘礼节。据一些熟人讲，他在与扬幽会期间，与记者多次大打出手，把他们几台照相机都摔得粉碎。可是到了1934年10月24日，洛丽泰·扬泪流满面地告诉新闻界她不能和屈赛结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的爱情以令人心碎的结局而告终。

几个月后，扬出现在华盛顿州海泽草原海拔5000英尺的贝克山上的棚屋里。摄制组这个远征队包括200名演员和技术人员。扫雪机日夜不停地清理着65英尺长的道路为运输设备开路。暴风雪使原来预期10天的拍摄工作延长了好几个星期。这一小队人马实际上与城市生活切断了联系，当食物短缺之时，剧组不得不吃力地前往最近的小镇去想办法。寒冷实际上使摄影机内的油都凝固了。导演威廉·韦尔曼回忆说，“在山顶上拍摄《野性的呼唤》我们遇到了麻烦，很大的麻烦。盖博什么事都不管，连拍片的事也不放在心上。他把注意力放在恶作剧上。我指派他去做事，我那点火就着的脾气大发作了一场，而且当着剧组众人的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过失。”

“他是个大个子，我却不是，但有某些东西对我大大有利，那就是他的脸。他靠这张脸为生，我的脸则藏在摄影机后面。他可能把我打得脑浆迸裂，我不知道这场争吵如何了结，但我确实知道在这场争吵过程中能从他身上打出一个具有性格的男人来。”

盖博通常行动都很敏捷利落，这次却很晚才来到《野性的呼唤》拍片现场，而且没有准备台词。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盖博和扬在贝克山的棚屋中单独相处，欢度时光。这个消息传到了新闻界，闲话专栏作家们刊登了一条匿名新闻说两位好莱坞影星在华盛顿州的外景地“公然双宿双飞”。当时《野性的呼唤》是在该州拍摄的唯一的一部电影，因此无需再猜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几个月后，洛丽泰·扬宣布她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息并计划和母亲去欧洲旅行。记者们在伦敦偶然撞见了她，“我8月份回好莱坞，”她说，“在观光了巴黎和罗马之后。”此后，洛丽泰·扬就不见了踪影。

在1935年的前几个月里，丽娅和克拉克曾几度分手又几度和好，但盖博在制片厂非常忙碌，无暇考虑他的婚姻问题。奥斯卡奖使他在米高梅公司得到一个大化妆间，配有全部明星级的装饰品，在公司午餐食堂中有了他自己的固定的座位。但当欧文·泰勒伯格选派他去主演《叛舰喋血记》一片时，盖博爆炸了，“那是个没有丈夫气的男人！”他大吼道，“我不想让人看见我留着辫子，穿着灯笼裤。”

“看在我的面子上演吧，”泰勒伯格说。

盖博让步了，不得不刮掉胡子，这令他大为恼火。

《叛舰喋血记》作为 1935 年最佳影片获得学院奖；盖博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却败给了《告密者》一片中的维克多·麦克拉格林。

盖博和珍·哈露在影片《中国海》中再度合作。片中他扮演一个不定期货船的船长。他为了追求高雅的罗莎琳·罗塞尔而甩掉了妓女哈露。海盗和一场台风使盖博恢复了良知，哈露把他带回。

1935 年 9 月，盖博离开好莱坞前往南美度过了几个星期。当地的影迷们欢呼着追随他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在回家的路上，中途在纽约停留，人们看到他与几位美丽的社交名媛一起进餐。他于 11 月 18 日抵家，立刻宣布与丽娅分居。

洛丽泰·扬于 11 月 30 日返回好莱坞。闲话专栏和影迷杂志不久前曾报道说她病得很厉害，一年内不会回来工作，现在又大吹大擂地宣传她的健康已显著恢复。

后来的几年中，洛丽泰承认她 25 岁生日之前曾经深深地爱上了某人。“但我不得不学会接受自我控制的教训，”她说，“我爱的那个人不可能爱我。”

1937 年 5 月，据说洛丽泰收养了一个 23 个月的女婴，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加州禁止单身个人收养孩子的一条法律，“我是在圣地亚哥的一家孤儿院里爱上她的，”她说。

然而，威廉·韦尔曼后来评论说，“克拉克和洛丽泰在拍片期间十分‘友好’。几个星期我们都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取暖。盖博不大舒服，有什么事在困扰着他，所以我们发生了顶撞。我所知道的就是洛丽泰拍完片子就不见了，后来再露面时带着一个长着大耳朵的女儿，已经出落得很可爱，很象她那美丽的母亲。”

40 年后安妮塔·鲁斯写道，盖博去世后所生下的那个儿子并不是他唯一的孩子：“克拉克和与他配戏的一个女明星在远离好莱坞的外景地发生的短暂而炽热的恋情导致了一个女婴的出生。”

作家乔治·埃尔斯说：他曾与洛丽泰·扬的一个老同事谈起此事，这个人认识的一个护士曾在这位女演员生下女儿的医院里工作。

洛丽泰没有与米高梅公司签订合同，但她不时为他们拍一部片子，她不可避免地在制片场会偶然与盖博或屈赛相遇，但她拒绝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合照，1940 年，扬与广告部负责人托马斯·刘易斯结了婚，刘易斯把妻子的小女儿朱蒂收为养女。

看着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对于好莱坞具有浪漫情调的人来说宛如读一个童话故事，可能他们还愿意相信盖博是这孩子的亲生父亲。

洛丽泰在她付出巨大牺牲而缔结的婚姻中安下心来。她投身于一个取缔骂街、色情书画和淫秽文学的活动。在她拍片的每个场地都设有一个“脏话罚款箱。”所收集起来的钱全部送给一个未婚母亲之家。有些男演员递给她一张 10 美元的钞票，叫她“脱光衣服躺下”。罗伯特·米查姆不玩这种无聊的把戏，一次他问起说脏话该罚多少钱。“每说一句‘该死的’罚 5 分钱，‘见鬼去吧’ 10 分钱，‘他妈的’ 25 分钱，”她答道。

“‘×你的’多少钱？”他问。

她微微一笑，“免费。”

琼·克劳馥以洛丽泰·扬对教堂的忠诚为笑柄至少开过一个极妙的玩笑。在一次克劳馥举办的晚会上，一个客人正要往一张椅子上就座，克劳馥挡住了他。“不能坐那儿，”她说，“洛丽泰·扬刚从这个位子上站起来，上面还有十字架的标记呢？”

10. 结了婚的单身汉

如果说盖博的婚姻在他拍《野性的呼唤》之前已经系于一发，那么他与洛丽泰·扬之间的风流韵事就把这根纤细的发丝给扯断了。他赢得奥斯卡奖使他有了脱离丽娅所需的信心和力量。在好莱坞，他有最好的代理人，而梅那却反而做了使自己不光彩的事情。丽娅所扮演的母亲和知心女友的角色已成明日黄花，却没有人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在克拉克搬进贝弗利·威尔什尔旅馆的时候，丽娅没有回休斯敦，而是在贝弗利山买下了一所房子。

琼·克劳馥与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离婚之后，告诉新闻界说，“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再结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诚或真正的爱情。如果有人撞见我信任什么的话，就在我的下颚上狠狠地打上一拳吧！”可是在盖博去南美洲之际，克劳馥于1935年10月11日又与弗兰克特·托恩私订了终身。“感谢上帝我又恋爱了，”她轻声说道，“我现在是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我的容貌。”他们这时新婚夫妇搬进了克劳馥与小范朋克从前合住的房子。那一年托恩只挣了5万美元，相比之下克劳馥的收入则是25万美元。比利·海因斯为他们重新装修了房子，琼告诉他要换掉所有马桶座，他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她后来两次离婚之后，比利都自动完成了这项任务。

托恩想要重返百老汇舞台。20年代末期，他是从那里起步的。他几乎说服琼在戏剧界工作会使她更加快乐。他往她的脑海里灌输着宏伟的设想。有一段时期，她好象生活在一片绚丽的幻想世界之中，整天想着首演之夜的欢欣和如何向起立欢呼的观众鞠躬致谢。托恩如此深爱着克劳馥，他情愿留在好莱坞，直到她准备好离开为止。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第一个则是他成了“琼·克劳馥先生。”

丽娅会见了记者，向新闻界竭力为她丈夫作解释。“我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克拉克受到巨大的压力是由于工作过量和突然的成功二者结合而造成的。还有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说女人们无时无刻不主动投向他的怀抱。他基本上具有德国人良好的行为准则，有时没有人比他更加和蔼可亲了，但他也会很固执和任性。我试图使他明白他的幸福应当来自他自己。”

盖博14年来第一次作为一个结了婚的单身汉欢度圣诞节。他充分利用他的自由和年轻的小女明星、临时演员以及高价的应召女郎在一起鬼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花钱去买他本来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时，盖博回答说，“因为我能够出钱叫她们走开。有好些人呆在附近想要搞的是象电影上那种火热的风流韵事！”

几年之后，米高梅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乔治·尼科尔斯解释说，“梅耶可能是个坏家伙，但他了解他的男明星们愿意随便地打短暂的性遭遇战，因此他得确保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我们把那个地方就叫‘窑子’。有些姑娘是以前的小女明星，他们定期接受性病检查。梅那力图（防止）他的男主角们陷入麻烦之中，如通奸和受到敲诈。保持明星们纯洁而美丽的形象对梅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他就象是个父亲。”

1936年上半年，有人在城里看到盖博和文雅秀丽的女演员梅尔·奥

伯朗在一起。当他们一起出现在学院奖颁奖宴会上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这两个人都是单身，并且都以搞火热的风流韵事而闻名。奥伯朗曾经是 20 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瑟夫·彻恩克的情妇，目前由男演员李思廉·霍华德和大卫·尼文陪伴她欢度时光，奥伯朗美丽、富于异国情调。她出生于塔斯马尼亚，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英国人。但她身为混血儿的背景直到她 1979 年去世才为众人所知。奥伯朗自称出身贵族，曾在印度和伦敦受过教育。

盖博与她相识的时候，她芳龄 25 岁，即将成为明星。然而，与奥伯朗欢度良宵可能与盖博要求粗暴的满足相悖。她处理两性生活的方式很高雅——香槟酒和鱼子酱，烛光，轻柔的音乐，亚麻床单，驼鸟毛装饰的丝绸睡袍，法式内衣和室内烟雾缭绕的焚香。这是一场爱的盛宴。

如果盖博知道奥伯朗的出身，就可能不会和她发生关系。这种混血身份在黄金时期并不为社会所接受。一个只有半个种姓的人在 1936 年是受到排斥的人，盖博在卧室里也有他的原则，他素有洁癖，经常一天冲洗五、六次淋浴，并以刮胸毛和腋下毛而著称。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多得出奇——丑的，胖的，瘦的，平胸的，隆胸的，高的，矮的，年轻的以及年老的。但我们从了解内情的人那里知道，盖博决不会和一个共济会员的女儿上床，因此他很可能放过与一个混血女人相交的机会，即使是象梅尔·奥伯朗那样雍容华贵的女人也在所不惜。

琼·克劳蔑回忆说，“克拉克与前娅分居之后，他对女人来者不拒。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就喜欢姑娘和美酒，他就象一个小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一样，极有办法挑选精美的糖果。在晚会上他对每个金发女人都掂量一番。几分钟内就知道哪一个能马上跟他走，可他还没有遇上这样的人呢，其他时候，他以一种他特有的神情进行微妙的接触。他会说些什么话来恭维她的裙子也许是她的头发，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的脸。他不用说什么煽情的话，他身上就散发出强烈的性诱惑力，他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或许他也追逐姑娘，但很少有姑娘掉头跑开。克拉克不欣赏忸怩作态，但他懂得什么是害羞。他知道二者的区别。在这段时期，他既高兴又满足。他并不是在找妻子，因为他不愿意离婚。我太了解他了，不愿意等他了。”

在 1936 年的影片《妻子与女秘书》中，盖博与梅娜·罗（饰演他的妻子）和珍·哈露（饰演他的女秘书）演对手戏。在这部轻喜剧中，罗怀疑盖博与哈露有私情，但最终发现她错怪了他们。哈露在本片中表现的荡妇形象不象过去那样风骚。她的头发颜色比平时稍深，剧中人物也比过去稍为驯服一些。当此之际，温文尔雅的威廉·鲍威尔正在向她献殷勤求爱，因为珍和摄影师哈罗德·罗逊的第二次婚姻也已经以离婚而告终。至于梅娜·罗，她极不情愿地加入这个摄制组，估计盖博一定对她冷眼相加。然而，没想到他倒是规规矩矩，后来他们成为好朋友。

由于有盖博、哈露和梅娜·罗在电影广告牌上支撑门面，《妻子与女秘书》为米高梅公司赚了不少钱。《伦敦电影周刊》总结说：“这是很长时间以来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在这段时期内，可以说几乎什么好电影都没有。”

1935 年，盖博与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一张为期七年的合同，以每周 4000 美元为起点，每两年周薪提高 500 美元。如果他一年拍三部以上影片，

每拍一部保证得到一笔 25000 美元的奖金。但是，正如他曾经对克劳馥所说的那样，“每当我多挣些钱的时候，准大有人出来揩油。”这次轮到了丽娅，一名法官已经把盖博收入的一半判给了她。无疑地盖博对此气恼交加，但他却从来不说她一句坏话、并拒绝谈论他们的分居。“去和那位夫人谈吧，”他对记者们说。

1935 年 12 月，约翰·吉尔伯特在拜访葛丽泰·嘉宝的时候与玛琳·黛德丽发生了口角之后，心脏病发作。黛德丽回到他的床边，希望照顾他恢复健康。1936 年 1 月 9 日的夜里，吉尔伯特不能入睡。护士给他打了一针就离开了，留下他独自一人。吉尔伯特因舌头后坠阻塞呼吸道窒息而死，时年 41 岁。

在他的葬礼上，尽管 L·B·梅耶缺席未到极为显眼，但好莱坞的名人都到场了。欧文·泰尔伯格为他朋友的去世而伤心落泪。九个月后，他自己也告别了人世。

1936 年 1 月 23 日晚上，好莱坞梅法尔俱乐部在贝弗利山的维克多·雨果饭店举行每年一度的盛会；卡萝尔·伦巴德是名誉主持人。按照请柬要求，女士们全都穿白色的拖地长裙。盖博和埃迪·亚当斯一起到达，米高梅很多女主角在影片中唱歌时都由亚当斯配唱。丽娅和一大群朋友也一起参加了这一活动，她表现出对洛丽泰·扬的出席毫不在意。之后，璩玛·希拉出现了，全身皆红，实际上穿的是一身猩红色的衣裙。伦巴德怒火填膺。她最先的冲动是想把希拉赶出门外。但是，人们总不能把一个好莱坞影后从好莱坞的晚会上驱逐出去吧！“盖博一定意识到要发生麻烦，便快步走近伦巴德请她跳舞。伦巴德余怒未尽，但还是接受了邀请，只是她的脚在地板上无法跟上他的舞步。”我舞跳得不太好，”盖博说。

“别开玩笑，”她嗓音发哑他说。

盖博能够感到伦巴德的紧张心情。“咱们为什么不坐我那辆杜森伯格牌敞篷车去兜风呢？”他说。

“我要负责这场他妈的晚会，”她声音急促他说。

“我觉得咱们俩最好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说，紧抓住她的手臂。

盖博驾车向贝弗利·威尔什尔饭店的方向驶去，但伦巴德不买他的账。“我没时间于傻事，”她说，“把我送回到那个该死的晚会上去！”

现在轮到盖博来劲了。他使劲踩着油门，很快把伦巴德送回了维克多·雨果饭店，但是新鲜空气并没有把伦巴德头脑中对璩玛·希拉大胆行为的恼怒消除殆尽。她准备当面质问她。为了婉转地阻止晚会上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盖博醉眼惺忪地再次向伦巴德提出要求。“去我那儿喝一杯，”，他说。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她嫣然一笑，“我那儿怎么样？”

盖博很高兴。但刚一到家，伦巴德就开始准备迎接另外的客人。“快点，”她说，“我需要你帮忙，他们随时都会来的。”

“是吗？那好，我有个约会。”

“是吗？”她回敬说，“和洛丽泰·扬吧”。

盖博转身走了出去。第二天一大早他在贝弗利·威尔什尔饭店的套房中醒来时，有一只白鸽子在他身边咕咕地叫个不停，还有六只在头顶上振翅飞翔。一张卡片说明了送鸽人是谁，他给她挂电话，“这些鸟儿

不能呆在饭店里，”他大声说。

“你可以暂时把它们养在我这里。”

“我马上就过来！”他说着从床上一跃而起。

“没必要吧，”伦巴德快活他说，“我派人去拿吧。”

她聪明地用计胜过了他，但盖博可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经常给她打电话，而伦巴德总是很忙。

他们彼此没有见面，直到2月7日在百万富翁约翰·海·惠特尼私邪举办的“神经崩溃”舞会上才再次相逢。尽管舞会时间定在中午，却要求客人们穿上最好的正式礼服。快要进晚餐之际，一阵尖锐刺耳的笛声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时，一辆救护车开到了惠特尼家的前门停了下来。四名身穿白衣的实习大夫小心翼翼地抬下一付担架，是用被单包裹着的卡萝尔·伦巴德的尸体。他们把她抬进屋内。一时之间，受惊的客人们，包括盖博在内，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伦巴德双目紧闭，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坐起身来咯咯而笑的时候，盖博真不能肯定自己应该作何反应。他一想起竟为她而担心便气得发狂。但他不得不承认她进行了一场妙不可言的绝技表演，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关于这一对著名情侣如何相遇，其说不一。这也许是由于那些接二连三的晚会太频繁：大家都知道那次在梅法尔的舞会上，卡萝尔和克拉克并没有投入对方的怀抱。实际上他们争执不休，要么互相攻击，要么盖博十分关注伦巴德用脏话大骂瑙玛·希拉，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时机把伦巴德带到他的旅馆房间。她明白他如何操纵这一切，一点也不愿意匆匆地与他“春风一度”。克拉克的反应就象和梅娜·罗那次一样，但卡萝尔是一个令人难以揣测的烈性女子，她金发碧眼，眼睛里闪着调皮的神色，并且具有无限的能量。值得怀疑的是盖博是否真对她那次救护车的玩笑心中气恼。恰恰相反。他却认为她这样做需要胆识，他羡慕她那种高昂的兴致。

虽然伦巴德在那次梅法尔俱乐部舞会后就开始回避盖博，她还是被他所吸引。她的策略是不让他知道他对她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随着“情人节”的临近，伦巴德想要送给盖博一件有趣的礼物，想买一件珍贵的东西。伦巴德知道盖博对他那辆杜森伯格牌汽车极为自豪，就花15美元买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老牌T型汽车，把它刷成白色，上面点缀上红色的心型图案，并派人于2月14日的早晨将它送到米高梅公司交给盖博。

“今晚去特罗卡德罗饭店吃晚饭跳舞怎么样？”他在电话中问她。伦巴德接受了邀请，打扮得漂漂亮亮，身穿一件缀有珠子的白色长裙，围着毛皮披肩。她从家里迈步走出来时，看到了盖博穿着夜礼服坐在T型汽车的车轮后边。这辆车里乱七八糟，但不管怎么样伦巴德还是跳了上去。“我把这东西修了一下，”他说，“它现在挺好。”当他把车开到时速15英里时，她大声欢呼起来。他也开心地笑了。实际上，在去特罗卡德罗的路上他们两人一直不停地开怀大笑。

他们继续不断地约会，当时盖博正忙于拍摄影片《旧金山》，而伦巴德则在环球影片公司与她的前夫比尔·鲍威尔一起主演《我的男人古德弗莱》。她同时还与编剧罗伯特·里斯金约会。有时盖博打电话她不在，毕竟他是一个没有离婚的已婚男人，有人问盖博对伦巴德是否认真的时候，他回答说，“不，我只喜欢她穿着紧身缎裙扭着屁股的样子。”

面对新闻界，伦巴德说她与盖博之间的“友谊”微不足道，并随便说出一句妙语双关、震惊四座的话：“克拉克还没有割掉包皮呢，其实这也无所谓。”在场的记者听了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盖博不愿意拍《旧金山》这部片子。“她唱歌我听着，”他在谈到与珍妮·麦唐娜一起工作的情景时说，“我不干了，谢谢。”但是麦唐娜本人要求盖博出任男主角，并下定决心一定要他。“我不拿薪金都行，”她说，“直到找到盖博为止。”盖博也很坚决，“我不喜欢坐在那里，不得不对冲着我唱歌的人作出反应。让我感到自己象一个傻蛋！”

斯宾塞·屈赛也不愿拍《旧金山》。他演一位神父，使他感到十分烦恼。“然后我考虑了一下，”他回忆说，“我父亲想要我作一名神父，我琢磨他会喜欢这个角色。”一旦屈赛改变了主意，盖博也不坚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屈赛在《最后的距离》中的表演，”他说，“我对他很敬畏。”

在《旧金山》中，盖博扮演一个赌徒，麦唐娜则是一个年轻而天真的歌剧演员。她迫切需要钱，居然委屈自己在盖博的酒吧里找到一份工作。屈赛是一位神父，他保护了她的贞操。小伙子得到了姑娘，小伙子又失去了姑娘。但是1906年的地震使大家又走到了一起。

盖博喜欢屈赛。尽管他们在社交场合不能水乳交融，两个人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是酒鬼，都与洛丽泰·扬和琼·克劳馥有过热烈的风流艳史。他们都是从舞台起家，能分享对戏剧表演的美好回忆，当他们在拍摄现场上边喝酒边互相开玩笑的时候，麦唐娜独自坐在一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盖博从来就不喜欢麦唐娜。她是梅那最宠爱的女演员之一，而这从一开始就对她不利。再者，盖博与纳尔逊·埃迪保持着友谊。纳尔逊与麦唐娜曾在两部非常成功的影片中搭档演出。麦唐娜与纳尔逊相爱极深，但梅那不准他们结婚。既使盖博真地被麦唐娜所吸引，他也无计可施。L·B·梅那所宠爱的另一个红头发女演员是葛丽娅·嘉逊，盖博对她也不特别喜欢。值得一提的是，梅那并不曾与他的女演员们有过什么风流韵事。如果一位年轻的女士想要在米高梅公司拔尖，与老板上床并不是可行的办法。梅那赞赏麦唐娜与嘉逊这样相貌美丽而体态优雅的女人，还有纯美国型的女人，如琼·阿里森和黛比·雷诺兹，两人都称他为“老爹”。梅那确实深爱上了小女明星吉恩·霍华德，而非常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碰过她。在米高梅公司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梅那在妓院里，他也干下了那种事。”然而，他知道如何进行报复。当吉恩·霍华德嫁给代理人查尔斯·菲尔德曼之后，梅那便对菲尔德曼大加排斥起来。

盖博并不担心麦唐娜向老板报怨他的不是。正好相反，没有人向上汇报他对L·B的女主角进行过非礼。然而，男女主角在银幕上的爱情戏是真实可信的，就象片中所设计的地震的特别效果一样。影片《旧金山》获得大丰收，票房收入为400万美元。

伦巴德并没有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来适应盖博。她坚持认为如果她很忙，他尽可以自己“去他妈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要是他与其他女人眉目传情，她就想法吸引另一个男人的注意，自己开起自己的玩笑来。这样做使盖博进退维谷，陷于困境，不能十分肯定该作何反应。在禁酒时期，伦巴德一边和男孩子们玩着扑克牌，一边呷着非法私卖的烈

性酒，但她总是穿着一件紧身的裙子证明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

伦巴德于 1908 年 10 月 6 日生于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名叫珍妮·爱丽丝·彼德斯。珍妮六岁时，她的母亲贝茜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兄弟弗雷德和斯图尔特去洛杉矶度假，从此再没回过家。贝茜与她的丈夫弗雷德的婚姻生活不很美满，弗雷德决定留在印第安纳州。

彼德斯家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一本传记体的报导中提到珍妮的祖父从德国进口了第一台洗衣机之后，在韦恩堡创建了霍顿公司。在贝茜娘家方面，珍妮的一位曾外祖父在加州成立了最初的

一家电业公司，出资帮助铺设了大西洋电缆，并且担任过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创业董事。

珍妮是一个精神十足，活脱一个男孩似的顽皮姑娘。她非要加入她兄弟的橄榄球队，叫她回家她不肯，还继续玩下去。没有哪一道栅栏高得能够阻挡她外出游玩。

一次，珍妮正在家门前的草地上一会转手推车的轮子，一会儿又和她的兄弟们摔跤玩耍的时候，电影导演阿兰·德温来拜访她的一个邻居。德温认为她就是他正在寻找的那个情绪高昂的姑娘，影片《完美的罪行》中蒙特·布鲁的女儿。珍妮工作了两天，但以后再没有让她演其他角色，贝茜·彼德斯尽一切努力要把年仅 13 岁的珍妮送进电影界，但最后还是决定等珍妮完成学业后再定专业。然而，珍妮已拿定主意要成为一名演员。

1924 年贝茜去向她的朋友，专栏作家罗埃拉·帕逊求援。帕逊给她安排了一次在 20 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面试。该公司在珍妮 16 岁生日刚过不久，就与她签订了一张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 65 美元；她的名字改为卡萝·伦巴德。（她现在的名字卡萝尔尾部的 e 是由于 1930 年一个广告牌上的拼写错误造成的。伦巴德喜欢在名字的结尾加一个 e，并告诉新闻界她是根据一位命理学家的忠告而加上这个 e 的，“正确的振动需要十三个字母，”她说。公众因为伦巴德承认自己迷信而越发仰慕她。）

伦巴德 18 岁的时候，遇到一次严重的车祸。一块锋利的玻璃在鼻子到耳朵之间扎进了她脸的右部。在脸部被缝合时，她忍受了四个小时没有进行麻醉的手术。治疗过程之后，她又接受了一次塑料手术。这个过程很长，福克斯公司解除了她的合同。

康复之后，伦巴德在麦克·桑内特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桑内特是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冠石山影片公司的制片人。两年中她在只有两盘胶片的短片中露面，参加一些把蛋糕扔到脸上的固定节目演出和其它无聊的滑稽表演。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是帕茨影片公司的头头，他提出如果伦巴德体重减轻 20 磅的话，就与她签约。“如果每周给我 400 美元，我几乎什么都愿干，”她对他说，“但你自己也没有瘦得皮包着骨头啊，肯尼迪先生。”

1930 年，由于帕茨影片公司没有接受她的选择，伦巴德与派拉蒙影片公司签署了一张为期七年、周薪 375 美元的合作合同。她拍了两部影片，《世界上的人类》和《女士们的男人》，与 39 岁的威廉·鲍威尔合演，并于 1931 年 6 月 26 日嫁给了他。他们的新婚之夜过后，她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没有什么新鲜的。”两年之后他们离了婚。伦巴德评论说，“我们的婚姻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浪费时间。比尔（威廉的爱称）喜欢

晚间安静地呆在家里，他这样做使我简直要发疯。但我们离婚后，他倒经常带我出去，我们在一起要比以前过得快活，”

伦巴德与鲍威尔的婚姻使相熟的朋友迷惑不解。尽管鲍威尔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大家通过他在影片中的表演可见一斑，但他与伦巴德那种活泼好动的个性极不相称。他的沉静安详与风雅的举止磨光了她态度上粗糙的棱角，但他没能医好她爱讲脏话的毛病，“改掉一个习惯真不容易，”她对他说，“这样做使我情绪坏透了。”

伦巴德从十几岁就喜欢狠毒的语言，但她以端庄的态度说那些下流话，一位朋友回忆起伦巴德第一次骑马的情景。“我他妈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骑马那么过瘾，”伦巴德在一群人面前大声说道，“就象是干巴巴地干那事！”

卡萝尔从不戴胸罩，也不穿内裤。她身高 5 英尺 1 英寸，体重 112 磅，在她还没有成为好莱坞最高薪的女演员之前已经十分富有。

是的，伦巴德不修边幅，为人顽强固执而又富于浪漫色彩。她意志坚强，充满性感，老于世故，而且喜欢开快车。她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大演员和挣很多钱，也极少怨天尤人。在她事业伊始，伦巴德被怀疑是搞同性恋的女人，因为她喜欢与男女同性恋者为伴。她与鲍威尔离婚之后，与她的业务管理人玛德琳·费尔兹住在一起，费尔兹的外号是费尔西，身高超过 6 英尺，体重也大大超过 200 磅。有关她俩搞同性恋的谣言传到伦巴德朋友们的耳朵里，他们都情不自禁笑了出来。有个人发表评论说，“卡萝尔什么事情都敢做敢为，而且快人快语。”

卡萝尔舞跳得极好，打网球也比别人更为高明。“卡萝尔干什么都拿手，”平·克劳斯贝曾经说，“她富有幽默感，妙趣横生，是银幕上最伟大的女喜剧演员之一。她长得也很美丽动人。电工、木匠和管理道具的人都推崇她，因为她品行端正，平易近人，从不乱发脾气，也不卖弄炫耀自己。让人觉得她实际上是一个好伙伴，而不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她这种表里不一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也无法说清楚。”

伦巴德喜欢挑起有关自己的谣言。有一个传说，她在化妆间里摆着一个电动男性生殖器模型，她将消息传开去，又传回到她耳朵里。伦巴德假装气得脸色发青，但事实上她已经等不及忙着要把它拿给大家看了。

伦巴德的晚会是城里人谈论的话题。玛丽安·戴维斯回忆说，“卡萝尔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式服装’，怎样用便盆端上晚餐。在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们的聚会上，我们全部围坐在一起喝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桌子。我们大家谈得热闹，没有注意到晚餐已经悄悄地一道一道地送上来了。实际上卡萝尔发明了电视餐桌。她事事都超前一步。”

伦巴德是好莱坞第一个雇用比利·海因斯进行室内装饰的人。别人谁也不敢给他提供机会。“卡萝尔与威廉·鲍威尔离婚之后，”海因斯说，“她买了一套简单的，自己居住的中型寓所，要我来装饰。我想要使这住所的布置反映出她的个性，在她那尖酸刻薄的小丑形象下面有一种高尚的情趣。”

海因斯在白色的背景上“强烈地配上”明亮的蓝色和淡紫色的阴影。从此这种类型的装饰在好莱坞风靡一时，但是比利认为这种鲜明的对照是纯伦巴德式的。“她是银幕上最漂亮的姑娘之一。”他说，“她的照

片就象是一位纯洁的公主，在生活中她是一只雌老虎，心绪不宁时象是一只振翅的彩色蝴蝶。我在房间里装了许多镜子，因为卡萝尔本人就是生活的反映。房子装修完了，卡萝尔给了我一张支票，我谢绝了。因为她不惜用她的声誉冒了一次险来找我。由于她的朋友们都急不可待地要亲眼看看这个地方，卡萝尔举行了一个晚会。可是当客人们来了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所空空如也的房子，大家呆若木鸡。所有的家具都被搬走了。

“卡萝尔的母亲贝茜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总有一名命理学家和占星术专家跟随她左右。他们看上去就象是一群吉卜赛人，每星期六晚上玩扑克牌，算命，并进行心灵相通，讲道等巫术活动。”

据海因斯说，伦巴德经常当着他的面换衣服，赤裸裸地走来走去。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她看到他脸上吃惊的神色就说，“比利，要是我知道这样会刺激你，就不会这样做了。”

谁要娶伦巴德，那不是发疯了吗？可能是歌手罗斯·科伦波。他在与女演员波拉·尼格利的热恋逐渐冷却之后又爱上了伦巴德。科伦波与伦巴德变得难舍难分。他用一只价值 1500 美元，镶嵌着宝石的盒子盛香烟，也送给伦巴德同样奢侈的礼物。他与父母一起住在临近好莱坞高级住宅区的奥特博斯环行道上的一所大厦里。科伦波 26 岁的时候，在演出了影片《清醒与梦想》之后，与环球影片公司签了一张有利的拍片合同。1934 年 8 月 30 日，他和伦巴德一起参加了该片的首映式。她为他感到十分激动。“你等着瞧，罗斯，”她对他说，“我预见到你将会成为一个明星。”

两天以后，科伦波去拜访一个收集枪支的朋友。他们正在对一些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纪念物赞叹不已的时候，一把手枪走了火；子弹从一张桌子上弹起来正好打在科伦波右眼的上方，一直进入他的大脑。两个小时之后他离开了人世。伦巴德哀痛万分。她在葬礼上说道，“他对我的爱情是女人们极少遇到的。”

科伦波的母亲没有参加葬礼，她双目失明，抱病在身。大家认为她太脆弱，经受不住老年丧子的打击。伦巴德随后协助参与了一次长达 11 年之久的“欺骗行为”：他们使科伦波夫人相信她的儿子正在进行一次极为成功的欧洲旅行，每月给她寄来一张“上演税”的支票，并附有一封来信，描述她儿子在国外那种令人神往的生活。伦巴德忠实地遵守诺言，经常去看望她。科伦波夫人到死也不知道儿子已故的真相。伦巴德与盖博结婚之后，曾对一名记者说了“不让公开发表的”如下的话：“罗斯·科伦波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爱，永远都是……”

纵然伦巴德并没有放荡风流的名声，她也曾与众所周知的、以“种马”闻名的贾利·古柏约会过，在她 16 岁的时候和几年之后，古柏两度在派拉蒙影片公司与她配戏。当然，伦巴德给盖博一个印象她曾与古柏卷入爱河之中，古柏与盖博不同，是一个有天赋才能的人。结果，盖博从此一定要确保自己收集的汽车和枪支的总数要多于古柏的才行。

谣言也把伦巴德和大卫·塞尔泽尼克和霍华德·休斯连在一起，远近皆知，她曾拿这些关系打趣，可又顽皮地从不否认其真实性。据说，与伦巴德共同主演了一部美丽的影片《波利罗》的乔治·拉夫特是他的另一个情人。伦巴德的照片长期悬挂在拉夫特床头的上方，他承认自己非常爱她。一次，在被问到谁是好莱坞最伟大的情人时，伦巴德回答说，

“乔治·拉夫特……你们是指在银幕上吗？”

伦巴德与罗伯特·里斯金的关系倒是严肃认真的，他们的朋友们推测两人会结婚，但是在1935年的圣诞节之后，大家在影城里又看到她与凯撒·罗米洛在一起相伴而行了。伦巴德从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她与里斯金的罗曼史会结束，只不过说他不想要孩子。里斯金的老同事弗兰克·卡普拉说有段时间里斯金为伦巴德终日没精打彩。

伟大的约翰·巴里摩尔也爱过伦巴德。起初，他不愿在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与“那个让人眼花缭乱的金发女郎”在一起工作，他说因为她不会表演。“我为她而难过，”巴里摩尔说，“同时不打算降低自己去迁就一个看着象是伶俐可爱，实则举止轻浮的小姑娘。导演霍华德·霍克斯把我叫到一旁，要我闭上嘴等到把片子拍完那天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没想到卡萝尔乘我不备把我迷住了。在一场戏中，她应该扔出一个把手……对我怒吼并破口大骂。她手臂在空中挥后舞着，踢着腿，尖声叫喊着，就象一个疯婆子在表演。我记得我本能地护住了下身。我们进行的对话长达12页，没出一点错。那场戏我们只拍了一次——这时间长得足够使我爱上她了。”

11. 影帝

伦巴德的朋友们都认为盖博配不上她。他们中有一个人说，“盖博不太尊重女人。他不是一个人情和体贴周到的人。我觉得他太粗鲁，缺乏情感价值标准。卡萝尔应该得到更多的钟爱和照顾。她喜欢拥抱和爱抚。他却不这样。她记得所有朋友的生日和纪念日。盖博只记得他自己的生日。他对食物和烈性酒倒是慷慨大方，但对礼物呢？早忘在脖子后边了。要是别的男人这样，卡萝尔决不容忍。她会踢他的屁股，向他说明生活中的现实应该如何。我想卡萝尔一定会说盖博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他外表上态度粗暴是装出来的——但是他确实认为搞女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打猎和钓鱼之外，克拉克对别的事情都不太在意，而卡萝尔却非常喜欢穿带花边的衣服，上夜总会，在布朗·德尔比餐馆用午餐，以及戴上一顶最时髦的帽子与记者们一起参加鸡尾酒会。这一切都使盖博觉得无聊，因此卡萝尔便假装喜欢他那些个人爱好。她买回马裤，运动衫和靴子，学会使用来复枪，和他一起外出去找‘乐子’。卡萝尔一心要领会他的一切，而克拉克从来不把这当回事儿。”

盖博的朋友们开始并不特别喜欢伦巴德，因为他坚持带着她外出在野外露营，那通常只是男人们干的勾当。她能跟着学粗俗的土话，并且还能教小伙子们一些下流的方言。她开的玩笑也是最猥亵难听的。盖博觉得她很可爱，鼓励她这样做。伦巴德知道盖博那些伙伴都在等待着恶劣的天气和臭虫会让她吃不消。相反，她早晨第一个起床，而且能钓上来最大的鱼。

有一次人们问伦巴德打不着野鸭于的时候，她和盖博在矮树丛中干些什么来消磨时光，她耸耸肩说，“有时候我们做爱。在雨中干过两次。”

然而在别人问起他的打算时，盖博坚持说，“我还没有离婚，因为我没有再结婚的打算。”

在拍完《旧金山》一片后，盖博和玛丽安·戴维斯又联手主演了影

片《卡恩和马贝尔》。尽管梅耶与赫斯特之间发生了争吵，还是安排盖博与戴维斯再拍一部片子。泰尔伯格使这一承诺如期兑现。在这部影片中，盖博扮演一个拳击手，戴维斯是一名音乐喜剧明星。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把他们两人富于浪漫色彩地联系在一起，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真地落入了情网。评论家们为此十分伤脑筋，《新闻周刊》说：“克拉克·盖博和玛丽安·戴维斯在这部片子中的配合就如同一只胖手挤进了一只又瘦又小的手套一样，”《时代周刊》写道，“这对光彩照人的情侣悄然离去，来到泽西一间玫瑰花覆盖的小草屋，这就是结尾，也是对盖博先生和戴维斯小姐和音乐喜剧所怀有的某些美好感情的终结。去看这部片子吧，有损失自己负责。”赫斯特在《卡恩和马贝尔》影片上蚀了本，也许不足为奇。

克拉克接下来和琼·克劳馥及其丈夫弗兰克特·托恩一起拍摄了《被缉拿的爱情》。托恩问盖博为什么他不重返舞台。“因为我不能向对观众，”这是他的回答。

“为什么？”托恩问道。

“因为我是克拉克·盖博，人们都来看我这个活生生的人，没看完戏就会撕掉我身上的肉了。”

“我考虑在舞台上干一番事业，”克劳馥说。

“是吗？好吧，如果你能使自己脱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盖博说，“我想要你看个剧本。”

“哪个？”

“《帕诺》。”

“你疯了吗？到底有谁会相信你是爱尔兰未加冕的国王呢？”

“那是我的事。你想和我一起演吗？”

“找洛丽泰，”她说。

“找不着她。”

“你这个婊子养的，”

盖博脸色铁青，很长时间不和克劳馥讲话。然而，他们确实在影片《被缉拿的爱情》中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是一部在欧洲发生的特权阶层与密探的故事。盖博扮演一个新闻记者，克劳馥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女继承人。《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一部近乎愚蠢的影片毫无重要性可言。”其它的评论则列举了主要演员的优美表演。

1936年有关票房收入的民意测验中，盖博位居第二，秀兰·邓波儿高居榜首。（其他人按顺序为琴吉·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搭档，罗伯·泰勒，乔·E·布朗，迪克·鲍威尔，琼·克劳馥，克劳黛·考尔伯，珍妮·麦唐娜和贾利·古柏。）

盖博没有对手。米高梅公司新涌现出来的男主角是25岁的罗伯·泰勒。他曾经这样谈起自己，“我只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年轻无知的孩子。”泰勒与盖博一样，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人，与盖博不同的是，他是梅那最宠爱的儿子。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把泰勒置于他的羽翼之下。盖博也喜欢上这个精神饱满，相貌英俊的泰勒，他还经常与盖博相伴去打猎和钓鱼。

让泰勒和葛丽泰·嘉宝联手主演影片《茶花女》是泰尔伯格的主意。泰勒对盖博说，“她应该吻我一次，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

“吻了你两次？”克拉克不由得笑了起来。

“她吻遍了我的脸。”

“是吗？那你怎么样呢？”

“什么也没干。在爱情场面的戏中，她是个进攻者。你注意到这点吗？”

盖博皱起了眉头。“关于嘉宝，除了她每天晚上准6点钟回家之外，其它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1936年9月14日，《茶花女》开拍前不久，欧文·泰尔伯格因患大叶肺炎而辞别了人世。这位电影界“才华横溢的才子”年仅37岁。好莱坞笼罩在一片哀痛之中，在泰尔伯格葬礼的那天，米高梅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停业致哀。好莱坞其它的影片公司出于对泰尔伯格的敬意，在布拉·布里斯庙内举行葬礼仪式的这段时间内，也肃静默哀。格蕾斯·摩尔哭着唱起了圣经中的赞美诗第23篇。由1500名送葬者组成的人群全都潸然泪下，掩面而哭。克拉克·盖博阴沉着脸招待来宾，而L·B·梅耶则低着头坐着，拒绝和任何人打招呼。很多人都为泰尔伯格之死而责怪他。但在仪式结束之后，梅耶坐在他的豪华汽车里，看了他的助手埃迪·门尼克斯一眼，脸上露出微笑。“上帝对我不薄吧？”他说。梅耶终于可以独揽米高梅公司的一切大权了——他把米高梅公司看作是他的孩子，他的生命，他生存下去的原因。那些过去找泰尔伯格哭诉的人现在必须要和梅耶打交道了。泰尔伯格在米高梅公司任职期间受到大家的称赞；现在既然他已经谢世，即使是梅耶的敌人也要学会见风转舵了。

泰尔伯格策划拍摄的影片——《大地》，《竞赛中的一天》，《五月时节》以及《茶花女》都按计划进行。《大地》成为印有泰尔伯格名字的唯一的一部影片。

《帕诺》没有受到泰尔伯格逝世的影响。梅耶喜欢这个电影取材的来源，一部爱尔兰·沙弗勒所著的剧本。他对盖博要扮演那位爱尔兰政治家也无反对意见。梅耶认为这部电影可能会证实盖博作为一名演员的价值，并使他的形象有所改进。梅耶与盖博最后在有些事情上是否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呢？答案是“不幸的是，确实如此。”

梅娜·罗或许是梅耶身边唯一的一位认为《帕诺》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的人，琼·克劳馥拒演该片中盖博的已婚情妇之后，梅娜·罗被选派担任此角。在影片结尾处，帕诺没有为爱尔兰赢得地方自治权，而死于心脏病发作。这部影片也随之而消亡。《纽约客》杂志指出，“在知名的毫无骨气的人物中，我会列上帕诺的名字。”《纽约时报》把它称之为“苍白无力而又冗长乏味。”

无论失败与否，盖博收到了完成《帕诺》一片必不可少的25000美元的奖金。伦巴德印制了数以千计的《帕诺》影片的招贴画。盖博视力所及之处比比皆是。可能这是伦巴德提醒盖博记住人孰无过的方法。但是，要使天平保持平衡并非易事，因为盖博这个人一贯是绝对没有错的。

《帕诺》是一个被忘却了的瑕疵，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疤痕。尽管如此，盖博确实为后代留下了他沉重的足迹。

西德·格劳曼拥有很多连锁的影剧院。一次他去拜访玛丽·壁克福的时候偶然踏上她化妆室门前刚刚砌好的湿水泥地面。这一不慎行为使他萌生了一个主意，1927年当塞尔西·德·米勒制作的影片《王中王》

在格劳曼新建的位于好莱坞大街的中国剧院里首映的时候，壁克福第一个前来“印下了”她的脚印。对一个电影演员来说，除了奥斯卡奖之外，应邀在格劳曼的中国剧院门前留下足迹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殊荣。

壁克福把她的一双小鞋放在水泥里的新闻短片风靡了全国。10年之后，1937年1月，克拉克·盖博把他的大手和大脚的印迹留了下来，并写下题词“献给西德，一个伟大的人。”盖博为这一事件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一群人，伦巴德在他的身边悄声说，“如果他们把你的那东西也印下来，不是更合适吗？”盖博咧开大嘴笑了起来。

不消说，伦巴德这种有伤风化的语言没有传为新闻。事实上，她很少对报界谈到她与盖博的关系。人们看到他们经常约会，但总是做到恰如其份。米高梅公司非常注意这一风流韵事。这一次用不着提醒盖博。其利害攸关的是出了事要付出一大笔钱。丽娅可能一直在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但她并没有整晚坐在家中。她时不时地在宴会上与丈夫和伦巴德不期而遇，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令人不快的事。丽娅后来说，在她与丈夫长期分居时期，盖博从未使她感到懊恼。L·B·梅那告诉霍华德·斯特瑞克林，举凡有关盖博和伦巴德的一切事情要确保社会能够接受。

然而，记者和影迷埋伏在伦巴德在好莱坞的住宅周围，使她毫无隐私可言。她甘冒很大危险与盖博在贝弗利·威尔什尔的旅馆套房里幽会。为了避开公众虎视眈眈的目光，伦巴德搬进了在贝尔埃尔的一幢与世隔绝的英国都铎式房子。盖博对终日往返奔波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便在伦巴德住所附近租下了一所房子。“因为我们的工作日程有冲突，”他对朋友说，“我决定唯一的办法是过一段时间去看她一次。”象盖博这样一个素来追求女性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自白，他从来没有对任何姑娘这样迁就过。对伦巴德而言，这又是一次胜利。偷偷摸摸地出入旅馆未免有失她的尊严，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事她尚未做的话，那就是为他们恋情的永恒持久而铺平道路。

1937年2月，米高梅公司为盖博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L·B·梅耶请年方15岁的裘蒂·迦伦为盖博演唱“你使我爱上了你。”裘蒂说，“在这么近的地方看着他，我的膝盖都要支持不住了。”盖博拥抱了迦伦，并吻了她一下，她热泪盈眶，急忙跑到梅耶身边，坐在他的腿上。

10年之后，迦伦与盖博在一次宴会上相遇。他对桌子边的每个人说，“裘蒂毁了我所有的生日晚会。正当我刚开始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小家伙唱着歌走来了。她真让人讨厌！”但是迦伦后来说，“克拉克逗着玩儿的时候，是他挺喜欢你的一种表示。我从来不习惯在制片公司里看到他，总感到特别激动。”

1937年4月，盖博出现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里，为美国政府一项起诉维奥莱特·诺顿的案件充当证人。诺顿是一名英国妇女，她宣称盖博是她15岁女儿管多琳的生身父亲。诺顿称她在观看《一夜风流》的时候认出了她的情人“弗兰克·比林斯”。她给盖博、瓦尔特·温切尔和米高梅公司都写了信，并且出于某种原因也给梅·韦斯特写了信。洛杉矶地区法律代理人与盖博取得了联系，可盖博说，“我从没去过英国。”

“在那个事件中，”地区代理人说，“你必须证明1922年你在什么地方这一疑问。”

“在整个西北部地区。我是个流浪汉。”

“你必须说得比这个更具体一些，还要有证人支持你的说法”

米高梅公司试图与 1922 年可能认识盖博的每个人进行联系。西尔文顿木材公司提供了盖博薪金支票的复印件。但最重要的证人当属弗兰兹·多弗勒，她当时正住在洛杉矶。

1937 年 4 月 22 日，在清一色男性的陪审团面前，审讯开始了。从来没发给过克拉克·盖博美国护照一事得以确定，盖博站在证人席上叙述着他早年从俄亥俄州到堪萨斯州，蒙大拿州，俄勒冈州的生活。维奥莱特·诺顿坚持要到近处看一眼证人席上的这个男人，她说这样做是为了辨明他是何许人。法官说，“法庭里的每个人都能看见这个证人是克拉克·盖博！你的要求被否决了！”

弗兰兹·多弗勒能够提供确切的日期。她对法庭说，盖博 1922 年 9 月一直和她的父母呆在他们的农场上，这个月正是维奥莱特·诺顿声称她怀上女儿的日子。弗兰兹作证之后，盖博走上前搀扶她从证人席上走下来。

维奥莱特·诺顿被驱逐到加拿大。

满堂哄笑不止，盖博评论说，“事态发展说明，这是一个远程的策划，可以说创了世界记录。”

伦巴德板着面孔反唇相讥道，“说得对。你尽你能做的一切就近解决了。”

当盖博发现曾一度是他的未婚妻的弗兰兹经济状况不佳时，就要求米高梅公司雇用她在上演轮换剧目的剧团工作。但是在制片厂里，盖博却对她视而不见，好象她根本不存在似的。弗兰兹评论说，“他娶过两个他不喜欢的女人，为的是促进他的事业。但是后来他做了许多我认为不对的事情。”

盖博的下一部影片是有关赛马的故事。起初，他想要琼·克劳霞在影片《萨拉托加》中作他的女主角，但是在选派演员的时候，这两个人关系不好，彼此不讲话。实际上，他责怪《帕诺》的失败是由于克劳霞的拒演。使盖博感到高兴和满意的是，珍·哈露将与他演对手戏。影片《萨拉托加》是一部带有一点情节剧味道的浪漫喜剧，盖博扮演一个赛马时登记赌资的人，他一心只注意着英国良种马的比赛而把挣到手的钱和女人都失去了。这部影片光彩夺目，只是因为珍·哈露的猝死使其黯然失色了。珍·哈露在拍完她最后一场戏时垮了下来。制片厂认为她得了流感，把哈露送回了她母亲的家中。下一个星期一哈露没有露面来上班。她母亲珍·贝罗给制片厂打电话说哈露第二天来上班报到。到了星期二哈露还没有出现，一个制片厂的信使被贝罗夫人打发了回来，盖博承担了去看望哈露的任务。

“我想见珍，”他说。

贝罗夫人盈盈一笑，“她在睡觉。”

“医生说过什么？”

“将来，”贝罗夫人说，“我一定向你介绍基督教科学派，盖博先生。”

盖博跑回制片厂，通过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向 L·B·梅耶发出警告。梅耶安排人把哈露火速送到了洛杉矶的萨玛里坦医院。但是为时已晚，哈露于 1937 年 6 月 7 日即不幸逝世。她死于脑水肿，这是尿毒症没有及

时治疗的结果。米高梅公司再次为之震惊，全体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们失去了大家庭中的一员——人人都爱称她为“宝贝儿”的26岁的女明星。

克拉克·盖博十分伤心地和卡萝尔·伦巴德参加了葬礼。珍妮·麦唐娜唱起了“印第安爱的呼唤”，纳尔迹·埃迪跟着唱了“啊，甜蜜的生活。”教堂里摆满了估计价值为两万美元的鲜花，几乎与这位刚刚辞世的淡金黄色头发女郎身后留下的钱财一样多。她手中握着一枝白色的桅子花，附着一张未署名的便条，上面写着“晚安，我最亲爱的宝贝儿。”显然，它是威廉·鲍威尔对这个姑娘的最后诀别，她戴上了他的蓝宝石订婚戒指，但还在犹豫是否要嫁给他。鲍威尔经过两次离婚之后或许也对结婚谈虎色变。如果他和哈露早结了婚，并把她从她母亲处带走，这个宝贝儿可能会幸免一死。

悲伤使盖博压抑得无法说话。珍·哈露可怕的死亡使他和卡萝尔·伦巴德的距离更近了一步，比过去他认为的可能性要近得多，好莱坞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对吗？这里的生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都短暂：可怜的欧文，可怜的珍，可怜的其他每个人……

《萨拉托加》完成了。哈露留下未拍完的戏由一个替身演员来演，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几个试演这一角色的很有希望人选的年轻金发女郎也被盖博物色收罗，充实了他相与的女人队伍。他注意使候选人弗吉妮亚·格雷在他后来拍摄的很多影片中出现，还有赢得这个角色的玛丽·迪丝，她是盖博另外一个多年来最喜欢的人。

《萨拉托加》于哈露去世一个月后上演，此时公众仍然心有余悸。盖博难过了很长时间。他十分惊异影片公司居然利用哈露之死来推出她最后一部影片而坐收渔利。他很想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她工作多么卖力，即使在她已病魔缠身的时候，依然如此。他记得她如何跌倒，然后尽力从两轮马车上站起来继续拍那场戏。在这刹那间，盖博明白了梅那为什么要求向他报告有关签约演员的情况，为什么他坚持要了解他们私生活的详细情节，为什么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对梅那如此忠心耿耿而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

在1934年，罗伯·泰勒是好莱坞历史上收入最低的明星，每周只有35美元，他要以这点钱养活自己和母亲。盖博鼓励他去找梅那要求提薪，生性腼腆的泰勒决定暂且一试。

“鲍勃，”梅耶说，“上帝从来没有认为应该降福给我一个儿子。他给了我女儿——两个美丽的女儿，她们是我的莫大快乐。她们现在已经嫁给了优秀而事业有成的两个人——高级制片人 大卫·塞尔泽尼克和比利·戈兹。但是为了某种原因，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他从未认为应该给我一个儿子。

“但是如果给了我一个儿子，鲍勃——如果他降福于我如此巨大而绝妙的快乐——我想不出除了你还能要谁来作我的儿子。如果那个儿子来对我说，‘爸爸，我在为一家出色的公司工作，米高梅制片公司，为一个好人工作，这个公司的老板，他心里记着我应得的最大利益，但每周却只付给我35美元。爸爸，你认为我应该要求他给我提薪吗？’你知道我会对我儿子说什么，鲍勃？我会说，‘儿子，这是一个优秀的公司。它会为你做很多事情。它将造就你成为一个大明星。它将使你名震影坛。

那要比加一点点钱更为重要。别要求加薪，儿子。’ ”

泰勒离开梅那办公室的时候，霍华德·斯特瑞克林问道，“给你提薪了吗，鲍勃？”

“没有，但我得到一位父亲，”泰勒回答说。

梅耶或许对这位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年轻人有些吝啬，但是他教给他如何去安排他挣到的钱。而后，他给泰勒增加了薪金；在泰勒试图提高薪金未获批准不到一年之后，他每周挣到 750 美元。“梅耶先生在适当的时候才给提薪呢，”泰勒说，“他知道我不能靠每周 35 美元过活，但是他不想让我觉得是我说服他这样做的。”

泰勒解除了与女演员爱琳·赫威所订的婚约，盖博帮他度过了这一难关。（梅耶要泰勒保持独身。）当爱琳与歌唱演员阿伦·琼斯结婚的时候，泰勒受到沉重的打击。爱琳对本书作者说，“我不想等到制片公司来决定鲍勃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另外，我觉得阿伦更具有明星的潜力。”

盖博对与克劳馥之间缠绵悱恻的恋情可能也苦不堪言，但他们未能结合倒没有使他感到遗憾。弗兰克特·托恩在与克劳馥离婚后谈到了他所受的痛苦。他在化妆间与一个小女明星做爱，被妻子当场捉住，托恩对她说，“我必须自己证实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对她来说被天才所引诱应该引以为荣。”克劳馥说这全是胡说八道，但是托恩并没有象他们结婚之初那样被迫四肢着地乞求她的宽恕。“和道格拉斯在一起的时候，我下了很大功夫，”克劳馥后来说，“和弗兰克特在一起的时候，我努力得不够。”

比利·海因斯又一次更换了布里斯托大街克劳馥家中的马桶。

盖博和克劳馥的关系又和好如初。据她所说，这一韵事之所以继续下去是因为他们彼此渴求着对方。“我是能满足他的为数不多的女人之一，”她说。

在好莱坞，男女关系走马灯似地旋转，弗兰克特·托恩目前正在与洛丽泰·扬约会，而琼·克劳馥则留意着斯宾塞·屈赛。罗伯·泰勒和芭芭拉·斯丹韦克是关系比较固定的一对，而瑙玛·希拉则在追求泰伦·宝华，而宝华又拿不定主意他到底更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整个影城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大卫·塞尔泽尼克即将把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为电影。当此之际，盖博正与梅娜·罗和斯宾塞·屈赛三人联手合拍《试航员》。虽然屈赛至少是半开玩笑地把这部影片称为“不过是另一部盖博影片，”而他自己确实在拍摄过程中多次试图抢镜头，因为只有他能够这样做，斯宾塞和克拉克是朋友也是对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对方的特征。屈赛想要盖博的那种不费吹灰之力就具有的吸引力，而盖博则妒嫉屈赛的表演才能。

在《试航员》中，盖博饰演与影片同名的角色试航员，屈赛是他的技师，梅娜·罗是嫁给盖博的乡下姑娘，“在一场戏中，”盖博后来回忆说，“梅娜和我在一辆敞篷车的前排座位上交谈，屈赛坐在后排位子的中间。梅娜和我正在进行一场‘火热’的谈话，而斯宾塞只有一两句短台词，但是这个杂种在嚼口香糖。都是口香糖在作怪！没有人注意我正在引诱梅娜，因为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斯宾塞嚼口香糖。他没有得到这个姑娘，但他却略施小计抢了戏。”

在影片结尾时斯宾塞临死的那场戏中，他躺在盖博怀中，以此表示简短诀别。他躺下去，伸平身子时盖博就摇着他骂道，“死吧，该死的斯宾塞！我愿耶稣赐你死去！”

屈赛有喝酒的毛病，经常在拍片间隙出去痛饮一番。工作时清醒不醉对他来说很困难，但是他通常能够做到，至少在他演艺生涯之初。有一次盖博和他的密友，导演维克多·弗莱明想要屈赛参加他们的一次纵酒狂欢，被屈赛一口回绝了。当盖博和弗莱明喝得醉熏熏，横冲直撞地返回制片厂的时候，盖博笔直地朝着屈赛的方向走去。但是梅娜·罗拦住了他。“你知道他要拍片，必须小心在意！”她大声说，“你怎么不动脑子？”

《试航员》一片获得巨大成功。《尾白》杂志说，“克拉克·盖博、斯宾塞·屈赛和梅娜·罗三人联手作出了他们演出生涯中的最佳表演。”《时代》杂志赞扬此片道，“导演弗莱明不施技巧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试航员》被提名为1938年学院奖最佳影片；它最终败给了影片《你不能把它拿走》，这是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根据考夫曼和哈特的戏改编而成的。斯宾塞·屈赛以《孤儿乐园》赢得了同年的最佳男演员奖。1937年秋天，专栏作家埃德·沙利文举办了“影帝和影后”竞赛，共有两千万人参加了投票。克拉克·盖博和梅娜·罗荣获冠军，（罗伯·泰勒和洛丽泰，扬名列第二。）

12月9日，在好莱坞的艾尔·卡比但剧院，在众多拥挤的观众以及无法统计人数的无线电听众面前，沙利文授予盖博和梅娜·罗由锡片及紫红色天鹅绒制成的皇冠。盖博在事先准备好的获奖发言中说，“我演过记者，矿工和很多其他角色，但这是我第一次成为皇帝。我想对那些使我成为影帝的投票者表示感激。”梅娜·罗对观众说，“还没有一个皇后站在这么漂亮的皇帝身边呢。”

在这次加冕典礼上伦巴德规规矩矩，尽管她有一次转向一个朋友小声说，“如果克拉克那东西少一英寸的话，他会成为电影皇后的。”

梅娜·罗的皇冠实际上已被人淡忘了，但盖博的这一殊荣则一直保持到今天。

美国公众并不需要证实盖博是否应该获得皇冠。多年来，他已经成为他们的无冕之王。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或许没注意到）的是卡萝尔·伦巴德，她挣了465000美元，是1937年薪金最高的明星。她与派拉蒙公司的新合同价值200万，据说要保证她一年拍三部影片，每部片子起价为15万美元。她可以作一名自由演员。《电影周刊》评论说，“标志明星的等级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因素——好莱坞自己的看法。每个制片人和导演都以那种神秘的职业热情提起伦巴德的名字，其真实性是不会错的，而且他们都宣称她既是一个优秀而富于感情的演员，也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

虽然伦巴德比盖博挣钱多，在民意测验中盖博却处于领先地位。但成功总是要付出最高代价的。他们住在各自的家中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但他们没有什么私生活。在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的帮助下，盖博在好莱坞的弗兰克林大街上的爱丽舍堡旅馆租下了一套公寓。在这里，盖博和伦巴德能够一起在604寓所度过业余时间而不用担心被人发现。还

有其他几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时地在爱丽舍堡旅馆寻找避难所——格劳莉娅·斯万森和约瑟夫·肯尼迪，玛丽安·戴维斯和威廉·鲁道夫·赫斯特，还有贾利·格兰特和兰道夫·史考特也来。爱丽舍堡旅馆有一个高雅的欧式餐厅，还为那些不想被别人看见的客人提供房间服务。爱丽舍堡的主人是已故的制片人托马斯·因斯的遗孀。在那艘奥内达号游艇上发生命案的周末之后，赫斯特给了她一笔钱修建了这个地方。在大街的对面，赫斯特自己修建了一座夏绿蒂堡旅馆。为因斯之死作证因而闻名的专栏作家罗埃拉·帕逊曾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在弗兰克大街存在着权势并受到保护。

对很多女人来说，和情人一起偷偷摸摸地相会是浪漫而且大胆的。但保密可不对伦巴德的胃口，特别是她与克拉克·盖博的前途未卜的时候。尽管他并没有公开约会其他女人，但她敢肯定他对她不忠。左手上没有订婚戒指，伦巴德就不能掌握住克拉克；即使有一枚戒指，她认为他也会对她想把他据为己有的任何努力都感到不满。盖博希望每次约会都在卧室中结束，但伦巴德偶尔也打发他走，尤其是他们和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明天再和你谈，”她一边说，一边在他面前轻轻地关上了前门。

盖博与新闻界保持着距离，而伦巴德却坚持与她喜欢的闲话专栏作家们相聚，偶尔也共进晚餐，以此获得他们的支持。“上帝知道我爱克拉克，”她对他们说，“但他是城里最熊的男人。”

盖博听到这个评语后哈哈大笑起来，“好吧，我想我得多多地练习才行！”

伦巴德有一种不费劲就能引人注意的办法。有一次，她在摄影棚里编织着一件谁也辨认不出的什么东西。最后她把它留在了盖博的化妆间里，并附了一张字条。盖博把它拿给大家看。据维克多·弗莱明说，“它是用来使那东西保暖的——相对来说太小了。”

盖博再次与梅娜·罗合作演出《太烫了拿不住》，这是关于竞争激烈地拍摄新闻片的摄影师的一部惊险的情节剧。有一天在拍摄现场不慎失火，救火人员准备营救梅娜·罗，当时她正演被困在燃烧的飞机中的女飞行员。这时，盖博成了现实生活里真正的英雄。

“摄影机别停，该死的！”盖博叫喊着，“我要亲自把她救出来。”

当他怀里抱着梅娜·罗从烟雾中再次出现的时候，伦巴德正在现场观看这场戏的拍摄，她声音粗哑地说，“你演得太过火了吧！”

为了报复她说的这番话，盖博更加抱紧梅娜·罗，她也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

“你现在可以把她放下来了，”伦巴德说。

梅娜·罗没有拿准她是真的处于危险之中、还是宣传部门不过要尽力渲染这一事故。

伦巴德出现在拍摄场上对于旁观者们大有吸引力。盖博过去强烈反对外人参观，这次也许是为了抚慰伦巴德的失意情绪而为她破例。她想要结婚已然不是秘密了。当时他是否也有同一想法，大家猜测难定。但是盖博能够支付离婚费用已不成问题。后来的几年中，伦巴德对盖博总是偏爱年长女人表示担心。她把那些嬉笑逗趣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象母亲一样对待他，希望他会需要她。

《太烫了拿不住》一片刚拍完，伦巴德就急不可待地想要知道在根据罗伯特·舍伍德的剧本《痴人的喜悦》所拍的影片中舞蹈演员哈里·万这一角色是否分派给盖博。在角色确定之后，她自告奋勇地帮助他进行每天的舞蹈练习。

琼·克劳馥想演爱琳，一个冒牌的女伯爵。梅耶拒绝讨论此事，克劳馥把盖博逼到了米高梅公司后院的角落里。

“你非得在饮水龙头下洗牙吗？”她大声斥责他。“不怕有人会看到你吗？”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他说，把假牙放回到嘴里。

“舍伍德的电影怎么样？”她问道，点燃一支香烟。

“瑙玛要演这部片子。”

琼下了自行车，把车子扔在地上。“我没有听错吧？”

“是的，说来话长。”

“欧文死了，但那个娼妇还总是得到好角色！”

“你哭了？”

“哭了又怎么样？”她用力吸着鼻子，把脸埋在他胸前。

“别这样，”他嘟囔着，使她放宽心。“卡萝尔就在这儿附近。”

“该死的卡萝尔！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泰尔伯格的寡妇演爱琳？”

“瑙玛与梅耶达成了协议，琼妮。有很多来信络绎不绝，好象都要求她演思嘉。”

“郝思嘉？”

“不是，”他皱着眉头，“是思嘉·戈德伯格。”

“我们一起去你的化妆间，我需要喝一杯。”“我一直告诉你卡萝尔在制片厂里。你能不能坐在这儿听我讲？”

“为什么我得坐下？”她问，牙咬得咯咯作响。“因为不然的话你就会晕倒的。现在看来瑙玛认为她不适合思嘉这个角色，她正式拒绝了。”

“怎么着？”

“这样做，她可以使她的影迷的情绪平定下来，而梅耶也不致于受刑罚了。给她的报偿是演《痴人的喜悦》。”

“什么？”

“先别站起来，宝贝儿。瑙玛还得到《女人们》一片的女主角。”

“什么？”

“你记住，欧文把他在米高梅公司的财权留给了瑙玛。她抓住了梅耶的要害处。”

“她是骑在欧文的要害上进入制片厂的，不是吗？”

“你对瑙玛积怨很深，时间也太长了，都因为你首次露面拍电影的时候是作为她的替身演员，还只拍了头部的背影。”

“我就讨厌给她当垫背的。如果塞尔泽尼克在那个斗鸡眼的娼妇拒绝之后认为要我来演思嘉的话，他就是一头蠢驴。”

“我不管选派角色，宝贝儿，我只管演。”

“我们什么时候为《痴人的喜悦》进行你每天的舞蹈排练啊？这是我们相聚的最好借口，啊？”

“卡萝尔在帮我……”

“你为什么不先请我帮忙？该死的！”

“因为我还想活着过我的40岁生日哪。”

12. 白瑞德

盖博在《痴人的喜悦》中有几个舞蹈场面，其中最复杂的一部分是与六个站成一排配舞的金发女郎一起随着《摆阔气》的曲调起舞。（在这部分的结尾，姑娘们把盖博抬下舞台扔在地板上。）伦巴德在家中和制片厂里都与他一道工作。一天早晨，她来到摄影棚看到一个跳配舞的姑娘正在与盖博调情。伦巴德毫不犹豫地大声叫喊道，“把那个浪货从这儿赶出去！”

这个舞蹈演员被解雇了。

伦巴德也密切注意着瑙玛·希拉的动向。这位泰尔伯格的遗孀好象随时都准备搞点儿风流韵事似的，她常常不顾一切地与她的男主角打情骂俏。希拉以前曾对盖博青眼相加，现在，在拍片中的爱情戏时，她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次他们接吻的时间极长，伦巴德对盖博厉声嚷道，“我想你是今天早晨在假牙上多涂了些胶水吧。”

影片《痴人的喜悦》的剧组人员并不因为伦巴德的在场而感到紧张，因为她虽然心怀嫉妒，对别人却是体贴关怀，而且说话妙趣横生。盖博拍完最后的舞蹈场面时，她献给他一大束鲜花，称他为“歌剧女主角”。盖博就象吃他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那样把花一口口地全吃光了。

在《痴人的喜悦》一片中，盖博与希拉在奥马哈的一家表演粗俗歌舞的歌舞厅工作，两人初次相遇发生了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几年之后，他们又在欧洲相逢，但是希拉摆出一付俄国女伯爵的架势，宣称她从未在“奥马哈—哈—哈”见过他。《时代》周刊认为这部电影是“第一流的”。《纽约时报》措词激烈地指出，“如果你不看这部影片，你就会错过今年的一件大事。”《好莱坞导报》说此片是盖博和希拉迄今为止的最佳演出。

希拉还没有放弃盖博。她知道他们两人相互吸引，她贡怪伦巴德来摄影棚妨碍了人之本性的正常发展。

盖博可能也打算与希拉作一次床第之欢。他的自我遏制可能来自不断产生的对欧文·泰尔伯格的忠心，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对希拉的朝三暮四心存疑虑。全城的人都知道希拉对泰伦·宝华的单相思，而希拉与导演维克多·弗莱明相好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瑙玛·希拉在20年代后期与比利·海因斯可能也有私情。海因斯向朋友们吹牛说起过这一关系，给人的印象是，欧文·泰尔伯格的新娘如此热情奔放，连他也抗拒不了。

据琼·克劳馥所说，海因斯经常光顾好莱坞的同性恋酒吧。“1925年，我听到有谣言说克拉克也常去，”她说，“比利不知道（克拉克）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双性恋者，他提到了几处同性恋者聚会的场所，如果克拉克确实曾经光顾过这些地方，那就说明他是多么拼死拚活地要找到一份工作。”

一位前米高梅公司的电工记得有关盖博和同性恋酒吧的谣言。“这合乎逻辑，”他说，“因为象海因斯和雷蒙·诺瓦罗这样的大明星都是常客。我从来没听说盖博去这些酒吧是为了性爱。他象我一样到那里去是会见他所要见的人，而这些人碰巧是同性恋者。我就是这样找到工作的。”这位电工现住在“电影城住宅区”中，他希望不透露他的姓名，

因为他觉得谈论盖博在 20 年代的越轨行为可能会惹恼他那些住在“电影城住宅区”的朋友。他又加了一句，“除非你经历过这种自讨苦吃的事情，否则根本不可能对我们被迫作出的牺牲给予同情。我不感到遗憾，也不引为自豪。”

克拉克倒无需奋力争演 1938 年角逐人数最多的男主角。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想扮演白瑞德这个角色。但是电影观众要求他出演此角，他们给米高梅公司寄来的信件数以千计。“我还没读过这本书，”盖博说，“但是读者们显然对白瑞德这个人物有他们自己的概念。要是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怎么办？”

大卫·塞尔泽尼克于 1936 年以 5 万美元从玛格丽特·米切尔手中买下了《飘》的电影摄制权。他把它交给了欧文·泰勒伯格，让他策划，但遭到拒绝。欧文评论说，“关于内战的电影不受群众欢迎。”塞尔泽尼克没有钱自己来拍摄这部影片，但是他仍然尽量避免与他的岳父 L·B·梅耶打交道，即使早在 1936 年，盖博显然就是扮演白瑞德的唯一合适的人选。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打算拍摄一部由蓓蒂·黛维斯饰演郝思嘉，埃洛·弗林饰演白瑞德的影片，后来由于黛维斯拒绝与弗林演对手戏而告吹。

最后，塞尔泽尼克去了米高梅公司，因为他需要克拉克·盖博参演，梅耶同意发行《乱世佳人》这部影片以换取利润的一半，外加总收入的 15%，来抵销一切开销。米高梅公司将提供一半的财力——125 万美元，盖博对塞尔泽尼克说，“好大的一笔买卖。可是我不想演白瑞德。”

盖博当然永远不能有所选择，除非他愿意不拿薪水暂时停职。作为一名米高梅公司的合同演员，他有责任拍公司要他拍的任何一部影片。

如果塞尔泽尼克和梅耶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那就大错特错了。1938 年底，《故事影片》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仅震惊了杂志的读者，而且也震动了电影行业。这篇题为《好莱坞未婚的丈夫和妻子们》的文章，谈到了一些著名的未婚夫妻如芭芭拉·斯丹韦克和罗伯·泰勒，宝莲·高黛和查理·卓别林，弗吉妮娅·雷斯和乔治·拉夫特，康斯坦丝·班内特和吉尔伯特·罗兰，还有卡萝尔·伦巴德和克拉克·盖博，这篇文章透露，“在好莱坞受人欢迎的影星双双对对，但真正有登上结婚圣坛记录的人，却为数少得可怜。”文章并指出克拉克·盖博“现在是正式的已婚男子……丽娅·盖博是克拉克·盖博的唯一合法妻子。”《故事影片》作结论说：“没有人，甚至好莱坞的神秘人物也不曾改变这种老式的令人满意的神圣婚姻制度。”

这篇文章是头号丑闻。影片公司通常控制着影迷杂志上刊载的文章，这一反驳的论点使 L·B·梅耶和大卫·塞尔泽尼克深感震惊，盖博扮演白瑞德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丽娅接受了一次采访，言谈之间措词谨慎。“我一直对克拉克说他任何时候想要离婚都可以。他能够办到。今天或者明天。但他是个电影明星，同时还是个务实的人。”

梅耶畏缩不前。这篇文章实在够糟糕的了，而丽娅清楚地表明如果盖博真想与卡萝尔·伦巴德结婚的话，她决不从中作梗。（事实上，盖博不愿与丽娅离婚，部分是从经济上考虑：他不愿把米高梅公司给他的信托资金的一半分给丽娅；米高梅公司也不想放弃这笔钱，要是盖博背

弃了合同，这就是他们的安全保证。)

盖博的名声岌岌可危；梅耶坚持与丽娅进行认真协商。即使象盖博这样走红，在 1938 年，公众也决不会花钱去看卷入丑闻之中的任何一个明星。

正当盖博被他的过去所困扰之际，观众的信件依然如潮水般地涌向米高梅公司，坚持认为除了他之外谁也不能演白瑞德。处于塞尔泽尼克中的地位必须立即作出反应。他已经为拍《乱世佳人》作了长时间的筹备工作，迫切地要着手拍摄。他想坚持要盖博，但是要保住一个卷入一场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案中的男主角，恐怕要破费一大笔钱财才行。

《故事影片》的文章发表不久，盖博作了一项简单的通告，表示他即将与丽娅离婚，双方的律师已经开始协商。

到底在哪一天盖博向伦巴德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是在闻名的布朗·德比饭店 54 号房间正式公布这一消息的。他已开始向贝尔埃尔和贝弗利山找房子，尽管伦巴德的家暂时还够用，盖博说他想要“加以扩展”，因为他和伦巴德都喜欢骑马和宠物，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愿意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导演罗乌·瓦尔什告诉盖博他有一个位于圣·费尔南多河谷的，方圆 20 英亩的农场正准备出售。盖博长期以来一直羡慕瓦尔什那个距好莱坞 8 英里的藏身之处。1938 年，这个群山环绕，果树繁茂的恩西诺房地产，且是一片荒芜。附近几家农场散落各处，只有一条峡谷小路可通。

这座两层的白砖的康涅狄格式“农舍”已建成 13 年了，马厩很大，足够拴 10 匹马，这些马用自种的苜蓿和红燕麦喂养。美丽的果园长满桔子、柠檬、桃、无花果和杏，环绕着房屋四周，高大的胡椒树和按树给阳光普照的炎热峡谷带来荫凉。

要使这个从瓦尔什手中购得的第二个家一年到头都可住人，还需要做很多事：安装火炉，扩建厨房，增加仆人住房，修建一个管家住的小屋。还需要钱——在他离婚期间，盖博的钱被冻结暂不能用。“我一直想要一处象这样的地方，”他叹息道，“这是自我童年以来所拥有的第一个家。妈和我在这里会非常快乐，”（盖博和伦巴德经常互称对方为“妈”和“爸”。）

伦巴德出资 5 万美元圆了盖博的梦；她在她的男人身上投了资。当然，她在经济上的支持被谨慎小心地保守秘密。试想如果观众得知盖博竟然不能给自己买一所房子会怎么想呢？无论他是富有还是贫穷，默默无闻还是声名显赫，在盖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女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伦巴德并不在乎她必须资助她的恋人。他们非常幸福，兴致勃勃地做计划，在果园中漫步，谈论各种色彩设计，并观看拖拉机。不久，丽娅宣称她的丈夫没有权利在任何有关离婚的事宜上“擅自行动”。他那份毫无风度的通告使她蒙受耻辱，她即将出面驳斥。几天之内，盖博交给新闻界一份准备好了的声明：

我极为遗憾，不久前曾有文章说我企图离婚。在多年的分居之后，盖博夫人进行确保她自由的起诉，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丽娅平静下来，最终同意开始协商，但是克拉克的律师向他提出警告，他将为离婚破费一笔可观的巨款。米高梅公司被迫介入此事，尽管

梅耶在这类情形中一向站在可怜而不幸的妻子一边，但这一次，在他的宽宏大量和善解人意的背后却有着强烈的动机。没有证据显示他除了通过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外，曾经为了伦巴德找盖博谈过话，但是如果梅耶还没认识到伦巴德乃是盖博所遇到的最佳良偶，他可就是唯一有这样想法的人了。伦巴德有很多办法使盖博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他吹牛谈到以前在男女关系方面的越轨行为的时候。“有次我还在游泳池中干过一次，”他说，咧开嘴笑着。“你知道在水下很难弄。”

“不错，是那样。”她一本正经地说。

盖博的嘴张开了。“你怎么是这样的姑娘？”他大声叫道，“干那样的事还有脸来告诉我！”

然而，伦巴德不愿意在闲话专栏中读到有关盖博与其他女人有瓜葛的新闻。一天夜里，她不能入睡，在浏览一本影迷杂志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条关于盖博的谣言。当时是凌晨3点钟，但是她给他挂了电话，大声喊道：“我们的婚约吹了，你这个婊子养的！老娘才不追你呢，”盖博很喜欢她生气的样子，这次轮到伦巴德收到表示和平的白鸽子了。

盖博仍然不相信他一定要演白瑞德不可，他还在继续努力要战胜公司的制度。在最后一次尝试中，盖博跟梅耶谈起了《乱世佳人》。

“我恐怕得给拴住一年的时间！”他抱怨道。

“最多六个月，”梅耶让他放心。

“我想知道由谁来扮演郝思嘉。”

“去问我的女婿。”

“坦率地说，我不喜欢塞尔泽尼克。”

“我也不喜欢他。”

“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说话的份吗？”

“没有。”“我象是一个网球那样被打来打去，我不喜欢这样，另外，我确实知道塞尔泽尼克想要贾利·古柏。”

“我的女婿是一头蠢驴。”

“我是第二选择。是这样吗？”

“第三。要是他不能找到埃洛·弗林的话，”梅耶脸上毫无表情。

“你以为你是唯一能扮演白瑞德的演员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可你是这样认为的。我想看一看试演郝思嘉的姑娘名单。”盖博看着那些名字直摇头。“塔鲁拉·班克亥？塞尔泽尼克是不是他妈的疯了？鲁塞尔·保尔，还有苏珊·海伍德？从来没听说过。洛丽泰·扬？她不够恶毒……当然指在银幕上。别提米瑞姆·霍普金斯了。拉娜·透纳——是那个年轻的金色头发的小姑娘吗？太娇俏了。琼·克劳馥，还差不离。”

“宝莲·高黛是最好的，”梅耶笑着说，“但她现在和卓别林住在一起，还不能证实他们已经结了婚。她说卡塔利娜的市长主持的仪式。”

“是这样吗？”

“卡塔利娜没有市长。如果宝莲和米高梅公司有约，我们会保护她的。”

“是啊，”盖博沉着脸说。离开梅耶办公室的时候，盖博还不相信他已与《乱世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已经成为全城谈论的话题了。正如克劳馥所说的那样，“倾刻之间，好莱坞每个姑娘说话都带上了南

方口音。”克劳馥自己也在角逐郝思嘉这一角色，她对盖博说，“正式公布只是个时间问题，你是白瑞德。那天我在收发室看到的，确有成千上万封来信坚持这件事。”

“你在收发室干什么？”盖博问道。

“我亲自答复每个影迷的信。你别转换话题，”

“我对演白瑞德这件事真腻味，而且讨厌。”

“我演郝思嘉就好了。我们在一块儿那才叫棒呢。”

“是的。”

“卡萝尔也想要这个角色。”

“郝思嘉可不是金发女郎，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看过那本该死的书呢。”

正当盖博在米高梅公司用话搪塞克劳馥的时候，伦巴德也在派拉蒙公司巧妙地围攻贾利·古柏。

“跟他们说你要演白瑞德，然后再撤回，”她对古柏说。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呢？”他问。

“因为在派拉蒙公司中郝思嘉这一角色，我是最最合乎逻辑的必然人选。你退出的时候，大卫·势必要与梅那合作。克拉克并不迫切要演白瑞德，但大家要求他演。”

“米高梅宣传部，”

“基督啊！”

古柏皱起眉头。“其实全都是一回事。”

“你讨厌克拉克，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不讨厌他，但我不太喜欢他。实际上，我认为《乱世佳人》将是好莱坞历史上的最大失败。”

“要是你演白瑞德，”伦巴德笑着说，“才会这样呢。”

在华纳兄弟公司，蓓蒂·黛维斯正在发火。要是没有埃洛·弗林来演白瑞德，她竟演郝思嘉就不够强有力，而她认为这个角色就是专门为她而写的。盖博的感觉则迥然不同。他说黛维斯不是白瑞德会看第二眼的那种女人，这话使她火冒三丈。根据劳伦斯·J·科克写的黛维斯传中所言，在《系上安全带》一片中，黛维斯搜肠刮肚地用脏话大骂盖博，伺机进行报复。“我不能容忍一个男人戴着假牙，他没受过割礼，包皮下的那玩艺儿肮脏无比。”据说她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听说他射精太快，总是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还说什么大情人？简直是一个大冒牌货！”科克还提供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传说，说什么乔治·顾柯1939年送给盖博的生日礼物是一块卫宝香皂和一瓶防腐剂，要他“清洗包皮下面，去掉怪味儿”。

盖博不知道他的离婚到底与《乱世佳人》有联系到什么程度。梅耶一旦决定要与丽娅达成协议就要开始与塞尔泽尼克碰头研究摄制工作，1938年8月最后确定下来盖博演白瑞德这个角色。盖博锱铢必较，因为丽娅将在为期三年的时间内收走286000美元使他怒气冲天。他的合同以及米高梅公司的信托基金也将因债务相应地受到影响。

盖博努力读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书，最终得出结论说他对如何塑造白瑞德这一人物没有把握，而且郝思嘉这个人物在故事中占据如此主导地位，因而不不管是谁演这个角色，都会对他形成真正的威胁。更有甚

者，他还对导演的选择气愤不平。

“为什么是乔治·顾柯？”他问塞尔泽尼克。“人人都知道他专门导演以女人为主的影片。”

回答是“他是最好的。”

与此同时，6000英里以外的英国，有一位长着一双碧绿眼睛，年方24岁的美人正为了一个有妇之夫的情人而日渐消瘦，而情人此时正在美国拍电影。她刚刚读完小说《飘》，在郝思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认为她们两人的想法和长相都极其相似，她仅在一秒钟之内就拿定了主意，给她的男朋友打电话说她将搭乘下一班轮船去纽约，并加了一句，“你的代理人是米伦·塞尔泽尼克，对吧？”

“是的，亲爱的，为什么问这个？”

“他是大卫的弟弟吗？”

“是。”

“我非常想见见他。”

“那我来安排。”

劳伦斯·奥利弗挂上电话，对这个请求没有多想；他唯一感到高兴的是他所爱的女人一周之内将投入他的怀抱。

在纽约，这个女人生平第一次登上了飞机。在15小时的飞行期间——在到达洛杉矶前中途停留三次加油——费雯·丽一遍又一遍地浏览着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这本书，设想着第一次会见米伦·塞尔泽尼克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梳什么样的发式。米伦看了费雯·丽一眼之后就带她去见他的哥哥，大卫正在制片厂的后面拍摄亚特兰大大火的一场戏。米伦·塞尔泽尼克拉着费雯的手，带她走到他哥哥面前说，“我想让你见见郝思嘉。”大卫·塞尔泽尼克后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你在脑海里勾勒出某人的形象，而后你看到了那个人，其它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

好吧，也没什么其它的事了。费雯·丽是一个有夫之妇，与一个有妇之夫有了恋情。大卫·塞尔泽尼克解释说美国的法规极其严格，美国人并不喜欢明显的通奸行为。但是为了使这对情人安心，塞尔泽尼克解释说盖博和伦巴德也面对着同样微妙的处境。但是，他强调指出，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奥利弗对这一事态表示理解，而费雯·丽则为自己不能与情人共享一个旅馆套间而颇为不快。此时，奥利弗正在拍影片《呼啸山庄》，接着他将去纽约在百老汇演出《没有喜剧的时光》。费雯·丽不喜欢好莱坞，没有奥利弗的陪伴，她几乎为自己同意扮演郝思嘉而感到懊悔。然而，在她遇到乔治·顾柯时，她觉得好受些了，并很快对他崇拜和钦佩起来。知道他将导演《乱世佳人》对她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宽慰。

大卫·塞尔泽尼克为李思廉·霍华德扮演卫希礼这一角色试镜头之后，还对梅尔文·道格拉斯和雷·米伦也进行了测试。塞尔泽尼克的第一选择表明了他迫切希望的是制作和执导影片，而不是表演，最后，塞尔泽尼克进行了一笔交易：霍华德如果扮演卫希礼的话，他将同时主演和执导影片《寒夜琴挑》。霍华德为了协议和金钱而表示同意，他从未读过米切尔的长篇小说，而且讨厌他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漂亮也不够年轻，”他抱怨道，“把我打扮成吸引人的样子让我恶心。”

更有甚者，霍华德说这部电影纯粹是“胡说八道”。

1938年12月，乔治·顾柯要求演员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开始南方发音的训练课程。盖博对梅耶和塞尔泽尼克说，“我不用南方口音讲话，就这么定了。”梅耶没有和盖博争吵，他承认公众花钱是来看克拉克·盖博的，走路和说话都得象克拉克·盖博那样才行。梅耶知道盖博首先是一个最重要的电影界名人，而不是一个演员；梅耶在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米高梅公司。好演员俯拾即是。如果塞尔泽尼克为梅耶在最近的一次关于口音的争执中支持盖博而生气的話，他并没有显露出来，丽娅还没有签署文件，也没有指定具体日期进行离婚诉讼。梅那耶这一情况密而不宣，看到他的女婿为此着急出汗，他觉得很开心。

1939年1月26日，在丽娅去拉斯维加斯得到离婚许可之后不久，《乱世佳人》开始进行拍摄。顾柯拍了开头的几场戏。郝思嘉在塔拉农庄游廊里与汤家兄弟调情；媚兰（奥丽维娅·哈蕙兰饰）生下了卫希礼的孩子；以及郝思嘉杀死了正在抢劫塔拉农庄的一名联邦军逃兵。

盖博还没有见到他的女主角，她肯定是与他拍对手戏的女演员中最美丽的一位。抛开伦巴德和奥利弗不论，很多人都相信盖博会施展魅力迷住费雯·丽之后，两人陷入热烈的风流韵事之中。

两个明星被安排在一起工作的第一天，费雯·丽迟迟不到。盖博口出不逊，并连声抱怨，她走上摄影棚的时候，还能听到他对她不守时的咒骂声；活跃的费雯·丽毫不胆怯地走上前来，抬起头看着盖博，用前所未有的甜蜜声音说道，“我非常同意，盖博先生。如果我是个男人，就会说费雯·丽滚回可爱的古老英格兰去吧。”

盖博转过身来，定睛望着那双绿莹莹的眼睛，和她那以带缚紧的两胸间的乳沟。没说一句话。多么辉煌的时刻！他微笑了一下，挽起她的手臂，和她围绕着摄影棚漫步。他们一起拍的第一场戏是白瑞德送给郝思嘉一顶昂贵的巴黎女帽那一场。而后，他们拍摄了亚特兰大义勇舞会的几个镜头。身为寡妇，穿着黑色丧服的郝思嘉与白瑞德翩翩起舞，震惊了全场的人群。然后，在影片开拍不到一个月之后，乔治·顾柯被解雇了。费雯·丽听到这一消息，眼泪汪汪地跑出了摄影棚。

琼·克劳馥仍记得盖博对整个影片都感到特别不愉快。“他讨厌拍《乱世佳人》，”她说，“他非常憎恶顾柯，这个谨慎小心的同性恋者。他是最喜欢的导演，上帝保佑他。乔治和比利过去是好朋友，乔治最近还给比利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呢。克拉克肯定乔治知道1925年他和比利之间有过那一档子事。更糟糕的是乔治在摄影棚里亲昵地叫盖博‘亲爱的’。我想和克拉克谈谈这件事，但很多事都叫他感到烦躁不安。他不满意让一个英国姑娘来演郝思嘉，而费雯·丽是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书来拍影片的。真该死！电影不是那样拍的。克拉克很固执，但他占了上风。他有极力，他行使了他的权力。”

大卫·塞尔泽尼克征求了盖博的意见之后带来了维克多·弗莱明，他刚刚拍完《绿野仙踪》。（该片的原导演理查德·索普也被解雇。）在米高梅公司的压力下，也是为了帮他的好朋友盖博的忙，疲惫不堪的弗莱明接任了《乱世佳人》的导演。为了证明这一变化有正当理由，塞尔泽尼克坚持说顾柯一意孤行，一反原来大家一致同意的做法。

顾柯说，“或许克拉克错误地认为我是一个拍女人片的导演，我会

把这个故事都扔给费雯·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太天真了，这不是一个优秀的职业演员应有的反应。说我对费雯·丽注意过多纯粹是一派胡言。是原著内容决定了应该在什么地方加以强调，不是导演要这样做的。克拉克·盖博作为演员并没有充分的自信心，也许他觉得我不懂这个。”

盖博晚 6 点钟离开制片厂。他极力效法嘉宝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确定他所有的合同中都有“不超时工作”这一条款。费雯·丽认为盖博此举实属“平常”。她说工厂工人上下班都打卡，不要提演员了。其他演员们十分吃惊地看到盖博真有两下子，想要什么东西就能到手——白瑞德船长没有南方口音，撤换导演，不超时工作，最后就是他那全新的高档服装和巧手的专用裁缝。

有一次盖博几个小时没有和女主角见面，大家普遍认为他是和一名女临时演员偷偷溜走了。既然盖博即将离婚，伦巴德的嫉妒与日俱增。她自己没有把握，如果抓到盖博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该怎么办。他们快要结婚了，但是伦巴德有她自己的自尊心。有关盖博在拍摄《乱世佳人》期间到处寻花问柳的谣言使她无比烦恼，他们经常为此打架争吵。

被盖博视为偶像，极为崇拜的维克多·弗莱明可是一个具有男子汉雄风的男人。他是一个狩猎大猎物的能手，参加过赛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美国陆军通讯队任摄影师；他还是一个天才的摄影记者，以好女色而声名狼藉。他有一半美国印第安人的血统，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椒盐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象盖博一样，他象一块磁铁那样吸引女人。（被他征服的人中有瑙玛·希拉和克莱拉·鲍。）弗莱明生于 1883 年，1919 年开始执导电影。经过长期的单身汉生活之后，他使一个朋友的妻子怀了孕，1933 年与之结婚。

尽管弗莱明在导演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他却在好莱坞的编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而等闲视之。他的影片包括 1929 年版的：《弗吉尼亚人》，《红尘》，1934 年版的《金银岛》，《勇敢的船长》，《试航员》，《绿野仙踪》，《乱世佳人》，1941 年的《化身博士》，《圣女贞德》（英格丽·褒曼主演，她也与他有过一段恋情）。

制片人阿瑟·弗里德曾经说过，“盖博的一切，他的个性都归功于维克（维克多的爱称）。维克在克拉克身上塑造出了他自己。”

弗莱明是一个不容说废话的导演，但是他以极高的灵敏度执寻了影片《绿野仙踪》，在《乱世佳人》一片中白瑞德小女儿不幸夭折之时，他动员盖博放声痛哭。最初盖博不干，但是弗莱明懂得怎样驾驭演员。“妈的，咱们也许不用这个镜头，可是咱们可以试试吗。”弗莱明漫不经心地说。这样克拉克才大放悲声，他对结果很满意。如果换成顾柯，为拍这场戏肯定会和盖博大干一场。

费雯·丽不买弗莱明的帐。她嚶嚶而泣，但弗莱明坚持他的立场，紧张形势持续了几天之后，她问他怎样表演他认为简单的一场戏。“要演得过火，”他说。费雯·丽反驳道，“乔治可不是叫我这样表演的。”弗莱明瞪着她大声叫道，“丽小姐，你可以把这个剧本贴在你那忠诚的英国屁股上！”随后猛然冲出了摄影棚，第二天也没有来报到上班。他的妻子说他曾打算自杀，情不自禁地哭了一场。大卫·塞尔泽尼克与弗

莱明的医生谈了话，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说法。导演萨姆·武德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是两周之后，弗莱明返回摄影棚，又执导了盖博的几场戏。

据说尽管大卫·塞尔泽尼克对脚本作了大量拙劣的修改，并凌驾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几个导演之上强行指导，《乱世佳人》仍然获得成功。顾柯后来说，塞尔泽尼克对影片干涉过多，使他深为不满。

对盖博和费雯·丽来说，他们两人都尽力拍完此片，没有发生冲突，尽管她认为他没有什么聪颖过人之处，也不是一个反应异常敏锐的演员。弗莱明不同意地说，“克拉克的反应是无与伦比的。那是他的秘密。在银幕上下，他都是一个全神贯注，真正留心倾听别人意见的人。我更愿意把好的台词留给别人，因为他在反应方面是一个天才——有时他脸上木呆呆，有一种傻里傻气的表情，或是憨笑。费雯·丽怎么样我不清楚。她上过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是一个经过磨练的演员和艺术家，可是克拉克自知他的缺陷，他并不假装成并非他本来的样子。他们在银幕上可称珠联璧合，但摄影机一停止运转，两个人就象跻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样。”

费雯·丽最憎恶盖博的口臭，显然那是他的假牙引起的。他身上还散发着酒臭，令她作呕。休·维科斯在《费雯·丽》传中写道，“他（盖博）后来承认，在银幕上表演接吻镜头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一块牛排。”

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弗莱明拍了一场戏，白瑞德抱着郝思嘉走上一段长长的楼梯回他们的卧室，而她用拳头猛打他。费雯·丽在每次拍摄时都设法出点差错，”盖博不得不把这场费力的戏重复十或十一次。当这位精疲力竭的明星正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弗莱明语带双关地说，“第一次拍的就棒极了，克拉克，太棒了。其余的几次都是为了逗乐取笑啊！”

1939年6月27日，耗资近400万美元的影片《乱世佳人》拍摄完成。塞尔泽尼克还不得不为盖博那闻名的退场台词中使用了“他妈的”一词而付出了5000美元的罚金。一年之内，这部影片获利1400万美元。五年之后，路易斯·B·梅耶买下了塞尔泽尼克所有《乱世佳人》的全部股份。

13. 妈和爸盖博

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好莱坞的未婚夫妻们》发表后，米高梅公司立即宣布罗伯·泰勒与芭芭拉·斯丹韦克已经订婚，并对丽娅·盖博百般照顾起来。泰勒在英国拍米高梅公司的第一部海外影片《牛津的美国佬》；于1939年1月返回好莱坞。盖博就《故事影片》发表的文章和他开玩笑说，“宝贝儿，让我们打个赌，伦巴德和我结婚一定在你前头”。泰勒同意打这个赌。

1939年3月8日，盖博最终与丽娅离婚。“我在想，”他对伦巴德说，“也许我们最好在我放假的第一天就结婚。”

“那我就尽力而为吧，爸。”

“什么？”

“我被安排与贾利·格兰特演《徒有其名》。要是咱们不能在同一天放假呢？”

“维克和我拟定了一个计划。在旧金山要大规模庆祝《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的故事》一片的首演成功。每个人都想去，因此维克计划过一个四天的周末。”

“不管怎么说，我决不错过那个首演仪式。”伦巴德真诚地说。

“好吧，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妈，咱们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比如，去亚利桑那州的金曼结婚。霍华德可以安排，这样，咱们开车去那儿，在24小时之内就能回来，没人会知道这件事。”

“我答应罗埃拉让她发独家新闻”。

“你就那么肯定，啊？”

他脸上挨了一枕头，还没有来得及扔回去，她就扑到他怀里了。

1939年3月29日上午4点30分，伦巴德和盖博驾车行驶357英里去亚利桑那的金曼。为了甩掉记者，盖博私人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奥托·温克勒用他自己的车送这对新人前往。他们带了一个很大的野餐提篮，为了这次10小时赶路的途中吃，以避免中途在餐馆停车被人认出。温克勒自己前一个星期刚刚在金曼结了婚，所以他知道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伦巴德和盖博在县办事员的办公室里拿到结婚证书之后，在尊敬的肯尼斯·恩高牧师主持下在第一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正式结婚。

当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接到温克勒的电话说可以安全地发布新闻的时候，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伦巴德给她的母亲打了电话，但是没能找到在旧金山的罗埃拉·帕逊。这位专栏作家最后接到伦巴德电报的时候，消息已经公布了。（帕逊气得面如死灰，和伦巴德的友谊从此中断。）

4月2日星期天凌晨3点，这对新婚夫妇返回伦巴德家中。她的兄弟们和母亲贝茜摆起香槟酒宴迎接他们。由于长途驾车疲劳，盖博夫妇分别到单人房间休息。贝茜·彼得斯问她的女儿，“怎么回事？”

“克拉克累了，”伦巴德解释道。“在最好的情况下发生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后来，她爬上床和她正在打鼾的新郎躺在一起，偎依着他。这就是伦巴德的最终愿望。躺在盖博身边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此时此刻却有新的意义。她的新婚之夜没有性生活，反而更显得罗曼蒂克，盖博的假牙就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第二天新婚夫妇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身穿海军服，系着白领带，

而她则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色法兰绒套装。伦巴德始终笑容满面，记者们已经习惯于和能说会道并且直言无讳的伦巴德打交道，但这次她没有对那些渴望了解情况的记者们发表什么有趣的言论。盖博也满面春风，但几乎没说什么话，这倒不足为奇。记者们问这对夫妇是否计划要孩子。伦巴德骄傲地看着丈夫让他来回答。“我们宁愿不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新闻界报道了伦巴德有了“新的个性”——文静、温柔、腼腆地咯咯笑着，眉宇间洋溢着幸福的典雅神态，并且表露出明显的决心要在他们婚姻生活中甘居盖博之下“挂二牌。”

罗埃拉·帕逊在好莱坞行使着巨大的权力，她对伦巴德仍然余怒未消，但是伦巴德答应将来她怀孕的时候通知她借以弥补这次的过失。尽管如此，帕逊还是采取了报复行动，1939年，她开出了一个最受人喜爱的演员名单，盖博的名字不在其内。

新闻代理人乔治·尼科尔斯回忆说，“帕逊去欧洲的时候，卡萝尔把罗埃拉的洗澡间重新装修了一番。这是与这位专栏作家缓和关系的唯一方法。每年圣诞节，帕逊都收到影片公司的大人物和明星们赠送的堆满卡车的礼物。如果谁忘记了她，那么她的专栏也会把谁忘记。但是罗埃拉对盖博十分着迷，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人，不容易上当受骗。只有对他例外。”

帕逊后来说盖博那种超凡的魅力是一种催眠术。“他能够迷住任何人。克拉克没有骑士风度，没有文化教养，也没有经过雕琢，但是好心的上帝赋予他——一种潜在的能力，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旺盛的精力——这就足够了。象我们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也从来不能免于不受他的诱惑。”

然而，专栏作家西拉·格拉汉姆却没有受到诱惑。她在1936年写道，“克拉克·盖博那漂亮的脑袋向后一仰，露出颈下颌口处有窄窄一条起皱的脂肪。”盖博从此不再跟格拉汉姆讲话。

新闻界一直依靠伦巴德得到一些零星花絮和笑料；后来她嫁给了盖博。《当代银幕》写道，“那些撰写明星传闻的男女们，长期以来视伦巴德为宠儿，因为她一向持合作态度，总是提供诚实而可靠的第一流材料，讲出事实真相，并且她说话不用校订，比托儿所里对儿童讲的话还要简洁。可近些天来她言谈间却出现了一种非伦巴德式的闪烁其辞的说法了《当代银幕》还暗示说，有人劝告伦巴德，使她变得难以相交，对人疏远冷淡，这家杂志说这一劝告既不恰当也不能使“伦巴德成为一个好伙伴”。《当代银幕》间接地把矛头指向米高梅公司，说它对自己的明星及其配偶控制过严。

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总是盖博的救星，她出面为伦巴德辩护。“克拉克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有谁要骂人，那他就要先骂了。他不想再从她嘴里听到那些脏话，他确实也没有再所到过。”朋友们说这一声明是说给公众听的，实际上盖博喜欢伦巴德本身原有的作风。然而，在公开场合，她的表现活脱就是一个米高梅公司影星的妻子应做的那样。

作为盖博夫人，伦巴德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点也不复杂，也没有感到手足无措。她本人也并没有变。“适应”对她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形容词，她非常明智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人以追逐城里每

一个姑娘而闻名，但他需要一位母亲。伦巴德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她不会让丈夫象脱疆野马那样跑得太远，也不整天坐在家中琢磨丈夫是否会回家吃晚饭。盖博也了解这一切。伦巴德适应他的生活并以此为乐。一切事情都围绕着他转，她心甘情愿。每天在他工作的时候，她把一朵红玫瑰花送到他的化妆间，还送给他一些其它的爱情纪念品，有一些东西充满了浪漫色彩，另外一些如工具啦，来复枪的零件啦，或者当盖博定期安排下一次出游时为他预备一些露营中必要的最新装备。他们最喜欢的旅行之一，就是去距墨西哥边境以南 65 英里处的拉·格鲁拉枪械俱乐部。盖博经常极愿走进群山深处或到南边更远的地方去打野鸭子和野鹅。他们经常必须乘坐私人飞机到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为赴打猎的聚会所乘的飞机不止一次地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发生故障而险遭坠毁，他们的基地运输车偶尔也会在偏僻的路上抛锚。对这些困难伦巴德都能应付裕如。和盖博一样，她觉得，如果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至少他们两人是在一起的。伦巴德的哲学是“一个人有能力解决个人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问题与自然界影响有关，那就索性别管它们，干你自己的事去。”可是如果有一架飞机近期失事，卡萝尔说，他们两人决不分开各自乘坐飞机旅行。

伦巴德对全部拥有盖博而心满意足。她和他偎依在睡袋里，吃着罐头里的豆子，或者非常辛苦地在罗格河边荒无人烟的小屋中野营，或者是在一个充满鲑鱼的小湖中央的游艇上垂钓。伦巴德忍受着响尾蛇的袭击（有一次她踩在一条蛇身上），也不在乎走进大黄蜂的巢穴中被叮了一口，以及费力地趟着齐腰深的烂泥行走。她还学会了在户外架起的柴火上做饭。

那么，盖博为伦巴德作出了什么牺牲吗？也许作了，但实在微不足道。他承认想与她一起分享他的户外嗜好，在她有工作的时候推迟行程。但他并不热衷于妻子每年一度举办的盛大晚会或者在一年期间她所举办的几场小型晚会，尽管她尽力把这几场小型晚会办得尽可能地随便。不拘于礼节。好莱坞大亨们的晚餐晚会总是非常正式的，然而，伦巴德喜欢穿美丽合身的长裙来充当女主人的角色。

盖博夫妇举办的每年一度的晚会是一次大型的户外活动。布朗·德比饭店承办这项活动，在这对夫妇家的草坪上支起的大帐篷中提供娱乐节目。在花格台布上摆满了城里的美味佳肴，每张桌子上都备有蜡烛、葡萄酒瓶和鲜花；一个烧烤热狗的支架就安放在附近，还开设了一个舞池，由来宾朋友们组成的乐队伴奏，供那些乐于欣然起舞而不介意乐队水平的人们享用。那些乐队成员都是自中学时代以来第一次施展他们的音乐天才。

谈话的主题总是那些人所共知的鸽子，它们已经成倍地增长，并且成为抒发情感而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对象。

伦巴德也有严肃的一面，虽然她甚至对亲密的朋友也很少显示出来。“克拉克没过过幸福的生活，”有一次她吐露心曲，“他需要有人来照顾。可是请你别把这些告诉他。”

克拉克极少谈起他年轻时的艰苦生活。威尔·盖博现在乐意从儿子手中拿钱了，但他不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在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他从来也不假装这样认为。他参加儿子的首映式，从来不

穿正式的服装，而且总是走向最后面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入座。

在这对父子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亲密关系。如果早年父子关系就很紧张的话，克拉克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威尔知道他与约瑟芬和丽姬那两桩“有实际价值的”婚姻的一切细节。在他父亲眼中，克拉克不仅是一个扭里扭气的男人，同时还是一个靠女人为生的男人。

虽然克拉克·盖博经常称自己为“幸运先生”，但他除了农场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已获得的成功。支付丽娅的费用和纳税经常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薪水。卡萝尔·伦巴德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937年，她以85%的薪金纳了税。她很有个性他说，“我才不在乎呢，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来说，恩西诺农场还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并不是因为缺少或者是担心钱的问题。盖博夫妇更喜欢舒适而不尚奢侈。克拉克经常充满敬畏地看着果园和种燕麦的土地。在他被米高梅公司拥有并支使了多年之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了。然而他又心怀恐惧，担心他的吸引力会消退，而他所珍爱的财产也将随之而去。他需要卡萝尔的力量，因为她一向无所畏惧。卡萝尔把这归功于她信仰占星术、命理学和种种有关神鬼的玄学。（她的天秤座与他的宝瓶座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尽管盖博后来说过要不是《乱世佳人》这部影片，他的从影生涯决不能持续这么久。但是在1939年结束之际，他还想要忘记白瑞德这个人物的存在。梅耶又让盖博拍影片《奇怪的货物》，他便和琼·克劳馥一块儿忙碌起来。

“《痴人的喜悦》太糟了，”她说，“这是那个小豆眼女人一生中最差的一次表演！”

盖博皱起眉头。“你在《女人们》一片中也不怎么内行。”

“你看过毛片了吗？”

“我指在摄影棚里发生的事情，宝贝儿。”

在根据克莱尔·布丝所写的戏剧《女人们》改编的电影中，克劳馥争到了克里丝托这一角色，与她同演此片的有瑙玛·希拉、罗萨琳·罗塞尔、宝莲·高黛和琼·芳登。克劳馥扮演一个有诱惑力的卖香水姑娘，她偷情抢走了希拉的丈夫。乔治·顾柯执导。

“我听说了所有关于毛衣针的插曲，”盖博逗她说。

“那张阿富汗毛毯不是给你织的，亲爱的。”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当你给瑙玛提词的时候，曾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

“如果她那么反应迟钝我能不帮她吗？我在编织，就是这么回事？”克劳馥大声说。

“是的，用象牙那么大小的针织东西。”

克劳馥得意地笑起来。

“你在给瑙玛的电报中说什么了？”他问。

“乔治要我道歉，我却责骂了她一顿。我对她说如果不是因为欧文，她在这儿不过是一个该死的临时演员……还有她在银幕上只有两种表情——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

“我不信你这么做了。”

“我拿定主意让她看看谁是这里的影后，她现在知道她得多少分了。”

“当然了！”克拉克笑道。“那天你与瑙玛一起拍那部分镜头期间你迟到了，我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全制片厂都知道这件事。”

“我不想第一个到那里。”

“琼妮，你的化妆间就在摄影师那条街的正对面！”

“怎么样呢？”

“那你为什么需要一辆汽车？”

“这是写在我的合同里的。”

“只为了一个U形转弯吗？”

“你说对了。”

这时，盖博放声大笑起来。“你转啊，转啊，瑙玛的车就在你前头。基督啊！”

“在我后头。”

“是啊，”他不满意地叫道，“斯特瑞克林成了交通警，让你们俩都停车。我看见了，但是怎么也不相信。”

“你应当挨骂！”克劳馥宣布。

“我？”“你让顾柯遭到解雇，他们给了他《女人们》。他想要我去道歉。我！就因为他被踢出了《乱世佳人》剧组让他感到烦恼万分。”

“你的乔治应该在他所应该呆的地方——和一群笑嘻嘻的女人和她们的毛衣针在一起。”

在影片《奇怪的货物》中，盖博扮演一个罪犯，而克劳馥是参与他越狱行动的妓女。在丛林中，他们遇见了另外一名罪犯（伊安·亨特饰），此人是一个带着一本《圣经》，貌似基督的人物。盖博返回了监禁地，克劳馥答应等待他归来。

《奇怪的货物》在《乱世佳人》上映三个月后上演，受到了极好的评论，由此证明盖博—克劳馥这一对搭档仍然可以创造票房奇迹。

盖博不想参加1939年12月15日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乱世佳人》首映式。大卫·塞尔泽尼克包租了一架飞机，但是盖博把他的名字从旅客名单上划掉了，伦巴德试图使他相信这不是一般的首映式。她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他的缺席会使他显得不够大方，“弗莱明不去我也不去，”他宣布说，“维克肯定不走。”

“为什么？”伦巴德问。“他是唯一的一个赢得银幕荣誉的导演。”

“是啊，可是塞尔泽尼克让整个影城都相信他是全权负责的——也就是他导演了这个片子。”

“你看，爸，让他们去争个水落石出吧！请别让所有其他的人失望，因为他们真正地是在为你庆贺。不是白瑞德，不是大卫，甚至也不是郝思嘉。你不能让那些爱你的人失望，爸。”

在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的帮助下，伦巴德说服了盖博参加首映式。他们包了自己的飞机，在亚特兰大机场受到上千人的欢迎。身穿黑貂皮外衣的伦巴德被献上一束黄玫瑰。“我打算让盖博先生来发表全部讲话，”她风度优雅地说，又加了一句，“我爱你们大家。”开往城里的汽车长队令人兴奋异常，盖博也受到感染，决定不象他所计划的那样躲

藏起来了。影迷们诚恳、热情而友好。亚特兰大的人口为 30 万，但是这个周末，却暴增到上百万人之多，场面极其壮观。

盖博除了摆好姿势与塞尔泽尼克等人拍集体照之外，尽量躲避这个制片人。盖博大力愤慨的是因为维克多·弗莱明的名字被从首映式节目单中去掉所致。即使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差错时，他依旧不能释然。

在大剧院的首映式上，卡萝尔穿着一件金银绒的夜礼服和披肩，显得非常美丽，在盖博向前迈到麦克风前讲话的时候，伦巴德紧靠在丈夫身上，她的红宝石在聚光灯下闪烁发光。盖博说，“这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夜晚，也是你们的夜晚。就让我当一名观众来看《乱世佳人》吧。”

然而，盖博没有观看电影，却选择了与米切尔进行一次长谈。米切尔拒不披露她在塑造白瑞德这一人物时，心目中是否已经有了盖博的形象。在全体来宾就座之后，为了绝对不受干扰，米切尔和盖博躲进了女休息室。盖博从未透露过全部谈话内容，但是他告诉伦巴德，郝思嘉代表了不平静的、火一般的青春时代的米切尔。作者以她第一任丈夫为原型塑造了白瑞德这个人物。她的第一任丈夫在遭到她不断拒绝的情况下，用武力迫使她就范。盖博说，得知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头脑中并没有他的形象令他感到宽慰，“因为知道读者们把我看作白瑞德已经够难受的了。”

在好莱坞的首映式上，影迷们的围观和欢呼使盖博无法看电影。他和伦巴德留在经理办公室中直到观众离开剧场走光为止。电话铃响之时，伦巴德拿起话筒说没有剩余的票了。“我们整整一年都跑不了啦！”她说。

《乱世佳人》的故事描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南方姑娘（郝思嘉）在南北战争中死里逃生幸免于难的经历，但是最后却失去了她所关心的唯一男人（白瑞德），这就是《乱世佳人》一片的基本情节。在电影演了 225 分钟之后，郝思嘉才意识到她真正爱的是白瑞德，她的第三任丈夫，恳求他不要离开她。他打开前门准备离去的时候，她抽泣地哭了，“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

白瑞德转过身来对她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才不他妈的在乎呢！”（“坦率地说”这几个字是由电影脚本作家西德尼·霍华德后加上去的。使用“他妈的”这个词花掉了塞尔泽尼克 5000 美元，因为在银幕上使用脏话应该受到罚款。另外一个版本是，“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不在乎。”）

1940 年 2 月 29 日，第 20 届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奖颁奖仪式在洛杉矶大使饭店的椰子园举行。

《乱世佳人》创造了一项学院奖纪录，赢得了十项奥斯卡奖。为取得最杰出成就的制片人所设立的欧文·泰勒伯格纪念奖被授予了大卫·塞尔泽尼克，他还接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仪式主持人鲍勃·霍普说笑话道，“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好事都给了大卫·塞尔泽尼克。”

《乱世佳人》获得奥斯卡其它各奖的得主是费雯·丽（最佳女主角），海蒂·麦克丹尼尔（她挤掉了奥丽维娅·德·哈意兰和其他三个演员，获得最佳女配角奖，一跃成为获得奥斯卡奖的第一个黑人演员），维克多·弗莱明（最佳导演），海尔·科恩和詹姆斯·纽康（最佳电影剪辑），

米尔·惠勒（最佳内景装饰），西德尼·霍华德（最佳电影脚本），欧尼斯特·霍勒和雷·瑞那汉（最佳彩色摄影），威廉·卡莫伦、门兹和塞尔泽尼克国际影片公司的唐·马斯格雷夫分别被授予“色彩使用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使用同等器材”的特别奖。

那个晚上令人震惊的事情是罗伯特·杜纳特因为主演了《再会，吉布斯先生》而捧走了最佳男主角奖。盖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责怪大卫·塞尔泽尼克，说他没有为自己助选。塞尔泽尼克承认这是他负责宣传的导演的错误。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公众一直认为盖博理所当然应当捧走奥斯卡金奖。

盖博一直颇负盛名，这次却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乱世佳人》摄制组。没有得到奥斯卡奖，没有利润分成，也没有奖金。但影片《乱世佳人》却为他赢得了为时50多年的声誉，可能多少年后也将持久不衰。

然而，维克多·弗莱明没有在学院奖颁奖仪式上露面，倒使盖博暗自庆幸。

盖博夫妇的新家中的第一个圣诞节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卡萝尔为克拉克送给她的红宝石制成的红心而高兴得不得了，他还给她买了香水和一些衣服。“你知道爸不是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人，”这是伦巴德的一句名言，尽管他送了她红宝石。

卡萝尔送给他一件浴衣和一套绣着姓名字母的睡衣裤——还有睡袋及打猎钓鱼用具，圣诞节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尽善尽美了。

伦巴德和盖博在不拍电影的时候就在农场上干活。他们总是在晚上才装扮整齐；她在餐室的装饰上倾注了大量的爱，米色有梁的天花板，天然的松墙和特大的白砖壁炉，不管有没有客人，晚餐都是每晚的一项重要活动。那张已经风化了的长餐桌擦得亮铮铮的，从来不铺衬垫或桌布。古老的船长座椅围绕在桌旁。克拉克坐在一把最大的椅子上。

在充满阳光的起居室中，地毯和沙发是明亮的黄色；其它的家具红绿相间。克拉克为他的枪械室感到非常自豪，他独自在那里消磨时间，在一层，有秘书的套间和佣人们的住处。楼上是两个主人的卧室。他的那间是棕色和米色的，双人床上方的头顶架垂着一簇簇棕色的羽毛。卡萝尔的套间是一件白色大理石花纹的杰作，纯毛地毯，水晶枝形吊灯，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的镜子和一张有四根支柱的床，这所房子总共有八个房间——没有为客人准备一个房间。

全体做家务的人员都知道盖博的两个怪癖。他们无需伦巴德提醒，知道他不喜欢粉红色——以及“看在上帝的份上，永远也别洗刷他的帽子！”盖博对他那些昂贵值钱的衣服也非常仔细，每次伦巴德看见那些落满尘上的帽子象博物馆陈列品那样排列起来的时候总是咯咯地笑个不停。“爸很有趣，”有一次她说，“在喂鸡之前，他都把鞋擦得锃亮，然后却戴上一顶脏帽子。”

清晨很早，人们就可以看到盖博坐在他的拖拉机上。而伦巴德则与狗玩耍，采鲜花装饰屋子，并安排她丈夫用餐时吃的肉加土豆。排骨、烤豆子和苹果排是他最喜欢吃的食物。

1939年匆匆地开始了，但结果却是他们两个人生活中最为快乐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带给盖博和伦巴德一个田园诗般的婚姻，和一个他们梦想成真的家。他在《乱世佳人》中扮演了角色；她拍了两部成功的影片

《徒有其名》和与吉米·斯图尔特合演的《走向对方》，在1940年的除夕之夜晚会上，他们祝酒庆贺，希望来年能够多儿多女，希望盖博获得另一枚奥斯卡奖。但是他们在香槟酒宴上的祝酒辞后来都成了泡影。

1939年票房收入名列前茅的电影明星中包括几个新手。从第一到第十的顺序是：米凯·罗尼、泰伦·宝华、斯宾塞·屈赛、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蓓蒂·黛维斯、艾丽丝·费、埃洛·弗林、杰姆斯·凯奈和宋雅·海妮。

尽管盖博从前一年的名单上错后了两位，他仍然受到了米高梅公司的嘉奖，于1940年1月25日签订了一张为期七年、周薪7500美元的合同。在前三年里，每年必须拍摄三部影片；后四年每年两部。米高梅公司拒不略去这样的条款，即要求盖博“随时可以在洛杉矶或者其它我们可能指定的地方找到。”授予盖博在五年之内可以解除合同的选择，并把他信托资金的余额转交给他自己掌管。

很少有人知道卡萝尔·伦巴德想在生孩子之前赢得一枚奥斯卡奖。盖博让人人都相信他要妻子退休，但是他又很难忽视伦巴德每部影片能挣15万美元外加一份红利的收入。她被选中在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守夜》中扮演一名护士，并希望以此获得奥斯卡奖的提名。伦巴德演得很精彩，但是这部影片却只被评为二流产品。《纽约时报》认为“伦巴德处于绝妙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公众愿意看伦巴德演喜剧，而拒不接受她在其他类型影片中的表演。伦巴德确信《守夜》已经是她赢得奥斯卡奖的最后机会了。

伦巴德的下一部影片是与1932—1933年度奥斯卡奖得主查尔斯·劳顿联手演出的影片，名叫《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伦巴德挂了头牌。该片根据西德尼·霍华德1924年荣获普利策奖的剧本改编而成。他扮演一个种葡萄的农场主，她是他的邮购新娘，怀着该农场工头的孩子。伦巴德第二次受到打击，她的票房吸引力在下降，她对新闻界这样承认说，“我演了我所遇到的最好角色。可是如果我的影迷们想要我去演疯疯癫癫神经质的人，那也行。不管怎么说他们能让我发财。”

伦巴德也谈到想要一个孩子，她和盖博常常把他的精液拿去化验，她最后宣称若不能生育，光有盖博的男子汉形象也白搭。“为了怀上孕我什么都愿意做，”她说，“如果管用的话，哪怕是在一堆粪上性交都行。”

1940年春天，盖博和斯宾塞·屈赛联手主演据说是他们最后一部合演的影片《新兴城市》，讲述两个钻井工人的故事。克劳黛·考尔伯扮演盖博的妻子，希迪·拉玛演他的情妇。屈赛在《新兴城市》一片中几乎没有机会抢镜头，他对这个影片和自己排名第二，心里好生烦恼。

伦巴德又对希迪·拉玛起了疑心，亲临现场（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油田）去看是否出了什么毛病。但是无论在银幕上和银幕下，拉玛和盖博之间并无化学反应。希迪·拉玛是使银幕增加光彩的最令人倾倒的女演员之一，可是制片厂的摄影师却叫苦连天说她静如止水，不够活泼。他们变换了灯光，但她的脸部毫无变化。她缺乏激情，而盖博却喜欢他的女主角要有一团火才够味。

《新兴城市》赢得了盖博影迷及新闻界的好评。《纽约时报》说，“很久以来没有一部影片可以与之相媲美。”《纽约先锋论坛报》称它

为“具有强大演员阵容的一部好影片……极妙的娱乐节目。”

米高梅司再次让盖博与拉玛在《X同志》中合作。这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地适合拉玛的完美题材，拉玛扮演一个性格冷峻的俄国街车司机。盖博扮演一个粗暴的从俄国窃取情况的报社记者。拉玛的父亲发现了盖博的身份，强迫他与她成婚，这对情人为了争自由而出逃。构成了这部节奏快、滑稽有趣的影片的情节。

1940年没有给盖博一家带来什么，但是乘公共汽车来的，坐轿车和步行来的大批影迷却侵犯了这对夫妇的私生活。盖博被迫围绕农场建立起一道栅栏，并安装了电门。闯入者们仍设法进入庭院，为了担心引起法律诉讼，佣人们一律奉命不要与他们接触。警察被电话召来对付这些侵入者，而盖博和伦巴德则躲在紧锁着的门后面。崇拜者们日夜守候在大门旁为了一睹这对著名夫妻的风采。

“咱们得搬家，”盖博说。

“我知道，爸。”

“别再开玩笑。最好是住在好莱坞和怀茵。”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认真考虑搬家事宜。盖博知道他不可能得到购买那所房产所需的钱。

盖博夫妇的家被标在了旅游地图上，这在他们家中引起了极大的紧张气氛，可是克拉克与其他女人偷情是他们婚姻生活中大部分冲突的起因。卡萝尔关心的是克劳馥又是独身一人了，她除了感到不安全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火上浇油地激起她对克劳馥的敌意。

1926年，克劳馥曾经是“电影广告业公会”的童星，是受到“电影广告业西部公会”嘉奖的一群大有前途的年轻女演员中的一个。那年的其他人是玛丽·埃斯特，詹妮特·盖纳和费·雷。克劳馥在好莱坞的蒙特马特餐馆安排每周的午餐会，靠着讨侍者领班喜欢而得到最好的桌子。如果她选中的桌子没有适当地布置好，管理部立刻就能有所耳闻。

一天下午，伦巴德坐在那张“女王桌子”旁边，克劳馥要她挪开。

“我愿意坐在这儿，”伦巴德执拗地说。

“你到底是谁？”

“查理斯顿竞赛，记得吗？”

“把你的屁股挪开，孩子。棕榈树边的第一张桌子已经有人预定了。”

“我记得你赢得的奖品，克劳馥小姐，可不是在蒙特马特餐馆啊？”

克劳馥大声尖叫着侍者领班，眼看就要大闹起来。伦巴德站起身来，整理着她那带面纱的帽子，慢慢戴上手套，对琼·克劳馥有礼貌地笑了一下，大声说道，“X你妈的！”

在1940年前克劳馥与盖博时断时续的恋情是众所共知的，当然，伦巴德的担心或许也是有道理的。她听说了有关他的一切传闻。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他的朋友们都坚持认为这是真情）发生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一个邋遢的女佣人走进来发现盖博还躺在床上。他扭扭地咧嘴笑着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和我一起呢？”

“你给多少钱？”她问。

“亲爱的，我还认为和我在一起本身就足够付你的报酬了。”

女佣可不这么认为，她离开了房间。

伦巴德对丈夫这种似乎无伤大雅的风流韵事毫无办法，除非把这些女人——至少为米高梅工作的那些女人——加以解雇。L·B·梅那让大家知道不会再有与盖博有关的丑闻，并保证把端正品行这件事留给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和他的手下去做。“盖博在男女关系方面乱七八糟”他们私下也承认这点。盖博的朋友们称他为一只“发情的公鸡”。伦巴德在提到盖博与年纪大的女人的关系时断定她的丈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性饥渴”状态。朋友们认为如果卡萝尔能容忍克拉克的不忠行为两人才能相处，但大多数好莱坞内部人士对这桩婚事都没有寄予多大希望。影片《相遇在孟买》中的女主角是罗莎琳·罗塞尔，盖博从前的搭档。她是“好莱坞三尼姑”之一。这几个人中哪个更可靠和安全不会出岔子呢？然而，伦巴德不那么有把握，因为其他两个尼姑是爱琳·邓恩……和洛丽泰·扬。但罗塞尔是大家的快乐的朋友，她笑嘻嘻地来到摄影棚开几句玩笑，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到时间就回家去，她从未卷入风流韵事，也不谈论别人的短长。对待好莱坞，她采取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我在23部影片中都扮演了职业女性，”她后来说，“我一直有那种总经理的派头，我已经拥有了一切——工厂和广告公司和制药厂。除去不同的男主角和变换头衔和发型之外，他们都是从同一个‘爱丽丝漫游职业奇境记’的模子刻出来的。剧本总是要求它的女主角30多岁，个子高高的，性格脆弱而不太性感。我的衣服总是一种死板的模式，一套棕色西服，一套灰色西服，一套米色西服，然后在临近结尾，电影胶片用到第七盘时穿一身长睡衣。我对最好的朋友承认我真正想做到的是成为一个可爱的家庭小主妇！”

罗塞尔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婚姻是幸福的，这在好莱坞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很适合罗塞尔。她从走进《相逢在孟买》摄影棚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盖博夫人对盖博先生的女主角持什么看法。罗塞尔告诉盖博夫人他们在拍爱情戏时，盖博象是一个傀儡。“他很容易效仿”，她笑起来，“一是为钱，二是为表演，三是做好准备，四是走人！他和瑙玛·希拉和梅娜。罗拍片也是这样。”

伦巴德不由得笑了。“是的，但是他比其他大多数人具有独到见解。”

盖博夫妇在《相逢在孟买》的拍摄现场庆祝了他们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海达·霍帕报导说这一天他们比结婚那天还快乐。由伦巴德安排在布朗·德比饭店举办的晚会上，伦巴德对新闻界说她没有片约，期望能怀孕。“医生叫我别骑马，”她叹息道，“因为那样会剧烈振动身体内部的各个部位。”伦巴德说，如果有人想要停下来看看农场那完全可以，“但别在星期天来。那是爸和我集中全力制造孩子的日子。”她这可不是说笑话。

盖博在好莱坞距离农场5英里的地方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有三间卧室的低矮的海滨住房。他们的关系仍然紧张，但伦巴德有办法缓解紧张关系。盖博与他妻子的兄弟弗雷德和斯图尔特的关系也不亲近。他很嫉妒妻子对他们的关注与热爱。而伦巴德与大卫和米伦·塞尔泽尼克的友谊也无时无刻不使他感到烦恼。在一次采访中伦巴德说，“如果我放弃表演，去制作影片那就太棒了。如果我能选择当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大卫·塞尔泽尼克了。”盖博心情沉重，他有理由相信几年前伦巴德和大卫·塞尔泽尼克曾经相好过。每当盖博问起伦巴德关于塞尔泽尼克或是

在他以前她生活中的其他男人时，伦巴德让他相信他们都超过一般朋友关系；她甚至拿那些人做爱的本领与盖博相比。对这些“供认不讳，”盖博可是相当认真。“你是怎么摆脱的？”有一次他问道。

“啊，”她随随便便地说，“一个裙子被掀到腰上的女人要比一个裤子掉到脚面上的男人跑得快。”

结婚两年后，盖博对卡萝尔的能量和幽默感自愧弗如。然而，不论输赢，他也能够跟她一起开玩笑。他明确表示有其他人在场时，她不会使用下流语言，但是有一次在农场举行的精美晚餐会上，卡萝尔对一位客人说，“请把他妈的盐递给我。”桌子上所有的眼睛都看着克拉克，他从盘子上抬起头来说，“把那他妈的盐递给妈。”

卡萝尔也能够表现得循规蹈矩；有时接连几周没讲下流话或放肆地开玩笑。在弗雷德·麦克默瑞及其妻子丽莲·麦克默瑞举办的晚会上，大家都期望她有良好的表现；丽莲·麦克默瑞不赞成骂人，卡萝尔也尊重这一点。那个晚上又潮又热，盖博夫妇到达时，宾客们正围坐在游泳池旁。卡萝尔穿着一件崭新的价值昂贵的白色夜礼服，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一下子跳入水中。克拉克笑弯了腰。“她多美啊？她真是异想天开。她是我的姑娘！”卡萝尔换上了男主人的睡衣裤，余下的时间她都穿着这身衣服。一位客人问她的裙子是否毁掉了。“是的，”她大笑着，“我会再买一件。”

“但你是故意跳进去的，克拉克会给你买一件新的吗？”

“当然不会的，但看见他大笑，还是值得的。”

伦巴德和罗伯特·蒙哥马利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太太》于1941年2月21日在无线电城的音乐厅首演。这是一部愚蠢的喜剧，讲述一个男人与妻子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结婚的故事。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素以在他导演的每部影片中都短短地露一面而闻名。这次他选择了把帽子递给罗伯特·蒙哥马利的一场戏。伦巴德接手导演工作。她说希区柯克走路的样子不对头。他递帽子的动作全错了。他没有按提示那样表演。她制订了主要策划方案，希区柯克按照要求去做，虽然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幽默感而闻名。

盖博夫妇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过后不久，伦巴德签署了与杰克·本尼合拍《生或死》和《他吻了新娘》的两个片约。她说，“也许我每天忙忙碌碌，就会怀上孕。”

14. 影帝的悲剧

卡萝尔和克拉克于 1940 年 12 月悄悄来到巴尔胸摩。他在拍《旧金山》时落下的肩部损伤时时作痛，想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专家治疗一下。卡萝尔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妇科医生请教了她不能生育的原因。克拉克还做了有关生殖能力的检查。大夫作的结论说找不到这对夫妻不能生儿育女的原因。

在回家的路上，盖博夫妇在华盛顿特区停留，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在进行私下交谈之后，总统表示对希特勒将要席卷欧洲极为关注。他说，“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英国。”卡萝尔在返回好莱坞后几乎没有谈及别的任何事情。

这段日子对于伦巴德来说不算快活。她感到代理人米伦·塞尔泽尼克对工作没有尽力，便起诉解除与他订的合同。她在法院取得胜诉，但破费了 3 万美元。她还欠大卫·塞尔泽尼克一部片子，可是他却情愿忘记这笔债——他对盖博夫妇已经受够了。伦巴德的事业陷于消沉状态，但影迷和记者还继续不断地拥入他们的农场，她与盖博想要孩子的努力也落了空。“大夫告诉我情绪紧张就怀不上孩子，”这时她说，“如果我想怀孕就得避免心情紧张。”

盖博对《X 同志》和《相逢在孟买》两片都不怎么满意，认为哪一部都不十分出色。他喜欢他读过的一个剧本，名为《低级酒吧》，讲述了一个关于旧时西部一个冷酷无情的赌徒的故事。伦巴德认为这种想法不见得高明，L·B·梅耶表示同意这点。但是盖博下定决心要拍这部片子，并请他的朋友杰克·康威来执导。康威导演过《萨拉托加》和《新兴城市》。米高梅公司提出再找一些更好的剧本，但是盖博说他对一个好导演比对任何剧本更为信任。康威是个酗酒成性，贪恋女色的人，他最后和盖博合作拍了五部电影。

“我知道在这部片子上我是冒险自找麻烦，”克拉克对卡萝尔说，“但我要为之奋斗。”他坚持到底，非拍《低级酒吧》不可，并要立即着手开拍。梅耶动了恻隐之心，选派了米高梅公司最漂亮的金发女郎之一，拉娜·透纳担任盖博的女主角。

伦巴德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由得醋意大发。透纳在《低级酒吧》中所演的一个年轻而甜蜜可爱的波士顿处女的角色，并没有给她带来她与男主角之间关系的好名声。透纳至今仍然否认在十几岁时曾与米凯·罗尼有过一段浪漫史；米凯说：“如果没有这回事，那就是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在 1941 年，拉娜·透纳是一个年方 21 岁离了婚的女子，可爱而又充满渴望——她的前任丈夫是乐队领队阿泰依·肖——她一直在二流影片中演得不错。在她演出《齐格飞女郎》之后，米高梅公司决定使她和几个其他明星一起青云直上，那么还有什么比克拉克·盖博这个工具更好的呢？

透纳被贴上了“胸部曲线优美女郎”的标签，据传说，《好莱坞记者》杂志的发行人在好莱坞中学附近的高帽子咖啡厅中嚼饮可乐时发现了她。

“你喜欢演电影吗？”他问她。

“我得去问问我母亲，”她回答道。

透纳 16 岁开始首次拍电影，一年以后与米高梅公司签定了一张周薪 100 美元的合同。她有一头茶褐色的头发，直到公司挑选她在影片《痴人的喜悦》中扮演一名金发舞蹈演员时，她极不情愿地同意染了头发。但是电影没有拍成，据报道，她住进了医院，做了一次小小的随意外科手术。她康复的时候，米高梅公司还给她发了奖金。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人们的推测，看来透纳就是因为与盖博调情而被卡萝尔·伦巴德解雇的那个作配舞演员的姑娘。那么透纳为什么会要求做外科手术呢？一般的意见认为她不是那个伴舞姑娘。少数人认为她是那个姑娘根据的是《痴人的喜悦》是她的一个大好机会这一事实而得出这种结论的。

透纳决定继续作金发女郎。这显然赋予她开朗的性格，并打乱了梅耶的计划，他对她说“别整天都和男人鬼混。”透纳答应了这一要求，随即与代理人格雷戈·鲍泽尔坠入情网。梅耶甚至都没有机会插手管这档子事情，因为当时正巧与鲍泽尔会面的琼·克劳馥先把拉娜召唤去了。“我告诉她格雷戈与我相爱，”克劳馥回忆说，“我告诉她他喜欢和姑娘约会，而且开心地玩。但是他有时表现得有些过份戏剧性，通常是对那些年轻而又轻易受骗上当的姑娘们。拉娜听了大惊失色，可怜的小东西，但她能在受到伤害之前觉察到这一点还是好的。”

克拉克·盖博是与透纳合作的第一个大名鼎鼎的男演员，因此在影片《低级酒吧》开拍几天之后，有关两人之间的绯闻就轰动了影坛。以致卡萝尔·伦巴德威胁说要去摄影棚和“这对情人”对质，“踢他们两人的屁股”，她与盖博吵架，火药味十足。“我要让她被解雇掉！”

“你不能那样做，”他争辩说。

“那我就让你被解雇！”

伦巴德直接去找 L·B·梅耶，威胁他说如果透纳打算“插足”的话，就不让盖博去报到上班。每当伦巴德驾车刚一驶入米高梅的大门，《低级酒吧》的摄影棚就会发出无声的警报。有一次透纳正在与盖博演一场爱情戏的时候，发现伦巴德已在现场，顿时眼含热泪，跑进了她的化妆间，伦巴德对摄影棚的来访就此停止了。

从那以后，拍摄现场就禁止外人入内，包括盖博夫人。

透纳后来描述了她是如何侧着肩膀看到伦巴德正对她怒目而视。“我觉得要晕倒了，就跑到了我的化妆间。杰克·康威要我回去，我对他说不能。我要支撑住自己。我的膝盖在发抖。最后有人敲门告诉我是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了，卡萝尔·伦巴德已经走了。”

透纳向盖博道歉，盖博小声说，“我理解，蜜糖儿，”

多少年来，拉娜一直否认她与盖博之间曾经有过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我们之间是一种密切的但并不亲昵的关系，”她说。1982 年，透娜在推销她的自传的途中，有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尽管她以作为一个性感女人而著称，她却从来不是那种人，她从来都没有对性爱有过太多的感觉。

一位颇有名气的好莱坞专栏作家曾经写道，“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女士们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往事，使我感到很有趣——在她们生活中的男人要么太多，要么太少——属于后者的居多。就琼·阿里森和拉娜·透纳来说，要是有人说她们可能对某些她们熟悉的先生曲意相从，她们一定

会感到震惊的。”

米高梅公司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低级酒吧》的拍摄工作，透纳和盖博分开了。然而他们二人在银幕上配对如此动人，致使米高梅公司不能等闲视之，他们尽可能快地再次选派他俩搭档演出。拉娜急匆匆地赶去和罗伯·泰勒一起拍摄《约翰尼的渴望》。泰勒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拉娜不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那种人，她喜欢男人和珠宝胜过任何其它东西。她不象她所拍的被人家挂在墙上的照片那样胸部丰满，可是她的脸娇嫩而美丽。我从来没见过她那样迷人的嘴唇，尽管我并不喜欢追金发女郎，可拉娜却是个例外。我眼睛不能从她身上移开，在拍《约翰尼的渴望》的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觉得我都要爆炸了。她讲话声音就象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我认为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带性感地说话。她说‘早上好’的时候，我都快溶化了。她是那种女人，男人甘冒五年监禁的风险也要强奸她。”

每天与透纳一起工作使泰勒变得失魂落魄。他尽可能地忍受着这一切。可是当他发现她对他的倾倒并没有置之不理，事实上还在肉体上受到他的吸引；他决心一定要占有她——“哪怕一夜也好。”

透纳后来承认泰勒对她有股很强的吸引力。但否认两人之间有任何苟且之事。然而，泰勒确实要求与他妻子芭芭拉·斯丹韦克离婚，以便能与透纳结婚。泰勒夫妇分居了几天，后来虽经和解，但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了。斯丹韦克再也不和透纳讲话了。

代理人乔治·尼科尔斯告诉我，透纳不想对泰勒的离婚负什么责任。另外“米高梅公司也不允许，”尼科尔斯说。“可是泰勒并不是那种轻易离婚的人，他不想成为好莱坞另一个统计数字。因此，如果他要求芭芭拉给他自由，鲍勃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我问尼科尔斯，透纳是否可能从盖博转向泰勒，而后又返回到盖博身边。

“那当然，”他回答说，“我们过去常常说盖博和泰勒分享着同一些姑娘。鲍勃还谦虚地说他是捡盖博剩下的残羹剩饭。盖博有一次说和他有关系的姑娘都在米高梅公司。我问他那是否包括瑙玛·希拉。他挑了一挑眉毛，就是这些。据我所知，他并没有错过多少人。是的，克拉克对拉娜极为着迷，但老实地说，我并不认为她对他的婚姻构成威胁。”

伦巴德不这样认为。她火得不行，此外，还深深地受到了伤害，这种感情她很少外露过。米高梅公司的高级职员们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因为影城流传着伦巴德“打算杀人”的谣言。她仍然高姿态地应付着这紧张局面，并且在1941年10月还陪伴盖博参加了《低级酒吧》的首映式。在整个电影放映期间他们两人一直手握着手。记者们评论说，盖博参加首映式和公共场合中表现出对妻子的感情都是不同寻常的。几周之后，伦巴德得知盖博与透娜又将共同主演影片《我总会找到你》的时候，又一次大动肝火。

口角与打架又重新开始了。盖博说，如果他与其它女人的桃色事件对于他自己都无所谓的话，那么为什么他的妻子会在乎这些呢？他的辩解使伦巴德火上加油，但是她明白她必须要忍受这一局面，因为必须把米高梅公司的要求看得高于一切。《低级酒吧》使拉娜·透纳成为一名主要明星，观众吵闹着要求看到更多透纳在盖博怀抱之中的影片。事情

就是这样的。可是卡萝尔·伦巴德却无法泰然自若，又不失风度地接受另一部盖博—透纳影片。她的幽默感和对盖博的信任已经消失。朋友们认为她过于沉默寡言，有的时候显得伤心而忧郁，没有了她以往那种生气勃勃和乐观的情绪。她比以前更多地谈起她想要一个孩子。伦巴德和杰克·本尼已经拍完了《生与死》，正准备在哥伦比亚公司与梅尔文·道格拉斯拍《他亲吻新娘》，盖博表示对她与哈里·柯恩继续进行的协议不感兴趣，他讨厌哈里·柯恩，认为此片是《一夜风流》的翻版。但是盖博有一条原则，从不干涉妻子的演艺事业，乔治·尼科尔斯说，“他只对钱感兴趣。那就是克拉克。”

1941年12月7日之后，好莱坞成为了美国另一个迫切要求自愿为战争效力的影城。盖博夫妇给他们的朋友罗斯福总统发了一份电报，询问应该如何为战争服务。回答是：“娱乐表演。坚守你们的岗位。”他们参加了好莱坞的“胜利委员会”，盖博还被任命为“电影演员分会”的主席。

盖博夫妇在寄给朋友们的圣诞贺卡中特别注明向红十字会捐赠或是附上一张战争公债券。盖博送给卡萝尔一个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胸针，使它与她的结婚戒指和他们婚后第一个圣诞节时他送给她的红宝石做成的红心相配，而她则送给他一个刻有图案的烟盒。然而这不是庆祝节日的时候。尽管盖博已将近41岁，他仍然想参战，并考虑申请服役。卡萝尔全力支持，但是她可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如果克拉克立刻去华盛顿，耽搁的时间将会很长，他与拉娜·透纳合演《我总会找到你》一片势将受阻，该片定于1942年1月中旬开机。

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就征募电影界名人推销战争公债一事与米高梅公司纽约宣传部门主任霍华德·戴尔兹进行联系。戴尔兹给盖博打电话，询问卡萝尔是否可以去她的老家印第安纳州参加一次群众大会。伦巴德接受了这一建议，然而她想要盖博与她同行，但是米高梅公司拒绝推迟《我总会找到你》的拍摄。伦巴德的母亲将一同前往，同行的还有盖博的公共关系负责人奥托·温克勒。作为一个米高梅公司中的电影明星的妻子，伦巴德被赋予为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的资格。

这是盖博夫妇结婚以来的第一次分离。伦巴德不想离开家，但是她觉得爱国应该是第一位的。出发前，她想法开了最后一个玩笑——把一个金发的假人放在了盖博的床上，并附言：“这样你将不会孤独”。她写了五封给盖博的信，交给了她的秘书——要求在她离开后每天交给盖博一封。1942年1月12日伦巴德坐火车离开加利福尼亚，这天盖博在华盛顿特区。15日，她抵达印第安纳波利斯，在那里她卖出了价值200多万美元的战争公债。

“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找爸，”她说，“让我们坐飞机回去吧。”

温克勒不喜欢这个主意，想说服她别这么做。伦巴德建议投硬币决定胜负，她赢了。她母亲贝茜·彼得斯讨厌坐飞机，尽量说服女儿坐火车，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不喜欢轰隆轰隆的声音，”伦巴德说，她预定了环球航空公司的第3次航班的飞机。贝茜是一个精通命理学的人，她草草记下了这次飞行的数据，算出了一个致命的数字。她拿给伦巴德看，伦巴德却一反往日极其相信这种事的态度，对此一笑置之。1月16日凌晨4时，伦巴德、温克勒和贝茜登上了飞机。伦巴德给盖博发

了一封电报，要他当天晚上去机场接她。

盖博于伦巴德去印第安纳州的第二天回到了好莱坞。她不在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呢？各种说法各异。可以肯定的是，他按预定安排与拉娜·透纳一起拍《我总会找到你》。

直到登上飞机以前，温克勒和贝茜·彼得斯还在试图劝说伦巴德放弃乘飞机返家的想法。预定飞行时间为 17 个小时，其中包括几次中途停留的时间。在阿尔伯克基，几名战地服务人员在等候登上这第 3 次航班的飞机。因为他们享有优先权，一些国内乘客必须下机去坐火车或第二天的另一次班机。伦巴德说，因为她此行是为推销战争公债而来，应予特殊考虑。结果她和她的陪同被允许继续留在飞机上。

飞机在拉斯维加斯作了一次临时的中途停留后，于下午 6：50 左右飞往洛杉矶。在距拉斯维加斯以西 35 英里的地方，驾驶员韦恩·威廉姆报告说他有些偏离航线，可是在 7：07 分的时候，他最后一次通话的时间，他的声音还没有一点遇险的迹象。一些目击者声称飞机是在空中燃烧起来的。另外一些人说飞机撞在桌石山着了火。

克拉克和几个亲密朋友在农场准备一个为卡萝尔洗尘的晚餐。屋子里摆满了鲜花，餐室里的餐桌布置得十分讲究。为了回报她临行前的小恶作剧，克拉克在伦巴德的床上放了一个生殖器勃起的男性假人。

米高梅公司的宣传人员拉里·巴比尔在伯班克机场等候伦巴德。他得到她的飞机坠毁的消息后，便给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打电话，斯特瑞克林命巴比尔租一架飞机去拉斯维加斯。盖博还没有回到农场，但是斯特瑞克林最后找到了他，并安排他去伯班克机场见面。在驾车去机场的途中，伦巴德的兄弟斯图尔特、奥托，温克勒的妻子和盖博几乎都一言未发。这悲悲切切的一群人和斯特瑞克林一起飞往拉斯维加斯，希望会有奇迹发生。

搜索队正在组建，要去攀登白雪覆盖的山峰。一个西部航空公司驾驶员肯定地说他看到了伦巴德的飞机整个被火舌所吞没，撞击在桌石山上。盖博坚持要与营救队一同前往；但是在离失事地点的半途中，一个米高梅公司的高级职员对他说，“卡萝尔不会愿意让你看到她在那飞机残骸之中的，克拉克。”盖博沉思了一会儿，便转身回去了。他没有亲眼目睹伦巴德那烧焦了的身首异处的尸体，免除了这一极度痛苦的折磨，可以说还算是一件幸事——她留下的东西有一个电影剧本，她的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胸针的残余部分，以及散落在附近的几缕金色头发。

下山的途中营救队在一个小站给盖博发了一封电报：“没有幸存者。全部遇难。”

第二天，盖博由一名飞行员驾车送到距失事地点几百英尺的地方，这位飞行员解释说：“卡萝尔甚至没有受到一秒钟的痛苦。22 名乘客全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盖博护送着他妻子、岳母和奥托·温克勒的尸体坐火车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他把伦巴德被烧过的镶有宝石的胸针装在一个小金盒中挂在脖子上。盖博不想独自回到农场去，他一直和朋友们呆到葬礼之后。伦巴德生前有一次曾经要求死后用白布包裹埋葬在加州格伦代尔森林草坪公墓古朴的地下墓穴之中。盖博现在买下了三个相邻的墓穴——给伦巴德、她的母亲和他自己。

盖博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电报，但是他最珍惜的是来自罗斯福总统的那一份，总统表达了对伦巴德之死的同情：“她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时间和才智为政府服务。她热爱她的国家。”

国防部提出举行军事葬礼，但是盖博婉拒了。他遵循伦巴德的遗愿，于1942年1月22日在森林草坪的基督教堂举行了葬礼。没有听到祷文。也没有赞美诗，只读了《旧约》中第23章赞美诗，并念了伦巴德最喜爱的一首诗。葬礼结束后，朋友们把盖博送回了农场。

那天晚上，他妻子的秘书把伦巴德留下的第五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交给了盖博。他的哭泣声在房间里回响，一直传到了远处的山谷之中。

琼·克劳馥说盖博在伦巴德死去的那天晚上去找她。“他喝得醉醺醺的，哭了半天，”她说，“我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象一个陌生人走出我的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可能这是从身体上来说，但是他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克拉克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在那段可怕的苦难日子里，他当然有理由喝酒，他每天晚上都喝。他好象生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这里来。”当我问克劳馥在接到斯特瑞克林的电话时盖博是否和她在一起，她对这个问题不予置答。

盖博独自一人长时间地驾车行驶，带着伦巴德的狗在农场四处走动，自己开车去俄勒冈钓鱼，他避开他与伦巴德共有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出现会使他想起他所爱的那个女人。他从不抱怨。他无须如此。他的损失、悲哀和孤独都刻在了他的脸上，嵌进了他的眼睛里。当烈性酒不能浇去他心头的悲痛时，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来“吹散他的晦气”。米高梅公司命他停止这种不顾后果的行动，并禁止他（据说在合同上写明的）再骑摩托车，要不然他就几乎自杀成功了。

伦巴德把她的全部财产留给了盖博。她的兄弟们不再和盖博讲话。他们可能对谣传的盖博与拉娜·透纳的关系感到愤慨，这一关系导致了他们的姐姐要匆忙地赶回家，从而导致了她的死亡。他们可能也听到谣传说盖博在伦巴德遇难的那个晚上与另一个女人鬼混。由于他在别的地方忙得不能脱身，才派了别人去机场迎接他的妻子。

盖博可能在妻子回家之前最后一分钟安排了要匆匆完成的事。果真如此，他将愧对妻子而抱恨终生。无论如何，卡萝尔·伦巴德是为了爱情、纯洁无暇和真诚而死。

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来农场探望盖博。他想把伦巴德的一些遗物送给她。他们一起去看那间白色而高雅的卧室，充满女性味道的，典型伦巴德风格的卧室。圣约翰斯吃惊地看到一切东西都没有动过。在卡萝尔的梳妆台上还有搽脸粉洒下的痕迹。盖博坚持说这不是神龛，只不过是伦巴德的遗嘱还必须经过检验的原故。他承认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留下来的样子使他心里感到温暖。圣约翰斯为难地翻看了伦巴德的书，最后选了两本：《不明之雾》和《广大无边的意识》。盖博环顾房间对圣约翰斯说，“人们都说在生命之中我们面临着死亡，但是我现在觉得在死亡之中我们得到永生。”他们漫步走出房间，盖博的脸上带着悲哀的笑容，他看着圣约翰斯回忆说，“我对她说我们很幸运，拥有对方和这个美丽的地方。她能想出什么我们没有的东西吗？是的，她说，‘对了，我还要给南边的40英亩地再上一担大粪。’”

圣约翰斯说，“卡萝尔常逗你发笑，对吗？”

“是的，”盖博回答道，“我们喜欢单独在一起。就我们两个人。她是最好的伴侣。”

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这最后一句话有些平淡无奇，但是出自盖博之口就是最高的赞赏了。他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性爱的满足，但是一个好伴侣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好莱坞。

盖博的一些朋友认为他把伦巴德房间保持原样并长时间地呆在里面是一种病态。然而，对盖博来说那个房间是一座神殿——实际上是她留下的全部东西，除了几绺金色的头发和一件烧焦的珠宝。伦巴德最喜欢的香水气味以及接触过她那充满活力而又美丽的面庞的一个粉扑，使她的房间焕发着生气。

但是不只是她的卧室使她好象依然健在，还有整个屋子、马厩、果树和一些小摆设，每样东西都体现出卡萝尔·盖博的风格。克拉克打算在贝弗利山另找一所房子，但是他无心离开恩西诺这个地方。他最后把伦巴德的财产送给了朋友们，但是没有改变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包括她的卧室套间。

这是他们的家。

1942年2月23日，他报到去拍《我总会找到你》。路易斯·B·梅耶告诉摄影棚中每个人要表现得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首先，他要求大家不要露出怜悯之情，也别在盖博周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米高梅公司的午餐食堂里，自从伦巴德死去的那天起，影帝的椅子就被拉向前倾靠在桌子上。盖博进来坐下的时候，每个人都起立、鼓掌和落泪。

梅耶与拉娜·透纳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要求她随着盖博的情绪行事。“如果他想工作，就工作。如果他想走，也可以。如果他想说话，就说话。一切听其自然。我理解他不喜欢独自一人吃饭，如果他邀你出去，你就去。”

一天晚上，盖博邀请透纳去农场吃晚餐，但他从未提起过卡萝尔……

琼·克劳馥主动邀请盖博随时去她家晚餐。“他在拍完这部影片之前几乎每天晚上都来，”她说，“克拉克在晚饭前能喝一品脱烈性酒。他告诉我一切都错了，然后尽情地痛哭一场。有时我们一直谈到天亮。”

克劳馥主动担任了伦巴德在《他亲吻新娘》一片中的角色，该片被重新命名为《他们都亲吻新娘》，她把自己125000美元的薪金损献给了红十字会。“我的代理人办的这件事，”克劳馥回忆说，“他从中拿了10%，我把那个杂种解雇了。”至于她与盖博的关系，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我们做爱，”她说，“可是我尽量把他从卧室中引开，因为那对我来说已不能从中感到一点点的满足了。”

盖博完成了《我总会找到你》后把时间都消耗在去罗格河钓鱼上，他对霍华德·斯特瑞克林说，“我打算参加空军，但是我得集中精力，驱除杂念。”梅耶试图劝说他放弃参军的打算。“在国内战线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强调说。

米高梅公司通知盖博将参加《翅膀的影子》的演出。为了增加此片对盖博的吸引力，他们挑选维克多·弗莱明担任导演。米高梅公司正背着盖博全力阻止他参军服役，不让他知道军事部门正在为他办理手续。

当批准他参军的命令最后下达的时候，盖博无视米高梅公司要他重

新考虑此事的恳求，“我不希望回来，”他说，“我也不想回来。”

15. 但求一死

当盖博将自己的事务处理就绪之际，影片《我总会找到你》于8月开始放映。他和拉娜·透纳在片中扮演两名美国驻远东的战地记者，在第二次大战中罹难。《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认为，该片情节毫无意义，“只不过为了炫耀两个演员各自的魅力”。

其他有关文章对此影片均给以好评。只有《故事影片》杂志在评论文章中提到伦巴德之死：“这是盖博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丧妻之后，所拍的第一部片子，相当出色。他证明了自己克尽了职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这种职责一定使他痛苦不堪。有关的台词，和各种各样的情景无不使他缅怀往事，痛心疾首。”

《我总会找到你》是盖博在1942年所拍的唯一的一部影片。该片的票房收入在当年位居第二，仅次于阿布特和柯斯特洛作为喜剧演员搭档演出的喜剧片。

在农场，盖博有一名侍女和看管人。他要求他的秘书琼·加西奥在他离家的时候兼管一切事务。他确信他那可信赖的厨师和贴身男仆能克服困难，干好份内工作，直到他归来。他带上那个挂在项链下面的金属小盒，内藏伦巴德那只烧焦了的钻石胸针并告诉加西奥把伦巴德遗下的那束金色头发放在一个保险的小盒子里，为他妥为保存。他的父亲威尔·盖博主动提出在一周之内来农场几次查看牲畜和鸡群。

盖博没有事先得到通知，就于8月12日来到了洛杉矶的联邦大楼，宣誓加入空军，成为一名每月领66美元军饷的列兵。他本可以被授予军衔，但他选择去迈阿密海滩候选军官学校，以便在那里按军阶晋升。在登记入伍的人员中，盖博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给朋友写信说，与年轻人入伍，使他很开心，住在有三个床位的宿舍里和清晨5点起床，他也毫不在乎。他剃掉了他那人所共知的小胡子，让军队摄影师给他照了一张相，并清楚地表明决不再公开露面了。

对于象盖博这样一名电影明星来说，要经过练操、行军、检阅的严格训练，并非易事，其他人人都知道他的年龄，和他在好莱坞度过的那一段丰富多采的生活，大家都希望他能得到优先照顾。盖博知道自己还在经受观察和考验，这增加了他训练的难度。

迈阿密海滩上的女人们在军营附近徘徊，为了一睹她们心目中那位性感偶像的丰采。但很少有人能认得出这位身材高大瘦削穿着宽松肥大的卡叽布军装，留着平头的男人是谁。他的眼睛里露出疲倦的神色，脸拉得很长。在他那一伙人中谁都不认为他有意如此。一个新兵说，“盖博又脏又乱。我认为他已经完全垮了。但他仍然努力挺着。”

在盖博写回家的信中，流露出他害怕失败的心态。在夜里熄灯后许久，他还在浴室里潜心研究复杂的步枪操作法规。“我要比别人更加努力，”他写道，“因为我知道我是何许人。你能想象出如果我通不过考试，公众会怎么说吗？”

10月9日盖博毕业了。他志愿申请空中作战的任务，被派到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的廷德尔基地。作为一名中尉，他又蓄起了小胡子，并定

做了一身军服，把他那双英国皮鞋托人带回家去。

12月18日，盖博回到农场小住几天。他非常高兴在为他举办的晚会上，遇见了弗吉尼亚·格雷。自从她通过试演被选派在《萨拉托加》影片中作珍·哈露的替身以来，他已好久没见到她了。格雷虽然没有得到这一角色，却很吸引盖博，多少算得上是受他保护的人。她和他一起在《试飞员》、《痴人的喜悦》中露面。多少年来她一直是受到盖博特别钟爱的人，但他从未与她在公开场合下在一起，直到二战结束。

格雷的相貌酷似伦巴德。她也是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女郎而且聪明机智，劲头十足。她经常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傻里傻气笑着的，满嘴脏话的姑娘，常常是第三者。格雷不象伦巴德那样柔顺，灵活，也没有什么天赋才能，然而她获得拍片的好运气与她在情场上的遭遇相差无几。她一直得到的都是配角的角色，一直单身未婚。在盖博的几次婚姻的间隙，弗吉尼亚总是得意地偎在他的臂弯里散步，在伦巴德故去之后，她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位盖博夫人。

1942年12月，好莱坞已认为弗吉尼亚·格雷是卡萝尔·伦巴德的最完美的代替者了。

1943年1月7日克拉克·盖博接受了空军机关炮射击军官的军徽，并命他拍一部有关空中作战的训练片。他到斯波坎接受空中摄影的特别训练。

1月末，盖博被分配到空军第1师，第8空军团，第351重型轰炸机大队的508中队，准备赴欧洲执行任务。

和盖博同一训练小组的人听说他有拍摄影片的任务时，都感到很扫兴。他们不明白，战争正在进行，这位影帝来此何干？盖博利用米高梅公司帮助他进行此片的策划，在好莱坞和新墨西哥州他的临时驻地之间飞来飞去。这对正在受战斗训练的人来说，可不怎么合适。大家对他冷淡疏远起来，盖博觉得感情上受到了伤害。

4月，盖博乘船出海，驻扎在伦敦北面约100英里的波利布鲁克。为了重获别人的尊重，盖博选择和非战斗军官在一起用餐。上面给他提供了特别的宿舍，但他更喜欢在军官的住所里与他们合住，他仍然被人忽视，直到5月14日他和电影摄制组人员乘一架B—17型飞机，飞越比利时上空执行任务。在以后另外四次飞行中，盖博都兼任炮手和摄影师，飞越过鲁尔河谷、格尔森基兴、南特和库布莱镇。在一次飞行中一颗德国子弹差几英寸就击中他的头部，但盖博不为所动——他已醉得一塌糊涂，大家都知道，在几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是被抬上飞机的。

希特勒以5000美元的高价悬赏捉拿盖博中尉——死活不论。“我不跳伞！”盖博说，“德国人只能得到我的尸首，要么什么也得不到。”他最大的恐惧是被生擒活捉。他说，希特勒一定觉得，把他象囚在笼中的狮子那样在柏林街上游行，是十分有趣的。“我要和飞机共存亡！”盖博说，他能说到做到。但是在他执行所有任务时，都有轰炸机奉命护航，为了保护他的飞机免遭德国战斗机的毒手。盖博记得有一次，他那样逼近敌机，都能把对方炮手的面孔看得十分清楚。为了使盖博只求一死的愿望不能得逞，不知有多少美国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地面上，盖博也需要保护，不论他走到那里，都被影迷们团团围住欢呼。女人们用手臂围着他，缠住不放，任他百般挣扎都难以脱身，

要是没有米高梅公司的保护，他真的成了众矢之的，插翅也难逃了。盖博象所有服役的男影星一样，认为人们应该尊重他的军服。一个影迷从他的便装衣服上扯下一枚纽扣是一回事，如果把他的军服撕成碎片，他认为那就是没有爱国心了。“我听说有些姑娘不穿内衣就跳上盖博的后背，”乔治·尼科尔斯回忆说，“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盖博大喊救命。约翰·李·马辛，米高梅公司的一位电影脚本作家被派到英国协助克拉克拍摄空战影片。他说，真叫人恶心。罗伯·泰勒也有同样的遭遇，他身穿军服走出了住所，姑娘们围住他，用剪刀剪掉他的领带和纽扣。米高梅公司有权使泰勒免于服现役，但对盖博却无能为力，因为他认为，如果有一个身高5英尺1英寸，体重110磅的金发女郎，敢于面对在恶劣天气里作17小时的飞行而毫无惧色的话，他一定能做给她看看他如何正面迎接死亡。”

盖博在服役期间，显然过分沉溺于纵酒和搞女人。他的一个军官伙伴说道：“我被迫问克拉克有那么多漂亮姑娘对他垂涎三尺，为什么他却选中这些蹩脚货，他告诉我，那些长相丑陋的女人实在不错，以后不会找他的麻烦。他带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那样难看的女人外出，这样的女人我只看一眼就够了。我问他：“‘为什么跟她？’盖博说，‘她就在这儿嘛！’我猜他一定是心眼儿非常好。他对烈性酒和女人贪得无厌。我感到他很寂寞，眼睛里显出精神恍惚的样子。他听我讲话，可是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以为他是在惩罚自己。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谈到卡萝尔·伦巴德。他脖子上带着一个小项链盒和他的身份识别牌在一起。有人问他，克拉克的回答总是说，‘这是我所有的，她留下的全部东西了！’我知道他没打算回去……没打算回好莱坞去。”

弗兰克·卡普拉在伦敦罗斯文纳议院大楼的门厅里看到盖博，便问司令官盖博的表现如何。“表现怎么样吗？”将军吼道，“他把我们都吓掉魂了。这就是他的表现。这个大傻瓜坚持要求在每次轰炸任务中充当后卫炮手。他简直就是个刺儿头。我想尽办法要摆脱掉他。不瞒你说，就是这样。那家伙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他要寻死，这样才能与他妻子在九泉之下相会！”

1943年10月，盖博拍完空战影片被遣返回国。他和约翰·李·马辛在华盛顿停留去看负责这部影片策划的那位将军，谁知这件事早已被将军忘得一干二净。盖博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这位将军告诉他，尽管自己去做好了。

盖博与马辛来到洛杉矶，在米高梅公司编辑这部训练片。同时，尽管盖博希望再次乘船过海，这次去太平洋，他却和米高梅公司谈妥签订了一项为期12年的合同，周薪7500美元，一年拍两部片子。每天离制片厂时间，下午5点钟。

重返好莱坞的克拉克·盖博已经两鬓斑白，他待人友好但落落寡合，面带微笑却充满悲怆凄凉，终日忙碌不堪却感到孤独寂寞。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农场已变得十分兴旺，他父亲和仆人们都希望他回家享受新鲜的水果、蔬菜和盛开的鲜花。他的家成了他的避风港，尽管盖博每天一杯在手，不醉不休，但他那容易激怒，大发脾气的毛病已然逐渐变好。在英国他看到无数的惨痛伤亡，再也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他觉得自己被一个变幻无常的上帝选中，成了一个伤心的鳏夫，为了丧失一个

充满活力的可爱女子而痛不欲生。慢慢地这种感觉逐渐消逝，他认识到这是无情的现实生活的劫难。

1944年1月15日梅耶应邀主持一艘命名为“卡萝尔·伦巴德”号的船只的下水典礼。著名女演员艾琳·邓恩站在他旁边。克拉克双手在两侧紧握着拳头，作了简短的讲话。当邓恩最后为这艘船命名时，盖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失声痛哭起来，泪流满面，次日各大报刊首页都刊登了这幅他伤心欲绝的照片。

盖博在离开英国之前，曾接受了一枚空军勋章，表扬他在空军服役中的“卓越的值得赞扬的成就”，还有一枚美国战功奖章和一枚欧洲-非洲-中东战功奖章。在D日（二次大战中盟军进攻欧洲的日子）之后，盖博提交了一份申请退役的报告，6月12日，他退伍了，军阶为少校。他的离职报告是由罗纳德·里根上校签署的。

在纽约度假的日子里，盖博与社交界著名女士多莉·奥布莱恩在一起消磨时光。他参加了一个在她西棕榈海滩的家里举办的圣诞节晚会。奥布莱恩是蓝眼睛、白皮肤的金发女郎，从前曾在鲍威尔和康诺维时装公司当模特儿，她的照片在大约70家杂志的封面上出现过。她的第二任丈夫百万富翁，发酵粉大王朱利尤斯·弗利什曼，给了她500万美元的离婚赡养费。（弗利什曼没过多久就死去了，留下的产业价值6600万美元。）她后来又嫁给了女演员梅尔·默莱的前夫和跳舞舞伴，杰伊·奥布莱恩，这人是盖博的朋友。（盖博一直觉得和老朋友的前妻或遗孀相勾搭，很是称心。）

奥布莱恩是个活泼的社交界的宠儿，她喜欢与年轻人为伴，因为他们使她觉得自己年轻而充满活力。她比盖博年长6岁，但从从不告人自己的年龄。盖博乐于和她那些属于社会知名人士的朋友相处，这些人在夜总会、游艇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都受到热情的招待。

在这段时期，与盖博经常约会的还有一位名叫凯·威廉姆斯的女人。她也是碧眼金发，离过婚，正在履行与米高梅公司的合同。她开始与盖博进行了伦巴德式的交往。

“为什么你不上楼去脱下衣服呢？”他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他就提出这个建议。

“你怎么不在你的帽子里拉屎呢？”她答道。

在盖博的生活中还有一位沉着冷静的女士，名叫安妮塔·柯尔比。她偶尔也演戏和为塞尔泽尼克国际公司充当咨询时装式样的协调员。她遇到盖博时年已30岁，也是金发碧眼，以前也在康诺维公司当过时装模特儿。在一个月之内就有12本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她的玉照，她以“靓女”而闻名，为人开朗，欢快，野心勃勃，给人的印象是她可以从晚上跳舞，一直跳进卧室。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这样。这使盖博对她大为着迷。（柯尔比于1970年首次结婚，当时年已56岁。）

在这段时间里，盖博从前的女朋友没有几个近在身旁。1943年拉娜·透纳给她的第二个丈夫斯蒂潘·克莱恩生了一个女儿切丽，1944年她与克莱恩离婚。虽然她通常与英俊的土耳其—捷克混血儿、男演员特尔汉·贝约会，可那时她即将与她毕生倾慕的泰伦·宝华开始一场火热的，但最后以悲剧告终的恋情。与此同时，琼·克劳馥已经嫁给了第三任丈夫。1942年7月，她嫁给了男演员菲利浦·泰瑞。“最终我堕入

了情网，”她悄声地说。约翰·韦恩，在《重聚在法兰西》影片中与琼演对手戏，他说，“当我看见她走进摄影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了。第一个进来的是琼，然后是她的秘书，然后是她的化妆师，再后是她的女服装设计师，最后才是菲利浦·泰瑞牵着她的狗！”1943年，由于没有让她演她想演的角色，琼要求解除与米高梅公司的合同。路易斯·梅耶没有加以阻拦。

盖博与数不清的女人发生过关系，在他的记忆中似乎难得有孤身独处的时候，他与弗兰兹·多弗勒的恋爱关系未断，就又结识了约瑟芬·迪伦，后来与之结了婚。他和约瑟芬·迪伦的婚姻并没有多久，便与丽姬·兰海姆相好进而又结了婚。与丽姬婚后生活过了几年，又与卡萝尔·伦巴德堕入爱河最后再次结婚。这几次婚姻与风流韵事在时间上都相互重迭。盖博从来没有享受过单身汉的自由。他一直在妻子的荫庇下生活了20年之久，这期间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妇女经历了大萧条时期得以幸存下来，在当时美国男人都出国作战之际，实际上是她们在管理着国家。她们穿着长裤，在工厂做工，开出租车，在酒吧间侍应，证明自己在伟大事业中的价值。在好莱坞的民意测验中，受欢迎的妇女占得票数字的首位。

蓓蒂·葛莱宝是那类漂亮的姑娘，人们都爱把她的照片挂在墙上，当时最受电影观众的喜爱。她跳舞、唱歌，背起台词来流畅而自如，一点也不在乎，但美国人能够认得出她那种小饭馆里女招待的风格。1945年琼·克劳馥以影片《欲海情魔》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她演米尔德莱德，是一个以卖烤饼为生的女人，她卖烤饼就是为了她那娇生惯养的女儿能穿上漂亮衣服。她受人蒙骗、遭到遗弃，但仍然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葛丽亚·嘉逊在《忠勇之家》中演米妮维尔夫人，一个坚强的英国女人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历尽艰辛，保护了她的家庭。

要加以保护，才能得以幸存。如果你要说些什么，就去问一个男人，如果你要脚踏实地地做某件事，就得去请教一个女人才行。美国女人还没有取得和男人一样的平等的地位，但是她们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美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影院观看约翰·韦恩在各条战线上的打斗，人们以音乐、喜剧、宗教和罗曼史来镇定自己的神经：《花花公子美国佬》、《伯尔尼德特之歌》和《走自己的路》，阿布特和柯斯特洛、鲍勃·霍普和平·克劳斯贝正在上路到某处去，标准美国男子范·约翰逊穿上他的红袜子、彼得劳福害相思病的眼睛，以及柯内尔·王尔德生动有力的浪漫激情，等等，有关婚姻关系的情节已不再是琐碎而毫无意义的事了，战争使夫妻分离，“第三者”（男的或女的）的出现，乃是生活中必不可免的现实。

也是在1945年，雷米伦以他在《失去的周末》中演一个酒鬼的卓越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该片实际上是盖博那些日子的生活写照。当琼·克劳馥紧抓住她的奥斯卡奖不放（并非夸张地）的时候，盖博却驾着他那杜桑柏格牌汽车不顾一切地沿着落日林荫大道疾驰，结果走错了方向，他连忙掉转车头，转弯时撞在一颗树上。幸运的是，这起车祸发生在属于哈利·弗雷德曼的领地上。哈利是美国音乐联合会副主席，他连忙打电话找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几分钟之内霍华德便赶到了出事现场。盖博被送往黎巴嫩雪松医院，脸部和腿上都受了伤。可是报

纸上发表的消息却描述可怜无助的盖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另一辆迎面开来的车相撞。米高梅公司拿走了盖博的衣服，让他在医院住上几天，以便博得外界的同情。（酒后开车在盖博说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1935年他的一次车祸导致了另一司机的车毁人亡，还是米高梅公司替他息事宁人，秘而未宣的。）

盖博在医院住了三天后，让他的秘书拿些衣服来，并要求医生准备给他开出院证明。

米高梅决定让他工作，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奉命为他找一个好脚本来演。盖博告诉圣约翰斯，他要塑造一个命途多舛的男人，“演一个具有勇气和原则，希望和信心的家伙，是一个不在乎成败得失，但决不妥协，决不认输的角色。”

圣约翰斯了解盖博需要的是什麼，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脚本。梅耶接管了此事，让盖博和葛丽娅·嘉逊在《冒险》影片中演对手戏。盖博讨厌这个片子，也不喜欢嘉逊。他在片中扮演一个富于哲理的，名叫哈里·帕特的水手。盖博爱上了嘉逊，一个娇气的图书馆管理员。她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心灵。执导此片的维克多·弗莱明无法对此片的精神主题和平凡的情节作较大的改动。

《冒险》这部影片比起葛丽娅·嘉逊所拍过的其他影片来说，无疑地是降级了。嘉逊被分配演了对她不适合的角色。虽然她曾拍过一系列成功的影片，包括《再见，木匠先生！》、《在尘埃中盛开》，还有她获得奥斯卡奖的《忠勇之家》以及《鸳梦重温》和《居里夫人》。梅耶是在伦敦舞台上发现嘉逊的，对她推崇备至，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士。他把她当作偶像来崇拜，把她捧得太高，致使米高梅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很是忿忿不满。盖博把嘉逊视为与费雯·丽同一类型的女人——这两个英国女人从美国女演员手中夺走了好角色。他说，“对嘉逊小姐来说，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是喝茶的时候。”

《冒险》也许是一部不太好的影片，但人们蜂拥前来观看已有三年没有在银幕上露面的盖博。观众都喜欢嘉逊，她高居当年最高票房收入的第三名。批评家对盖博很友善，《时代周刊》说，他的下颚稍嫌丰满，但“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照样射出昔日那种邪恶的火花。”《故事影片》写道，“这是盖博战后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干吗要历数它的缺点，惋惜故事情节有什么不足呢……”《纽约时报》希望盖博和嘉逊之间产生某些化学反应，而且感到失望的是：“也许他太卖力了……他说话声音极大，还坚持那样戴着帽子叫人看了实在可气。”

有关《冒险》这部影片的一切都令盖博非常不快，最可恼是米高梅公司对此片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盖博重返影坛，嘉逊把他抓到手。”盖博非常生气，而且觉得难以为情。这一口气多少年来郁结于心，使他很不自在。每当他路过电影院看到广告牌上刻着《冒险》的宣传字样时，觉得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

盖博匆匆赶往罗格河并且找到了一个女友卡萝·吉布森，她是擅于用卷轴线钓大鱼的专家，虽然盖博一向喜欢金发碧眼的女郎，但这个身材苗条，头发漆黑，运动员似的女子却叫他十分着迷。他在俄勒冈州临近格兰特大道的地方置了一些产业，最初给朋友们的印象好象他爱上了吉布森。然而最后却证明吉布森还是竞争不过好莱坞中在盖博身边的那

些美人儿。

盖博在农场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游泳池，但很少使用它。他更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在贝尔埃尔饭店里游泳，那里他有一间套房和一个专用的出入口。据饭店人员说，店方给他提供了确保他绝对安全的措施。贝尔埃尔是盖博秘密的藏身之处。显然，出于对伦巴德的尊重（而且也许是对佣人的尊重），盖博从来不与女人在农场幽会，他也不敢冒险在女方家里露面，怕被人看见找麻烦。

除去游泳池外，盖博的家一直保持旧观。他仍然让前来进晚餐的客人参观伦巴德的房间。她已死去四年，这个房间仍然是她离开时的原样。朋友们尊重他对亡妻的缠绵的爱情，看到伦巴德的化妆用具、喷雾器和擦手纸等干净整齐地照她生前喜欢的样子陈列在那里，谁都没有在背后议论什么。这间屋内纤尘不染，让人觉得好象伦巴德随时都可能回来似的，盖博还买了她所拍影片的拷贝，以备情绪不佳时观赏。

有些女人竭力模仿伦巴德，通常反倒贬低了自己。有一个和盖博约会的女人从来没骂过人，有次脱口说出一句脏话，盖博当即告诉她他不欣赏她那种污言秽语。

“那你和伦巴德结婚以后，你怎么说的呢？”这个女人问道。

“那可不一样，”他说，“她说‘臭狗屎’时听起来就象说‘蜜糖’似的。”

盖博往常邀请好几个女朋友参加同一个晚会，有些人是好朋友，但没有达到谈及婚娶的程度。盖博的心在临近拉斯维加斯山顶的那边已经被撕成碎片了。

在盖博能够把生命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之前，凯·威廉姆斯和多莉·奥布莱恩也许都会再嫁或离婚。琼·克劳馥在1946年与菲利普·泰瑞离异，在离婚的听证会上，她作证说，泰瑞对待她象对待囚犯那样，他还对每一个送给她的电影脚本妄加评论。她已身心交瘁，体重减轻了20磅，“我决不再经受这一切了”她告诉记者们，他们想知道这话是不是意味着永远不再听结婚进行曲了。

琼耸了耸肩膀，说道，“也许这就是麻烦所在，我几次结婚仪式上都没有放音乐。”

琼·克劳馥可以和盖博公开见面了。但他们宁愿私下里在一起欢度时光，因为盖博和梅耶之间的宿怨似乎永无休止地持续着。克劳馥仍然对英俊的代理人格雷戈·鲍泽尔有兴趣。几年之前她曾从拉娜·透纳手中把他夺过来，他一直单身未娶。后来他和漂亮的女演员达娜·温特结婚，好多女人为此心碎神伤。琼·克劳馥追求他长达四年之久，完全可能成为鲍泽尔夫人了。但在一次晚会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另一个女人，琼·克劳馥看了极不高兴，便跟他说了。后来他们一起乘车返家，琼把车开到贝弗利山几英里外的地方，便停下车让他下车看看是否车胎漏了气，他下车去看，琼立即开车走了，把他一人撂在那里干着急。在好莱坞有些人谴责克劳馥获得奥斯卡奖后的那种日渐作威作福的态度。没有人再来烦扰琼·克劳馥了——她没有男人，没有制片人，没有导演，甚至没有儿女，她走遍各个夜总会与同性恋者或和婚姻不睦的男人鬼混，为了让好莱坞看看谁是最好的女演员，与此同时，克拉克·盖博也在到处及时行乐，力图忘记谁曾经是最佳男演员了。

16. 走马灯似地打转

“我讨厌卑鄙小人，这个角色无疑就是一个卑鄙可耻的小人！”

“瓦克斯曼这部关于麦迪逊大街的长篇小说卓有才华，”梅耶与他争辩道。“你靠演坏蛋起家成为明星的，现在又有什么问题啦？”

“这本书别提多猥亵了，简直肮脏透顶。”

“如果你读完，克拉克，你显然会喜欢它的。”

“拿走你的书，你的剧本，和你那与人通奸的女主角，滚一边去吧！”

“想不到你的表演倒净化了，”梅耶淡淡一笑，“那我就去找埃洛·弗林，他可不爱抱怨。”

“好啊！”盖博怒吼似地大声嚷道，“那就让他去干她们吧！”

“关于弗林，我可是认真的，你一直对《广告员》一片不停地埋怨，时间太长了，我要着手拍摄了。”

“你逼我和一个假道学演《冒险》，我总算坚持干完了，是不是？”

“可并非没有争吵啊！你让我日子不好过，你自己倒捞到新剧本可演。我不知道你倒底着急什么，你记得萨姆·戈尔德温在30年代讲过的有关你的话吗？”

“那又怎么样呢？”

“萨姆说，当罗伯特·蒙哥马利走上银幕的时候，你知道，有多风流倜傥，可是克拉克·盖博一来，就知道操蛋。这就是两人不同之处。”

“我可从没拍过一部影片我的裤裆扣是敞开着的。”

梅耶笑了起来。“不用对我假惺惺地说废话，克拉克，我知道你和罗埃拉·帕逊搞的什么名堂。”

“我才不在乎呢？”克拉克说，尽量不露出吃惊的样子来。“此外，这比收买她还便宜得多呢。她没有把有关我和卡萝尔结婚的独家新闻抢到手，很不高兴。”

“我可没有毁谤你。我不过指出你不能脑袋上带着光环到这儿来让我看。你为什么不喜欢《广告员》这个片子？”

“首先是女主角。和一个已婚的女人搞苟且勾当，我可受不了。”

“还有什么别的？”

“我演那个家伙性欲旺盛，是个色情狂。”

“是那样吗？那你不用看脚本就能演这个角色了。”

盖博握紧了拳头，说，“把那个女的改成单身未婚，把我演的那个家伙再增加点性格，然后咱们就可以谈交易了。”

“那就可以了么？”梅耶怒目而视。

“影片里这个故事说一个坏蛋和另一个坏蛋相斗，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这毫无意义。我要的是以牙还牙，至于怎样改，我倒无所谓。”

“那我明白了，你要一个那种类型的坏蛋，那种东游西荡，闯祸闹事的坏蛋，那种与老板对着干的坏蛋，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

“你阉割了这部长篇小说，把整个的策划全部阉割掉了，你又想来阉割我。”

“从三方面计算，都没有什么重大损失。”盖博喃喃地说着，走了

出去。

梅耶想要盖博在《广告员》中演出，但他不愿让人看出他这么轻易迁就演员的要求。他确实请作家卢特·戴维斯修改脚本，盖博则百般拖延，直到得到的比他所需的更多为止。虽然他仍未完全满足，最后也就只好默然同意了。他和一位英国女演员黛博拉·克尔一起试镜头。克尔是梅耶专门聘来用以教训近来变幻无常的葛丽姬·嘉逊的。克尔娴雅大方，有一头红发，但不象嘉逊那样甜美迷人。

《广告员》是克尔拍的第一部美国影片。米高梅的另一个小女明星艾娃·嘉德纳被选来扮演一个招人爱的歌手，她的情人被健康活泼的克尔抢走。嘉德纳和盖博一样，不喜欢《广告员》这个片子，她很生气选派她演这样一个对男主人公来说可有可无的姑娘，这种角色她演得太多了。她愿意继续被挂起来，如果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她就可以脱身不演这个片子。

盖博给她挂了电话。

“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我腻味透了！”

“宝贝儿，你要是象我这样经历过不少世面，那时你才会这么说呢？”

“我拍这个该死的影片唯一的理由是有你在里边。”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理由了，”他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们会非常开心的。你看好吧。”

“我正要告诉你呢，”她说，“当我第一次来到好莱坞，看见你驾车沿着落日大道急驰，我差点让迎面开来的车轧死。”

“拍这个片子吧！艾娃。你不过才24岁，要想找一个真正的好脚本还有的是时间呢！”

一声深深地叹息。“好吧！是你让我拍这个片子的。”

从一开始，盖博和嘉德纳就彼此吸引。当时她不幸嫁给了阿泰依·肖，丈夫希望她成为一位有文化教养的女士。她从来不装腔作势，也不会弄虚作假，那些书本、古典音乐、以及爱米莉·波斯特所写的影坛轶事等使她烦得要死。在好莱坞没有一个象艾娃·嘉德纳那样直截了当而不装模作样的人。她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地。她的第一次结婚是嫁给了米凯·罗尼，为期仅数月，现在正进行着第二次离婚。她遇见盖博之时，就打定主意要与他结合。她象伦巴德那样喜欢使用亵渎神灵的语言，经常和梅耶争吵，自己还拿不准是否要投靠好莱坞。

盖博察觉到嘉德纳拍片时精神紧张，在《广告员》拍摄现场一直留在她身边。她也在他眼睛里看到了忧郁之色。他认为他的头和手颤抖不停乃是由于宿醉所致，他告诉她为了减轻因饮酒过度所增加的体重，他服用了安非他明之类的药物才造成这样的颤抖。为此，摄影机不能拍太多盖博的特写镜头。嘉德纳因之对他更加钟爱。有时两个人对白的台词衔接有所失误，艾娃总是引咎自责。“我们拍爱情戏时，真叫我提心吊胆，”她回忆说，“我的头要偏向一边，小心在意不让唇膏被蹭掉，同时还得牢记对白。糟糕的是，我忽然想到这是盖博在亲吻我，一下子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空白，什么都不复存在了。我真不敢相信后来盖博居然还道了歉。克拉克说他非常关心我，他自己抹掉了污痕。他把我带到

一旁，小声耳语道，‘我知道你并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演员在演戏，我也不敢肯定自己是个男演员。’”

艾娃有次拍夜总会的戏，一连持续几个小时，面对着摄影师唱个不停。“对着空空如也的摄影棚要做到满身性感，而又装模作样地唱着一支伤感的歌，可真不容易。”她说，“这时克拉克带着一把木椅子进来，他又开腿坐下冲我微微一笑。他一直停留在近旁以便助我拍完了这场戏，”此时此刻，艾娃对盖博的顶礼膜拜就更进了一步。

嘉德纳成了盖博特别喜爱的人中的一个。当然在他的后宫内自有无数佳丽，而艾娃身后也有一大群追求者。他教给她如何表演，如何明辨是非的本领。她觉得要做到后者谈何容易，但是盖博追求尽善尽美。

艳丽夺目的艾娃·嘉德纳后来在拍《行贿》影片期间与罗伯·泰勒有过一段恋情。当时鲍勃正处于离婚之际，他经常去看她。乔治·尼科尔斯说道，“鲍勃在和女人交往方面，似乎在步盖博的后尘。”

《广告员》获得极佳的评论。说来没错，这是盖博长期不露面之后的第一部影片。《纽约时报》认为，盖博实在了不起。他们指出，当他没有在银幕上露面的时候，也给人一种他即将走进门来的感觉。《纽约先锋论坛》报写道：“盖博—克尔搭档演出，是完美理想的典型。”《故事影片》写道：“这是一部好影片，克拉克·盖博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广告员。”《综艺》杂志表示同意，说道，“请喜欢这部片子吧！”

尽管盖博在拍此片之前极度痛苦，在拍完《冒险》一片后也感到尴尬不堪，但他觉得还是得到了补偿。黛博拉·克尔和艾娃·嘉德纳同时受到评论家的赞扬，继续成为米高梅公司极受群众欢迎的两大女主角。

盖博有个偶尔来往的女友凯·威廉姆斯。她与身为百万富翁的糖业大王阿道尔夫·斯普瑞柯尔斯第二结了婚。此人以经常殴打妻子而臭名远扬。盖博向凯祝福后即告别她前往凤凰城，在那里他遇见了腊肠大王的女继承人蓓蒂·奇斯霍尔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她身材纤瘦却又不失健壮，是打高尔夫球的好手。这位漂亮的寡妇不但风韵迷人而且富于机智，她成了盖博经常来往的女人之一。在这个时期，和盖博有关系的女人遍及全国各地，除了纽约城之外。后来他又和米莉森特·罗杰斯，美国标准石油大王的女继承人相遇。米莉森特肤色浅黑，为人风趣。她出身豪富，却偏爱作滑稽可笑的动作。虽然她已年过40岁，但在正式场合中不穿礼服，却喜欢身着演出服，以此轰动了整个社交界。每次她出面亮相，都叫人猜不出是印第安女人来了，还是埃及公主芳驾光临！盖博从她那妙语联珠和轻颦浅笑之中感受到极大乐趣，但她也有严肃认真的一面，罗杰斯爱上了盖博。

再后来就是那个富于传奇色彩的社会名媛多莉·奥布莱恩，她已第四次结婚。只有盖博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她曾拒绝了盖博的求婚。这深深地刺伤了他。一个盖博的熟人后来说道，“也许他虽向多莉求了婚，也许没有。克拉克没有占有欲，有时他表现得象个伊斯兰教的酋长。有哪个姑娘能抛开他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呢？决没有那样的事。盖博酒量极大，每饮必醉，孤寂感也油然而生。如果背景环境对头，他会求婚的。当多莉另嫁他人时，克拉克打趣地说，也许他在床上不能满足她。”

在罗格河度过了四个月的假期，盖博又到凤凰城和蓓蒂·奇斯霍尔姆打了几天高尔夫球之后，才回到农场，又和安妮塔·柯尔比和弗吉尼

亚·格雷相会。

盖博的下一部片子是《归家》，和拉娜·透纳演对手戏。拉娜当时正计划与泰伦·宝华结婚。可是当她在摄影棚中沉醉在盖博的怀抱里的时候，泰伦正与女演员琳达·克里斯琴互相拥抱，并准备与之结婚。透纳一气之下嫁给了百万富翁鲍勃·托平。以示对泰伦的轻蔑。

《归家》是一部动人的影片，描写一个已婚的上流社会的医生（盖博饰）在战争期间服役于医疗部队成为少校，他纠缠着一个护士（透纳饰），在这期间逐渐变得谦逊，最后真地堕入情网。不久护士被杀身死，医生返家回到妻子身旁（安妮·巴克斯特饰），献身于帮助贫困人家的慈善事业。

有些评论家和许多电影观众都喜欢看《归家》，它描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和一个穷苦的女孩在战争中劫后余生，彼此互相扶持，历尽磨难的令人悲喜交加的故事。然而《纽约时报》却把这个片子痛斥得体无完肤，“它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廉价的，人工堆砌的罗曼史，旨在炫耀两个华而不实的明星……简直纯属弄虚作假！《归家》整个一团糟，一塌糊涂……”

但是，米高梅公司把盖博和透纳联名登在广告牌上，就是为了象往常一样，确保它成为1948年的获奖影片。两年之间，盖博在票房收入的投票调查中排行第七。平·克劳斯贝和蓓蒂·葛莱宝是1943年—1950年最受群众欢迎的演员。在这段时间内，米高梅公司的演员中，跻身中最高票房收入的十佳演员行列中的，只有盖博和史宾塞·屈赛。

在1948年米高梅公司的处境比好莱坞其他制片厂要略胜一筹，但是利润低于500万美元。梅耶为了寻求另一个泰尔伯格，雇用了制片人、电影脚本作家和导演多尔·斯卡利为制片的主要负责人。梅耶从不怀疑他有支配斯卡利的能力，但L·B·在不知不觉中已对米高梅公司逐渐失去控制。盖博仍然诅咒他，“我要把假牙扔到梅耶的脸上，急得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从1947年到1949年盖博的朋友很少见到他。他是象宝莲·高黛那样的美人儿追逐的对象，他们断断续续地约会。这时宝莲正与她的第三任丈夫伯尔吉斯·梅瑞兹离婚，她是好莱坞最坚定活跃的人物之一。盖博在她的征服者的名单上位居榜首。如果宝莲没有把某个男人弄到手，在这段艳史终了时，她至少要从他那里捞到一辆汽车，或者一枚钻石戒指。但盖博不在此例。有一天她出乎意外地被驳了面子。当时盖博在机场为她送行，她要在四周都是记者的情况下和他吻别。盖博拒绝了她。她笑了笑，说道，“好了，就这样吧，再见！”当高黛登上飞机之后，记者问盖博是否打算和她结婚，“不！”他回答说，“我们长久以来是朋友，仅此而已。”他非正式地告诉朋友们，高黛身体太壮，他必须故意避开她。

在这些日子里，盖博没有在他常去的地方露面，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后来和埃洛·弗林的关系。弗林的家堪称一个避风港，那里有美酒、漂亮的姑娘和毒品。米凯·罗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1948年他和华莱士·比雷同赴埃洛·弗林家举办的一次晚餐会的情景，“当我们敲门的时候，”罗尼回忆道，“开门的是一对非常美丽的双胞胎姐妹，两个人全都是一丝不挂！晚餐会上的其他客人还有克拉克·盖博、罗伯·泰勒

和史宾塞·屈赛。”米凯·罗尼当年只有18岁，虽然可以说见闻已经很广，但这个小插曲还是使他猝不及防。

女演员安·秀丽丹有一次说，在埃洛·弗林家的女宾休息室里秘密地安装了窃听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跟谁的关系吹了，”她回忆说，“所以就在女休息室内畅谈一番。我们实际上痛骂那些家伙——贬低他们的男子汉气概。现在回顾过去实在难以为情。在40年代末期，我们很多人都闹过离婚，那倒纯系偶然。经过了战争，我们都在尽力调整自己，都感到明星制已日渐衰落，我们彼此互相依靠。埃洛·弗林那种男人，让每个人都乐不思蜀地在他家玩个痛快，而把自己的问题置之度外。他和克拉克又抽烟又喝酒，玩得忘乎所以。大卫·尼文对我说，“看看这两位漂亮的传奇人物吧！因为他们就要跌下来摔得粉碎了。真是大大地丢脸！”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埃洛·弗林的情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俊美的男子，可以说毫无瑕疵。但是他没有盖博那种惊人的诱惑力，我还要琢磨一下该怎么说。埃洛使我的心跳加速，但是我第一次见到盖博时，我的心好象停止了跳动，我的眼睛紧紧地盯在他身上。在埃洛家的女休息室里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关于盖博倾倒了全世界观众，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段时间，盖博和充满活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女星南希·戴维斯约会。当南希的丈夫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时，南希最终成为白宫的女主人。但是在1947年—1948年，南希利用她所有的关系来促进她在好莱坞的事业。斯宾塞·屈赛安排她与盖博交往，在纽约，盖博带她外出至少三次。南希和这位影帝的约会铺平了她进军米高梅之路。

米莉森特·罗杰斯来到好莱坞精心设计了一场目的在于和盖博结婚的作战计划。她买了一只猴子，走到哪里都把猴子驮在肩上。她赠送盖博价值昂贵的珠宝（他什么也没送她），并且向他的朋友、仆人和秘书讨好献殷勤。有些夜晚他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便暗中跟踪他，最后发现他和别的女人鬼混，方才作罢，罗杰斯失去盖博后，从此隐居遁世终生。

多莉·奥布莱恩的第四次婚姻几乎在开始之前便告结束。她离婚一周之后，在好莱坞出入都由盖博护送。两个人好象重拾旧欢的样子。但是她的聪明胜过米莉森特·罗杰斯。在考虑盖博成为她第五任丈夫之前，她要笃定他必须住在东部，纽约、棕榈海滩或者新港。她说，从那里可以更快地跳上一支船驶往欧洲。那倒不错，盖博说，可是开车驶向米高梅影片公司这段路可不怎么好走呢。

盖博计划与奥布莱恩去欧洲大陆度假，动身之前，他前去俄勒冈州看望卡萝·吉布森。这个女人不愿意在好莱坞过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最喜欢的消磨时光的办法是，邀集一大群人乘一艘船沿河顺流而下，夜晚在途中露营。卡萝的父亲——绰号“彩虹”的吉布森在罗格河上开了一家小旅馆，盖博那几年外出钓鱼时经常在那里留宿。他和吉布森一家人在一起觉得无拘无束，一直考虑在他家的地界内盖一所小屋。和卡萝在一起，也许会使他的前途有望，……

1948年7月12日，盖博乘船前往法国，奥布莱恩在那里等他。他参加了艾尔莎·马克威尔举办的晚会，和温莎公爵一起打高尔夫球，闲暇时在俱乐部玩纸牌赌博，或乘车前往瑞士作户外游，充分享受与奥布莱

恩作伴的乐趣。“她是一个有趣的，足智多谋的女人，”他说。从传真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一对情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快活——经常是一片欢声笑语，而且忙于摆姿势照相。奥布莱恩那种女人不喜欢亲昵的、富于浪漫气息的晚餐，不，先生。她特喜欢和一大群卓越的有良好教养的人欢聚在一起嘻笑取乐，她可不是专门讨好一个男人的那种女人。从一开始，就是盖博追求她的。

这是个绝妙的假期，也许是盖博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不料噩耗传来，威尔·盖博心脏病突发致死，缩短了他们的行程。盖博立刻动身返家。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已于几个月前亡故（克拉克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他把为他们盖的房子蚀本售出——克拉克不喜欢讨价还价。他把钱放在一个保险盒子里，要么就放在自己的口袋中。谁也劝不动他去投资，他也没有财政顾问。克拉克·盖博是个很俭朴的人。

在他的秘书琼·加西奥的不断催促下，他最后准许她以他的名义购买热门股票。盖博从不携带自己的支票本。“他才不找麻烦呢！”加西奥说。盖博很喜欢加西奥，曾答应他在欧洲时给她买一件正宗的巴黎货。这次他为父亲奔丧仓促成行，没有能恪守诺言，后来还是在贝弗利山一家商店为她买了一件价值昂贵的巴黎女裙。

盖博从来不把自己那些随随便便的风流韵事讲给加西奥听。她对他经常来往的女人倒是很熟悉，例如安妮塔·柯尔比。柯尔比是盖博的最佳伙伴，尽管她很喜欢他，但并没有堕入情网。凡计划举办重要的晚会时，盖博都谋求她的支持。当她决定进一步发展她的事业在纽约城定居下来的时候，盖博感到心头一阵惶恐。柯尔比不同于其他女人，她的生活并没有随着他转。她也没有和他同过床，但他们的关系可是牢固无比。

在安妮塔·柯尔比要离开洛杉矶之前不久，盖博向她求了婚。他讲的话热情而真诚，显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柯尔比大为惊讶，因为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她一直认为盖博了解她对他的看法。当他描述他们那美好的未来时，柯尔比并没有注意他的真心诚意，可是对于他那明显的孤寂，倒是感触颇深。她放心不下把克拉克置于众多的女人的魔爪之下，那些女人爱上的只是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他本人。柯尔比说她还没有准备结婚，也没想到过将来会成为一个妻子。更重要的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但她希望他能到纽约来看她，继续他们的友谊。盖博神色愁苦，哑口无言。柯尔比还直言不讳地加了一句，说她认为他饮酒未免太多了。

“那是因为我太孤独寂寞。”他说。

她的心对他充满了同情。“不要贸然行事。免得将来后悔。”她警告他说，“我真担心。”

真奇怪，他考虑要娶的两个女人都愿意与他在东海岸一起生活。

盖博很快就克服了自己的失意，在农场为琼·克劳馥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见了面，但是平安无事。琼旨来说道，“我们彼此了解，这是问题所在，我们彼此了解得太深了。”

1948年，盖博拍了《指挥部的决定》，该片由威廉·韦斯特·海因斯所著的长篇小说和剧本改编而成。清一色的男演员，其中包括沃尔特·皮金昂和范·约翰逊。评论家一致嘉许盖博在片中所演的一个空军准将的角色，特别是在一场紧张而有力的戏中，使影片颇具独创性。一个毫无经验的轰炸手给一架军用飞机领航，盖博企图通过无线电引导飞

机降落但没有成功。

《指挥部的决定》针对的目标并不是盖博的那些倾向浪漫色彩的影迷们，但是故事生动有力，演员演技优良，使这部影片产生了轰动效应。

1949年2月，在庆祝米高梅公司成立25周年的午餐会上，多尔·斯卡利讲了话。他答应要拍更多更好的巨型影片，提到《指挥部的决定》一片时，他说：“如果这部影片还赚不了钱的话，那我们大家最好还是去演杂耍吧。”

但是盖博没有心思欢庆节日。维克多·弗莱明因心脏病突发，死于1949年1月6日。生活里没有弗莱明就如同生活里没有伦巴德一样是令人难以思议的。

17. 希尔维娅

1948年7月，多尔·斯卡利与米高梅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七年的合同，周薪为6000美元，虽然他后来尽力使米高梅公司走出低谷，但是许多签约演员，包括盖博在内，都不怎么喜欢他，盖博拒绝在耗资数百万美元拍摄影片《向何处去》中担任主角。

当盖博断然拒绝拍这部影片时，斯卡利威胁要暂停他的工作。这样正合盖博的心意。“我不愿意叫人看见我穿着古罗马的宽袍，把血渍斑斑的膝盖露在外边，”他坚定地说，“这不是我的角色，我不能演。”

“《向何处去》将是到目前为止成本最为昂贵的影片，”斯卡利解释说：“但是你可以对服装有看法。我觉得要是让鲍勃·泰勒演，他会演好一位罗马军官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找到适合我演的角色呢？”

“我正在物色。你跟阿历克西丝·史密斯合拍《哪个数都行》怎么样？”

“又是一个悔过自新的赌徒？上帝保佑！”

“那你就等我找到你想演的角色吧，克拉克。到底成不成？”

“好吧……”

在《哪个数都行》影片中，盖博是一个合法赌场的老板。他的妻子（阿历克西丝·史密斯饰）和儿子（达里尔·希克曼饰）看不起他的职业，直到他勇敢地面对不法的赌徒，与之相斗险些丧命。最后，盖博在一次纸牌戏中故意输掉了他的赌场。评论家一致认为盖博从容自然地掌握了角色；配角演员弗兰克·摩根和温德尔·科瑞也受到了赞扬。

当盖博等待那个奥斯卡获奖剧本时，斯卡利要他与洛丽泰·扬合拍影片《城市的钥匙》。这部影片倒也没有引起盖博的激动，但是他喜欢洛丽泰·扬，愿意与她再度合作。在拍片期间，洛丽泰与她的第二任丈夫托马斯·刘易斯所怀的孩子不幸流产。她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回到摄影棚。影片毫无特色地向前进展。在一场戏中，当扬在公园的长凳上向盖博一侧靠拢得太近时，盖博从长凳边缘上跌了下来，消失在一片人工的浓雾中。这两位明星正好得其所哉，根本不考虑要多长时间才能拍完。洛丽泰·扬的合同上并没有象盖博的那样包括有关超时的条款，她还是要求与她的搭档在5点钟同时离开制片厂。“他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工作，”她说，“当另外有人给我念他的台词时，那根本不一样……我不能作同样的反应，”

在《城市的钥匙》中，盖博和扬在旧金山的一次市长会议上见了面。盖博扮演一位前码头装卸工人，正好有机会大大展示他的男子汉气概。评论家说这个角色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的影迷们同意这个意见，在售票处窗口排起了长队。

这部影片拍完后，洛丽泰·扬和她的丈夫举行了一个庆祝会。盖博独自一人前来参加。

1949年9月，盖博的好朋友弗兰克·摩根病逝，享年59岁。在维克多·弗莱明因心脏病致死仅仅9个月后，摩根的亡故使盖博心神烦躁几近发狂。他再一次陷入极度的沮丧之中，他超过往常地大量吸烟酗酒，开着他那辆美洲虎敞篷跑车在沙漠中狂奔急驰，做为演员，他的勇气逐

渐地消失殆尽，在情场上也是万念俱灰，具有吸引力的剧本象迷人的女士一样难以到手。他感到厌烦、疲倦和超过他想象的孤独寂寞。最大可能与盖博进入结婚圣坛的女士是 32 岁的颇有耐心的弗吉尼亚·格雷。盖博丧偶已经长达七年。是该停止东奔西跑的时候了。应该过过安宁悠闲的生活了。也到该结婚的时候了。盖博开始与弗吉尼亚·格雷会面，成为关系相当确定的情侣。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正式订婚。只有一种“相互理解”。盖博的亲近朋友都相信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卡萝尔了——弗吉尼亚长得象她，讲话象她，穿着打扮也象她。在背后议论是非的专栏作家们希望有一天会听到他们私订终身的消息。

但是盖博仍在安排与蓓蒂·奇斯霍尔姆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与卡萝·吉布森一道去钓鱼。他还与琼·哈里森亲密交往，琼是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结交的一位漂亮的英国作家兼制片人。

1949 年还不太出名的莎莉·温特斯在伊冯·德·卡罗邀请她参加在埃洛·弗林家里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时与盖博相遇。当温特斯的汽车停在房门口时，盖博为她打开车门；温特斯从车里跌了出来。他及时一把把她抓住，可是把手表裹在她的毛围巾里了，埃洛·弗林给解了出来。弗林问温特斯是否故意这样做的。

“我知道盖博先生会抓住我，”她说。

盖博露齿一笑。“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任何环境下都能抓住她。”

“不料你喝了三杯双料马丁尼酒以后，还这么机敏，真让我吃惊，”弗林妙语双关地说。

德·卡罗设法把温特斯叫到一旁问道：“你想要哪个小伙子？”

“能让我挑选吗？”

“我觉得埃洛喜欢你，所以我得作出巨大牺牲，就跟盖博得了。”

这两对坐在一个长沙发的两头看电影。电影演完了，盖博带着德·卡罗离去。温特斯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与弗林度过了一个时间很长而且令人欢快的周末。弗林要为她向好莱坞新闻界举行一个招待会。“我想叫盖博作你的陪同，”他说，“然后我就妒火中烧，和他若有其事地打一架。新闻界就会有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机会了。”

在这个盛大招待会的晚上，盖博带着温特斯坐上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他们来到罗曼诺夫大饭店，在那里温特斯坐立不安，神经紧张，她问道，“咱们什么时候去弗林家，盖博先生？”

“我使你厌烦了吗？”他回答说。

“不，你使我浑身瘫软了。我说，如果咱们等得时间太久，罗尔斯轿车会变成一个南瓜的。”

他用手捏她的臀部，说道，“莎莉，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是一种危险的职业病。每拍完一部影片后，我都觉得永远不会再有人雇我拍另一部片子了。还有，请叫我克拉克。”

当他们到达招待会时，盖博请温特斯跳舞，并且把她搂得紧紧的；他亲吻她，在她耳边悄声低语。这时弗林插进来邀她共舞，两人跳了一会儿，盖博又抢上来和她跳。弗林假装非常生气，盖博咕哝了几句猥亵的话，两个人开始激烈地争吵起来。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之后警察赶到了，给温特斯带上了手铐，架着她坐上汽车离去。温特斯在去好莱

坞小卖部的途中一直哭闹不停，在那里警官说，要她表演一个小时的节目才行。

所有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的。整个是一场大玩笑。温特斯心中有气，情绪纷乱而又糊里糊涂，但她还是在联合服务组织的义演会上唱了歌，慰问值勤受伤的警察，当她返回招待会时，发现弗林的家里凌乱不堪，但东道主和盖博开怀畅饮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且乐不可支。“嗨，只要他们能拼对了你的名字就行了！”他们告诉她，随着爆发出一阵阵的狂笑。

第二天，莎莉·温特斯的名字在所有报纸的头版上出现。她还没来得及喝一杯咖啡，许多剧本已经送上门来了。一个明星就这样诞生了。

1949年夏天，盖博出席了由他的前代理人敏娜·沃利斯学办的一次晚宴。客人之一是希尔维姬·阿施利夫人。盖博曾偶尔得知希尔维姬是老道格拉斯·范朋克的第三任夫人。希尔维姬又是另一个长相酷似伦巴德的女人，但她不象伦巴德那样温柔可亲。她比盖博小三岁，两次离婚，一次由于范朋克去世而成为寡妇。她拥有的珠宝令人咋舌，有一次当有人问及这些珠宝价值多少时，她说她认为“大约50万美元”，也许更多些。阿施利可以说综合了所有和盖博有关系的女人的特点，如卡萝尔·伦巴德、多莉·奥布莱恩、安妮塔·柯尔比、米莉森特·罗杰斯以及丽姬·兰海姆。她有地位、金钱、美貌、机敏、智慧、妩媚和胆识。

希尔维姬·霍克斯生于英国，是一个男仆的女儿。她首次在伦敦舞台亮相是在《午夜活报剧》一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她与多萝西·菲尔德搭档，在剧场招贴广告上称为“希莉和多蒂”——她唱民歌和弹奏尤克里里琴。1925年她在伦敦的冬季花园演出戏剧《再多说点！》，为了挣得微薄收入以谋生，她做过女内衣的模特儿。她是一个野心勃勃和意志坚定的年轻妇女。剧院雄伟壮丽，观众的掌声动人心弦，但它们不能与希尔维姬所渴望追求的高贵显赫相提并论。她碧眼金发，身材纤瘦，体态匀称，举止也很大方。1927年，当她芳龄23岁时，这位男仆的女儿嫁给了安东尼·阿施利勋爵，第九代沙佛兹伯爵的继承人。

身为希尔维姬·阿施利夫人，对于任何有所渴求的年轻妇女来说恐怕都可以称心如意了。但是四年后，希尔维姬又与48岁的老道格拉斯·范朋克有了恋情。当时范朋克仍然与玛丽·壁克福维持着婚姻关系，尽管实际上他们已经分居。好一桩风流韵事，熟知内情的人们说。真是惊人的事件，局外人气喘吁吁地说。但是希尔维姬以前从来没有嫁过一位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她已经有了头衔，现在她需要名声。范朋克“因公”去了英国，在1933年6月给壁克福打电话，告诉她他将不再返回壁克法尔大厦了，壁克福得到演员查尔斯·“巴迪”·罗杰斯的慰藉，这个人已经偷偷地爱上她很长时间了。

为了避开这一丑闻，壁克福对她的朋友罗埃拉·帕逊讲了这件事。“我和道格拉斯的婚姻完结了，”她表示承认。帕逊尽量设法让人们不去注意他们夫妻失和，但是新闻记者如饥似渴地要求了解龌龊的细节，对壁克福穷追不舍。她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告诉他们，“这里曾经只有心碎”——她泣不成声地——“和希望，可如今一场不折不扣的丑闻迫在眼前。”当壁克福与巴迪·罗杰斯陷入情网时，范朋克才获得了自由。

阿施利勋爵在 1934 年控告他的妻子与人通奸，紧跟着丑闻在欧美两大洲沸沸扬扬风传了两年之久。最后，在 1936 年 3 月希尔维娅嫁给了老道格拉斯·范朋克，而玛丽·壁克福在 1937 年 6 月成为巴迪·罗杰斯夫人。每个人都有了幸福的归宿，只有可怜的希尔维娅因失去了她的头衔很不高兴。作出牺牲可不是她的风格。1939 年范朋克死于心脏病，五年后，希尔维娅嫁给了爱德华·约翰，阿尔德雷的斯坦莱勋爵。然而，几个月内，他指责她有通奸行为，并开始了延续四年的离婚诉讼手续。1948 年，“阿施利夫人”在老范朋克留给她的价值 5 万美元的马利布海滨住宅中定居下来。

不到一年以后，她再一次把视线瞄准了目标。这次的目标就是克拉克·盖博。

在敏娜·沃利斯举办的晚宴以后，盖博偶尔带着希尔维娅·阿施利外出，但是没有象他与别人约会那么经常。甚至在报纸上闲话专栏中也没有提及他和希尔维娅。他当时所关注的是琼·哈里森，蓓蒂·奇斯霍尔姆和卡萝·吉布森，当然还有弗吉尼亚·格雷，她仍在等候他把结婚日期确定下来。

1949 年 12 月 17 日，盖博到当时为止最严重的一次纵酒狂饮是在代理人查尔斯·菲尔德曼举办的晚会上开始的，其他的客人说，那天希尔维娅·阿施利的行为使举座皆惊。“她实际上驾驭了克拉克，”一位客人说，“而他也任她摆布。他们的表现活象猥亵的十几岁孩子，其中希尔维娅是进攻者。他们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但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象这个样子，克拉克的情绪有些反常。他失去了控制。眼看着一个女人这样捉弄他真不得了！我对这件事感到不安。”

第二天，盖博打电话给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我要和阿施利夫人结婚了，”他口齿不清他说。

“谁？”霍华德问道。

“希尔维娅！希尔维娅……阿施利……夫人！我要你给安排一下，明天不会太早吧，”

盖博打电话给他亲近的朋友，邀请他们参加婚礼。“我要娶希尔，”他说。

他们的反应，异口同声地，都与斯特瑞克林问的话完全相同：“谁？”

米高梅公司的宣传人员希望说服盖博不要这样做。所有的人都尽力劝说他等等日子，好好考虑考虑。但是希尔维娅一秒钟都不离开盖博，对于众口一词所问的“你肯定吗？”她急切地回答说，“他肯定。”

1949 年 12 月 20 日在菲尔德曼的聚会后三天，克拉克·盖博在一个朋友家里与希尔维娅·阿施利夫人结了婚。希尔维娅穿了一身毛料海军礼服，盖博也穿了一身海军服。他们用西班牙刀切开了一个四层的蛋糕。这对新婚夫妇在农场度过了新婚之夜，三天后乘“乐林”号轮船赴檀香山。影迷们成群结队地等候在这对夫妇足迹所到之处以求一睹这位新任盖博夫人。米高梅公司对这位经常醉酒的新郎更是关怀备至，他们特派斯特瑞克林陪同赴夏威夷以确保蜜月顺利进行。

弗吉尼亚·格雷在 12 月 20 日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是“盖博已经结婚了。”

“开玩笑！”她笑着说。

“不是。”

“谁？”

“阿施利夫人。”

“谁？”“希尔维娅·霍克斯·阿施利·范朋克·斯坦莱。”

弗吉尼亚·格雷彻底崩溃了。她很气愤。她的电话铃不断地响，在她选择怎么回答时，总是说，“是的，我知道！克拉克娶了阿施坎夫人！”

新婚蜜月证明，克拉克和希尔维娅几乎没有共同点。当他坐在阳光下的时候，她却戴着帽子和手套坐在树荫下以保护她那白皙的皮肤。他偶尔打打高尔夫球，而且大量饮酒。当克拉克不能肯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霍华德·斯特瑞克林便会在那儿提醒他。可这时候，希尔维娅只照顾希尔维娅自己。这就是两位金发碧眼的盖博夫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卡萝尔·伦巴德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克拉克，但是希尔维娅只有在她喜欢的时候，才与他比较融洽。两个星期后，这对新婚夫妇乘船回家。

只要盖博有点个人独处的时间，就给弗吉尼亚·格雷打电话，格雷只是简单地问一句，“为什么？”

“我喝醉了，”他回答说，“你能宽恕我吗？”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她说。

“我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格雷重复了一遍。当然，他还是打，而且还打得很勤，以至她不得不变换她的电话号码。在街上和饭店里，只要“希尔”不在身边，他便向她接近，但是格雷拒绝与他有任何联系。几天以后格雷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她是否能给罗伯·泰勒她的新电话号码，她同意了。泰勒给她打了电话，建议带一些牛排、酒和唱片到她这里来。格雷知道，泰勒在与芭芭拉·斯丹韦克离婚最后判决以前不愿意在公众面前与人约会。所以他们都是在她的住处共度良宵。

“鲍勃对我来说非常神秘，”格雷回忆说。“我们共同欢度第一个良宵后我离开了房间只一小会儿，当我回来时，他已经不见了。他只是决定是回家的时候了。他使我想起了克拉克。你只能了解他们到这个程度，再进一步就要碰壁了。”

格雷不是唯一决定不与盖博会面的人。他的许多老朋友这些日子都觉得和他格格不入，他们对希尔维娅也很反感，因为她要把他的朋友都赶出他的生活。她还下定决心把有关前盖博夫人的一切都埋葬掉，她不愿意让人家认为她与任何人相似，特别是卡萝尔·伦巴德。希尔维娅开始把她丈夫过去的生活和与之有联系的一切记忆全部抹掉。她让盖博的老伙伴们明白，他们与她不是同一类的人，她甚至不愿费力记住他们的名字。她抱怨他们对打猎和钓鱼谈论得太多了。对“过野外生活”谈笑风生得太多了。她要求盖博一切从零开始——新朋友、新癖好和新观点：

琼·克劳馥对这个话题只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仍然嫁给小道格拉斯的话，克拉克就是我的公爹了。”

也许克劳馥认为，盖博的婚姻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盖博的仆人们在看到希尔维娅把卡萝尔·伦巴德的纪念物都放入仓库时可并没有笑。大家感到吃惊的是，盖博把管理房子的全权交给了他的新妻子。除了餐厅之外，伦巴德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保留下来，这个餐厅对希尔维娅来说有点太不正规。但是天知道她怎么没有管它。当然，她接收了白色的

卧室——并且把它漆成粉红色！盖博可是不喜欢粉红色的。甚至伦巴德仅有的、粉红色的斯塔福郡收藏品也被希尔维娅搬走了。每一件属于“伦巴德”的东西都被换掉。仆人们希望盖博反对希尔维娅修建另一个更适合她口味的餐厅，但是他作了让步，而且他们还进行了扩建。

最令人吃惊的是希尔维娅把盖博存放枪支的房间用来放她的绘画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霍华德·斯特瑞克林说，“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她把整个房间装饰得象一间法国画室。如果她要把什么东西保留到最后的话，那应该是盖博存放枪支的房间了。我认为她不会在盖博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任何事情，怎么竟能把卡萝尔那间卧室也弄成令人反感的粉红色呢。但是我应该称赞希尔维娅把所有的地方都种上了英国玫瑰。这些花太可爱了。虽然盖博看起来很快活。我要跟他说这些话。”

另外一位朋友说，“克拉克从夏威夷回来后变得与世无争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了决心这样向希尔维娅作让步。还是可能他首先对与希尔维娅结婚感到内疚。她崇尚豪华。她的家具是你能买到的最好的，但是当她把色彩鲜艳的起居室重新装饰摆上她那些古董时，这个房间就失去了魅力。所有的房间都如此，唯一例外的是很少使用的老餐厅。她把她自己的餐厅装璜得非常讲究——完全按照她的趣味。希尔维娅对周围属于卡萝尔的任何东西都觉得不舒服。我能理解这一点。她嫁给了一个被一只蝴蝶迷住的小伙子，这只蝴蝶飞得不高，撞在一座小山上。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关于希尔维娅怎么也不能摆脱掉卡萝尔的事。她可以把克拉克带到西藏去，可是伦巴德也会在那里。坦率他说，我没有看见她们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他看见了。希尔维娅对我总是表情严肃。她不体谅别人，不温柔亲切，也不圆通。好了，如我所说，她把克拉克的枪支放进车库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就是集中表现了她的性格。”

尽管盖博不喜欢，希尔维娅还是修建了一间上等客房以供除仆人外任何其他人在他家留宿之用。她还设法甩掉盖博的秘书琼·加西奥，建议加西奥到她那里工作。把办公室设在起居室内。盖博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她所作的新安排是完全错误的，他需要加西奥在他身边；她同意在客房里工作。

晚餐的菜单也都改变了。不再有肉和马铃薯，焙豆和排骨。代之以希尔维娅为食物品尝家提供的法国或英国菜。食物都是欧洲大陆的口味，客人也都来自欧洲大陆——罗纳德·科尔曼夫妇、大卫·尼文夫妇、查尔斯·鲍育夫妇、泰伦·宝华夫妇、克里夫顿·韦布和琼，芳登——全是欧洲人或喜爱欧洲的人士。

但是最令人看不顺眼的是，盖博拉着希尔维娅的戴着钻石顶圈的小猎狗，而他的妻子挥金如土地购买晚间服装。时间不久他就提醒她，“你比我阔气得多，对吧，希尔？”

“你为什么提这个，小鸟？”她喜欢叫他这个古怪的绰号。

“我要你别大手大脚地乱花你那百万家财，”他严肃地说。

她呼吸急促了，“你要我卖掉我的珠宝吗？我的股票？我的海滨住宅？”

“类似这些东西吧。”

“我有点吃惊。”

“当我看到这么多帐单时我也吃惊不小，亲爱的。”

“我倒要看看我还能做什么，小鸟。”

“那我就为此举杯祝贺吧。”

当米高梅公司安排盖博与芭芭拉·斯丹韦克合拍《讨女人欢喜》一片时，他感到他的事业有所好转。他扮演一个赛车驾驶员，而她扮演一名女记者。有两位职业演员参加演出，这部影片在准备放映前就叫响了。片中盖博正如20多年前在影片《夜班护士》中所演的那样，让女主角斯丹韦克吃了苦头。

“你最好听我在说什么，不然我一巴掌就把你脸上的笑容打得无影无踪，”他在一场戏中这样说。

她得意地笑着，“那你就打吧。”

他右臂迅速地一摆用力打去，她身子就旋转起来。电影观众喜爱这个场面。《电影展览》写道，“盖博的表演实在迷人。”其他评论文章也都给以好评。

这部影片刚一拍完，希尔维娅确信她的丈夫和最近离婚的斯丹韦克之间没有发生什么风流事，这位第四任盖博夫人就赴欧洲解决几项财产纠纷去了。盖博与朋友们共同度过她离开的三周时间，并且与梅那和斯卡利进行了协商。“我喜欢拍《讨女人欢喜》这个片子，”他告诉他们。“好多年没有过得这么快活了。”

“我们有一部更好的影片，”梅耶笑着说，“我们心里想到的是你很熟悉的一个角色——一个在印度乡间猎取兽皮的粗壮的捕兽者。这就是剧本，”

“外景拍摄地，”斯卡利补充说，“在科罗拉多州，那里可以尽情地打猎和钓鱼。”

“我喜欢。如果你们能让艾娃……”

梅耶微笑。“如果艾娃现在没拍电影的话，她正在和西纳特拉鬼混。”

“谁演《越过宽阔的密苏里》中的女角？”盖博问。

“玛丽亚·艾琳娜·马奎斯。她是个新手，”斯卡利回答说。

“我猜，跟我很合适，但是下次一定叫艾娃跟我配戏。”

“请代我问候你那位迷人的妻子，”梅耶说。

“好的。”

希尔维娅按时返回美国，陪伴盖博去科罗拉多州的杜兰戈。《越过宽阔的密苏里》7月将在那里开拍。尽管道路崎岖，盖博热切希望驾车前往，但是希尔维娅对这种想法表示不赞成。“我倾向于坐火车去，”她说。

“坐火车？带着所有这些该死的行李？咱们在那里就呆两个月。”

“那是很长的时间，”她说，“你一定要开车去吗，小鸟？”

“我希望开车去，对了。”

“要是坐火车，我能带更多一些东西。”

“我可没有给你租一列私人专车，希尔。就是一个私人的隔间，”

她笑了。他真是机智过人。“我知道，我知道，”她噙着口水说。

“把咪尼带在你的汽车里有意见吗？”

“把那只狗带在火车上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但是它特别喜欢你，亲爱的。”

汽车装上许多大衣箱和小提箱大大超重，盖博几乎不能从后窗向外看。“你肯定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吗？”他问道，怀里抱着小猎狗。

“好了，我还要买些东西，但是我将设法上火车。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会设法的。”

“好吧，”他发出低沉的声音说，尽量使自己坐在前面的座位上。

“在我们要去的地方不需要带许多东西，希尔。你需要的所有东西实际上不过是长裤、毛线衫和马靴。”

希尔维娅更感兴趣的是向小咪尼吻别。然后才轮到她丈夫。“旅途平安，亲爱的！”在他走后，希尔维娅在贝弗利山尽情采购完全西式的服装。带着大量的超重行李，她乘上了火车，这可能是一段时间内她奢侈生活的最后一次。

“天啊，希尔，咱们不是往这儿搬家，”当她到达时他说。

“你别傻气，小鸟。来到美丽的科罗拉多我怎么能不带着我的画架和油彩呢？”

“是啊，”他说，招呼几个结实的小伙子帮助卸行李。与此同时，希尔维娅看到分配给他们的乡村小屋时，觉得要晕倒了伸手去够嗅盐。

盖博忙于拍片，很少注意别的事情。首先是出现了带皱褶花边的窗帘。然后是美化自然环境。希尔维娅叫人铺上草坪和种上树木，她亲自设计，布置花园。事情发生在一天早晨，当时盖博从窗子向外望去，他看见昨天晚上睡觉前什么都没有的窗前长了许多树。这些美丽的绿树比他家里的那些还要好看。花儿也在盛开，但是他不记得有人在地里种过花籽。

然后是早餐，摆放着希尔维娅的优美瓷器、银器、丝巾和台布、枝形大蜡烛台和洗指碗。他喝了些酒，一口饮下不少浓咖啡，一声不响怒冲冲地走了出去。

情况更糟糕的是，希尔维娅用她精制的水晶杯给他斟上鸡尾酒。

“咱们是和别人一起用餐，”他宣布说，“应该按照农场风格。”

“那是饭店的名字吗？”她问道。

“不是，亲爱的。咱们要与全体摄制组人员坐在一张长桌子旁，吃放在大浅盘和大碗里的食物。咱们自己伺候自己。”

“偶尔搞一次倒是挺有意思的，”她微笑着说。

“每天晚上，”盖博说，“天天晚上都是这样。”

希尔维娅至少有了一次机会穿上了她全套新式的西方服装——每天晚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盖博容忍了，但是带着狗上桌吃饭实在使他感到尴尬。吃饭的时候希尔维娅轻轻地咬一小口，然后咪尼吃一大口。摄制组的同仁们不留情面地拿这件事开他的玩笑，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提他那带着花边窗帘的小屋与外面崎岖不平的地区极不相称。盖博想方设法带着他的钓鱼具溜走，但是希尔维娅尾随其后。她不喜欢这项运动，所以她戴着帽子和手套坐在一棵树下。有时她还随身带着刺绣活。

“她从来没有想过盖博最喜欢的活动是打猎和钓鱼，还要为此花一些钱。她也没有想过，他不喜欢与参加拍片的同仁过着不同的生活，更没想到重新装修小屋和美化屋前环境要增加的许多花销。

有一位技术人员设法使盖博对希尔维娅的瞎忙乎泰然处之。“我对

他说他的妻子尽量想把一个荒凉的地方变得更加舒适有什么不好呢，”这位技术人员后来回忆说，“她确实造成了许多麻烦。”

“是啊，”盖博回答说，“还是有好处的嘛！”

他就这样忍受了两个月，现在要作出决定，他，还是希尔维娅，谁更高兴回到恩西诺农场去。她认为在科罗拉多的八个星期简直是场灾难。盖博认为他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希尔维娅没有把握住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和她的朋友呷香槟时，他喝啤酒。在一次她举办的台球聚会时，盖博骑上马在落日中悄然离去。一位英国客人说，“我们只能看到马屁股。我的确相信他会告诉我们些什么事。”

盖博告诉他的妻子，她个人的仆役必须走。他们是不必要的开销，他说，多少年来他妥善地处理了他的工作人员，她勉强地屈从了。当希尔维娅说她将邀请她的全家来访时——他们上次来访才刚刚离开，盖博说，“客房现在已经不再是客房了。它是琼的办公室。”自从他们从夏威夷返回的那天起，盖博就没有过过不受干扰的安宁日子。”希尔维娅全家来到农场，而且无限期地赖在那里。当他们从前门出去的时候，她的英国朋友又从后门把行李运了进来。

如果好莱坞的人们看见盖博带着小咪尼而暗中发笑的话，那么在有一天晚上盖博居然在歌剧院睡着了，希尔维娅用胳膊时捅他胸口唤醒他的情景，更会使他们哄笑不止。当这件事成了闲话专栏的内容——克拉克·盖博系白领带着燕尾服，在首席歌剧女主角引吭高歌时鼾然入睡——希尔维娅假装觉得很有趣，希尔维娅认为，盖博最低限度应该假装对艺术感兴趣，但是他再也不肯装什么样子了。也许这是他对希尔维娅的生活方式感到厌烦的迹象，但是后来他的态度明显地有转变，当一个钓鱼伙伴问他，“你是在考虑扩建你在罗格河的地产吗？”

是的，他是在考虑。

“你认为你妻子会喜欢那里吗？”

“那根本没什么关系，”盖博回答。

《越过宽阔的密苏里》是一部彩色影片，它拥有颇具光彩的配角演员，他们是：理查多·蒙塔尔班、约翰·霍迪亚克、阿道夫·门若和杰克·霍尔特。前次与盖博在拍摄《野性的呼唤》中一起工作的威廉·韦尔曼执导此片。盖博扮演一个在西北地区的捕兽者，娶了一个印度姑娘来保障他远征的安全。她遇难身亡，而他带着儿子返回，在印度的农村中住了下来。其中有许多情节和幽默之处，是一部鲜艳绚丽的彩色影片。

多尔·斯卡利认为米高梅公司应当拍摄耗资大的影片，这种想法收到了效益。不管是盖博横跨密苏里，还是金·凯利在巴黎跳舞，观众们都关上了电视机去欣赏大银幕上的壮丽场面。在1950—1951年，米高梅公司发行了大量豪华影片，如《向何处去》，《水上舞台》，《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所罗门王的宝藏》等。正在拍摄中的有《雨中曲》和《风流寡妇》。电影制片厂在与电视的大战中以他们所掌握的最巨大的武器进行了反击。

希尔维娅的一个朋友请她和盖博到纳索的一所别墅中度过1950年圣诞节的假日，盖博同意前往，但是这对夫妇回家时几乎都不怎么讲话。仆人们听见他们大声争吵着他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晚宴。盖博告诉他的妻子，他完全有能力在任何场合下自己适当着装打扮。希尔维娅要他改

变他服装式样遭到他一口拒绝。她没有领会他的暗示，盖博就告诉她永远别再谈这个话题。她这才认识到他的抗议的严重性。

为了盖博的50岁生日，希尔维娅决定给他办一个宴会，约请他的朋友（而不是她的）参加。她要做一个他爱吃的菜、鸡肉和苹果布丁给他一个惊喜。也许客人和菜单都不是一流的，但是摆设的整套餐具却精美无比。考虑到这次只准备了简单的餐食，她可能就这一次将就而不拘泥于礼节。这可不是希尔维娅的风格。

她刚刚雇了一个新厨师，盖博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宴会恐怕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希尔维娅一点都不担心。到底谁会担心鸡肉和苹果布丁呢？

在饮鸡尾酒的时候，房子里放满鲜花，壁炉中火光摇曳，盖博似乎比刚才那一刻略微放松并感到满意。接着希尔维娅宣布晚宴要开始上菜了，客人们在新的餐厅里就座。椭圆形的大浅盘放在桌子中间。瞧啊！真他妈的。一股难闻的臭味冲入每个人的鼻孔。女士们觉得恶心，放下手中的刀叉：尽管男士们，包括盖博，还在闷头进餐。但是谁也不能够再彬彬有礼地假装下去了。呕吐与咳嗽声不绝于耳。女士们用带花边的餐巾捂着嘴，男士们则擦拭自己的前额。一个仆人走上来表示歉意，解释说新来的厨师头一天准备了食物，没有放在冰箱里过夜。

盖博离开了房间，直到晚上很晚才回来。他觉得真没趣。最使他伤心的是，希尔维娅对他的朋友不负责任的态度，仿佛这些人都不重要似的。好象鸡肉和苹果布丁没什么要紧。这在她自己的晚宴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他需要工作以便从头脑中摆脱掉与希尔维娅在一起天天出现的生活中的繁文缛节。

在那次灾难性的宴会后两个月，盖博开始与艾娃·嘉德纳拍摄《孤星》。他不打算让希尔维娅在他身旁分他的心，1951年4月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告诉她说他要离婚，而且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盖博一旦下定决心就没有回旋余地，不容商议，更无需争论。希尔维娅转而求助于他的朋友征求意见。一切都错了，他们说，她把盖博的生活改变得太彻底了——把他喜爱的农场改得面目全非；把伦巴德的衣物用具都装进了柳条箱，阻止他到森林和河边去，搬走了他的枪支，还允许她的亲戚侵入他所珍惜的清静生活。人们告诉她，伦巴德为盖博改变了自己的一切而没有损失她自己的身份。

希尔维娅希望为时不会太晚，但是盖博拒绝与她或任何其他人讨论这件事，他要她尽可能快地离开农场。她离开后来到了纳索，希望他能回心转意。当她返回农场时，所有的门锁都重新换过，仆人们得到了指示不许她入内。1951年5月31日她在圣莫尼卡提出离婚，次日与乔治·范德比尔特乘游艇赴夏威夷。

艾娃·嘉德纳和克拉克·盖博在拍摄《孤星》期间重新恢复了他们亲密的关系。经过这次拍片他大大地变老了，而且饮酒无度。他的头部无法控制地摇动，于是谣言风传，说他患有初期震颤麻痹症。因为他仍在服用减轻体重的药丸来控制体重，很可能安非他明和接二连三的宿醉不醒才是他发生震颤的原因。嘉德纳的心再一次倾向盖博，她温柔而镇静地对待他。

一天下午斯宾塞·屈赛突然来到摄影棚吃午饭，这三个人讨论起他

们事业上没完没了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嘉德纳告诉屈赛在这个影片里有一场表现她和盖博在欢度良宵后愉快地漫步街头的情景。“可是斯卡利把它砍掉了，”她抱怨不已。

屈赛说，“是的，自从多尔接管公司以来，在米高梅谁也不能拍那种事的片子了。”

盖博在整个午餐过程中笑个不停，并且吐露真情他说，“你们这两个家伙真叫棒。”

1951年6月22日在拍摄《孤星》的中途，梅耶辞职不干了。盖博的感觉和米高梅公司其他老资格的人一样，大惑不解。如果和狮子座同样象征着米高梅公司的梅耶都能被迫离开制片厂，那么合同演员们，那些“家属”会怎么样呢？梅耶在制片厂午餐食堂望长期供应的鸡汤，盖博也不再觉得太土气了。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他也不怎么尊重斯卡利。米高梅制片厂充满了恐怖气氛，盖博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拍摄《孤星》期间，给他化妆的人说，“盖博看起来不再象是盖博了。”嘉德纳不同意这个看法。盖博永远是盖博，她说。灰色的鬓角，驯顺的咧嘴一笑和闪烁发光的双眼。“艾娃使我觉得我象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盖博说。

《孤星》是一位19世纪冒险家(盖博饰)的故事，他力图说服山姆·休斯顿背弃与墨西哥签署的一项协定。嘉德纳是盖博的情妇，但是人们记得清楚的是，在影片的最后是他与布罗德瑞克·克劳福长时间的浴血格斗。评论家们喜爱这部影片！

盖博在拍完《孤星》以后，准备与斯卡利进行一场交锋，采用的办法是与全美最有权权威的人才机构——M·C·A签约。然后他打电话给希尔维娅，叫她收拾在农场的东西，但是她采取拖延战术。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坚持要么重归于好，要么给她应得的巨额财产，所以他自己掌握这一形势。他提取他的全部存款，放进一只小提箱，离家去内华达州的塔霍湖，在不许外人加入的克林布鲁克小棚屋（狩猎钓鱼时住宿用）登记安排好住所，10月提出他自己的离婚诉讼。

18.Ba 和格蕾斯

根据法律，盖博在办理离婚手续期间不得离开内华达州超过24个小时。朋友们带着他的枪支和钓鱼用具驾车前来看望。当克林布鲁克小棚屋冬天关闭时，盖博搬到卡森城的福莱因农场，换了汽车牌照定居下来，静待余下的六个星期。一位年轻的肤色浅黑的社会名媛娜塔丽·汤普森帮助盖博度过了这段时光。盖博觉得他比希尔维娅精明，自以为得计，直到他得到消息说，希尔维娅的律师杰丽·杰斯勒已经获得对他的内华达离婚诉讼的禁令。有人建议盖博回家去等候禁令结束，直到开庭审理。汤普森随他一起回到贝弗利山，她的母亲就住在那里。但是盖博对这种关系确定的情侣生活感到索然无味。演一场戏就换一个地方，更是盖博的风格。他渴望离婚能够成立，再把农场恢复到原来布置的样子。

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盖博颇为得意地检查了他放枪的房间。希尔维娅的古董已经装入柳条箱，卡萝尔的所有物放回到适当的地方。这是盖博的家，谁也不能再改变它。仆人们和琼·加西奥在农场修复后也更

加高兴。盖博重新又耕种土地，与狗玩耍并照管别的动物。

琼·克劳馥要与盖博合拍《突然的恐惧》，但是雷电华影片公司告诉她盖博索价太高。当杰克·巴伦斯获演这一角色时，琼大发脾气，后来这部影片演出效果极佳，足以使克劳馥获得第三次奥斯卡提名。但她还是责怪没有让盖博作她的男主角造成她的一大损失。

盖博的 51 岁生日在平静中度过。琼·加西奥为他烘烤了一个椰子饼，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一致认为，它比头一年的鸡肉和苹果布丁要好吃得多。

希尔维娅的律师通知盖博，她折断了踝骨，住进了纽约城的博士医院。她仍然愿意商讨一下离婚的条件。开始，盖博拒绝见她，后来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说，当他走进希尔维娅的病房时，彼此都很高兴。。“克拉克和希尔维娅象两个大孩子，”他说，“他们又是笑，又是开玩笑，天南海北地闲聊。我本想把离婚的财产授与问题讲清楚，结果觉得好象已经发展到他们要把整个事情取消的程度。他们玩得很开心，彼此以可笑而亲热的绰号称呼对方。他们不想谈正经事儿。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提醒克拉克我们还有一个聚餐约会。他叫我先回旅馆，他随后很快就到。我不得不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当他最后露面时，面露得意的神色。他说一切将圆满解决……希尔维娅不会找麻烦。她只要公平。”

1952 年 4 月 21 日，克拉克和他的妻子在圣莫尼卡法院见面，在那里她得到没有异议的非最后的离婚判决和 15 万美元的财产授与，在五年期间支付。希尔维娅还可能得到的更多，但她仍然想要盖博回心转意。当盖博走出法院时，他拒绝谈起阿施利夫人——好象他们的婚姻从来就不存在似的。在希尔维娅与盖博的离婚最后定案时，她嫁给了德米特里王子。她得到了头衔更加心满意足，在这段日子里她可是得益匪浅。演员斯图尔特·格兰格尔找多尔·斯卡利洽谈有关影片《莫干勃》事宜，这是即将开始的对《红尘》影片的重拍。格兰格尔在拍《所罗门王的宝藏》获得成功后，非常希望在非洲外景地再拍一部片子。斯卡利带着剧本先行一步。他告诉格兰格尔，“我想叫盖博参加《莫干勃》，他的事业正陷入低谷，现在非常需要得到一切帮助。”

斯卡利问盖博，“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盖博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你愿意去非洲和艾娃·嘉德纳合拍《莫干勃》吗？”

“非常，愿意，但是有料想不到的困难吗？”

“茅茅族人就要叛乱，所以还要有一段耽搁。”

“为什么不在他们准备作战前就开始呢？”

“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外景地，也还没选好扮演琳达这个角色的人。”

“那我就要去罗格了。你能通过斯特瑞克林与我联系。”

“不行，你得去伦敦拍《永远别让我走》。”

“岁月如流，我连续拍两部片子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朋友。”

“你想拍《莫干勃》吗？”

“当然。但是我得付出代价，是不是？”

“从英国起，在去非洲前你将有一段时间林假。离开美国 20 个月你

可以暂停纳税。鉴于你的离婚，我敢肯定，额外的收入迟早会有用处……”

“是呀，她早就应该付我赡养费了，”盖博直言不讳地说。

1952年5月6日，克拉克乘“自由号”轮船赴欧洲。在巴黎他邂逅了一位体高貌美的斯加巴赖里模特儿名叫苏珊娜·达多尔，她主动提出陪他参观巴黎。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芳龄27岁，也许不免多少有点儿与卡萝尔·伦巴德相似。盖博觉得他的生活最终又倒转过来了。他爱巴黎，也爱上了达多尔，而且《莫干勃》剧本使他踌躇满志。《永远别让我走》中的女主角珍·泰妮正在伦敦等他，艾娃·嘉德纳也正在准备离美前往非洲拍外景。

当盖博给国内写信，说他把一个巨大的黄水晶戒指送给达多尔时，朋友们都感到惊诧。他被迷住了，但是在那长长一串被他所征服的女人名单中有几个法国姑娘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对他有极大吸引力的原因。这个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正在考虑结婚。

6月中旬，盖博在巴黎与达多尔告别，到伦敦的多尔切斯特报到，准备开拍《永远别让我走》。珍·泰妮扮演盖博的俄国芭蕾舞演员妻子，她最近刚与设计师奥利格·卡西尼离异，当时正在和她那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母亲出外旅行。在摄影棚里珍·泰妮的母亲说，“如果你决心要盖博，你就能得到他。”这话当时引不起珍·泰妮的兴趣，因为她已经被介绍给一位世界上唯一的从各方面说来都证明比克拉克·盖博更迷人的男士：阿里·汗王子。

“我知道克拉克很脆弱，”珍·泰妮回忆说，“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是多么钟爱和怀念卡萝尔·伦巴德的。我发现他外表粗俗鲁莽，内心却温和善良，他具有一种叫人难以抗拒的本事，我母亲未免操之过急了。她可能还不知道克拉克一向与他的女主角谈情说爱。我们俩人谈及早期在好莱坞的遭遇，都觉得好笑。我们俩都有生理缺陷可能会使我们脱离银幕——我的包牙和他那两个支棱的耳朵。谈到这些事我们不由得开心大笑了一阵子。他是一个很会体贴别人的男人。我的脚由于练大量芭蕾舞课程起了水泡，他记住这件事，从巴黎给我带来一些药膏，很管用的。”

盖博不喜欢伦敦的潮湿天气，不拍电影的时候，他喜欢在多尔切斯特他的套房里斜倚在壁炉前的沙发上，经常与他做伴的是斯宾塞·屈赛。当时斯宾塞正在伦敦等候凯瑟琳·赫本来英，正需要一个酒友。周末，盖博去巴黎与苏珊娜·达多尔相聚。

他订购了一辆定做的美洲虎汽车，当他在伦敦郊外拍室外戏的时候，这辆车被交到他手里。当时摄影机还在转动，克拉克露齿一笑便开了他的新车冲入雨中。按照米高梅公司的规矩，电影明星不自己开车往返于制片厂之间，但是盖博的面部表情使导演戴尔默·戴维斯相信他，让他好几次开车往返于这个地段。“看到盖博又高兴了，真是叫人宽慰，”戴维斯说，“我坐他那辆美洲虎新车疾驰了短短一小圈，就用了好长一会时间才恢复过来，我知道他关心他的汽车更甚于关心我的性命。”

在《永远别让我走》中盖博扮演一位在莫斯科的美国新闻记者，他设法把珍·泰妮偷运出苏联。《纽约客》杂志说盖博的酒窝“象月球上的火山口。”《纽约时报》写道，盖博“显得稍许苍老，好象稍微有点

胖，还有就是增加了几分机敏。”尽管正当好莱坞的明星制日渐衰落之际，评论家们还是向珍·泰妮和盖博这对银幕情侣欢呼致贺。

《永远别让我走》拍摄完毕，珍·泰妮为不能在《莫干勃》中担任琳达这个角色向盖博表示歉意。“我真不能忍受离开我的小宝贝，我也真想去看非洲，”她解释说，“6个月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商量女演员中谁能演老玛丽·埃斯特演的角色。她就是新来的只在两部影片，《十四小时》和《正午》中露过面的格蕾斯·凯利。

在伦敦，盖博间或与琼·哈里森共进午餐。蓓蒂·奇斯霍尔姆也横渡大西洋来与他相会，盖博和她在一块儿有时一连几天不露面。9月20日他飞往巴黎。他把美洲虎也运了过去，与苏珊娜·达多尔泡在一起，带着她驱车去科莫湖的德斯特别墅，在那里他们俩住了三个星期。他答应达多尔他什么时候回来一定让她知道，就把他的车贮存在罗马，于1952年11月2日飞赴内罗毕。

盖博和导演约翰·福特在内罗毕机场静候艾娃·嘉德纳在她丈夫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陪伴下和格蕾斯·凯利同机到达。在开往新斯坦利饭店的途中，嘉德纳邀请大家参加她结婚一周年的宴会。“喂，这是第一次我结婚满了一年，”她笑嘻嘻地说。

“你累了吧？”盖博问道。

“唯一补救的办法，亲爱的，就是举行宴会！”

凯利登记后走进她的房间，在几分钟内她就能听到嘉德纳放留声机的声音和人们的欢笑声。凯利仍然有一丝羞怯，没有把握自己是否属于这个关系密切的小集体，她站在嘉德纳房间的门口踌躇不前。盖博请她坐下。“这次旅行够颠簸的吧？”他问。

“够可以的。”

“是的，有一次我曾经飞进风暴当中。冰雹象我拳头这么大。那架倒霉的飞机整个机身都砸成了坑。真把我吓死了。”

一位坐在凯利旁边的技术人员告诉她，盖博走下飞机时脸色煞白得象个鬼。

“在战争期间你可是处在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呢，”她说。

“我差点拒拍这部影片，因为我不喜欢坐飞机，”盖博说。

凯利莞尔一笑。“我急切地想到这里来。没有比这更要紧的事了。这个旅馆真是太漂亮了。”

“是的，可是你看不了太久了。我们要到离这里60英里的肯尼亚山去拍片子。”

她看到盖博又给他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我的意思可不是吓唬你，”他说，“这块被圈起来的地区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可不是斯坦利旅馆，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宿营地。”

“必须承认，我真不能相信我是在非洲！”格蕾斯惊叫着说，“在我试拍镜头后，演员协会不准许我在这里工作，因为这部影片是米高梅和英国合拍的，除去导演和三个主要演员外，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必须是英国人，我被击垮了。因为我与米高梅公司签合同的唯一理由是在这部影片中与你在一起工作。”

“但是米高梅公司总算尽了力。”盖博讥讽他说。

那位技术人员拍了一下盖博的肩膀，指了指西纳特拉，他正为庆祝

结婚一周年送嘉德纳一件貂皮大衣。当她把大衣扔在一旁时，盖博的假牙几乎掉了出来。“我从来不让一个女人象这样地对待我，”他说，声音大得足以让她听见。

“如果她付钱的话，你会的，亲爱的，”嘉德纳嘲弄地说。

那天晚餐时，凯利用斯瓦希里语同侍者讲话。盖博装出受感动的样子，但是他认为这种表演相当幼稚。那个讲英语的侍者打起了呵欠，盖博滑稽地皱起他的嘴唇。这位身材修长苗条，金发白皮肤的女郎所作的这种斯瓦希里的举动显示出她的门第不高，他自言自语他说，她绝不属于费城西边的高级住宅区。如果有谁能够区分名门贵族与暴发户之间的差别的话，那就非盖博莫属了。

他们谈话的主要题目是关于茅茅族人的渗透。“妇女在她们的笔记本里带着手枪，”他说，“白人居民这些日子连他们的仆人都不能信任。”

凯利对所有这一切始终感到索然无味。她想知道为什么盖博接受扮演一个与已婚妇女有私情的男人这样的角色。他以前总是拒绝演这样的角色的。

“因为，亲爱的，影片中琳达与维克托之间的关系没有到冲昏头脑的程度。”

“我没有得出那样的印象，”她说道，剥开一个香蕉。

“维克托是一名白人猎手，他按照规定隔三岔五地外出狩猎。”

“在剧本里，他被描写成一个两条腿的大蟒蛇，盖博先生。”

“克拉克……”

“我可以叫你‘Ba’吗？”

他露齿一笑。“你是不是说‘pa’？”

“B—A‘Ba’在斯瓦希里语里是‘父亲’的意思。”

“我这个岁数完全可以当你的父亲了。”“‘Ba’与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她解释说，“它指的是一个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你喜欢我的‘ndizi’吗？”

“我这辈子从来不拒绝象这样的提议。”

她把她的香蕉掰给他一半。

“谢谢，”他说，尽量忍住不笑出来。

“你在这里的期间是不是计划去打猎？”她问。

“我希望能去。”

“我能跟你一块儿去吗？”

“这可是危险地区，格蕾斯。”

“没事儿，”她微笑着说，“轻易吓不倒我的，”

盖博朝她那浅蓝色的眼睛看过去。她的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有趣的姑娘，他得出结论……光滑的茶色皮肤，傲慢的嘴唇，具有迷人鼻孔的雕塑一样的鼻子，松软的黄色头发披散在她那方方的脸颊旁。

盖博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学会讲斯瓦希里语的？”

“自己学的。你知道‘莫干勃’·在英语里是什么意思吗？”

“告诉我。”

“它的意思是‘激情’。”

“是吗？”他说，举起酒杯祝酒。“你看，”她说，避开他的眼睛，

“在琳达和维克托之间还有别的事儿。”

“那得根据你对激情这个词怎么解释了。”

“在银幕上你拒不扮演与已婚女人调情的男人，这种作法未免太守旧了。”

“也许来自费城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小姑娘们才认为这是守旧，但是我把它叫作职业道德。当你拍了象我一样多的影片时，你就会象我一样的圣洁了。”

盖博看到了格蕾斯性格上的诸多侧面。她天真，单纯，脸皮厚，轻佻，幼稚和有诱惑力。象是一条小眼镜蛇，他和那个技术人员朋友说。

格蕾斯·帕特丽希娅·凯利住在费城，过了18年在父母庇荫下的生活。在她离家去纽约上美国戏剧艺术学校以前，与一个朋友的丈夫秘密约会，唯一的目的是“去掉”她的童贞。凯利与伊朗国王约会，他送给她许多珍贵的珠宝，就象阿里·汗王子那样。她先与学校的一位教师，又与演员吉恩·莱昂斯有过恋爱关系。凯利向导演弗雷德·金奈曼施展魅力，他就选派她在《正午》中担任角色，同演此片的贾利·古柏也对凯利着迷，不拍片子的时候，她坐在他的膝上，贾利说，“看上去她跟男人在一起象是个冷若冰霜的美人，等你把她的裤子拉下来，这时她就来劲了。”

导演约翰·福特说，“我一直在找凯利这种类型的人来演琳达这个角色。你知道，冷若冰霜的女人才真正是床第间的尤物。”

尽管凯利不愿意受约束，她还是被迫与米高梅公司签署了一个七年的合同（每周750美元），如果她要参加《莫干勃》拍片的话。

在飞越米高梅公司在肯尼亚山附近的外景拍摄地时，盖博告诉格蕾斯，“这条供飞机降落的跑道有1800码长。它毫不夸张他说是从丛林中砍伐出来的。下面的那些帐篷都设在卡格拉河两岸。有13间是餐厅。那边是电影院、一个有台球台子的娱乐区和一所医院。

飞机降落后，他把她安顿在完全可以通冷和热水的帐篷里。“就在后边不远有两个大油桶，”他解释说，“架在烧柴炉火上的那个是热水。”

“怎么炉火离我的帐篷这么近呀？”

“在晚上，火焰会使狮子不敢走近。”

“你不是开玩笑吧？”她问。

“不必害怕。有175个白人和350个当地人在有些地方周围来来往往为你服务。都是属于摄制组的。这里还有一个棒小伙子，名叫班尼·艾伦，是位地道的白人猎手。你会喜欢他的。”然后他指着一辆开进宿营地的卡车。“当地人的妻子呆在家里做牛做马地干活儿。现在就叫她们站在周围挣几个钱，这对她们是天大的好事，比在田间干活儿强多了。在这个影片中甚至还允许她们讲话，这简直是一大成就。”

凯利在和盖博走向他的帐篷时，放眼向四周观望。“放弃了我的生活与米高梅公司签约是值得的，”她叹息着说。

盖博好一会儿没有吱声，然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合同约束20多年了，现在他们计划让我再拍一部片子就把我象倒垃圾那样扔掉。”他此时处于爱讲话但心情忧郁的状态。“他们要给我两年的延长期，”他说，“但是我要根据我自己的条件退出影坛。”

“有好多我盼望知道的事你还没有给我提呢，”她说，勉强地笑了

一下。“有什么忠告吗？”

“要守时，熟悉台词，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犹犹豫豫。”

然而导演约翰·福特所希望的还不止于此。他是一个粗暴无礼、脾气急躁又口出恶言的彪形大汉，有一次他告诉约翰·韦恩，他能和他的马干些什么事。福特喜欢凯利，但是他要让她知道谁是老板。“你就没有一点直觉吗，凯利？”他在摄影棚里大声吼着。“咱们是在拍电影，不是在读脚本！”盖博的头部和双手有麻痹性震颤，他丝毫不予同情，特别是在盖博与艾娃·嘉德纳合拍一场爱情戏期间。盖博知道他没有达到最好效果，要求重拍。福特拒绝了他，并且还直接了当地批评了他不该为此而苦恼。

福特特别对嘉德纳有所不满。他骂她，说她是最糟糕的女演员，并且当着聚在一起的演职员的面大声指责她。盖博用手臂搂着艾娃，带她离开了摄影棚。福特等了几天以后，把嘉德纳叫到一旁对她说，“你很好，可别紧张。”

当弗兰克·西纳特拉回国为扮演《永劫不返》影片中的安吉洛·马吉奥角色试镜头时，嘉德纳告诉福特她怀孕了，要作人工流产。他允许她飞回伦敦。

格蕾斯向盖博抱怨西纳特拉夫妇。“他们整天吵架，”她说，“我希望他们的帐篷不要离我的这么近。”

“我断定他们不久就会言归于好。”，盖博笑着说。

“我也听说。”

“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可是谁缺了谁也活不下去，那是十分痛苦的，”盖博说。

英方职员不住地抱怨说，嘉德纳在给她准备洗澡水的当地男孩面前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福特尽量不让这些怨言传到艾娃的耳朵里。后来艾娃一经发现此事，她索性脱光衣服，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跑过宿营地。

格蕾斯有几分惊讶，但是她不作声；盖博没有给她机会。“你还记得前几天那头小河马在河里攻击咱们独木舟的事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

“艾娃独自一人在另外一条船里。她几乎葬身河底。还有那次犀牛攻击卡车的事？但艾娃没有尖叫，没有惊慌，也没有抱怨。那都是些很重要的事情。艾娃是一个勇敢的姑娘，但是现在她成了一个叫人无可奈何的姑娘了。”

“我可不敢苟同你这一番推理，Ba。”

“我倒不怎么介意，”他郑重地说。

凯利发现嘉德纳——这位诸于世故，逍遥自在的姑娘——尽管内心饮位，但绝不投降。在非洲凯利平生第一次这样孤身一人，无人监护，她很快地成长了起来。如果盖博对她那女性的娇柔没有作出反应的话，她就会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了。她起床很早就为了要和他在一起，甚至早间不需要她拍片时也是如此。“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问。“一个人坐在吉普车里颠来颠去，除了热和湿和蚊子外什么都没有，实在太艰苦了。”

“我不想失去任何机会，”她说，“将来我要向我的孙男孙女讲述许多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和邦尼去打猎的缘故。”

“再说吧。”他含糊地说。

“我还能再问什么更多的问题呢？”凯利说，拉住盖博的手。他们沿着卡格拉河的两岸散步，谁也不想掩饰彼此间日益增长的吸引力。一天下午，盖博从外景地回来，没有找到她。后来得知她已经出去散步，就查问为什么就没有人拦她。他十分恼火又放心不下，匆匆忙忙地跑出去，在河边找到了格蕾斯。她坐在一块岩石上正在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写的《乞力马扎罗之雪》。他恨不得动手打她，但是这时他看到她眼睛里充满泪花。“太美了，”她叹了口气。“海明威所写的雪中的豹，这时我看见了一头狮子沿着——”

“一头狮子！”

“是的，一头美丽的狮子——”

“你不害怕吗？”他问，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不怕。太感动了。我一点都不害怕。”

他们两人一直坐到天黑。目击者说，这就快要发展成为人人瞩目的事件了。她给他读小说，他给她朗诵诗歌。盖博的技术人员朋友说，“格蕾斯很朴素。她穿着过时的旧衣服，戴着眼镜，脸上不施脂粉。她和盖博常常单独在一起吃饭，或者一块坐在新斯但利饭店的大厅里。格蕾斯总是追随在他的周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她也同样站起来。她被他吸引胜过他被她所吸引。这是十分明显的。我认为，格蕾斯对克拉克如此狂热，使克拉克感到受宠若惊。当他们长距离散步时，他总是拉着她的手，她也偎倚着他。

他们实际上已经生活在一起，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罗埃拉·帕逊打电报给盖博说，她听说了这件风流韵事，盖博回电说，“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最最美好的祝贺。我年纪大得足可以当她的父亲了。”

西纳特拉按时返回过节。他已获准在《永劫不返》中担任角色，这缓解了他和嘉德纳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此庆祝了一番。令她惊喜的是他带来了面条和为她自制意大利通心粉酱油用的全部原料。艾娃和格蕾斯从保存服装的帐篷里借来了圣诞夜穿的晚礼服。“发电机发生故障，”盖博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在烛光下用餐。在圣诞节那一天我发现我的一只袜子挂在帐篷上。格蕾斯把它塞满了好东西。米高梅公司源源不断地供应节日所需的火鸡、圣诞布丁和香槟酒。我们都是一家人，这种感觉极其美好。”

在导演约翰·福特为英国驻乌于达总督安德鲁·科汉爵士举办的一次酒会上，他试图拿艾娃来开个玩笑。“你为什么告诉总督，你在你嫁给的那位体重120磅的矮子身上都看到了什么？”他故意刺激她。

“好的，”嘉德纳回答说，“弗兰克只有10磅，其余110磅是那东西！”

所有的人，包括总督和他的夫人，都认为她作了一个绝妙的反驳。有时象这种情况盖博对艾娃也深怀好感。有一次艾娃形容盖博这个人时，盖博纵声大笑起来声震屋瓦。“克拉克？”她说，“他是这么一号人，如果你说，‘嗨，克拉克，你好？’他会不知道怎么回答，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节日过后不久，在卡格拉的拍摄工作已告完成。在筹建新的拍摄外景地期间，盖博、凯利和西纳特拉夫妇到印度洋的海港城镇马林迪去度

周末。他们被迫乘坐一架旧飞机，盖博后来把它形容成“用打包的金属线固定在一起的。我把这说给驾驶员，他向我保证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但是我不停地在想，我们四个人——好莱坞最走红的财产——正在冒象这样的危险，米高梅公司知道了恐怕会不高兴的。”

格蕾斯和克拉克一起在海里游泳，沿着海滩散步，坐在走廊里观看日出。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件悠闲的罗曼史——而是一件盖博不得不面对和认真考虑的事实，起初他对凯利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是她使一切有了生气，她记住了他所讲的那些肮脏的笑话，反复他说个不停。她随他出去狩猎旅行，枪法打得很准。但是有一次在他的帐篷里两人共进带有浪漫气息的晚餐期间，她感到不适而晕倒在地，以致没有能够和他比赛到底谁的威士忌酒量大。约翰·福特可能会把她造就成一名演员，但是盖博却把她造就成一个女人。

离开微风徐徐的海滩胜地，这两对住进了乌干达的伊索伊拉沙漠地区，在那里的池塘中游泳非常安全，使用骆驼运输也非常有趣。

在非洲的拍摄工作结束后，摄制组全体演职员打起行装奔赴伦敦完成这部影片的最后制作。盖博住进了康诺特旅馆，他认为在那里可能避开新闻记者和英国米高梅的宣传部门人员。他们已经给格蕾斯在豪华的萨沃依旅馆订下房间。盖博渴望去巴黎会见苏珊娜·达多尔，但是他要帮助福特剪辑影片《莫干勃》，结果没能成行。

盖博经常与格蕾斯约会，对她来说，他们这次合作结束得太快了。“咱们能一起飞回纽约吗？”她问。

“我要到荷兰去拍一部片子。而且我想再多看看法国和瑞士。”

“为什么你早点不告诉我？”她问，拼命忍住眼泪不流出来。

“格蕾斯，这可能是我到欧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当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我根本不知道法国里维埃拉这个旅游胜地的存在。对我来说，‘俄勒冈’这个名字发音很怪。我过去不知道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怎么享受。现在我有了一所房子，可是人去楼空。你说，为什么我要匆匆忙忙地赶回去呢？”

“我可能在伦敦住一段时间……”

“米高梅公司已经为你作了安排，亲爱的。高高兴兴地去吧。”1953年4月15日，盖博开车送格蕾斯去希思罗机场。到处都是新闻记者，但是他不予理睬。他拉着格蕾斯走到大门口，爱怜地拥抱和亲吻她。她禁不住泪如泉涌。他小声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犹豫了一下，再一次吻他，然后跑向飞机。当时报刊上刊载了不少报导，大家一致认为格蕾斯·凯利对克拉克·盖博情深似海。

19. 别了，米高梅

在格蕾斯离去几周后，盖博到巴黎与苏珊娜·达多尔相会。5月他获悉与希尔维姬的离婚已成定局，朋友们屏息以待不敢作声。如果他送走了格蕾斯·凯利后火速赶到巴黎达多尔身边的话，这位法国姑娘是否就会成为他的第五任妻子呢？她回答新闻界的提问时说，“是的。”

盖博与达多尔的艳史就这样划了句号！

盖博旅游了一阵之后来到荷兰报到，与拉娜·透纳联袂合拍影片《被出卖者》，当时拉娜正与其第四任丈夫，演员莱克斯·巴克尔欢度蜜月。“好象不管什么时候我与克拉克搭档，”她说，“他总是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危机。首先是卡萝尔的死，然后是他从战争中抑郁不快地归国。这一次是他在米高梅公司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我的情况同样是时间问题而已。制片厂可能不再雇用我们了，我们两人都有点担惊害怕。”

米高梅公司没有同意盖博的条件，盖博便拂袖而去。他要求增加工资和每拍一部片子就要给他利润提成。这遭到了拒绝。《被出卖者》是作为一次性交易拍摄的。盖博扮演二战期间一位荷兰籍情报官员。透纳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一位肤色浅黑的白人妇女，以前做过间谍。还有维克多·马图尔饰演一个叛徒。《被出卖者》是一部内容平平的影片。只有最后一场戏给人印象深刻。在这场戏中，盖博认定已经死亡了的透纳再次出现，她身穿军衣足蹬军靴神情恍惚地夹杂在一群从前线归来的退役军人中间。评论家们对复杂而又拖拉的情节颇有微词。

盖博就在1953年圣诞节前返回农场，郁郁寡欢而又满腔怒火。他为米高梅制片厂工作了23年，《被出卖者》概括了他对这种关系所付出的感情。但他们最后对他极其无礼：他要求米高梅公司给他一套《乱世佳人》的拷贝；而他们竟索价3000多美元。

有一头名叫Ba的驴在农场等候盖博，是格蕾斯·凯利所赠的礼物。盖博仍然滔滔不绝地和人谈论非洲，在外出打猎时喜欢携带非洲狩猎使用的全套装备。他的管家记得，有一天发现一条响尾蛇蜷伏在地上发出嘶嘶的声音。盖博迅速地换上了非洲服装，抓起一支枪，一扣板机就把这条蛇打死了。他对自己的这一行动深感自豪。

克拉克身边都是从黑非洲带回来的纪念品。他的吉普车的座垫就是用他从非洲带回来的斑马皮包装的。朋友们看到他驾驶着他那辆新车在路上狂奔，风驰电掣般地从隆起物上飞驰而过，不由得抿着嘴暗笑。

克拉克在欧洲和非洲度过了将近两年时光，这段日子对他有良好的疗效，有助于他更现实地记起那一天他如何打起行囊，装上他那美洲虎牌汽车，最后一次驶出制片厂大门，悄然离去的情景，多尔·斯卡利和霍华德·斯特瑞克林想为他举行一次送别宴会，但是盖博婉言谢绝了。他只与几个制片厂的下层朋友共进午餐。饮酒谈心，尽欢而散。“一切发生得这么奇怪，”他说，“我根本就不应该落得这个下场。虽然我还是我。《莫干勃》将会轰动一时，而我却失去了工作。”当有人提起他持久不衰的声誉时，他说，“好啦，咱们合计合计。我不知道怎么重新开始，因为我的确也说不出这一切都是怎么起步的。我只觉得我自由了，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我愿意自己拍摄影片，我想让格蕾斯·凯利作我的领衔女主角。你知道，我对她很有好感。我也对艾娃引以自豪。

谁能够预料这两位女士将以《莫干勃》赢得奥斯卡的提名，哈？她们是两个了不起的孩子，但他们永远不了解黄金时代。米高梅家族与任何其他家族一样，总是不停地抱怨和发牢骚。很难对付，但是回顾过去，我们是例外……利奥内尔、宝贝、琼妮、梅娜。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会告诉我做什么，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

盖博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他与米高梅公司长期合伙已告结束，并说他想成为一名自由的演员，他最后说，“我衷心地向那些已不在人世的朋友和同仁们深表敬意，他们这些年的帮助和指导对我太重要了。”的确，他不直接地暗指欧文·泰勒·伯格，是对多尔·斯卡利和路易斯·B·梅那的当头猛击。

既然盖博已不再处于米高梅公司的羽翼之下，他就成为那些丝毫不心慈手软的新闻界人们正面攻击的对象了。专栏作家多萝西·曼诺斯写道，米高梅制片厂解雇了盖博并且没有举行通常的送别宴会就让他走人了。《机密》杂志把他描绘成机会主义者，说他对他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没有爱心，缺乏负疚感和感激之情，据传约瑟芬现在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海达·霍帕公开为盖博辩护，说他已25年没有见过约瑟芬，并不知道她当时的生活状况。霍帕还说他已说服盖博对约瑟芬给予帮助。盖博在世时是否已经这样做暂且存疑，但是他在遗嘱中包括了还清约瑟芬用财产做的抵押借款。

报刊上还载文把盖博这个肤色黝黑，身材健壮而且财大气粗的好莱坞影帝与他那年迈而且满脸皱纹的可怜的戏剧指导之间的关系作了鲜明对照，大肆宣扬盖博为了一位富有的社会名媛遗弃了这位前妻。

就在此时，盖博定期在贝尔埃尔旅馆与格蕾斯·凯利会面。他们商讨结婚事宜。盖博说几年后他将退休，而她的辉煌事业正处于巅峰。他说，“你30岁的时候，我都要准备接受社会保险了。”格蕾斯向记者承认她与盖博的年龄差距是不可逾越的。他们两人一起在奥斯卡授奖仪式上露面。新闻界简直如醉如狂。凯利被提名最佳女配角奖候选人，但她败给了影片《永劫不返》中的唐娜·里德，该片囊括了最佳影片奖在内的数项奥斯卡金奖，弗兰克·西纳特拉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但是艾娃·嘉德纳败给了《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奥德莉·赫本。艾娃没有出席颁奖会，因为她与西纳特拉正在办离婚手续。

克拉克·盖博和罗伯·泰勒在50年代早期还是影坛的单身汉，经常与几个女人厮混。他们两人一起出去打猎，不仅猎取到野味，而且还包括女人。泰勒的一个密友回忆说，“我们七八个人挤在几辆车里，下午很晚才启程。这些短途旅行没有什么新奇的。我们都穿着旧衣服，开着旅行车，而且不必为刮胡子伤脑筋。我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爱达荷州的农村养鸡场高地。鲍勃和克拉克把车开得飞快，而且经常跑在前面，有时比我们其余的人早到一个小时。当我沿路到达小镇时，不见有姑娘们的踪影，酒也喝得精光。我们的老习惯是泡女服务员，而且没有人被认出来。只有泰勒有问题，因为他长得特别漂亮。他总是把帽子向下拉到眉梢。盖博也这样做。我们天黑了才出来时间最合适，有助于泡妞儿而不被认出来，有一次我的车胎放炮了。我修好车，停在路旁第一个小旅馆门前，问柜台后面的姑娘是否我的打猎伙伴曾经到过那里。她瞪着我问，“是不是两个留着小胡子的醉鬼和一个长络腮胡子的？”

泰勒的朋友说，盖博对在酒吧泡妞儿从来不感到厌烦。“可是鲍勃有时不耐烦，他总要找店后的一间小屋，把帽子拉得低低的，倒头便睡。有时我实在不得安宁，就设法拉盖博离开，他说，只要还有一个女孩活着，那对他就是挑战。如果说得不错的话，那时我们打猎和钓鱼还是比追姑娘的时候多。”

在此期间，盖博与蓓蒂·奇斯霍尔姆交往频繁。她与他不时在恩西诺农场小住几天，他还喜欢到凤凰城去与她幽会。天气对他很有影响——越热越好。他曾露出口风说，他没有追求多莉·奥布莱恩或安妮塔·柯尔比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东部的天气寒冷。这种天气使他感到抑郁。亚利桑那州的干热倒对盖博有吸引力。也得到蓓蒂的欢心。

弗吉尼亚·格雷永远不宽恕盖博和“阿施坎夫人”结婚一事，但是她允许盖博与她重温旧梦。阿德拉·罗杰斯·圣约翰斯也仍然与盖博保持密切的关系。琼·克劳馥的门对他开着，但是1956年琼嫁给了百事可乐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蒂尔，并在纽约城定居下来。

盖博的后宫空虚了，他的那第五任夫人的宝座尚虚席以待。盖博的孤独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逝。罗曼史、时间和金钱现在对他来说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如果他找不到一个好剧本（在50年代好剧本为数不多）的话，他还有许多癖好来消磨时光。盖博在1955年最大的成就是让多尔·斯卡利请他重返米高梅。每次盖博加以拒绝，他们就提高他的片酬。“你就拣他们不爱听的说，看能叫这些狗崽子开多大的价儿，”他告诉他的代理人说，“当他们出到最高的价码几时，叫他们撅着屁股等着吧。”斯卡利提出愿意付50万美元的片酬，却遭到盖博断然而声色俱厉的拒绝。

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要求盖博演出《幸运的士兵》，他最终签署了为福克斯公司演两部影片的合同，预付酬金40万美元和利润的10%。盖博要求格蕾斯·凯利担任《幸运的士兵》中的领衔女主角，该片计划在香港拍摄外景，但是格蕾斯将去里维埃拉拍《捉贼》。福克斯公司告诉盖博他们已与苏珊·海伍德签了约。“谁？”他问道。可是当他们见面时，克拉克对她记忆犹新。“我曾经在聚会时把你盯得不敢跟我对视。可你从来没有向我点过一次头，”克拉克在会见海伍德时这样说。

“我视力不好，”她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走过来跟我说几句话呢？”

“我长得太蠢啦，就没过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真坏！”她大笑着说，“朋友们跟我说，你的眼睛盯着看我都够使的了，我不相信他们的话。”

当苏珊按照安排拍摄《幸运的士兵》时，她卷入一场与分居丈夫杰西·巴克尔解决孩子监护权的争执，以至不能离开美国。盖博去了香港，他与海伍德的几场戏是在好莱坞拍摄的。

这部影片被评为二流产品，但其宽银幕立体声的制片技术和亚洲风光的绚丽景色颇值得一看。当然，盖博演与影片同名的角色。他从竹幕后解救出海伍德的丈夫（吉尼·巴里饰），并最终赢得了她的爱。

盖博听说凯·威廉姆斯，即现在的凯·斯普瑞柯尔斯与她的百万富翁丈夫离了婚并移居贝尔埃尔的消息，立即给她挂了电话。凯知道他强烈爱好打高尔夫球和炽热的阳光，便邀请他到棕榈泉她的住所作客。凯现在是非常阔绰的女人。她的两个孩子：5岁的阿道夫第三和3岁的琼妮

拥有百万美元的信托存款，而她离婚应得的财产约为 50 万美元。她的油井生意也相当不错。

凯被认为是一个能适应环境，机智聪明的妇女，她与阿道夫·斯普瑞柯尔斯的婚姻为人们所不解。斯普瑞柯尔斯臭名昭著，可以与蓝胡子（相传杀死六个妻子的人）相媲美。他被指控鞭打他的第一任妻子，后来的每一任妻子（凯是第五任）都因为遭他殴打而与他打官司。凯忍受了这份痛苦达三年之久，直到他用她的高跟鞋的鞋跟打得她昏迷不省人事。

凯走进盖博的生活，时年 39 岁，克拉克去亚洲旅行前他们开始约会，而且就在 1954 年圣诞节前她到机场等他归来，他们每天会面，直到他于 1955 年 3 月到墨西哥的杜兰戈与珍妮·罗塞尔、罗伯特·赖因和卡梅伦·米歇尔合拍《高个子男人》关于南北战争后把得克萨斯长角牛从圣安东尼奥驱赶到蒙大拿的故事。

盖博非常喜欢珍妮·罗塞尔。在这部影片中他叫她“祖母”，这个名字在他的脑际萦绕许久。她使他想起了艾娃·嘉德纳。“她们俩都有[演技]潜力，”他回忆说，“但从来没有机会得以证实，恐怕是因为她们极大的性感的缘故。”

得知罗塞尔最近与她的丈夫罗伯特·沃特菲尔德重归于好的消息，盖博就谈到她从事演艺生涯之初与约翰·佩恩约会的事来开她的玩笑。“克拉克真是个大孩子，”她说，“他非等到罗伯特在跟前才提约翰。这都是闹着玩，但是如果克拉克对你有意，他可决不放松。我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工作，他的情绪最后终于平静下来了。凯·斯普瑞柯尔斯到墨西哥来看他，他们俩都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了。”

罗塞尔邀请盖博加盟她的下一部影片《国王和四个王后》。他在墨西哥读了剧本后说，“我接受，祖母！”

凯思琳·威廉姆斯于 1916 年 8 月 7 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伊利湖她父母的农场。她与当地一个小伙子结婚后来到纽约城，想跻身于时装模特儿行业。凯喜欢结交夜总会中的一伙人，很快就离开家乡并和丈夫分手。她嫁给了一个阿根廷的花花公子阿尔扎哥·安佐伊，10 天后又分道扬镳。凯随后搬到好莱坞从事演艺生涯。在她与阿道夫·斯普瑞柯尔斯结婚前，盖博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与她约会。她与她丈夫多次分手又多次和解。斯普瑞柯尔斯还控告过凯与克拉克·盖博通奸，后来这对夫妇又一次言归干好，方才撤诉。

如果说凯使盖博想起卡萝尔·伦巴德的话，也许并非没有原因：在香港当盖博被问到他与凯的关系时，他回答说，“就是一般的朋友。”凯给他打长途电话，大声喊道，“听着，你这个狗崽子！别老向我献殷勤。想让我嫁给你，那早着呢！”

1955 年 7 月 11 日克拉克和凯驱车穿过加利福尼亚边境来到内华达州的明登，在地方法官主持下结为夫妇。新娘穿着海军蓝套服，新郎和通常一样，也穿海军蓝西装。盖博有时叫她凯思琳；但通常他们再度采用盖博—伦巴德的模式，互称“妈”和“爸”。凯的两个孩子琼妮和绰号叫“伙计”的阿道夫非常喜欢他们的继父。盖博尽可能花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这两个孩子与一位家庭女教师住在一所高级宾馆里。在农场中没有作什么改动。“克拉克提出要买一所新房子，”凯后来说，

“但是我有足够的私邪和宫殿似的住宅。我住在他的农场里已经很惬意了。”

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盖博拿走了他的枪支，把放枪的房间改成书房。盖博夫妇安排好日常生活使克拉克怕然自得——终日栽植作物，耕种土地和给篱笆上漆，午后稍晚他和凯跟孩子们一起消磨时光，在喝了鸡尾酒他俩单独进餐。他们的社交生活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参加才去。克拉克纵酒狂饮的次数大大减少了，他和凯欢度幸福时光远远超过夫妻对酌。

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帮助盖博制订了他们私下结婚的计划，并发表了这个消息。采取的是卡萝尔·伦巴德作盖博新娘时几乎相同的方式。“签约演员没有米高梅公司就不知所措，”斯特瑞克林解释说。“每件事情都为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记得拉娜·透纳告诉我，有一次她为了避开一伙暴徒从餐馆中冲出来，可是外面没有交通车等着她，她当时真是感慨万分。他们都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不知道怎么预订飞机票。他们不用为一件小事着急，罗伯·泰勒在米高梅公司的时间最长，有25年之久，他说他等的太长了。理由之一是有些明星正在取得利润提成。不管怎么说，泰勒是在1958年带着100万美元和一笔养老金离开米高梅公司的。他从来没有说过米高梅一句坏话。象盖博一样，鲍勃后来选择了乌尔萨拉·捷斯为意中人，并且生了两个漂亮的孩子。他说克拉克如果没有凯就不可能活得那么长。”

斯特瑞克林对凯作了正确的评价。举凡她认为米高梅公司对盖博“关心和照顾不够”的地方，她都千方百计地予以补偿。在他们结婚三个月后，凯告诉克拉克她已经怀孕了，那真是快乐的一天。几个星期后，她得了过滤性传染病不幸流了产。克拉克几乎都要哭了出来。他居然会成为一个孩子的爸爸真是出乎意料的新发现——这意味着可能还有另外一次机会。医生说，尽管凯有轻微的心脏病，她还可以再次怀孕。

假日帮助这对夫妇忘掉了烦恼，克拉克发现在圣诞节有孩子绕膝嬉戏是一大乐事。他向琼妮和“伙计”回忆他自己的童年，他怎么找一棵树，把它砍倒，拖回家去。没有花哨装饰物，只有一串玉米花，几根蜡烛和家里用纸做的装饰品。他的长筒袜总是装满水果和糖果，而且每年他都会收到一份礼物。“要是没有我继母的话，我绝得不到任何东西。”他说。

自从盖博拍摄《高个子男人》以来几乎快一年了。一切情况良好，他决定与珍妮·罗塞尔和她的丈夫合组一家制片公司拍摄《国王和四个王后》。正在制订细节之际，克拉克和凯接到船业巨子D·K·鲁德威格的邀请，约他们乘他的豪华游艇作一次漫游。1956年1月底，他们沿着西海岸顺流而下航行到阿卡普尔科。“天气非常坏，”盖博后来说，“所有我能做的除了吃就是睡。”他知道他超量的体重在他开始拍另一部影片前一定要减轻才行。体重增加又要减肥已经使盖博身体大受伤害。虽然他告诉每个人说他感觉良好，但凯对他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有两次他驱车外出，感到胸部剧烈疼痛，不得不停下车子，躺在草地上直到痛压缓解。这一下可治了他开快车的毛病。有次警察因为他开车太慢给了他一张违章通知单时，盖博觉得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琼·克劳馥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盖博，在盖博死后她谈到，她不明

白为什么盖博在体检后通常都会得到一张健康证明书。“我听说他颤抖得很厉害，”她说，“他面色灰白，无需站立时他就坐下来。克拉克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这就是他继续不断喝酒的原因之一。他本来并不关着门喝酒，但是如果左右没人看见，他就狂饮几大杯。我还听说他得了震颤性麻痹症，但从来没有证实过。他看起来身体不太好，但是精神愉快之极。谁说装模作样不重要呢！”

这年春天，克拉克·盖博、珍妮·罗塞尔和鲍勃·沃特菲尔德组建了盖博柯一罗塞菲尔德制片公司。罗塞尔最终没能在《国王和四个王后》中担任与盖博配戏的女主角使盖博非常失望，另一方面，埃莉诺·帕克接替了这个角色又令他喜出望外。他们两人在这部西部片中联手演出。这部片子描述了一个文雅的暴徒与四个妇女在一座被遗弃城市的遗址中寻求避难的故事。

这部影片制作组的一位成员说，“盖博工作起来乱七八糟的。他身体虚胖，肌肉松弛，目光迟钝。拍片时很少开玩笑取闹，正如盖博所说，这关系到他的钱。他甚至超时工作。”

盖博最终判定《国王和四个王后》中很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博斯雷·克罗兹尔与他的意见一致：“克拉克·盖博仍然可以看成是好莱坞之‘王’，但是如果他继续象这样子在银幕上出现，他的好日子就不会太长了。这部片子肯定表现出好莱坞王国正在消沉，走下坡路。”

当盖博夫妇从《国王和四个王后》的外景地返回家乡时，凯由于胸部疼痛住进了医院。克拉克在隔壁的一个房间住了三个星期。医生允许凯回到农场继续休养以恢复健康，条件是一层楼梯都不能上。在一楼为凯布置了一间卧室，克拉克陪着她住在这里，一直到她完全恢复才开始他期待已久的打猎和钓鱼之行。

《乱世佳人》再度公演，盖博被选为美国最受欢迎的演员。“要是没有这部该死的影片，”他说，“就不会有人再要我。实际上，他们甚至不记得我是谁。”由于他的面孔经常出现在群众面前，他的名字遍布全国电影院的广告牌，他为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拍摄的下一部影片《天使的乐队》没有受到不良影响。这部影片描述了美国南部一个奴隶贩子（盖博饰）与一个黑白混血儿（伊冯·德·卡罗饰）发生爱情的故事。

德·卡罗回忆说，“我在他的陪同下故意装做圣徒的样子，但是当有些影迷难于控制时，我失去镇静，随口说出一些下流不堪人耳的话来。这缓解了紧张气氛，我们又成了朋友。他的妻子凯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总是那样安详，有贵妇人的气质，可是有时也说出一些粗俗的话来。她总爱叫克拉克抬起屁股走开，他露齿一笑就按照她说的做了。他喜欢肮脏的笑话。那是吸引他注意的一种办法。”

1957年1月，俄亥俄州众议员韦恩·L·海斯赞颂了盖博从影25周年，称他是“在好莱坞获得成功的家乡儿子”。这个颂词被加到了国会议事录中：“盖博先生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有知名度的电影名人之一。时间不能使他那无穷的魅力退色，习俗也不能使之陈旧过时。”这位国会议员引用盖博从卑微变成显赫的例子告诫“美国青年怎样才能使自己成长和出人头地”。

盖博发现他走的是一条不能使自己发展的艰苦道路。于是他放弃了

自己制作影片的想法。实际上，他不是个过目成诵的人。他所能做的就是按时背会他的台词。整天担忧有关制片费用，影片销售量以及利润盈亏，几乎象结算他自己的支票本一样，使他疲劳不堪，简直不能应付。他告诉凯，“真见鬼了，我是演员，可不是商人。”

“那不是真的，”她说。“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认为你计算10%的利润很有办法，爸。”

派拉蒙影片公司要求盖博与桃乐丝·黛合拍喜剧片《教师的宠物》。他被分派扮演一位愤世嫉俗的新闻记者，黛扮演一位小镇的新闻学教师，她误认他是一名学生。盖博显然很喜欢黛，愉快地接受邀请参加她为这个班底举办的无酒野外宴会，实际上他却带了一大瓶烈性威士忌。

凯对桃乐丝的住所印象极佳，就雇用这位女演员的装饰师来使“农场焕然一新”。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时，盖博夫妇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卡米尔附近佩布尔海滩的德尔蒙特棚屋，在那里庆祝了他们结婚两周年纪念日。

《教师的宠物》演出的效果不佳。因分配不当，盖博和桃乐丝扮演了不适合他们演的角色，他显得非常不愉快。演配角的吉格·扬喧宾夺主，把观众的注意力全吸引了过去。评论家们对盖博不再姑息牵就了。

《电影评论》载文说，他们简直用不着再为《教师的宠物》操心了，可悲的事实是“克拉克，盖博正在感到并显露出他的老态。男子汉的自信心已荡然无存。”他们预言盖博从影生涯即将结束。

盖博体重增加了25磅，但是他对一位记者说，他对自我和生活都感觉良好。“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能说凯什么呢？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和完美无缺的伴侣。但是我担心她的健康。她有心绞痛的毛病。病虽不太严重，但却很痛苦。有时有消化不良症，不管怎么说，我是担心的。”

在采访进行中凯走进了房间。她笑着说，“我什么时候烧饭，就是消化不良了。”

记者想知道她是否经常烧饭。

“当我们在外景地时，”她回答说，“我们通常租一所房子。在一天繁忙的工作后，呆在家里吃一顿可口的饭食是更能使人轻松的。我们喜欢野营，那时我也自己烧饭。草草地做一顿饭吃比起衣冠齐楚地到大餐馆进餐更有意思。”

她和丈夫一起去打猎和钓鱼吗？

“是的，起码我试着这么做。克拉克是一个好老师，”她说，“非常耐心。我们都喜欢打高尔夫球。他打得非常好，我打得也还行。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做我们喜欢做的所有事情。克拉克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忙。他每拍完一部片子，我们就走遍全国去宣传推销，在路易斯安那州拍摄《国王和四个王后》期间我们的日子过得真是太美妙了。南方素来好客，非常热情。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成群的人们把克拉克团团围住大声欢呼。别提多开心和高兴了。”

盖博夫妇很幸福。他们很忙。他们谈到过卖掉农场，找所出租的房子住，在克拉克手头拮据的日子里，他告诉凯当初他置农场这个产业时的想法是希望它能自给自足。这一点没能做到。“他常常抱怨和叹息，”凯后来对她的朋友们说，“乌尔萨拉说鲍勃（泰勒）也是这个样。在农

场有些东西总是容易损坏，克拉克便抓起工具把它修成原样。农场的地方太大了；果树光开花不结果；养的鸡有时下些蛋，但更经常不下蛋。克拉克总抱怨开销太大，但是我知道他无心卖掉它。如果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就出去找点事干。”

盖博购买了一辆新型奔驰 300SC 双门小汽车，还订购了特别的行李车与汽车浅茶色的装饰物相配。

1957 年 9 月，盖博与帕特·兰卡斯特为联艺公司合作主演了影片《既深且静》，这是一部有关水下作战的惊险片。在圣地亚哥外景地，盖博坚持要乘坐一次潜水艇以便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此期间前后盖博和这部影片获得好评。《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则指出了“盖博先生对所饰角色的精湛演技。”

霍华德·斯特瑞克林说，在黄金时代受女观众喜爱的男明星在他们的后来的年代里都尽量避开饰演情人的角色。“克拉克犯了错误，他考虑的是钱，而不是他的形象，”斯特瑞克林说，“泰勒是一位真正坚持原则的人。如果影片男主角的年龄在 50 岁以下，他自动拒绝接受脚本。制片人搞清情况后把年龄变为 50 岁以上，鲍勃才肯接受。”

1958 年盖博与 27 岁的卡萝·贝克（演他的年轻女友）和 44 岁的莉莉·帕尔默（演他的离婚的妻子）合演《不是为了我》。盖博演一位上了年纪的百老汇演出人，他几乎犯了娶贝克的错误，又回过头来再找帕尔默重叙旧情。

《纽约时报》再一次提请人们注意盖博的年龄，纵然毫无疑问地：“他乐于表演他的年龄。但更重要的是，他乐于把年龄当儿戏。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致的评论意见是，盖博是迷人的，帕尔默是迷人的，而贝克是既年轻又迷人的。

“我想再演两三部影片，”盖博说，“然后就退休。但是一个人要养家糊口，那就难说了。”虽然盖博与凯结婚时已戒掉喝酒的习惯，但是慢慢地他又旧病复发喝了起来。他把医生叫他减少和停止过量饮酒和吸烟的建议当成儿戏，他的哲学是“如果你不能享受生活，那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认为他自己很幸运。斯宾塞·屈赛由于屡次行为不端而被米高梅公司炒了鱿鱼。“他坐在一块岩石上，象婴儿一样啼哭，”盖博当时说，“梅那不久前离开人世，他对霍华德·斯特瑞克林的最后留言是‘不要让他们烦扰你。没事儿。’但是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向上帝保证。”

琼·克劳馥最近要求电影界的同仁不要演电视剧。但是洛丽泰·扬、安·秀丽丹、唐娜·里德、罗伯特·扬、迪克·鲍威尔和罗伯·泰勒，以及一些其他人都为此得到了丰厚的财产和他们所需要的大量金钱。

盖博告诉泰勒，“每周一片，干起来很吃力，但你总比我年轻了 10 年呢。此外，我觉得天生不是干那个的材料。”

“那就是你所说的有关演杰克·本尼的广播剧的事吧。”

“我害怕演那种喜剧。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更害怕琼·克劳馥不许你演电视剧。”

“但愿她会让我演，”泰勒笑着说。“考虑到能够大出风头，我还是干了。天啊，我连一台电视机还没有呢。”

“由于有孩子，我也没有。”

“你最近有没有碰上合适的好剧本？”

“我觉得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件事，小子。我就要去意大利与索菲娅·罗兰合拍一部片子。凯和我想带着孩子到欧洲玩一趟。”

“索菲娅·罗兰，哈？”鲍勃微笑着问。

“是啊。但愿我能年轻 10 岁，小子。但是我感到满意的是能够拥抱和亲吻她们，还可为此得到报酬。拿珍妮·罗塞尔来说吧。她就在那里。完好无损。现在是索菲娅·罗兰。”

“等你从罗马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去钓鳟鱼。”

“就这么说定了，小子！”

在 1958 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盖博同意与桃乐丝·黛一道颁发一项奥斯卡奖时，全世界为之震惊。鲍勃·霍普介绍他们为“好莱坞最受欢迎的明星中的两位。”盖博举止端庄，使人惊叹。所有关于他生病的传闻那天晚上都烟消云散了。除去灰白的头发和超量体重以外，他看起来与过去没什么两样。盖博“确实神经紧张得要命，”他说。但是连评委们也对他肃然起敬，站起来向他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0. 巨星陨落

1959 年 6 月，克拉克和凯带着孩子坐船到了欧洲。在奥地利度过一段假期后他们来到罗马，在那里盖博与索菲娅·罗兰合拍了《发生在那不勒斯的故事》。他扮演一位美国律师，这位律师发现他已故的哥哥身后留有一个婚外的孩子，现与一位喜欢开玩笑的阿姨（罗兰饰）同住在那不勒斯。盖博最后取得了对这个男孩的监护权，决定与这位阿姨结婚并在意大利定居下来。

《发生在那不勒斯的故事》是以罗兰为主的影片。盖博完全有可能清楚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给她添麻烦。《纽约先驱论坛报》说，“盖博和罗兰女士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喜剧演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克拉克和凯住在罗马郊外的一所别墅里，而且整个 11 月份一直住在那里，（孩子们在 9 月回国上学。）他们谈起在棕榈滩附近的百慕大·丹尼斯建造一所房子，高尔夫球现在占去了克拉克更多的时间，而且百慕大·丹尼斯将会是度假住所的最佳地点。盖博在闲暇时间浏览由阿瑟·密勒执笔所写的名为《不合时宜的人》的剧本。“我抓不住这个故事的要领，我也不清楚我是否适合演这个角色，”他告诉凯，把剧本丢在一旁。

盖博回到美国，体重已经增加到 230 磅。“就是那种可口的干面食，”他说，“我天天都吃它——有时一天吃三次。”由于体重增加了那么多，盖博有一段时间都无心工作了。这时他的代理人给他打来电话。“你读了阿瑟·密勒的电影剧本吗？”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电影剧本的？”盖博问。

“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在我加入进来以前弄清楚，没有别的。”

“他为他妻子写的这个剧本。请帮帮忙读一读它吧，克拉克。密勒就在城里，他想跟你谈谈。”

“我要到棕榈泉去度假。等我回来再讨论这个剧本。”

盖博拼命地反对拍《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片子，他倒喜欢这个年纪

大，到处漂泊的牛仔角色，这个人名叫盖伊·兰格兰，为狗食工厂围捕野马挣几个钱，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有点太重，”他告诉凯，“咱们面对事实吧。观众因为是盖博才来看盖博。他们不喜欢我对他们太严肃。”

霍华德·斯特瑞克林也反对盖博演《不合时宜的人》。“忘记它吧，”斯特瑞克林说，“这个剧本不是为你写的。玛丽莲·梦露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演员，他们吸毒成瘾。她有好多问题，拍片从来不准时。他们和你可不是一路人。”

密勒和盖博见了面，讨论了这个电影剧本。密勒后来说，在他构思盖伊·兰格兰这个角色时，他的头脑中一直没有一个适合演这个角色的演员，但是自从他见到盖博以后，他认识到这两个人真是维妙维肖。

盖博一直坚持不让步，直到赞助《不合时宜的人》的七艺公司向他提供75万美元，总利润的10%，超时工资每周48000美元和剧本的完全支配权，才达成协议。这位好莱坞影帝想向他们表明他是挣钱比任何人都多的演员——这是他的庄严退休之路。

与此同时，玛丽莲·梦露正在为了《不合时宜的人》与她那即将成为前夫的阿瑟·密勒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两人争论不休，他想把这部片子由彩色片改为黑白片，她不同意，还有关于压抑的主题，关于钱的问题等两人各执己见，他们俩平分50万美元的薪水；可是她还要更多一些。

但是当梦露听说到盖博时，她的态度变得温和下来。“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张他的照片，”她有一次说，“并且告诉我，他是我的父亲。”梦露很长一段时间就相信这话属实，假如盖博再年轻一些，说不定她“乱伦”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了。

1960年1月盖博采取了紧急节食措施，以便在3月《不合时宜的人》开拍前将体重减轻35磅。导演约翰·哈斯顿希望在内华达州的雷诺地区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酷暑开始以前停机，但是演员们举行了一场罢工，使梦露当时正在拍摄的影片《让我们做爱》停了下来。新的开拍日期改为7月18日。

盖博开着他的奔驰车来到内华达州的明登，在那里他和凯庆祝了他们结婚五周年，然后住进他们在雷诺的寓所。这座一层的房子有游泳池，而且邻近高尔夫球场。

电影制片人弗兰克·泰勒为整个剧组举行晚宴，但是盖博不想出席。“一想到与那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演员一起工作，我就烦透了，”他对凯说，“我没有必要与他们有任何社交往来。”

凯说服他无论如何也要去。“你想让他们把你看成是一个势利小人吗，爸？”

“不……”

“如果你与他们在普通场合交往，而不是在摄影机前见面，就可能使情况缓和。”

“是的，我想也是这样……”

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和克温·麦卡锡认为盖博已经日薄西山。他们丝毫不尊重盖博的演技，他们说，“他的表演范围内变化不大。”在他们看来，他就是演自己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才能。

老气横秋的盖博不象有自尊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演员那样，在一场戏前沉思默想很久，他只是简单地对着镜子照照，那就是他在戏中要扮演的角色了。

然而，当克拉克和凯走进泰勒夫妇的客厅时，所有的人，包括克利夫特和麦卡锡，都本能地站了起来。他们根本没有想象到他具有如此吸引人和强有力的气魄。盖博坐了下来，他们象孩子似地把他团团围在中间。盖博倾听了克利夫特讲叙有关控制表演情绪和如何在生活中表现角色，然后，当有人问他计划如何去处理角色时，盖博随便他说，“我把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和将来希望有的一切都集拢起来。这就是……”

盖博的替身演员刘·史密斯与这位好莱坞影帝结识好多年了。“他没必要跟那些家伙解释他妈的什么事，”史密斯说，“那些非专业的家伙看见他的那一刹那，他就赢得了胜利。他总是仪表堂堂。他比多数人想象的更高大宽肩，走起路来从不低头弯腰。如果对谁是好莱坞影帝还有任何怀疑的话，克拉克那天晚上的表现就可以证明一切，”

盖博和克利夫特有一件事却是同病相怜。两个人都没能通过为《不合时宜的人》做的健康保险。盖博必须在医生签署必要的证件以前卧床一个星期。克利夫特为了通过检查停止了纵酒和服药。

只有一次盖博警告蒙蒂（蒙哥马利的爱称）这个比较年轻的演员过于深入角色：在一场戏里，克利夫特用拳头把盖博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克拉克发出嘘声说，“如果你再这么干，你这个小崽子，我要把你打翻在地！”克利夫特吓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但是盖博从来没有对玛丽莲发过火。她是位倍受折磨、情绪不定的姑娘，她长期饰演性感女神的角色对她的自尊心并无影响。在拍摄《让我们做爱》期间，她与伊维斯·蒙坦德的风流韵事差点要了她的命。要是没有盖博，她恐怕绝不会拍摄《不合时宜的人》，虽然一想到与他一起工作她就不免心慌。如果密勒愿意陪伴她，她可能会出席泰勒的相识宴会，但是密勒忙于打字著书，她不敢独自一人前往。

在与盖博合拍第一场戏的前夜，梦露独自一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吞下戊巴比妥后才得以酣然入睡。次日清晨，没有人叫她起床。密勒和她的按摩师、秘书用了两个小时设法把她唤醒，最后她睁开了眼睛——而且服用了一些刺激性的药物——当她得知已经晚了两个小时，仍然不敢去见盖博。“他会说什么呢？”她喊着，“我怎么能对他做出这种事呢？”

梦露颤抖、恶心、虚弱不堪，她带着一个14岁的随从来到报到。她看了盖博一眼，就奔向漂亮的旅行车去呕吐，到最后她恢复正常——又过了一个小时——梦露才走近她所崇拜的偶像。

“真对不起我来晚了，”她用愉快的声调说。

“你来得不晚，亲爱的，”他微笑着说，用手臂搂住她，在她的耳畔悄声低语。他们从人群中走开。他温柔地和她谈话，她咯咯地发出笑声。“我简直高兴死了，”她后来告诉克利夫特，“他对我说，我是值得等的……说我美丽、性感，一切和他想象中的一样。他说我们一起工作将会十分有趣……他要是年轻一些多好，你知道……那种事。我要告诉他，他仍然象过去一样完美无缺。我第一眼看见他就爱上了他。我崇拜他。”

克利夫特摇晃着加酒的葡萄汁，他的兴趣在于他自己的福利，而不

在乎梦露迷恋的人是谁。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再加上天气酷热和导演约翰·哈斯顿那种病态的要求精益求精，使他很不耐烦。在这样情况下，片中开始了一场感情上的角逐。盖博紧盯着梦露，梦露则紧盯着克利夫特，盖博力图抵制梦露的诱惑，而克利夫特则在怀念他的纽约的男朋友。

刘·史密斯说，《不合时宜的人》是一场马戏表演。“也许玛丽莲把盖博当做父亲来崇拜，”他说，“但是她在那里情欲难耐，蠢蠢欲动。她需要他，而他是个调情的老手。他知道到她下身里面什么都没穿的时候，喜欢捏她的屁股。或者搂住她说些悄悄话。这都是现场花絮。”

经过精心挑选的新闻记者才允许进入拍摄现场。他们对梦露感兴趣，但是她躲避他们，这就给制片人泰勒增加了不少麻烦。盖博毛遂自荐来顶替她。“我知道我是个并不高明的替身，”他说，“这也许会平息一下他们的情绪。”

有一篇文章把59岁的好莱坞影帝描绘成“身体健壮、饱经风霜、没有过滤嘴忧不抽肯特牌香烟的烟鬼。他也喜欢抽有他自己标记的古巴雪茄。他每天要抽10支以上。”

记者们注意到漂亮的凯·盖博总是看着她的丈夫，好象要说，“咱们上床睡觉吧。”而他也报以微笑，好象也正在想着同一件事。

盖博为梦露向新闻界进行辩解，说酷暑大大影响了每个人，在烈日下工作一天后，他们都筋疲力尽了。

有一天梦露问他，“你怎么对付他们？一伙暴徒？新闻界？我不喜欢他们。”

“当情况变得难以对付时，我就拿出我的牙齿，就象这个样子，然后模仿盖比·海斯的样子喋喋不休地乱说一气。”

她咯咯地一笑，深情地看着他。不管有牙没牙，他都是她曾经遇到过的最佳男子。与他合作过的女主角都和他有过风流韵事，他以此闻名，但是自从他与凯结婚以来再没有发生过。也许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每天驱车60英里往返于拍摄地点，他的妻子也不总在他身边。如果她不能引诱克拉克·盖博，恐怕她再也睡不着觉了。于是她采取了第一次行动，在她和盖博扮演的角色首次同床共枕后的次日清晨有一场床上戏，拍的是他走了进来，发现她只裹着一个被单。盖博亲吻她向她问早安，这场戏要反复拍若干次。“当他的嘴唇接触到我的嘴唇时我太刺激了。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这个动作，”她向她的助手们叹息着说，“这时被单落了下来，他把手触及我的胸部。这是一个偶然事故，但是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使我颤抖。那天晚上我都无需吃安眠药了，我做梦都想着勾引他。不论什么时候他走近我身旁，我都要他亲吻我，亲吻我，亲吻我。有一次他妻子偶然碰见我们在接吻。我认为她不喜欢我，但是她拥有他，而我并没有。”

盖博感到心情沮丧，因为雷诺是一座不大开化的城镇，那里所有的人似乎都有着比他更开心的事儿——泡妞儿、赌博、酗酒。他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他要及时赶回去，恣意狂饮一番，再与梦露欢度春宵，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醒来时手里拿着空酒瓶子而脑子里对黎明前溜回自己房间的金发女郎留下了模糊不清的记忆。

他羡慕约翰·哈斯顿的纵情狂饮，每天早晨述说着生动的详情细节。他在几年前已经堂而皇之地做过这一切事情，但是没有自吹自擂。“在

我一帆风顺的日子里，”他说，“我习惯于星期五离开，星期一上午穿着小夜礼服回来工作。那真是美好的回忆……”

虽然梦露痴心地谈论盖博，她也大谈特谈密勒——经常是在整个摄制组面前。她和她丈夫来去各自乘坐自己的汽车，在分开的套间睡觉，紧张的局面逐日加剧。

8月26日盖博与梦露坐在旅行车里，他说着台词：“亲爱的，我们总有一天都要离去……怕死的人也都怕活着。”

那天晚上，梦露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她抽了胃液以后，被裹在一个湿被单里送上飞机，飞到洛杉矶的西部医院住了10天。她设法与情人伊维斯·蒙但德取得联系，那时他正在好莱坞，但是他拒绝接她的电话。

烦闷和得不到休息，使盖博又开始在华氏115度的高温下大量饮酒。他穿着西部服装，坐着等呀，等着坐，把剧本摊开在面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管身边有什么酒——烈性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或白兰地——拿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喝。他花费很多时间观看牛仔们驯服野马，从而使人们信服他能表演他自己的绝技。使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人设法阻止他，包括导演约翰·哈斯顿在内。当盖博的替身演员和替身杂技演员在警戒线外无助地旁观时，这位上了年纪的大明星在汽车引擎的复盖上面保持平衡，又从上面滚过，落到人行道上。在另一场戏里，他被卡车拖拉着一小时走了25英里。他与一匹未阉的野马角力，被系马的绳子缠住，脸朝下被拖着走，一直到一个牧马人把马勒住。

凯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一天晚上看见他从淋浴出来。“他皮肤青肿和胸侧瘀血。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时，他说由于偶然事故他被绳子拖住了。我对他说，他简直发疯了！”

当凯告诉他她已经有孕在身时，他遭受的什么痛苦都马上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要把这件事情保密，直到她超过了四个月的危险期。他打电话给已经发现这“令人高兴的”消息的琼·克劳馥，但是她也注意到他的声音消沉。“有话直说，”她说，“出了什么事儿了？”

“这部该死的影片，”他回答说，“他们都是些疯子，梦露从来不守时——如果她还终于露面的话——所以没有谁按时到达。非到下午不能开始拍片，但是真讨厌，我5点钟就得离开，就那样，这部影片的片名很能概括这一帮人。”

梦露返回拍摄现场，盖博向她打招呼说，“去工作吧，美人！”她的拖扛作风一如既往，他嘲讽地说，“为什么性感女人总来晚呢？”当她没有忘台词的时候，他亲吻她并且说，“谢谢你，亲爱的，”为了博得她的一笑，他叫她“圆胖子”或“胖子”，并且用手捏她的屁股。

梦露很容易紧张，而且常常跑到旅行车去呕吐，她得换衣服，做头发和重新化装、这就意味着要耽搁时间。盖博知道她心神不定，就把她从人群中带走，对她说，“别紧张……”

“你知道，我有一些难办的问题……真对不起……”

“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亲爱的。我很愿意跟你再拍另外一部片子。”

“你没有开玩笑吧？”她高兴地大声问。

“没有，我是认真的。等《钻石脑袋》拍完咱们再一起研究研究。”

梦露用双臂搂住了他。“你不会忘记这件事吧？”

“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他说着露齿一笑。使凯感到心绪烦乱的有两件事——梦露追求她的丈夫和克拉克不用替身亲自冒险拍片。她没有提及梦露，但是不停地唠叨他过份劳累自己。他后来向她解释说，“我认为那并不难。我日复一周地观看同样的特技功夫。马已经很累了，我算计着该轮到我的时候了，它们已然筋疲力竭，不会给我造成任何麻烦。但是没有一个人阻止我，向上帝保证。在制片厂与我们签合同同时，绝不允许做危险动作。哈斯顿实际上乐意我这么干。克利夫特干他自己的事儿，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家伙。他跟玛丽莲一样在自我毁灭。他们不管死活。我真不了解这一代人。”

“你最好了解再下”一代，爸。咱们的儿子将是其中的一员。”

“从现在起生活将会更加美好。《钻石脑袋》交易也是为了钱，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退休了。凯思琳，当我拍完这部片子时，你为什么还不写一篇有关托儿所的短剧呢？”

“我已经写了，爸。还有一个房间可以作侧厅，我觉得如果孩子们都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呀。你觉得呢？”

“咱们一回家，马上就做这件事，妈。”

1960年10月18日整个摄制组飞回洛杉矶。盖博与密勒为了修订剧本发生争论。“至于我，一切都结束了，”他说，“我现在感兴趣的就看一看它拍成电影是什么样子，”

盖博和制片人弗兰克·泰勒观看了《不合时宜的人》。电影演完后盖博说，“我要握你的手，在我的影艺生涯中现在有两个东西值得自豪——《乱世佳人》和这个片子。”

11月4日星期五。他向全体剧组告别，没有留下来参加送别宴会。他觉得浑身不适，还认为可能得了流感。第二天在农场他正在给他的吉普车换轮胎，剧烈的胸部疼痛使他倒了下来。他一直躺到疼痛有所缓解。当他回到家时，凯说，“他脸色灰白，显得很疲劳。我们很早吃了饭就上床睡觉了。”那天晚上盖博抱怨消化不好；次日清晨他虚弱得都穿不了衣服。凯不顾他的反对。给医生打了电话。恩西诺消防队前来输氧。“克拉克感到很尴尬，”凯说，“但是我们把他送上了急救车。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担心我怀孕不方便，不断地向我道歉。”

然而琼·克劳馥告诉本书作者另一种不同的说法：“克拉克早就应该在星期六急送医院。我的一位好朋友从他们农场经过，注意到扔在那里的吉普车和轮胎。他停了车想了解是否出了什么事，只见克拉克躺在房子里，气喘吁吁。”凯喝了几杯鸡尾酒，根本没有认识到他病情的严重性。”

克劳馥的朋友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这位朋友说，他次日清晨返回农场，负责把盖博送进医院。

长老会，医院的医生告诉凯。她的丈夫患了冠状血拴症，而且处于危急状态。他的心脏肌肉的后部严重受损，他们说，既使他完全恢复，仍有两个星期不能脱离危险，那天白天凯一直坐在他的床旁，晚上睡在他旁边的帆布床上。

盖博在床上坐了48个小时。被允许探视的只有凯和斯特瑞克林，由后者向盖博的朋友们定时报告他的病情。一周后，外部起搏器从盖博的房间移走。凯到农场去了一两个小时，当她返回医院时，盖博要求她再

不要离开他了。

在 11 月 16 日星期三的早晨，盖博要求凯给他拿几本好书来看。他叫她背着灯光站在床旁，以便他能看见她美丽的侧影。他用听诊器听胎儿的胎心，自豪地满面生辉，这是他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愿望。

那天晚上 10 点钟左右，凯亲吻他祝他晚安后回到隔壁的房间去休息。医生说，“大约 11 点，克拉克翻开他正在阅读的杂志的另一页，头向后仰，叹了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凯把丈夫紧紧抱在怀里，大约两个小时。

这位好莱坞影帝在 11 月 19 日以美国空军的军葬礼人葬。非公开的仪式在森林草地赞美歌教堂举行。抬棺人有斯宾塞·屈赛、吉米·斯图尔特、霍华德·斯特瑞克林和罗伯·泰勒。由教堂牧师约翰逊·依·韦斯特读旧约中的赞美诗第 46 和第 121 首，没有致颂词。

棺木上复盖着红玫瑰，顶端放着由小朵深红色玫瑰组成的小型王冠，圣公会仪式之前奏斯特劳斯华尔兹集成曲，在“轻拍”声中结束。

各种仪式结束后，棺木重新打开，由凯作最后告别。

一周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森林草地的特拉司特圣堂中，克拉克·盖博被安放在紧挨卡萝尔·伦巴德的一个墓穴中。